

武俠世界
第35年
4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紅鑼先生撰著的「金粉俠踪」。謝跛子年輕時乃秦淮河畔金陵謝家闊少，四十年後已跛了一脚，人稱東海謝跛子，與南廓、北疆齊名，武林中稱爲三耆老。謝跛子與王屋山的左鍾離忘年論交……正當兩人切磋武功時，先有兩個年輕女道士伙同西域胖和尚尋釁；後有一紅衣女子替她娘索「債」。究竟謝跛子因何跛了一脚？兩女道士之父何許人也？南廓先生因何被人冒充？尚待下回分解。本文故事詼諧生動，閱來令人發笑，頗堪茶餘飯後欣賞一番。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歧先生撰著的「鬼爪魔功」，屆時請留意。

「猳山夜祭」作者伴霞樓主患病，續稿未到，暫停，請見諒。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383.00 |
| | 一年港幣 | $76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423.00 |
| | 一年港幣 | $845.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500.00 |
| | 一年港幣 | $100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期
（總號17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金粉俠蹤

虎賁鷹揚故事／蕭紅鑼・文
／可飛・圖

## 紅妝弄俏 金粉罵情

穹蒼多變，風雲難測。

穹陰凝閉，朔風怒號，天地間一片肅殺。

木葉爲之凋零，野草爲之枯黃，河川爲之冰封，人們爲之抖瑟，縮起了頸子，傴僂了腰桿，路人行人低下了頭顱，頂着寒風，像是在逆水行舟。

彤雲如墨，低垂、密佈，厚厚的像幅無邊無際，灰濛濛的大氈毯，兜頭罩了下來，若是穹空中多點水氣，今夜準會有場鵝毛大雪。

在這般冷風颼颼，酷寒逼人的天氣裡，誰還打得起精神？誰還有什麼興緻？

有，就是有。

就在一處編竹爲籬，茅茨覆頂，簡陋而又陰暗的荒村野店裡，居然春意盎然，春光旖旎，春色無邊，每個人的臉龐上都洋溢着一股莫名的興奮、鼓舞、高亢，甚至是血脈賁張的奇特景象。



這是一批過路客，看來個個孔武有力，攜刀帶劍。

不消說，這是批江湖人。

但爲何如此興高采烈？莫非這裡有鍋熱騰騰、香噴噴的狗肉？有幾罈祇要舔上一舔，就會令人舌頭發麻的燒刀子？另外還有爐燒得劈劈啪啪的熊熊爐火！

大夥兒圍爐取暖，大碗酒喝，大塊肉吃，當然可以驅掉不少寒氣，但又何至興奮到這種樣子？

至於既有肉吃，又有酒喝，應該是談笑風生，天南地北各敘見聞，偶爾來個插科打諢，弄得哄堂大笑才是，奇怪的是此刻每個人全都不言不語，一個個盡在雙眼發直，盯着同一個方位，甚至嘴角還淌出了口水，坐在靠窗的那個虬髯漢子淌得最多，口水順着糾結的短髭往下滴，連面前的白木桌上都濕了一大片。

有酒有肉爲何還饞成這樣？莫非還有幾道山珍海味沒上桌？

其實酒也沒有，肉也沒有，簡陋的草屋裡本就冷冷清清，白木桌上祇剩下一些殘羹，和狼藉的碗碟，每人面前倒是有杯茶水，而茶水也冷了，就快要結冰。

然則，這批人爲何如此狂熱？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店門外飄來一股香風，然後嬝嬝婷婷出現了個花不溜丟的女人，扭了扭的，居然選了正中的一張白木桌子，一屁股坐了下來。

這地方最顯眼，所有在座之人都可瞧得清清楚楚，每一雙眼睛都能一覽無遺。

衆人的目光爲之一亮，精神立刻抖擻起來，雙眼也就發直了，然後就都變成了這副饞相，就像好久沒沾到腥味的貓，忽然發現了一條活蹦亂跳的小魚兒。

這是個少女，一身火紅，艷紅得就像五月盛開的石榴花，火辣辣，甚至比爐火更熾烈、更旺盛，而她所散發出來的陣陣暖流、熱浪，立刻把所有在座之人的臉龐都映得紅彤彤、熱滾滾，幾乎連眼珠子都快迸裂出來，若再擠上一擠，可能會像彈珠般飛彈而出。

而嘴角淌出的口水，好像都已發燙。

其實，這少女不算很美，並不如圖畫中的美人那般神韻優雅，眉清目秀，甚至她那眼泡兒還有點腫腫的，也沒有標準的瓜子臉、柳葉眉，倒是膚色如雪，襯托着她那身紅色衣裙，越顯紅白相映。

最要命的是那豐潤妖嬈的體態，和那雙勾魂攝魄水汪汪的眼睛，她眼波一掠，所有在座之人身軀都爲之一震，慾火也隨之上升。

她嘴巴沒說話，眼睛似會說得很。

她也沒表明要施捨色身，但那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的姿態已極爲明顯，她不是個守身如玉的女人，她分明是要顛倒衆生。

江湖人的眼睛雪亮，誰會看不出來？

坐在窗口的那個虬髯漢子再也按捺不住！驀地一跳而起，一個箭步竄了上去，同時探手懷中，掏出厚厚的一卷銀票，重重的擲在桌面上。

「喂。」他沒頭沒腦，打從濃密的短髭中發出粗重的氣息。「這是紋銀五百兩。」相貌雖不出衆，出手卻是豪闊得很。

但這作什麼？

這種事不消明說，誰都懂得。

「哦？」紅衣女吐氣如蘭。「想要怎樣？」

「換取一夜風流。」想什麼就說什麼，虬髯漢子直捷了當的表示他想要什麼。

「一夜？」紅衣女抿嘴一笑。

這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所有在座之人都不約而同的咂了咂舌頭，嘖嘖之聲，隱約可聞。

有的人恨自己動作太慢，沒有拔得的頭籌，有的人恨自己腰包裡掏不出五百兩銀子。

「半夜。」虬髯漢慾火如焚，自動減碼。

「半夜？」紅衣女再次笑笑。「好幾個時辰啊！」

「一刻。」虬髯漢像頭餓虎，再也熬不住了，餓虎吞食本就是這副樣子，祇求越快越好，那能仔細品嚐，細嚼慢嚥！

不過，這還說得差不多，本就是春宵一刻值千金。

「五百兩紋銀，數目也算不少。」紅衣女越笑越甜，睨了虬髯

漢一眼。「這是從哪兒打劫來的?」她不但笑起來很甜，清脆的嗓音更是像銀鈴般美妙。

「沒錯，小娘子，妳說的一點沒錯。」虬髯漢並不隱諱。「咱昨夜宰了個布販子。」

「啊!好個倒霉的布販子，不過，你的運氣倒是蠻好，昨夜弄到五百両銀子，今天就遇到我。」紅衣女依然在笑。「但是得合計合計，辛辛苦苦弄來的這點銀子，全都花在我身上，你不覺得太寃?」

這眞難得，還有副好心腸，不止替倒霉的布販子抱屈，尤替胡亂花錢的人叫寃。

「不不，這絕不……憑小娘子……嘿嘿……」虬髯漢敢情覺得很划算。

「可是我並不喜歡銀子。」紅衣女眼波一轉。

「什麼?妳不喜歡銀子?」虬髯漢怔了怔，好像有點失望。「妳……妳……到底喜歡什麼?」

「我啊，」紅衣女居然格格笑了起來。「祇喜歡你這嘴騷鬍子。」

不喜歡銀子，倒喜歡鬍子，而且是騷鬍子。

這女人實在很夠味，她也是喜歡什麼就說什麼，而且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說了出來，順口一溜，說得十分自然，一點都沒有矯揉造作，比起那些背地裡勾搭男人，表面欲擺出一副聖女姿態的女人爽快得多了。

像這樣的女人哪裡去找?這世間祇怕也不會太多，再不把握機會，很可能遺憾一輩子。

「是啊!咱這鬍子……這鬍子……」虬髯漢自己也說不出這鬍子有什麼妙處，倒是像中了頭彩般咧嘴一笑，樂歪了嘴，眼睛睜得更大，佈滿了血絲。「咱們這就找個地方吧……」

說得也是，現場這麼多人，總不能就地行事。

「找個地方?」紅衣女揚起臉來，笑問道:「你想作什麼?」她眼兒越媚，臉兒越紅，嗓音兒越甜，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

「妳……小娘子，這還用問嗎?」虬髯漢像是隻熱鍋上的螞蟻。

「當然要問。」紅衣女頓了一頓，說得眞露骨。「騷鬍子，先且別急，想幹那宗事兒，還得先瞧瞧你的膽子夠不夠。」

女人就是喜歡捉弄男人，越是見到男人猴急，越是喜歡拿蹻，幹那宗事兒要什麼膽子?

「哦，咱的膽子大得很。」

「不，光憑色膽不成，還要看你敢不敢替我賣命。」紅衣女忽然嘟了嘟小嘴。「瞧你祇宰了個布販子，幹這麼點鷄毛蒜皮的小買賣……」

「不不，誰說的，咱是大小都幹。」虬髯漢生怕煮熟的鴨子飛了，立刻聳了聳肩，挺了挺胸脯，揚起兩道掃把般的眉毛。「小娘子，妳說，妳祇管說，妳有什麼事，咱替妳拚命就是。」

看來在這節骨眼兒上，他絕不打折扣，那怕天大的事，他都願一肩承擔下來。

至於擔不擔得起，那是以後的事。

「說說是很容易。」紅衣女盯着他。「你可知道，拚命是要流血的啊!」

「流血，笑話了，咱柳麻雀闖蕩江湖一十八載，又不是龜孫子。」虬髯漢自報名號，擺出一副神勇無敵的架式，道:「流血的事，咱可見得多啦，不過，那都是……」他故意留個尾巴。

「都是什麼?」紅衣女睨着他。

「嘿嘿，小娘子，這還聽不懂嗎?」虬髯漢意氣風發的道:「都是別人的血。」

祇流別人的血，而他自己不流，這口氣當眞不小，有道是眞人不露相，也不能以貌取人，莫非他竟是一代掌門，或是一方霸主?

「哎呀，這眞了不起啊!」紅衣女又笑開了。「瞧你身子這麼硬朗，臂膀這麼粗壯，看來不是頭猛虎，也是隻老鷹，怎麼祇是隻小麻雀呢?」虧她想得出，在這關口居然還轉彎兒找話損人。

不是喜歡騷鬍子嗎?管他麻雀不麻雀。

「不不。」柳麻雀趕忙辯解道:「其實江湖上都叫咱柳大頭，有時也叫咱柳大爺。」祇是有時叫叫而已。

是誰叫他柳大爺?

莫不是茶樓酒肆的小夥計?

「這我知道，其實你本來就是柳麻雀。」紅衣女口角微微一哂，道:「我是在想，麻雀的血本來不很多，你會捨得流嗎，流乾了怎麼辦?」

這可是鷄蛋裡挑骨頭，他軀體魁梧碩大，又不眞的是隻小麻雀，至於他的血，可能比別人還多得多，那裡會一下子流乾?

麻雀之名，也許是指他在江湖上還夠不上份量，祇算是一個小蘿蔔頭而已。

「小娘子，別扯得太遠了好不好?」柳麻雀不禁有點毛躁起來。「五百両銀子還在這裡，咱也答應替妳賣命，妳還推三阻四作什麼?」

他委實片刻難挨，耐不住婆婆媽媽。

「柳麻雀，口說無憑，嘴巴再甜也沒用啊!」紅衣女眼波流轉，笑笑說:「若是你眞心喜歡我，就



先流點血讓我瞧瞧。」

先流點血?怎麼流?

好事沒成，先要流血，她打的什麼主意?

「小娘子，妳在亂說什麼?」柳麻雀楞了一楞，古怪地問道:「沒對手怎麼流血?莫非……莫非……妳是要咱……要咱……」他忽然想到一件事，不禁呆了。

色字頭上一把刀，好色貪淫很可能惹來災禍。

雖然人性本好色，但畢竟最怕的還是死，死亡一向對所有人類，甚至鳥獸蟲魚，凡是有顯著生命跡象的東西，都是極大的威脅。

視死如歸，在歷史上數不出幾個。

至於爲了女色而死，居然能視死如歸，祇怕連一個都沒有，古代沒有，如今也沒有，雖然爲色而死的例子不少，那是因爲事先並不知道眞的會死。

如果知道非死不可，可能色膽立碎。

飛蛾之所以撲火，是因牠想要投向光明，如果知道火能焚身，牠寧願永遠活在陰暗裡。

柳麻雀顯然不是條鐵錚錚的漢子，他雖自稱闖蕩江湖一十八載，而至今並未成名立萬，手底當然也亮不出什麼令人驚服的絕活!他呆了一呆，也就說不出下文。

顯然，他不敢眞的流血。

但美色當前，待價而沽，是不是更有勇夫?

有，當然會有。

「好，很好，祇要能一親芳澤，老子這就流血。」說這話的當然不是柳麻雀，而是另一個粗獷的聲音，隨着話聲一條人影飛躍而到。

柳麻雀不敢，他敢。

說時遲，那時快，祇見刀光一閃，隨着「克察」一聲，血濺三尺，白木桌上赫然多了根指頭。

好傢伙，居然即說即行，一點都不含糊。

柳麻雀臉色一變，猛的退後了三步，麻雀小，膽囊當然不會太大，他貪色，却也很惜命，甚至怕痛。

紅衣女神色如常，並沒爲這一點點血，這麼一根小小的指頭，受到絲毫驚嚇，她先瞧了瞧桌面上那根指頭，然後才緩緩抬起頭來，衝着面前那人嫣然一笑。

投之以木李，報之以瓊瑤，這一笑千該萬該，照說應該笑得更甜一點，更媚一點，縱然一笑值千金，她豈能不有所回報?

當然，她也看到了這個人。

這人剛才飛身而來，揮刀斷指，祇在一眨眼之間，論身手，可算是俐落非常，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這人的基本功夫應該很紮實。

可惜，這人的相貌比起柳麻雀更是不揚。

柳麻雀雖號麻雀，而且一嘴糾結雜亂髒兮兮的臭鬍子，但他軀體偉岸，若是刮掉鬍子，或是刻意修剪一下，洗個熱水澡，除掉一身汚垢，再換上一襲像樣的衣服，說不定會派頭十足，有模有樣。

至於這個敢於斬斷自己一根指頭的人，却是又瘦又小又黑，兩頰之上幾乎刮不下四両肉來，活像個小猴兒，若是讓這傢伙一親芳澤，那不噁心而死了。

她不喜歡銀子，如今連騷鬍子也沒興趣，難道竟然喜歡上了這個小猴兒?

紅衣女打的什麼主意?轉的什麼念頭?沒人知道，女人心，海底針，尤其是這個突如其來的女人，她的這一舉動，委實令人難以捉摸。

在座之人當然也有幾個江湖老手，但此時此刻都像鬼迷心竅般迷醉在美色中，竟也想不出這個刻意搔首弄姿的女人到底是什麼來路。

「哎唷，你這才是眞心喜歡我。」紅衣女故意柳眉微蹙，輕聲地憐惜般的道:「怎麼?痛不痛啊!」既然是郎有情，自然是妾有意。

再不關愛一下，豈不成了薄情女子?

「不，不痛，一點都不痛。」瘦個子咧嘴一笑，像極了猴崽子，他說:「就算有點痛，爲了小娘子，這算得什麼。」話說得好聽極了，也的確像條好漢。

十指連心，怎麼會一點不痛，何況這隻手掌的斷指處，此刻正在滴血。

「哦。」紅衣女忽然伸出纖纖玉手，掏出個小紙包，滿懷關注的道:「來，這是上好的金創藥，快點敷上，要是傷口發了炎，那就不得了啦!」

奇怪，居然還準備好了金創藥，莫非早就打算要別人爲她流血?

祇不知是不是還準備了幾口棺材?

這裡不是沙場，沒有匈奴人，也沒有韃靼人，總不能用馬革裹屍。

再說，這裡不但沒有馬革，連草蓆都沒一張。

柳麻雀雖然膽子不大，但也宰過布販子，目睹此情此景，也不禁醋勁大發，怒火狂燒，驀的心頭一橫，破口罵道:「你這小黑鬼，膽敢存心攪局，砸了大爺的好事，哼哼，你想獨個兒快活，別作白日夢了。」

他身形一晃，喝道：「照打！」

看樣子這兩個人並非同夥，而是在這荒村野店裡不期而遇，柳厤雀似是看扁了這個小黑鬼，眼看他身子輕飄飄的，這麼瘦，這麼小，準沒什麼能耐，說打就打，兜胸一拳打了過來。

此刻他氣在頭上，又使盡了平生力道，這一拳自是極具份量，估量對方雖然不死，至少也會折斷幾根脅骨，出一出自己一口烏氣。

若能一拳擊倒對方，正好耀武揚威，除了無比光采之外，說不定就可立刻贏得美人芳心。

自古以來，不就是美人愛英雄嗎？

可惜他想的雖好，算的却不準，就在這一眨眼之間變生不測，所望落空。

原來他這一拳尚未遞到，瘦黑鬼身形一閃，業已凌空而起，他身子看來輕飄飄，却也有輕的好處，祇見他雙足一點，人已飄起半空，而且不慌不忙，認準部位，像隻蚱蜢般猛的雙腿一彈。

柳厤雀一拳落空，心知不妙，忽覺雙肩之上各自挨了重重一擊，頓時一陣暈眩，拿樁不穩，整個身子向前一傾，筆直撞了過去，打翻了兩張白木桌子，幾條板櫈，然後像狗吃屎般趴在地上。

圍坐在那兩張桌邊的人都很機警，眼看勢頭不妙，立刻一閃而開，桌面上的殘羹碗碟嘩啦啦洒滿了一地，弄得十分狼藉。

這些人本來可以扶他一把，但誰都不願伸手。

顯然，誰都喜歡看笑話。

紅衣女更是像沒事人兒一般，一動沒動，嘴角浮出一絲古怪的笑意，忽然掏出一面小圓鏡，一把黃楊木梳子，慢條斯理的對鏡理起粧來。

容貌是她的本錢，自應隨時修飾，保養一番。

要是沒有了容貌，或是容貌發不出足夠的魅力，拿什麼顚倒衆生？

瘦黑鬼身形落地，連氣都沒喘一下，也好像沒事人兒一般，但那尖尖的下巴上面的嘴角却牽動了一下。「小娘子，妳……」

「別說啦，找個地方吧！」紅衣女手持木梳，半掩着臉龐，不勝嬌羞地道：「我已經是你的人啦。」這模樣兒當眞是要迷死人。

原來她刻意添粧，是爲了作新娘子。

瘦黑鬼喜孜孜的咧開了嘴巴，這般興奮的事，他還是第一次感受到，快活得幾乎跳了起來。

他心裡在唸着紅衣女的話，「我已經是你的人啦。」這句話像罎窖藏了三十年甘美的酒，香醇，濃郁，多麼醉人，足足可以讓他醉上一輩子。

他從沒見過這樣好的女人，這樣知情識趣，令他神魂皆醉的美嬌娘。

不過，得快找個地方。

所謂「地方」就是一個溫柔的窩，一個令人銷魂蝕骨的窩，先親一親，耳鬢廝磨一番，然後……然後……

這種地方哪裡去找？他楞住了。

當然，不是找不到，無非一間屋子而已，茅屋也好，瓦屋也好，但這裡是荒郊，附近那有屋子。

「別楞了。」紅衣女再次說：「我得先問問你，你是誰？高姓大名？」問得好，也該問一問了，難道不成跟個陌生人同床共枕？

雖然問了還是個陌生人，至少知道他是誰。

萬一生了個兒子，也好有個姓，免得弄成父姓不詳。

「小娘子，眞是搞糊塗了。」瘦黑鬼自覺沒事先告知，頗有幾分歉意。「小人……在下……名叫李彬，江湖人稱西天小獼猴。」

果然人如其名，當眞是隻猴子。

不過，似乎與普通猴子不同，是隻通靈的猴子，若是更上層樓，可能就是齊天大聖了。

「哎唷，原來是你。」紅衣女笑得如百花盛放。「我就快做猴夫人啦，聽說你還有個高貴的名號，是不是？」看來她是眞的知道，並非隨便說說。

想必這個瘦黑鬼，在江湖上當眞是小有名氣！而這名氣多少是憑點紮實功夫換來的。

「沒錯。」小獼猴道：「有人尊稱在下爲侯爺。」

這是眞的嗎？可別弄混了，到底是「侯爺」還是「猴爺」？沒經皇上封贈，應該還是「猴爺」。

不過，又何必分得這麼淸楚，隨口叫叫而已，管他是眞是假。

說來也怪，這位侯爺剛才出手之時便大叫「老子」，如今却自動貶抑，自稱「在下」，甚至說是「小人」，是不是受到了美人垂青，鐵金剛變成了繞指柔？

果眞如此，倒是個好丈夫。

紅衣女美目盼兮，秋波頻轉，笑語如花。「好啊，我這輩子就交給侯爺了，從此終身有託啦，在座諸位，也別再打我的主意，轉什麼歪念頭，侯爺在此，諸位何不廻避！」她眼珠兒轉得飛快，最後落在左側一個角落裡。

原來陰暗的角落裡還有個人，有張矮桌子。

外面濃雲如墨，屋子自是十分陰暗，角落更是祇能見到一個影



子，那人的面貌長相，當然很難辨識，縱然目力敏銳，也祇能隱約見到那人是一襲青衫，雙手捧着一隻茶碗，慢慢地在品嚐，別人的茶全都冷了，他那碗茶却熱氣氤氳，茶香四溢。

原來他雙掌在不停的搓動，茶碗也一直在轉，功力直透掌心，茶水也就熱了起來。

紅衣女好奇，一雙妙目也一直在瞟來瞟去，顯然早就留意到了這個默默啜茶的人。

這個人倒也古怪，他祇靜靜的坐在那裡喝他的茶，好半天好半天才喝一口，場中所發生的一切，他好像壓根兒就沒瞧見，也沒聽到，他目光祇顧注視雙手捧着的茶碗，從頭到尾連頭都沒轉動過一下。

所有在座這些江湖漢子，誰都沒有理他，甚至有的還沒發現那裡有個人。

就像這棟茅屋是個小世界，而他是世外之人。

不過紅衣女這聲「諸位廻避」，却又惹起了波瀾。

「小娘子，妳瞧走眼啦。」座中一位身着團花錦袍，背負大砍金刀的漢子，忽然離座而起，拉開嗓門叫道：「山中尙有老虎，那容得猴子稱霸王。」

乖乖，居然來了個老虎。

怪也祇怪紅衣女，幹嗎要別人廻避，若是眞的兩情相悅，跟這位侯爺成爲夫妻，天長地久，海枯石爛，大可手攙着手，肩並着肩，趕快離開這處荒郊野店，另外找個雙宿雙棲的所在，何必再又挑起爭端？

莫非她是故意，存心要場猴把戲？

「羣老大，何必裝腔作勢。」小獼猴當然不肯服輸，冷笑道：「你祇不過財大氣粗，南庄有田，北庄有地，還有羣附勢趨炎的小嘍囉，聽你呼來喝去，咱可不賣你這本賬，你算什麼虎，壁虎？」

啊，原來是位土豪，是位財主，是位眞正的大爺，難怪他衣著光鮮，金刀閃亮，派頭也的確不同凡響。

不過小獼猴這番話也眞夠氣人，老虎居然變成了壁虎，這實在差得太遠了，再說無論比形象、講派頭、論氣勢，這位土豪大爺至少勝過他十倍。

這瘦皮猴如此損人，嘴巴也夠毒辣。

當然，這也是被逼出來的，當着這位即將過門的新娘子，他不得不硬起頭皮，要是輸了他侯爺的架式，很可能就輸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

這老婆他用血換來的，不是憑花言巧語。

再說，雖然敷上了金創藥，這可是一輩子的殘缺，他不能白白送掉剛才那根指頭。

「小猴兒，你說甚麼？膽敢蔑視你家大爺？」祇聽那財主爺大吼一聲：「看刀！」錦袍翻飛，刀已出鞘，刀背上那九枚金環叮叮噹噹一陣亂響。

話完，刀落，金風乍湧，一刀砍了過來。

好快的刀，不但出手快，部位也拿捏得十分準確，覷定了小獼猴的頂門直劈而下，敢情是想活生生把這頭小猴兒劈成兩半。

要眞是這樣，侯爺的血可就流得更多了。

不但喜事變成喪事，老婆泡湯，江湖除名，甚至連張猴皮都難保完整。

倒是猴腦是一道難得的山珍，宴席上的極品。

幸好小獼猴靈活如鬼，他側肩一閃，刀光剛好挨肩而下，相差不到一寸，然後他左臂一伸，駢指如戟，直指財神爺的雙目。

這位侯爺眞的是生有異稟，他雖然身材瘦小，手臂倒是特長，正好像頭長臂猿猴，而這一出手，更是以牙還牙，你劈我的頂，我就挖你的眼。

眼睛是人身最重要的部位，在戰鬥中若是瞎了眼睛，祇有任人宰割，就算想逃，也找不到路徑，不是掉在水塘裡，就是碰在山崖上。

刀快，手更快，財神爺大吃一驚，登時慌作一團，錦袍再次翻飛，暴退了七尺。

「還不快上。」他怒吼如雷。

原來在座之人，多半都是他的下屬，正如小獼猴剛才所說，一羣附勢趨炎的小嘍囉，當然，這也許祇是故意挖苦之詞，其實，這批人看來倒是個個精壯威猛，此刻發了聲喊，立刻刀戟並舉，一齊衝了上來。

因爲財主羣大爺並未點將呼名，既然喊上，大夥兒祇好一齊應聲而起，誰也不敢落後。

這批人少說也有十五、六個，兵刃有長有短，有刀，有劍，有鍊子槍，有三尖刄、有齊眉棍，但見人影繽紛，擁擠相爭而至。

擠翻了桌子，踢飛了長櫈，惟有紅衣女未遭波及。

因爲這夥人都知道，羣大爺爲的就是她，誰還敢動她分毫，甚至還怕她受到了驚嚇。

但小獼猴似乎並不在意，雖然對方人多勢衆，他反而覺得自己可能佔到了極大的便宜，要是一對一，或是二對一，甚至三對一，對方使出車輪戰法，他可能落得慘敗，甚至慘死，如今在這樣狹小的空間裡，擠了這麼多人，光線又是

如此幽暗，他則有更多廻旋的空間，和更多機會運用身法和手法。

就在衆人尚未合圍，他身形已起。

他已打定主意，利用瘦小的身材，輕靈的步法，倏東倏西，像條魚般在人潮裡游來游去，像條蛇般在人堆裡鑽進鑽出，同時雙手也沒閒着，忽然這兒猛砍一刀，忽然那邊點出一指，甚至重重揮出一拳。

他刀無虛發，指無空點，揮掌出拳，無一不是人身要害，那些鍊子槍、三尖刄、齊眉棍，管個屁用，在人叢裡壓根兒就沒施展的餘地。

片刻之間，已躺下了四五個。

躺下不說，反而變成擋路狗，絆脚石，稍一不愼，就會有人絆上一跤，小獼猴也就順手送他一刀。

財主輩大爺看在眼裡，祇氣得哇哇怪叫，圓圓的臉頰上汗水直流，臉色倏忽數變，驀的大吼一聲，擧刀加入了戰鬥。

他自稱是頭老虎，但也祇有這一聲吼叫有點類似，論武藝則不甚高明，每每都是先來一聲吼叫，然後出手，有點像是虎頭蛇尾。

小獼猴暗叫一聲：「好極了。」

他念頭一轉，又有了計謀，心想何不射人先射馬，若是射倒了這個姓輩的，這批小嘍囉還有什麼搞頭？自然是望風而走，不戰而潰。

就算不潰，必將是陣脚大亂，後勁無力。

其實，一連倒下五六條漢子之後，這批人早就已經洩氣，祇因輩大爺好勝心切，沒有立即鳴金收兵，這批人也祇好勉力應戰。

紅衣女不但依然悠閒自得，甚至還在眉開眼笑，她本來就喜歡別人流血，這回流的血可不算少，她靜靜地瞧着，感到十分過癮。

這是她的傑作，用血染成的傑作。

一個人對自己的傑作，當然是十分欣賞。

至於那屋角裡喜歡品茶的人，仍然沒轉過頭來，茶的味道當然比血的味道好，他不喜歡流血，鐘鼎山林，各有所好，他和紅衣女迥然不同。

顯然，他不願聽到這片殺伐之聲。

倒是小獼猴精靈似鬼，果然計謀得逞，原祇在人叢中跳躍廻旋，動如飄風，忽然間刀光直起，冷不防有如匹練般狂瀉而出，斬向輩財神。

「克察」一聲，血光飛濺，斷了一條臂膀。

更不幸的是竟然是條右臂，祇聽噹郎一聲，那柄九環金刀落地，輩大爺臉如死灰，忍痛躍退了七尺，歪倒在一張白桌上。

紅衣女嬌呼一聲：「好啊！」

好什麼？是不是在替小獼猴捧場？也許祇是那些飛濺的鮮血使她心花怒放。

這批十五、六名壯漢業已傷亡殆半，而如今主帥又身負重創，剩下稀稀落落的幾個已無心戀戰，立刻閃向一旁，像是一羣鬥敗的公雞。

不過殺人一千，自損八百，小獼猴似乎也並沒獲得全勝，他身上至少也有七、八處創口，渾身是血，這些血有別人的，也有他自己的，所幸傷勢不重，也不在要害之處，因此他還可以撐持，同時還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因爲他怕對方發覺，若再拚鬥片刻，他就完了。

好在此刻戰鬥已歇，他雖疲憊得要命，渾身疼痛，手扶桌沿，仍然擺出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昂首挺胸，連眉頭都沒皺一下。

倒是暗暗盼望紅衣女趕快走了過來，說幾句體貼溫馨的話，也就可以悄悄地告訴她，快快拿出點金創藥來，塗在創口上。

但紅衣女却連瞧都沒瞧他一眼。

她最關心的却是那個坐在角落裡，一直沒轉過頭來，默默品茶的人。

屋子這麼小，在這麼大一場混戰之中，自然是到處一片零亂，店主人也不知躲到哪裡去了，祇有這個坐在角落裡的人未受到騷擾。

天色已向晚，陰暗的大地更陰暗。

店門外忽然有個影子在晃動，那是一個人，一個一跛一跛的人，他一脚高、一脚低，緩緩走了進來。

＊　＊　＊

這是個什麼人，是個過路的客人嗎？

在這般寒冷的天氣裡，此時此刻來此投店，運氣可算是壞透了，來得也眞的不是時候，想要弄點東西裹腹，或是要碗熱茶什麼的，祇怕都將落空。

這裡祇有一灘灘的血，祇有幾具横陳的屍體。

人已跛進來了，原來是個瘦小老頭，一身襤褸破舊的衣衫，翹着一撮疏疏落落的山羊鬍子，左脚好像短了一截，原來眞的是個瘸子。

臉上雖是佈滿了皺紋，臉色却紅潤有光，手裡持着一根旱煙桿，煙斗裡火星正旺，他每跛一步，嘴裡就叭的一聲，然後才緩緩噴出口青煙。

這瘦老頭走了進來，四下張望了一下。

「啊！死了這麼多！」他似乎並無驚奇之感，乾咳了一聲，問道



：「是爲了財還是爲了色？」他顯然很瞭解世情，世間暴死的人，多半是走上了這兩條路。

這兩條路都是險路，不是爲財而死，就是爲色而亡。

但沒人答理他。

「若是爲財，這還情有可原，咱小老頭兒就常常爲財拚命，九死一生。」瘦小老頭兒一本正經的道：「若爲的是色，這就划不來了，唉……多可憐的一羣寃鬼。」

還是沒人答理，死的已經死了，僥倖活着有的傷口疼痛難忍，有的還在喘氣，誰肯聽他這些廢話。

小老兒無奈，祇好自說自話。

「咱小老兒可以確信，這些全都是一些寃鬼。」他目光一轉，筆直盯着紅衣女，鐵口直斷。「這就是禍首，就是這個小婊子惹的禍。」當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居然說出這種話來。

年紀這麼大了，這樣的髒話怎麼說得出口？

紅衣女嬌軀一震，花容爲之變色。

這眞是見了活鬼，居然無端受到了這種屈辱，這小老頭兒看來祇是個跛子，莫非還是個瘋子不成？

那邊一羣吃了敗仗，正在垂頭喪氣的人，立刻睜大了眼睛。

傷得不輕還在淌血的人，也都停止了唧唧哼哼，所有驚訝的目光，一齊投向這瘦小老頭。

小獼猴本待出言喝叱，想到紅衣女不來安慰一下，甚至不給金創藥，心裡早已涼了半截，何況大聲叱喝，震動了傷口，疼痛必然加劇。

他想了想，也就懶得管了。

「爾等可是不相信嗎？」瘦小老頭把你們兩個字，改成了「爾等」，看來是想帶點文氣，提高自己的身份，同時也好掩飾一下剛才脫口而出的髒話。

「不相信什麼？」終於有人發問。

這歸功於他剛才的聳人聽聞之言，要不然祇怕仍然沒人來理會。

「哦，咱小老頭兒……小老頭是說……是說……」顯然，這髒話仍然不得不說：「這小婊子是白玉樓的，三錢銀子就可以睡上一整夜，打從初更起，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越說越髒，把剛才那一點點文氣，抛到了九霄雲外。

紅衣女杏眼圓睜，氣得渾身打顫，一雙玉手緊緊地撐着桌面，連那一身紅色衣裙都在無風自動，像是要騰身而起，直飛了過來。

小老頭就像無事人兒一般，湊着旱煙桿，叭的一聲，又噴出了口青煙。

青煙繚繞，出現了一串小圓圈，一個跟踪一個，好半天才緩緩消失，煞是有趣。

這時，那個倒霉的柳大頭柳麻雀，忽然手扶桌沿，顫巍巍的用力站了起來，嘴唇嘴角全都是血，好像還掉了兩顆門牙。

「你說……你說……她是個……」

「沒錯，一個小婊子。」瘦小老頭兒居然毫不含糊，立刻接下話來。

「你說……你說……她祇要三錢銀子……」這點很重要，因爲他花了五百兩銀子，連摸都沒摸一下。

「沒錯，就是三錢。」瘦小老頭兒幾乎有問必答，而且答得十分爽快，連哽都沒打一下。

「這……」柳麻雀委實難以置信，繼續問道：「莫非……莫非你也去過？」

「還沒有，不過正想去。」瘦小老頭兒道：「正在湊銀子哩。」這可笑死人了，三錢銀子還得湊，湊夠了就上白玉樓，睡上日上三竿。

「你……你……」柳麻雀道：「你這把年紀？」

「年紀？你是說咱老了，不中用了是不是？」小老頭兒不以爲然的道：「臨老入花叢，這有什麼稀奇？」

「還有，」柳麻雀目光下移，「你這脚……」

「嘿，你這傻大個兒可眞外行啊，這關脚什麼事？」小老頭兒大笑。「玩女人是用脚的嗎？」答得妙絕，的確內行得很。

看來這小老頭兒必是此中高手。

可惜又老又醜，三錢銀子還得湊，縱然上了白玉樓，老鴇兒未必會笑臉相迎。

但這可氣壞了紅衣女，今天所有在場之人，幾乎半數以上都流了血，她正在高興頭上，沒料臨到尾場，居然來了這麼個鬼老頭，兜頭澆了盆冷水。

她禁不住銀牙咬碎，心裡恨恨的說：「好啊！暫且任你胡說八道，等我秤出你的斤兩之後，看我不先打爛你的嘴，然後揭下你一層老皮。」

怎麼才能秤出斤兩？爲何不就在此刻？

顯然，她心細如髮，覺得這鬼老頭來得太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她得愼重考慮，先摸清楚這個老鬼的底。

無論如何，這番折辱之恨，她是非報不可。

柳麻雀一聽小老頭兒什麼都說了，他已無言反駁，却也暗暗打定主意，心想：「好，今天咱算栽了，過幾天咱就找上白玉樓去，看

咱不把妳這小妖精弄得死去活來。」看來他這場春夢仍然未醒。

可惜，他沒問白玉樓在哪裡。

至於這個小老頭兒，他那裡會不知道，他明知這個小妞兒已把他恨入骨髓，反而衝着紅衣女嘻嘻一笑，轉身一跛一跛的朝向屋的角落走去。

居然一屁股就坐在那個一直不管身外事，也一直不言不語，祇知專心品茶的那人對面坐了下來，「叭」的一聲，先吸了口煙，照例噴出一縷青煙。

「不見不散，咱老頭來啦！」原來他是應約而來的。

「老謝，你來晚啦！」那品茶的人終於開腔，聲音不大，但吐字清晰，音質純厚而帶有幾分磁性，若是高歌一曲，必然十分迷人。

「什麼？老謝？嘿嘿！你平日不都尊稱咱一聲謝老嗎？」小老頭兒似乎不以爲忤，反而笑道：「怎麼？忽然降了三級？」

誇大其詞，這那有三級？

「這有什麼不好，年輕多啦！」那人道：「憑你剛才說得出的那些話，不三不四，一位年高德劭的老爺子說得出口嗎？」

「哦，原來如此。」小老頭兒道：「但這也不見得就年輕啦！世間老不修也還多得很啊！」這話很可笑，莫非他已自認是個老不修？

「老不修不配稱爲謝老嗎？」

「這……」小老頭兒笑道：「好，好，小左，這就別提了，咱們……」

「你實在來得太晚。」那小左似是另有所想，他說：「瞧，轉眼即將入夜，說不定還有場大雪。」聽口氣好像有宗大事要辦。

「小左，你不知道。」小老頭兒道：「咱在路上遇上了兩個對頭，繞了個彎兒，所以……」

「對頭？」小左怔了一下，並沒追問。

「不不。」小老頭兒自悔失言，笑笑道：「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對頭，祇是兩個小輩而已。」

「哦？小輩。」小左照樣漫應了一聲。

紅衣女聽得清清楚楚，她一直在凝神諦聽，生怕漏了每一個字，同時更想覷清楚那個品茶人的面貌，那個人對她似是具有深深的吸引力。

素昧平生，毫無瓜葛，這是爲了什麼？

此刻可以斷言的是似乎無關男女之事，她祇是對中原武林一些奇人異士極感興趣，甚至想一探究竟，一窺中原武術堂奧。

難道她不是中原人氏？

這很難說，她生在中土，長在異域。

至於那個喜歡品茶的人，到底是奇人還是異士？

紅衣女祇是猜想，覺得很像而已，因爲她曾經聽人說過，奇人異士都有點怪怪的，譬如說閒雲野鶴，千里獨行，凡是別人喜歡的事，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別人不願做的事，他却幹得很起勁，總之舉動怪異，行爲反常。

就拿剛才的事來說，別人在拚命，在流血，他連頭都沒轉一下，喊殺之聲震天，他却充耳不聞，活像個端坐入定的老和尚。

祇不過入定的老和尚不沾茶水，他却喝個沒完。

這豈不是很怪嗎？

怪、奇、異，大致的含義就是與常人不同。

不過此刻紅衣女已稍稍改變了她的想法，因爲那鬼老頭叫他小左，有個小字年紀當然不大，同時他也聽到了他的聲音，聲音也很年輕。

年輕人怎能成爲奇人異士？

奇人雖然不是個白鬍子老頭，至少也該在中年以上，鶴髮童顏，仙風道骨。

「好好好，老謝，就算你沒錯。」那個叫小左的人又說話了。「晚就晚吧！既然是約好的一年一會，豈可白來一場，我們這就……」

「這事好商量，到時再談。」小老頭兒道：「不過，小左，先借咱三錢銀子。」不多不少，剛好三錢，居然還沒忘情白玉樓。

「老謝。」那小左道：「別胡扯了好不好？」

「胡扯？小左，這怎麼是胡扯。」小老頭兒又掉起文來了。「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人生行樂耳，何須認眞？說得也是，都這麼大一把年紀，再不及時行樂，一轉眼就看到棺材了。

「哼！」小左不耐。「沒銀子。」

「哼！」小老頭兒照樣哼了一聲道：「沒銀子咱就不走，你去唱獨脚戲好了。」這一招很厲害，梨園的戲本上那有獨唱的，除非唱支小調。

「老謝，別瞎纏了。」那小左道：「這一點我有把握，你不是個輕易失信的人。」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他知道這小老頭兒祇不過在胡鬧取樂。

當然，他也猜想這小老頭兒，可能眞的跟那紅衣女有段不爲人知的恩恩怨怨。

「小左，別這麼吝嗇好不好，祇不過三錢銀，又不是割你一塊肉。」小老頭兒仍然聒噪不休。「這樣好啦，你借咱三錢銀子，把咱再降三級，以後祇叫姓謝的好了。」雖然祇是區區三錢銀子，到手可眞



不容易。

就算這回借到了，以後若再有所求，再降三級，不知該怎麼稱呼。

天色越來越昏暗，草屋那些鬥敗的公雞，悄悄地嘰咕了一陣，活着的人一個背起一具屍體，那財主翚大爺由兩個人攙扶起來，相率離開了草屋，人手不夠，還留下了兩具屍體沒人管。

其中還有一些受傷的，祇好唧唧哼哼，一顛一拐跟在後面，有的一邊走，一邊還在淌血。

人是很有韌性的，爲了活下去，祇好忍受痛楚。

柳大頭柳麻雀停了一下，自覺沒趣，伸手抓起桌面上那卷銀票，另一隻手掩嘴巴，也自踽踽地走了。

西天小獼猴耐着性子等了好久好久，已察覺到紅衣女好像忽然變了個人，再也沒瞧他一眼，心知金創藥已沒指望，再等也是白等。

他從不求人，更不會哀求一個女人。

「哼！咱祇不過一些皮肉之傷。」他恨恨的一跺脚，大聲說道：「死不了的。」話完，猛一咬牙，健步如飛，奔出了草屋。

個兒雖小，頗有幾分英雄氣概。

當然，他最後這番話，是向紅衣女說的，而紅衣女不但沒瞧他的人，似乎也沒聽他的話，一心祇專注在角落裡的小左和老謝。

草屋的主人躲起來了，沒人上燈，屋子裡快要伸手不見五指，紅衣女好像意猶未盡，沒有離開的打算。

倒是角落裡又傳來了話聲。

「老謝，你要不正經，我沒法子。」是小左在說：「不見不散，如今見了，也可以散了，恕不繼續奉陪。」像是已離座而起。

「怎麼？就這樣散了？」小老頭兒在問。

「祇好散啦！」小左說：「光陰易逝，韶華不再，我可不願空耗了這麼多時間，陪你在這裡閒嗑牙。」剛才一直靜悄悄地坐在那裡，慢吞吞地喝了老半天的茶，看來優閒得很，想不到還是個忙人。

「好好好。」小老頭兒不再堅持要借銀子。「小左，不耗了，咱們這就走。」彆扭起來彆勁十足，眼看彆不下去時，却也爽快得很。

終於兩條人影走了出來，拐了個彎，走向店外。

老謝人影瘦小，走在前面，跟在後的小左青衫飄逸，身材修長，長幼有序，出門而去。

紅衣女雙目緊盯，瞬也不瞬，仍然沒有看清小左是副什麼長相。

她停了片刻，也隨後跟踪而出。

可惜，她功力差了一截，也慢了一步。

＊　＊　＊

夜色慘淡凄絕，黑黝黝羣山糾紛。

但並不平靜，有風聲在呼號，樹枝在咿呀，一陣勁風掠過，沙沙作響。

小老頭兒和小左一老一少，一先一後，出得野店，兩人身形一起，就彷彿兩縷青煙，小老頭兒率先故意兜了個大圈兒，在一處蔽風的山崖下停了下來。

「謝老……」小左祇好跟着刹住身形。

「怎麼？又謝老了？」小老頭兒沒等小左說完，立刻反問，伸手摸了摸山羊鬍子。

「沒錯，果然薑還是老的辣，這聲謝老看來是非叫不可。」小左笑道：「的確是老謀深算。」

「小左，話說清楚點，」小老頭兒道：「什麼叫老謀深算？」

「這有什麼不對？」小左還在笑。「至少要比老奸巨猾好得多吧！」

「小左，越說越不像話啦！」小老頭兒臉色微沉，若有憾焉的道：「你對老夫好像越來越不尊敬了。」

「不不，在下對謝老越來越尊敬有加。」小左含含糊糊，用詞不明地道：「很想學學謝老的處世之道，尤其是如何趨吉避凶。」

「那麼，武功呢？」

「這更是仰泰山、瞻北斗，原訂的一年一會，不就是要向謝老求教請益嗎？」小左道：「尤其是謝老的『水牛神功』，堪稱舉世無匹，在下……」

「練得怎麼樣了？」

「今天之約，正是想要印證幾招。」小左又笑道：「也好讓謝老臨場指點指點，看看是否……」

「什麼？印證幾招？」小老頭兒睜大了眼睛。「你是想用初學乍練的水牛神功，跟老夫對打對撞？」

「正是如此。」小左道：「既然是『水牛神功』就該對撞幾下，要不然一隻水牛怎麼撞法，怎麼能顯出功力，謝老又從何評斷？」

「好哇！說得多好聽，你小子可眞沒良心，學了咱的『水牛神功』，居然想反過來倒打老夫一耙。」小老頭兒叫道：「不過，你也別得意得太早了，你小子的那路『簪花手』，老夫也練得差不多了。」

原來這一老一少，一年一會，祇是在切磋武學，你練我的水牛神功，我練你的簪花手，既無師徒之分，也沒誰佔了誰的便宜。

「哦！差不多了。」小左笑問道

：「還差多少？」

「哼，已經青出於藍啦！」小老頭兒道：「咱此番前來赴約，就是要給你小子一點顏色，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懂不懂？」

「啊呀！在下懂啦！」小左大笑。「在下若是早知謝老是有此意，早就逃之夭夭啦！不過，這難道就不算倒打一耙？」

「哼，打就打。」小老頭兒道：「你還敢笑？」

「這也是迫不得已啊！」小左道：「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臉人，在下這笑，是一種軟工夫，祈盼謝老施展在下那路簪花手時，手下留情。」

「別瞎扯了。」小老頭兒忽然話題一轉，道：「你還沒答覆老夫的話。」

「什麼話？」

「哼！忘得好快。」小老頭兒道：「你說老夫老謀深算，甚至更難聽的老奸巨猾，這是什麼意思？」

「這該謝老先解釋一下。」

「先解釋？」小老頭兒道：「沒頭沒腦的到底解釋什麼？」

「依在下推測，此地離剛才那家野店應該不遠。」小左道：「奔走了老半天，居然繞了個大圈子，又奔了回來，不知謝老是何用心？」

「有什麼用心？莫非你沒發覺那小妞兒已經追上來啦！」小老頭兒道：「老夫祇想擺脫她，所以才……」

「那個小妞兒？」

「哼！明知故問。」小老頭兒道：「不就是野店裡那個小妖精嗎？」

「哦？謝老是說那個白玉樓的……」

「白玉樓？那有什麼白玉樓？」小老頭兒大笑。「你見過嗎？白玉樓在哪裡？」原來他起先在那野店裡繪聲繪影的一番話，祇是信口胡編的。

這可害慘了那個傻大個兒柳麻雀，過幾天準會找破了頭，跑斷了腿，一場春夢成空。

「謝老，您這就不對了。」小左不以為然的道：「您挖空心思，編了這麼個大謊，當眾污人清白，莫非那位姑娘跟您有仇？」

「哼！跟老夫有仇！憑這黃毛丫頭配嗎？」小老頭兒冷冷的道：「老夫祇是恨屋及烏。」

這詞兒很新鮮，成語中祇有愛屋及烏，他偏說成恨屋及烏，不過，倒也說得通。

既然愛可及烏，恨也一樣。

「謝老，能不能借問一聲。」小左笑道：「那『屋』是誰？」

「哼！一個女人，一個壞女人。」

「是她娘？」

「這關你小子屁事？」小老頭兒道：「沒錯，就是她娘，不過，呸！那婆娘跟咱卿卿我我時，連蛋都生不出一隻，奇怪，如今居然生出個漂亮女兒。」

原來是這麼回事，因愛生恨，而這位謝老此恨難消，延到了下一代。

「謝老也認為這位姑娘很漂亮？」

「還差不多就是！」小老頭兒道：「祇不過妖裡妖氣，芙蓉臉兒蠍蛇心，就喜歡看別人流血。」

「她娘是誰？」

「嘿！你小子越來越不對勁啦！幹嗎打破砂鍋問到底？」小老頭兒眨了眨眼皮，古怪地笑了笑，露出口黃板牙，道：「莫非在打這小妖精的主意？」

「這說到哪裡去了，謝老的風流韻事，何必扯到在下頭上。」小左笑道：「在下祇想知道，謝老如此怕她，何苦在那野店裡惹事生非，口沒遮攔？」

「胡說，老夫怎會怕她。」

「既不怕她，何必繞圈兒躲她？」

「躲？誰說是躲？老夫說的是擺脫。」小老頭兒道：「你想想看，跟個小輩動起手來，這多沒意思，萬一傳揚開去，還說老夫以大欺小……啊！對了……」

「什麼對了？」

「老夫怎沒想到，有你小子在身邊，正好替老夫擋上一擋。」

「不成，在下從不助紂為虐。」小左道：「對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倒是蠻有興趣。」

「什麼？拔刀相助？」小老頭兒瞪大了眼睛。「難不成你還想幫她？」

「正有此意。」

「好小子，居然重色輕友。」小老頭兒氣憤的道：「這麼一來，咱們五年的交情豈不盡付東流？」

「謝老，不必指桑罵槐了。」小左大笑。「其實，謝老想要擺脫的對頭另有其人，絕不是那個在野店裡出現的紅衣女子。」

「小左，你別亂講。」小老頭兒道：「老夫那有什麼對頭，這是誰說的？」

「是謝老自己說的。」小左道：「在那野店裡，謝老不是說在路上遇上了對頭，延誤了約會的時刻嗎？」

「胡說，沒有的事。」

「哦！在下倒是發現了。」小左道：「好像是有三條人影，一晃而沒。」

「不，祇有兩個……」小老頭兒話才出口，自知說溜了嘴，立刻打住，叫道：「你小子就喜歡跟老夫拌嘴，下回老夫再也不會光臨你那



王屋山的狗窩了。」

「不去也好。」小左道：「在下好不容易弄來了幾罎貴州楊柳灣的上等茅台，祇好自己慢慢品嚐了。」

「什麼？」小老頭兒雙目一亮。「貴州茅台？好幾罎？去去去，咱願意隨時光顧，也好讓你那幾間草屋蓬蓽生輝一下，要不要這就上路？」他嚥了口口水。

這般裝模作樣，小左見得多了，倒也見怪不怪。

小左知道，這位謝老跟自己忘年論交，最喜歡這個調調兒，又何必澆他的冷水。

「當然，不過今夜得先印證幾招再說。」他說：「要不然，那幾罎貴州茅台，祇能聞一聞。」

這可捉狹得很，聞一聞，豈不越聞越饞？

「哼！」小老頭兒無奈，叫道：「當眞要比？」

「在下說的是印證。」

「見鬼，一張嘴兩塊皮，一樣的事偏有許多說法。」小老頭兒道：「印證不就是比試嗎？」

「不一樣。」小左道：「比試要分出輸贏，印證則是點到即止，見好就收。」

「見好？這好算不算贏？」小老頭兒反駁。

「嘴巴不說，心裡也許是要算的。」小左道：「不過贏的不驕，敗的不餒，回去再苦練一番，再等一年，下回再來。」

「哼！苦練一番，再等一年？」小老頭兒道：「小左，你且說說，你這『水牛神功』，到底練到了怎樣出神入化，硬是非試不可？」

「一年一會，本就是要試上一試。」小左道：「若是謝老不守約法，來此作甚？」

「這……」

「不試也行。」小左索性來個激將之法，道：「謝老這就認輸算了。」

「那幾罎上等茅台呢？」

「敗軍之將那來犒賞，沒酒喝。」

「哼！這不是要了老夫的命嗎？好，比就比。」小老頭兒道：「不過，要是老夫眞的輸了……」

「有酒喝，安慰酒。」

「眞的？」

「還有，憑謝老在中原武林地位之高，幾乎和南廓北疆齊名……」

「且慢，什麼叫做幾乎？你小子是不是在故意貶低老夫？」小老頭兒憤慨地道：「武林中誰不知道，宇內三老，南廓、北疆、東跛子……」

「好好好，算是在下說錯了。」小左道：「這就開始吧！」

「開始比？」

「還等什麼？」

「你小子剛才的話，好像還沒說完啊！」

「正是，在下是說謝老名氣之大，萬一馬失前蹄，輸了個一招半式，自是於盛名有損。」小左道：「在下發誓守口如瓶，絕不宣揚出去。」

「這個老夫相信。」小老頭兒道：「你小子就有這點好處，從不多嘴。」

「祇要在下不說，還有誰會知道。」

「這……這很難說。」小老頭兒四周環顧了一下，低聲道：「也許……也許隔牆有耳。」

「哦？」小左道：「那就換個地方。」

「好，去哪裡？」

「老地方。」

## 忘年論交　番僧尋釁

初更時分，黑黝黝的大地忽然漸漸明亮了起來，原來果然飄起了一場鵝毛大雪，片刻之間，積雪覆地，驅退了無邊的黑暗。

這是處山頂平原，四周的樹木全都白了，倒是平原之上積雪不多，由於雪花有如飛絮，地勢高，風更厲，雪花全都飄落了山崖。

但高處不勝寒，此地更為奇冷。

這時高原之上出現了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凌空飛縱而落，像是來自天外，降自九霄，當然這不是別人，正是謝老和小左。

紅衣女果然好眼力，正是一位奇人，一個異士，祇可惜她追蹤時落後了一程，未能跟上。

至於這一老一少，到底奇在哪裡？異在哪裡？

別的休論，就憑在這風雪之夜，身法如此輕盈矯捷，飛來這般奇冷徹骨的高峯平原之上，豈是尋常武林人物所能做到，所能辦到的嗎？

當然，這地方最隱秘，也是一年一會的老地方。

「好啦！舊地重遊，當眞不錯。」小老頭兒道：「小左，你一定要比，到底怎麼比？」

「率由舊章好了。」小左簡短的說。

「這多沒意思。」小老頭兒搖了搖頭。「每年都是率由舊章，冷飯也炒夠啦，今夜來點新鮮的怎樣？」

「好，謝老請出題。」

「小左，你聽清楚了，這可不是什麼好題目。」小老頭兒忽然叫道：「今夜各憑本事，來個生死對決。」

「拚命？」

「沒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哦！怎麼謝老忽然發起狠來了。」小左笑道：「你死我活的這是何苦？」

「何苦？哈哈哈。」小老頭兒大笑。「害怕了，告饒了是不是？咱說呢，要不唬嚇你一下，你永遠把老虎當成了病貓，總當老夫是灘軟泥巴。」

「在下倒沒這個意思，奇怪的是謝老怎麼變成了老虎。」小左笑道：「可惜先前謝老晚來了一步，沒瞧見在那野店裡有頭老虎吃癟的事。」他指的是那位財主鞏大爺，自稱是山中的老虎。

原來他當時雖沒轉過頭來，場中的殺戮景象，他倒是一清二楚。

「瞧見了又怎樣？」

「若是瞧見了，在說狠話之前，就該仔細想一想。」小左道：「免得扮老虎嚇人不成，反而……」

「反而怎樣？」

「下場很慘，那就不用說了。」

「小左，你怎麼老是喜歡掃咱的興？咱說自己是頭老虎，這又有甚麼打緊。」小老頭兒不悅地道：「莫非咱這小老頭兒是個空架子不成？」

「這怎麼會。」小左道：「就憑謝老的『水牛神功』，有誰還敢小覷。」

一再提到水牛神功，這到底是種什麼武功？

是耕田的功夫？還是拉車的功夫？

「嘿嘿，水牛神功，小左，就憑這點，你就太小覷老夫了。」小老頭兒道：「這不過是老夫的遊戲功夫，偶爾耍上一耍，唬唬外行而已。」

「哦，原來如此，這樣說來，在下豈不是成了外行。」小左故意皺了皺眉頭，道：「在下苦練了一年，原來這是謝老的遊戲功夫，謝老偶爾耍上一耍，居然要到在下的頭上來了，當眞是交友不愼，上了個大當啊！」

「嘿嘿！一點沒錯，你小子精得像鬼！連三錢銀子都捨不得，還算得什麼朋友。」小老頭兒道：「老夫早就打定主意，要你一耍。」

原來他是爲了三錢銀子記恨，存心要人。

但這商借銀子是剛剛不久的事，而水牛神功的練習至少是在去年，難道去年也借過銀子？

「謝老，這不打緊。」小左道：「你雖要了在下，在下也有在下的打算。」

「哦，什麼打算？快說。」

「謝老名列宇內三老，江湖武林有誰不知。」小左道：「以後在下使出『水牛神功』，若是惹來笑談，在下就說是東海謝跛子教的。」

「什麼，你敢打着老夫的招牌胡搞？」小老頭兒道：「不行，不行，這玩藝兒委實不登大雅，要是被南廓、北疆那兩個老鬼知道了，準會笑掉大牙。」

「眞的會笑？」

「怎麼不？」小老頭兒道：「這兩個老鬼，最愛取笑老夫。」

「哦，這就難怪謝老如此在乎南廓先生和北疆徐公了。」小左問道：「莫非這兩位武林耆老，武學造詣已超凡入聖，眞的比謝老棋高一着？」

瘦小老頭謝老先怔了一下，接着笑了一笑。

「棋？高個屁，那北疆還勉強過得去，至於南廓，可差勁得很，十盤贏不了一盤，棋品又壞，每回輸了棋，總是哭喪着一張臭臉，甚至砸棋盤，扔棋子，老夫眞的受夠啦……」

「不不，在下說棋，祇是個比喻。」小左不放過。「實際上在下指的是武功。」

「武功？」小老頭兒道：「這有什麼好談的。」

「談談這又何妨。」

「不。」小老頭兒道：「老夫說不談就是不談，你小子又待怎樣？」

「不怎樣。」小左道：「心裡有數就是。」

「有數？有什麼鬼數？你的意思是說老夫比不上那兩個老鬼？」小老頭兒怒道：「沒錯，是比不上，也祇不過略遜一籌而已。」

畢竟說了實話。

這實話說得很可笑，也很可敬。

宇內三老，南廓先生、北疆徐公、東海謝跛子，南北二老早已退隱山林，不干預江湖是非之爭，江湖中人雖久仰南廓、北疆的大名，眞的有如瞻南極、仰北斗，但誰都無緣一睹高風，一瞻道範，至於這東海謝跛子，他是個喜歡趁熱鬧的人，不耐東海荒島上的孤寂，經常往來於中原通都大邑，名山勝景。

不過，江湖中人照樣難得一見。

人世間跛子多得很，誰知道他就是東海謝跛子。

雪下得越來越大，雪光映在峯頂的平原上，夜色也越來越明亮，小左的模樣兒已可一目瞭然，他臉容清癯，濃眉朗目，年紀約莫二十五、六，一襲青衫，別無佩飾，也沒携帶任何兵刃。

至於謝老，這就不用提了，精瘦乾癟，翹着一撮山羊鬍子，活像鄉野田間拾撿牛糞的老頭，手裡倒是有根旱煙桿，煙斗特大，像個蓮蓬。



這支煙斗裡的煙絲，好像永遠都吸不盡，也燒不完，而現在正冒着青煙，還有火星，可以隨時湊在他乾癟的嘴巴上叭上一口。

照說切磋武藝，印證一下這一年來的修爲與成就，應該在什麼地方都可比劃，爲何不辭辛勞，偏要選在這處高峯絕頂之上？

原來這地方杳無人跡，又絕無通路，不至洩露行藏，也不會成爲江湖人物談論的話題。

因此，這小左至今在江湖上甚少人知，也可以說藉藉無名。

這是他的心願，既不求名，也不求利。

至於謝老，如今看起來雖然既邋遢，又窩囊，走在大街之上，絕不會有人多看他一眼，早年却是大名鼎鼎，喧騰一時的金粉人物，不知爲了什麼，在四十年前忽然韜光養晦，竟自隱匿起來，如今縱然四海遨遊，五湖留跡，誰還認得這個糟老頭兒？

再說，若論當年風采，他雖不算玉樹臨風，至少不是個跛子。

往事不堪追憶，原來這位謝老就是當年江南四少之首，金陵第一高門，烏衣巷謝府，經常在秦淮河畔胭脂隊裡打滾的謝家大少爺謝季子。

風流倜儻的往事，以及一呼百應，一諾千金的豪情壯慨，在現今的貴介少爺羣中已成絕響，這正是：

絳紗子弟音塵絕，
鸞鏡佳人舊會稀。

打從謝家大少爺謝季子突然踪跡不明之後，秦淮河畔的旖旋風光突然黯淡下來，那羣鶯鶯燕燕也像是頓失主宰，一個個愁容滿臉，脂粉不施。

有的門前車馬冷落，一氣之下，索性嫁作商人婦，有的更絕，居然慧劍斬情絲，遁入了空門。

至於這位謝家大少爺呢？

歲月不居，繁華事散，如今竟變成這副模樣，叭一口旱煙，替代了當年的醇酒，說幾句風流話，開幾句黃腔，替代了美人在抱。

但他似乎並不落寞，也並不頹喪，甚至越糟越得意，越老越精神，居然在武林中，在江湖上，又創造了另一個高峯。

至少在武林耆宿中，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東海謝跛子，因爲這些年來，他一直隱居在東海一座荒島之上，與魚蝦爲伍。

因跛出名，他也並不在意。

他說：「實至名歸，咱本來就是個跛子。」

「小左，別的都別提了，既然你一定要比，咱們這就動手吧！」謝老又吸了一口煙，叮囑道：「不過，你得千萬留意，小心咱的『簪花妙手』啊！」

居然把「簪花手」加上了個「妙」字，就變成是他的了。

「也好，這就開始。」小左也笑道：「謝老也別倚老賣老，當心在下的『水牛神功』，毀了你一世英名。」他也不肯輸嘴。

「笑話，你小子不是說過嗎？薑是老的辣。」謝老擺了個架式，耀武揚威的道：「看招！」

一言未了，招尚未發，小左忽然搖了搖手，尖起了耳朵，輕聲道：「謝老，好像是對頭來了。」

「什麼？你小子也招惹了麻煩？」謝老道：「快說，對頭是誰？」

「在下藉藉無名，誰會瞧在眼裡，那有什麼對頭？」小左笑道：「謝老還眞會裝蒜啊！」

「哦！這樣說來，難道還是老夫的對頭？」謝老故意繞了個彎兒，問道：「人在哪裡？」

「就快到了。」

「小左，你是千里眼，還是順風耳？」

「順風耳，這高峯之上疾風如箭，樹草飄搖，必是隨着風勢飄動，風勢稍歇，又彈了回來，聽來沙沙作響，祇是在左右搖擺。」小左輕聲道：「如今這西側山崖之下，草木似有異樣……」

「什麼異樣？」

「有些草木並非左右搖擺，而是直垂直起。」小左的聲音越來越低。「這像是有重物輾過，重物消失之後，再又直彈而起……」

不但聽力如此敏銳，分析也絲絲入扣。

他所說的重力，無非一個人，或是一隻脚，這人借力使力，凌空飛渡，這門功夫叫做「草上飛」。

「沒錯，沒錯。」謝老的耳朵顯然也不含糊。

此刻事關緊要，他不再唱反調了，連連點頭，隨又輕聲問道：「小左，你說來了幾個？」

「三個。」

「三個？」謝老訝然道：「奇怪，怎麼會有三個？」看樣子，聽語氣，來的什麼人，他早已心裡有數，祇是沒料到竟是三個。

「啊！」小左低聲道：「好像就到了。」

「沒錯，沒錯。」謝老也急急道：「小左，快，咱們來練功夫。」

「練功夫？」

「正是，練『水牛神功』，練『簪花手』，你練你的，咱練咱的。」謝老叮囑道：「記住，祇要胡亂比劃幾下，擺擺樣子就好，別來眞的。」

胡亂比劃，這是爲什麼？

莫非是要演齣雙簧，不讓對方

看透？當眞如此，的確是老謀深算。

小左知道，謝老如此作爲，必有用意，立刻點了點頭，打算仍然施展他的「簪花手」，至於胡亂比劃幾下，這還不容易嗎！

謝老將根旱煙桿插在背後的腰帶上，也立刻擺好了一個架式，祇見他兩臂一張，雙肘上彎，同時駢指如戟，斜向上指，背脊微曲，俯身下傾，看來整個身子就是一把弓。

不，很像是一頭牛。

那斜斜向上的駢指，儼然就是一對牛角。

一般武功架式，原本就是象形，譬如蛇拳、鶴步，全都模仿蛇鶴的動作和生態，這「水牛神功」當然也不例外，至少得像頭水牛的樣子。

人不是牛，當然不能維肖維妙，謝跛子至少做到了似是而非的絕佳境界。

祇可惜有隻脚不太方便，是頭跛牛。

而小左的「簪花手」則迥然不同，乃是將全身功力運之於臂，臂貫於指，指尖看似優柔婉約，却能以柔克剛，洞穿金石，其形式則有如美人簪花，十指纖纖，運用之妙，隨心所欲。

簪花並沒一定的成規，簪在髻上也可，簪在鬢角也可，甚至可以簪在襟上。

想必是西側崖頭已有了明顯的異樣，謝老謝跛子就在此時有了動作。

「小子，你且先領教一下老夫這『水牛神功』。」祇聽他大喝一聲：「看角。」忽地牛角一低，後腿雙足猛蹬，一頭撞了過去。

水牛牴角，原是如此模樣。

倒是武林人物較技，一般祇聽有「看刀」、「看劍」之類，這「看角」却是出奇的新鮮，水牛別無攻敵的技倆，也祇有靠這頭上一對銳角了。

當然，這對角不可小覷，扎中了可能肚破腸流。

小左知道，這不過是在演齣戲而已，但爲了演起來逼眞，他首先裝出一副嚴陣以待，戒愼恐懼的樣子，待得牛角觸近，猛的滑步一閃，轉到了牛尾，忽然心血來潮，在牛屁股上輕輕點了一下。

這點一下，也就是簪一下。

因爲既有空檔，他不能不還手。

要不然豈不露出了破綻，讓對方一眼就可看出，這是假的！

敢情他已察覺到對方三個人，業已攀上了崖頭，祇不過暫時匿藏在樹叢中尚未現身而已。

謝老謝跛子一角觸空，已閃電般掉過頭來。

「好小子。」他滿嘴白沫，眼似銅鈴，怒聲喝道：「你用的是什麼鬼手法？」他裝得很像，水牛惡鬥起來，少不了口吐泡沫。

「簪花手。」小左照答。

「呸！這算那門子的『簪花手』？」謝跛子不以爲然，叫囂道：「簪花應該簪在髮髻上，你幹嗎摸咱的屁股？」他嚴詞糾正。

小左忍不住幾乎笑出聲來。

簪花當然應該簪在髮髻上，或是衣襟上方的鈕扣上，對敵可就不同，那裡出現了空檔，就簪在那裡，管你屁股也好，肚皮也好，越是人身重穴要害，越是該簪上一簪的地方。

名叫簪花，其實祇是象形而已。

玉指纖纖，輕靈美妙，花枝招展，柔滑婉約，這就是簪花的要訣。

「哼，你又沒髮髻。」小左也裝出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子，叫道：「對了，你嘴上倒是有撮毛，這回我可要簪上一簪了。」話完，騰身而上。

出手如風，直取謝跛子的嘴巴。

嘴巴雖不算要害，也不是人身重穴，但却是吃飯的傢伙，不吃飯能活得多久？

當然，牛祇吃草。

謝老謝跛子祇略爲一閃，就輕輕鬆鬆閃開了。

「嘿嘿！放你的小狗屁，這怎麼是毛，這叫做鬍子。」他不論什麼事都有自己的說法，叫道：「你仔細瞧清楚了，咱這頭上的叫做『角』，不是刀，也不是劍，不過照樣能夠殺人。」

「哦，角？」小左反問道：「這角能不能叫做指頭？」這本來就是指頭，左右兩邊一邊兩根指頭，中指和食指，兩指相駢。

「混小子，你怎麼老是不開竅？」謝老謝跛子大聲說道：「平時叫做指頭，此刻叫做角。」原來如此，一樣的東西，有時也得看場合，分時辰，名稱有所不同。

小左已經二十五、六，居然還被叫做小子，甚至混小子，當然小左並不在意，無論如何，謝老年紀一大把，又是武林長輩，憑他東海謝跛子的大名，叫你聲混小子，說不定還很風光呢！

饒是如此，小左還想佔點上風。

「你這角好像並不怎樣靈光。」小左道：「至於『水牛神功』嗎，好像也很稀鬆平常，唬唬人而已。」

顯然，他想轉換話題。

「不靈光，唬唬人？嘿嘿，咱不過看你是個後生晚輩，不願盡出絕招罷了。」謝跛子也跟着隨機作戲，冷冷的道：「要是遇到什麼來路不明的人，咱一角就觸他個半死，再一角就送他的終。」他借題發揮，敢情是故意說給別人聽的。



「唷，這太麻煩啦！」小左道：「觸死個人，居然要用兩角，要是來了三個人，一共要用上六角，這算什麼神功？」他也隨聲附和。

嗓門也變大了，怕人聽不清楚。

「誰說的，咱觸第一角，祇是先來個警告。」謝老謝跛子道：「混小子，你要知道，聖人有好生之德，咱不想做得太絕。」

一老一少，一唱一和，無非祇有一個目的，激來人趕快現身。

到底來的是什麼人？對小左來說還是個悶葫蘆。

但兩人唱和了半天，話也很夠份量，甚至是尖酸刻薄，却依然人跡杳然，並無任何回應。

「聖人之心當眞了不起，你老必是繼文武周公孔子之後，又一代聖人。」小左笑笑說：「要是對方眞的是冥頑不靈，你老就得加把勁了。」

「爲什麼？」

「總得花點工夫，觸上幾角吧。」

「再一角就夠啦，咱可沒工夫多費手脚。」謝老謝跛子道：「咱這一角就可一以貫之，來一個觸一個，來兩個串一雙，來三個……」

「這倒很有意思。」小左大笑接道：「不過，你老只怕說錯了，這可不是『手脚』，而是『牛角』啊。」

這下子謝跛子再也沒法反駁，想了想，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同意了。

「好小子，算你厲害，揪住了咱的小辮子。」他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沒錯，咱用的是角，咱這兩隻角，天下第一，擧世……」

這話沒完，崖頭的樹草叢中傳來輕輕一聲冷哼。

終於有了效應，終於有了回響，不過這輕輕一聲冷哼，分明是一不小心，打從喉嚨裡冒了出來。

當然，這並不是對方怕事，善者不來，既然來了，還怕什麼，隱匿身形，只不過想多窺探一下，多偸瞧瞧這位東海謝跛子還有什驚世駭俗的絕學。

至於這個叫做小左的，對方可能從沒聽過，此刻也沒把他看成對手。

其實，面對面只是遲早的事，如今既然一聲冷哼洩露了行藏，還等什麼？

「不必哼哼哈哈，咱話還沒完，打什麼岔？」謝跛子道：「咱最後那句話是『擧世無雙』。」果眞倔强成性，這句話他非得說完不可。

「哈哈哈，好大的口氣。」一串連聲冷笑之後，立刻出現了三個人。

＊　＊　＊

天下第一，擧世無雙，委實沒人敢說這種大話。

但東海謝跛子偏偏說了，甚至連最後漏了的兩個字，都要趕緊補上，像是生怕對方估低了自己的斤兩。

其實，他並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也並非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只是個直性子，討厭這幾個鬼鬼祟祟，藏頭露尾的人，故意吹一吹牛，氣一氣對方而已。

事實上他早已知道來的是誰，不過只料到兩個，如今出現了第三人，却在意料之外。

尋仇？他自信沒仇。

找岔子？他又沒招誰惹誰。

終於，這三個人已經魚貫走了出來，爲首的居然是個方面大耳的大和尚，勾鼻凹眼，不像中原的出家之人，一襲杏黃袈裟，斜斜地披在肩頭上。

小左首先怔了一怔，再看一眼，更是大爲詫異。

原來和尚後面却跟着兩個妙齡女道士，和尚道士走在一起，已是很少見的事，居然還是兩個嬌滴滴的女道士，濃濃的脂粉，彎彎的柳眉，兩張一模一樣櫻桃般小嘴巴，妖嬈非常。

和尚不像中原人氏，但兩個艷若桃李，有如春花盛放的女道士，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仕女模樣。

尤其這兩個如此嬌媚柔弱的女道士，居然能跟隨着這大和尚在風雪交加中，攀上如此嚴寒的高峯之上，不免令他在詫異中帶着些許驚奇。

謝老謝跛子却不如此，他只盯着那個大和尚，對那兩個女道士却連瞧都沒瞧一眼。

他不瞧，顯然是故意裝出來的冷漠，其實這兩個女道士剛一冒出頭來時他就瞧見了，同時他也對這三個人的來意，早就清清楚楚。

沒錯，是來尋仇的，來找他謝跛子算帳。

一個莫名其妙的仇，一本顯然被人栽誣的爛帳。

這個一向有如閒雲野鶴的東海謝跛子，顯然已被這兩個女道士搞昏了頭。

不過，他對小左隻字未提。

首先出現的那個大和尚不但方面大耳，整個身子也是胖嘟嘟的，看來雖是佛門弟子，但未必謹守戒規，長期茹素，很可能大魚大肉吃得多了，弄得如此臃腫。

好在他身材高大，像個巨人。

「小老頭，你就是東海謝跛子？」他大刺刺地劈頭就問，語氣

十分托大。

「你是在問咱麼，咱大名謝季子，凡是熟識的人，都稱咱謝老，不熟的叫謝爺爺。」謝跛子冷冷地道：「若是外地來的，不論僧尼道俗，一律得叫咱一聲老祖宗。」沒錯，小左就叫他謝老。

至於謝爺爺，謝祖宗，倒是不曾聽人叫過。

「哼哼。」大和尚臉色微微一變道：「小老頭，你可知道佛爺是誰？」

「知道。」謝跛子道：「釋迦牟尼。」

「別胡扯。」大和尚忿然道：「佛爺乃是西方曇陀尊者，五方執法，七彩金輪大禪師。」大概頭銜越長、越多，地位也就越高，他唸了一長串。

「太厭煩啦。」謝跛子道：「簡簡單單，就說小沙彌曇陀不就完了。」

大和尚臉色變紫，怒火漸漸上升。

「哼哼，水牛功？」他按捺住性子道：「剛才你就是使的水牛功麼？」顯然是有些輕視、鄙薄之意。

「沒錯，但你好像少說了個字。」謝跛子雖然又老又跛，雄心似乎不減當年，冷冷的道：「應該是『水牛神功』，下回可要謹記。」

「水牛神功？」曇陀和尚仔細打量了謝跛子一陣，然後鼻子裡嗤了一聲：「佛爺可也見過不少水牛，軀體都很龐大，就憑你一丁點兒大的水牛，會有什麼神功？」水牛原是極平常的牲畜，他當然見過。

但若以大小論神功，所見未免不廣。

「嘿嘿，虧你還是佛門弟子，狗屁不通。」謝跛子引經據典，冷笑道：「一粒砂子可是很小，但你家那位佛祖爺，卻從一粒砂子裡窺見大千世界，你這瞎眼和尚卻把眞金當黃銅，笑死人啦。」

他說笑就笑，居然縱聲大笑。

小左凝神旁觀，看得出這大和尚底子很硬，兩個女道士也極不尋常，他也看出謝老跟這兩個女道士似有某種瓜葛，因而心念電轉，暗暗訝異，據他所知，謝老一向隱居東海之上，偶爾靜極思動，遨遊中原，也不過找幾位昔日老友，嬉笑怒罵一番，盤桓數日，再不然就是到王屋山中，找上自己這個忘年之交，以及在五年前約好的一年一會而已。

至少在這五年之中，他從沒發覺謝老跟目前的江湖中人有過任何接觸，更談不上有什麼過節，怎麼會跟這兩個年紀輕輕的女道士結上樑子？

想到女道士，他又想到了在那野店裡的紅衣少女，這可眞怪，謝老為什麼說她是白玉樓的娼妓？而事後他又透露，連白玉樓都是子虛烏有。

憑空捏造這些惡毒的謊言，無端汚辱一個無辜的少女，這絕非謝老做得出來，說得出口的，但他偏偏做了，說了，說得還很响亮。

這其中到底隱藏了什麼蹊蹺？

此刻那曇陀和尚被謝跛子借用佛祖的話封住了嘴巴，不禁呆了一呆，但他此來的目的，顯然只是為了打拚、厮殺，並非論理，說教、談禪，登時怒火猛騰，一襲杏黃袈裟無風自動，勃然叫道：「好哇，你這瘦老鬼，竟敢一再出言不遜，頂撞你家佛爺，逞口舌之快，不知你可曾想過，可怕的後果迫在眉睫，死神正在招手？」

「當然想過。」謝跛子毫不猶豫。

大和尚怒道：「既然想過，還敢如此無禮，如此大膽張狂？」

「這個你和尚也許不知，咱謝某人一向勢利得很，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謝跛子道：「若是遇上了當代高人，咱當然會小心翼翼，甚至甜言蜜語，奉承一番，若是遇到的只是一個膿包，下等貨色……」

「哼，那又怎樣？」

「這還用說，當然是趾高氣揚。」謝跛子一味挑逗道：「反正沒把對方瞧在眼裡，再大膽些，再張狂些又有什麼打緊。」

「哼，好刁的嘴。」大和尚越聽越氣，叫道：「你剛才說的膿包，可是指的佛爺？」

「不是。」

「你說不是？」大和尚問。

「當然不是，那有什麼屁佛爺。」謝跛子冷冷道：「咱指的是個胖和尚。」

眞會捉弄，居然來了一記花招。

「哼哼，你這老傢伙竟敢戲要本座？」大和尚臉色再變，叫道：「你且說說，當今之世，中原可有高人？」他雖一而再，再而三，碰了幾鼻子灰，仍然耐着性子，想要問個清楚明白。

「有，南廓先生，北疆徐公。」謝跛子伸出根指頭，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再次就是咱東海謝跛子。」

「哼，謝跛子。」

「好。」謝跛子道：「就算是謝跛子。」

「你一個臭跛子算什麼高人？」大和尚道：「至於南廓北疆，佛爺早年確曾聽說過，莫非這兩個老鬼如今還沒死掉？」

「南廓北疆怎麼會死？」

「什麼？不會死？」

「只有你才會死，你披上佛門袈裟，卻心懷異端，不唸佛經，不





謝跛子、左鍾離各對付胖和尚等三人……

敲木魚，惹事生非。」謝跛子道：「很快就會死神照命，轉入十八層地獄。」

「住嘴。」大和尚怒叫：「佛爺當然成佛。」

「成個屁佛。」謝跛子搖了搖頭，惋惜地道：「像你這種酒肉和尚想要成佛，只怕比隻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上千倍……」

「哼，那南廓北疆怎會不死？」大和尚雖然自視甚高，顯然放不下這兩個人。

「南廓北疆當然不會永留人世。」謝跛子不能强說一個血肉之軀的人永遠不死，他道：「百年之後，他兩個將會重返仙籍。」他在為自己轉圜。

「仙籍？你是說登仙？」

「正是。」謝跛子一本正經的道：「他兩個原本就是謫仙下凡，本有仙根。」當着個外域和尚，他不得不力捧南廓北疆，以壯中原武林聲威。

「胡說，人怎能成仙？」

「怎麼不能，中原人士成仙的可多啦。」謝跛子居然一一數說：「譬如赤松子、王子喬、韓湘子、呂洞賓都是平地昇仙，不過……」

「不過什麼？」

「可沒聽說有誰成佛。」

這也是實情，在諸多稗官野史中，還沒記載過誰已成佛，雖然是面壁九年，火化之後，也只留下結石一堆，有人把它叫做舍利子。

佛門子弟修練的最高境界，當然是想成佛，他卻偏說佛不可成，成佛只是妄想，給這和尚兜頭澆了盆冷水。

大和尚聽在耳裡，不禁氣炸了肚皮，再也不想繼續爭辯，以免弄得心煩意亂。

「該死的瘸子，老瘦鬼，你就等死好了。」他七竅生烟，驀的一聲暴喝：「佛爺這就送你歸西。」話完，倏地雙掌一掄，跨前了兩步。

「好，很好，你和尚打從西方來，歸西的亦該是你。」謝跛子道：「謝老爺住在東海，不想前往西方。」他立刻擺了個水牛的架式。

忽然光華兩閃，兩個女道士也同時探手肩頭，各拔出一柄長劍，這兩支劍一模一樣，劍身窄而長，劍柄之上嵌有寶玉，繞以銀絲。

女人用的東西總是這麼秀氣，連殺人的東西都要刻意裝飾一番。

而如今正有殺人之意。

「不許幫手。」小左忽然迎上一步，從容道：「兩位若是手癢，在下願意奉陪。」

「你說什麼？」兩女同時盯了他一眼。

「我猜兩位的耳朵必然不聾，在下的聲音也不算小。」小左笑笑道：「在下說的是兩位如果想要動

劍，不妨指向在下。」

「說話不可帶刺。」左首那女道士道：「你剛才爲何要說手癢？」

「這有什麼！兩位既已拔劍，敵意已明。」小左冷冷的道：「斷殺之時，血流五步尚且難免，區區手癢兩個字，何必大驚小怪。」

「嗯，說的也是。」那女道士道：「我家姊妹此來，不僅是要血流五步，而是要顆人頭落地。」難怪，容貌酷似，原來是對姊妹花。

服飾裝扮也一模一樣，同是一襲鵝黃道服，只不過這說話的女冠眉心多了顆硃砂痣。

「哦，」小左問道：「是謝老的頭？」

「沒錯，還是這老鬼的狗頭。」黃衣女冠驀的臉色一沉道：「若是你想陪上一顆，我家姊妹照收。」好厲害，居然還想多收一顆。

不過此刻謝跛子已經不是狗頭，而是一顆牛頭。

「想的雖是很好，」小左冷笑道：「只怕未必能如願以償。」

「爲什麼？」

「因爲有左某人在此。」小左甚少在江湖上露面，多年蟄伏不鳴，今夜可能要一鳴驚人。

「你？」黃衣女冠叱道：「你是誰？」

「左鍾離。」小左簡短的報了姓名，隨又補充道：「王屋山的左鍾離。」這意思是說若不服氣，儘管來找岔子好了。

不過這邊還在擺譜，那邊的大和尚和謝跛子已拚鬥了好幾個回合。

原來謝跛子看出和尚軀體龐然，那雙肉掌既肥且厚，張開來就像一把巴蕉扇，估量其力道足可開碑碎石，存心搶佔先機，先試一試對方的功力火候，然後隨機應變，見機而作。

於是開始用牛角攻堅，未等大和尚出手，早已眞力凝聚，吽的一聲長鳴，一頭牴了過去。

這水牛功亦莊亦諧，連叫聲都像頭牛。

那知這一頭牴去，一角戮去，雖然正中大和尚的脅下重穴，但卻如撞木鐘，大和尚肚皮一挺，彈力之强竟然奇大無比，謝跛子被震得倒退了三步。

這還算他幾十年的修爲，功力非凡，若是換了個普通泛泛之輩，只怕就此一命嗚呼了。

謝跛子暗暗心驚，卻也不動聲色。

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由來高手對決，誰又能從頭到尾，一招一式都能穩佔上風？這一招受了挫折，下一招補了回來，這也常有的事，他並以爲這大和尚的武功修爲眞的已出神入化。

因此，他打算見招拆招，對方怎麼來，他就怎麼去，兼用自己之所長，並不一定派上水牛功，他要慢慢來，拚一拚耐力。

其實，耐力就是一種功夫，耐力强的人，每每能獲得最後的戰果。

尤其是這大和尚眼高於頂，甚爲輕敵，謝跛子暗忖，這對自己顯然極爲有利，他閱歷豐富，知道大凡輕敵的人，最後總是落得灰頭土臉。

果然，幾個回合下來，漸漸拉平，功力悉敵。

當然，這還有得拚，有得纏，曼陀大和尚開始時因爲偷窺了那種宛如兒戲的水牛功，已沒把謝跛子放在眼裡，不料十幾個回合下來，他已發覺想要三兩下子打發這個糟老頭兒，似乎已不如想像中的容易。

不過，他仍然自信握有九成勝算。

而此刻他只想找個破綻，窺個漏洞，來個石破天驚的一擊，因爲他自信天賦異稟，神力無匹，也就憑這一點，他想要睥睨中原武林。

但在中原武林中，稱得上高手的，誰不是打從刀頭舔血，劍底驚魂，拳風掌影之下冒出名頭來的，豈容你隨隨便便就能找到破綻。

若是如此容易，豈不早就死了千百回？

何況謝跛子更是中原武林耆宿，這大和尚若是以貌取人，更是大錯特錯，撥錯了算盤。

不幸得很，他正是這個想法。

因此，他移形換位，掌影翻飛，繞着大和尚像走馬燈兒似的游走，謝跛子卻是很妙，你走我不走，只固守在一個部位上打轉，反而形成可以逸待勞之勢。

逸的一方當然佔盡了便宜，勞的只有虛耗精力。

大和尚求功心切，起始過於毛躁，招招落空，此刻已漸漸冷靜下來，躭心找不到對方的破綻，自己反而出現了空檔，偶爾突發一掌，立刻撤招自保。

如此一來，暫時形成了僵局。

兩個女道士眼看大和尚急攻難下，不禁暗暗着急，原本打算姊妹兩個雙雙助攻，不料卻被小左喝住，只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你這死鬼，幹嗎跟我家姊妹作對？」爲首的黃衣女冠嬌聲叫道：「妹子，他既然自己找死，不如早點送了他的終，好辦正事。」

死鬼？這在熱戀中的少女口中極爲流行，和「死相」異曲同工，她怎麼把小左也叫成了死鬼？莫不是平時叫慣了小白臉，此刻脫口而出？

至於正事麼，當然是要取謝跛



子的項上人頭。

「好，小妹正有此意。」另一個黃衣女冠應了一聲，立刻挺劍直出，寒光乍閃，刺向小左的右脅，爲首的黃衣女冠也在同一時間嬌叱一聲，從左翼飛刺而到。

這兩支劍寒光流轉，勢如激箭，說來就來，一左一右配合得天衣無縫，看來確實要替小左送終，要他立刻變成個眞的死鬼。

人面如花，出手卻是又狠又辣。

小左手無寸鐵，該是如何應敵，他是否早已料到這突然而來的飛天橫禍？

這是必然要發生的事，他怎會不知？

他甚至早已成竹在胸，功力暗聚，忽然雙臂一張，駢指如鉗，彷彿蟹的雙螯，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又準又快，牢牢地夾住了兩支劍的劍尖。

這簡直神乎其技，絕上加絕，就憑這一手，就足以驚世駭俗，使得武林爲之震動，江湖爲之喧騰，應該一夕間就可成名立萬。

倒是迄今爲止，江湖上無人見過，也無人知曉。

顯然，他是武林中一顆燦爛的新星，卻一直養晦在王屋山中，光華未露。

兩個女道士大吃一驚，同時呆若木鷄。

這怎不叫人發呆，怎不令人膽寒，兩女四目直視，足足呆了一刻，這才霍然驚悟，同時奮力奪劍，那知這兩支劍就像生了根般莫想動得分毫。

就在這時，那邊的曼陀和尚忽然發出一串哈哈大笑，笑聲洪亮，山谷回應，嗡嗡之聲不絕，像是十分得意，但笑聲還沒結尾，忽又戛然而止。

這怎麼回事？爲何只笑了一半，似乎笑得並不暢快，笑不下去了。

小左爲之一愣，立刻掉頭望了過去。

任是他目光犀利，掉頭極快，但也只見到兩條人影一閃而沒，同時墜下了千仞懸崖。

這可蹊蹺得很，怎麼兩個人同時失足？

小左來過此地多次，對這裡的山勢地形極熟，知道這處山崖形如刀削，崖下羅列着許多參差不齊，密密麻麻的嶙峋怪石，支支鋒利如刃，朝天聳立，平時還好，此刻有些地方已被積雪淹沒，在耀眼的雪光下，勢難分辨虛實，兩人這一跌下，準會跌得筋斷骨折，甚至扎上好幾個窟窿，穿腸破肚。

由此推斷，兩人只怕九死難有一生。

曼陀大和尚的吉凶禍福，小左當然懶得理會，但對這位亦師亦友謝跛子的生死存亡，則至爲關懷，一時間一顆心七上八下，立刻雙手駢指一鬆，奔向崖頭。

謝跛子的性命要緊，他那管得這兩個女道士。

兩個女道士正在拚力奪劍，劍身突然一鬆，雙雙同時啊呀一聲，跌了個四腳朝天，仰倒在雪地上。

這是做夢也沒想到的事，她們兩個遇到了一個從沒遇到過的强勁對手。

花容慘淡，幾乎嚇破了膽。

當然，她們已知道另一邊發生了巨變。

但小左飛身而來的速度雖快，但凌空下墜的人體似乎更快，他探頭向下望去，但見白茫茫一片積雪似海，那裡還能見得到半個人影？

莫非謝跛子合該命休，眞的已葬身雪海，死於千丈谷底之下？

果然如此，眞是人生如朝露，從此幽冥永隔，小左想到這份忘年相交的情份，不禁悲從中來，登時鼻頭一酸，彈落了幾滴清淚。

悲中有怒，怒中有火。

忽然掉頭轉身，厲聲喝道：「快，妳們兩個快快滾了過來。」他一腔怒火立刻轉到了兩個女道士頭上。

兩女剛剛爬起身來，釵橫鬢亂，驀聽這一聲喝叱，頓又花容大變，其色如土，戰戰兢兢的同時問道：「你……你想怎樣？」

「過來！」小左臉如寒鐵。

江湖之上，强者爲尊，兩女吃過苦頭，也識得厲害，那裡還敢違拗，只好一步一個脚印，一步一步地，萬般無奈地移了過來。

這可不是什麼蓮花步，步步生蓮，怪只怪玉腿發抖，有點不聽使喚。

「說。」小左怒問道：「妳們兩個爲何要取謝老的項上人頭？」這必須先問個清楚明白。

「因爲……因爲……他害死了我娘。」長幼有序，仍是那個長有眉心痣的女冠答話，她首先說明了和謝老結怨的根由。

「妳娘？」

「正是，我娘就是白玉觀音趙五兒。」這黃衣女冠察言觀色，看出小左並無立刻加害之意，於是裝出滿面感容，無限哀楚，幽幽道：「左先生，你不知道，打從我娘一死，我兩個小孤女就無依無靠，流落江湖……」此時此刻，當然是說得越淒慘，裝得越沉痛越好。

「小孤女？」小左問道：「這是幾時的事？」

「約莫十年光景了。」黃衣女冠鼻孔裡唧唧噥噥道：「那時我才九歲，我妹子八歲不到。」八九歲的

女孩便開始行走江湖，這兩女的遭遇想必十分離奇。

「妳們的爹呢?」娘死了應該有爹照顧才是。

「沒……沒有，我們沒爹。」黃衣女冠道：「所以我們姊妹從娘姓，我叫趙玄珠，妹子趙玄玉。」有娘沒爹，這又是一筆糊塗帳。

白玉觀音?這女人一定很漂亮，而這只是綽號，有綽號的女人準是在江湖上打滾，一個在江湖上打滾的漂亮女人，生了兩個沒爹的女兒，其實也不足為奇。

小左不想探究個人的隱私，只想問一問白玉觀音趙五兒的確實死因。

「妳娘死時，妳兩個親眼目見?」

「這倒沒有。」

「是謝老自己說的?」

「不。」黃衣女冠恨恨的道：「這老鬼壞得很，絕不肯承認。」終於出現了破綻——東海謝跛子殺人，那有不敢承認之理?

「胡說。」小左重又怒形於色道：「無憑無據，報什麼仇，雪什麼恨?」

「不。」黃衣女冠道：「有證據。」

「有什麼証據?」

「不不，是證人。」

「證人?這證人是誰?」小左追根究底，喝道：「快快說來，這證人姓甚名誰，如今人在那裡?」

「這個……」

「什麼這個那個，快說。」小左想到謝跛子八成已死於非命，因此哀感中帶有無比的憤怒，喝道：「若是交不出這個證人，妳兩個就得賠命。」

「賠命?你……你……」兩女同時嚇了一跳。

「沒錯，人死了當然要賠命。」小左斬釘截鐵的道：「今夜就賠，一條命，兩命抵，左某人絕不輕饒。」

今夜就賠?這可眞是要命的時刻。

「你說……你說……」黃衣女冠哆嗦發抖道：「那……老鬼眞的死了……」

「什麼老鬼?」小左大喝一聲，有如晴天霹靂道：「他是謝老。」震得兩個女道士同時耳朵一麻。

「好好好，謝老，謝老。」强者一句話，說什麼就算什麼，兩女喏喏連聲，不敢不依，最後那黃衣女冠囁嚅問道：「那……那謝老眞的死了?」

「沒死最好。」小左沉聲道：「否則，妳兩個今夜就得魂斷此山，絕沒絲毫活路。」這話絕非虛言恫嚇，他說得到就做得到。

兩女面如死灰，各自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原先理直氣壯，要取謝跛子的項上人頭，甚至說成狗頭，此刻只怕已在默默祝禱，祈望他長命百歲。

謝跛子若是死了，她兩個今夜就得死，多麼可怕。

不過小左說的今夜，這今夜似乎悄然已過，原來經過一番折騰，天色已漸漸明亮，這不是雪光，而是眞正的天色已經破曉。

不僅破曉，一場大雪之後天色已放晴，東方已經出現了朝霞，眼看一輪紅日就將破雲而出，靜寂的大地又將是另一幅壯麗景象。

「走。」小左在叫。

「走?」趙玄珠怔了怔道：「左先生，要去那裡啊?」她畢恭畢敬、誠惶誠恐，顧不得頭上歪斜的道冠，也顧不得蓬亂的髮絲。

女人最是愛美，風氣所及，江南的女道士尤其妖嬈。

但此時此刻那裡管得了這些，只盼天幸謝跛子沒死，再世為人之後，刻意打扮一番也還不遲。

居然一口一聲左先生，聽起來很是過癮，在左鍾離的記憶裡，似乎從沒有人叫過他先生。

但無論如何，叫不軟他的心。

這兩個女道士是眞的怕了他，剛才那手駢指如鉗的神技，已使她們膽戰心寒，想要攻其無備，乘機偷襲的念頭早已烟消雲散，不敢嘗試。

因為這試不得，這一試就非死不可。

「還有那裡好去?下山找人。」小左語冷如冰道：「只要謝老沒死，妳兩個就可保得住兩條小命。」敢情不只是說說而已，是要押着兩女下山查看。

崖下若是兩具血肉模糊的屍體，這兩個如花似玉的女道士就得跟着步其後塵，兩具屍體變成四具。

兩個女道士相信，小左的確有此能耐，要她們兩條小命，可是易如反掌。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原本是個沒放在她們眼裡的小伙子，一轉眼間成了她們的照命死神。

但怎樣下山呢?

既然上得來，當然下得去。

這邊有如刀削的懸崖，當然不可冒險，小左最是淸楚，知道南面雖也是懸崖壁立，但有許多突出稜角，可以當作墊脚石，還有從壁縫裡橫生出來的枝椏，可以應手攀援，而且這木石留不住積雪，輕功造詣較佳之人，當可履險如夷。

於是他不由分說，當先沿壁而下。

天色已越來越明亮，不到片刻，已是朝陽似火，陽光滿山了。

* * *



謝跛子是不是眞的死了?身上是不是多了幾個窟窿?

誰能料想得到，這位一代武林長者，不死在敵人的刀劍拳掌之下，卻意想不到的跌死在千丈深谷之中?

沒到現場，此刻誰也不能預知。

若是謝老果眞一命嗚呼，只怕那曼陀大和尚也難獨活，他軀體臃腫，體積龐大，直落下去應該更快，跌得也會更重，謝老若被嶙峋怪石戳上七、八個窟窿，這和尚可能多上一倍，至少十幾個窟窿。

窟窿越多，流的血也會越快，當然，他的血要比謝老的多，但他軀體極重，在重力擠壓下，必是血如泉湧，也應該比謝跛子死得更快。

不過，這全是猜測，猜測的事未必十拿九穩，也未必絕無例外，世間有的是奇蹟，該死的人不死，該發生的事不曾發生。

要不然這「奇蹟」一詞又從何來?豈不是白說的麼?

* * *

果然沒錯，果然出現了奇蹟。

這兩個人不但沒死，而且毫髮無傷，仍然是活蹦亂跳，打作一團，只不過轉移了陣地，從這處山崖之下，沿着枯乾的河谷，轉到了另外一處山崖。

依然是一方暴跳如雷，一方喝叱震耳。

勝負未分，誰肯歇手。

可惜兩個女道士暫時沒有看到，要是一眼看到，準會欣喜若狂，大呼無量佛，快活的叫了起來。

不過倒也奇怪，這兩個人怎麼會大難不死?

還有，他兩個又是怎麼掉落懸崖?總不會是在崖頭之上勝負難分，十分煩燥，雙雙才相約跳崖，來場豪賭，看看是你死還是我亡?

這當然不會，世間絕對沒人打這樣的笨賭。

原來兩人在山頂平原纏鬥了好幾十個回合，彼此移形換位，不知不覺到了崖頭邊緣，恰好大和尚覷準部位，奮力擊出一掌，謝跛子原就不想硬拚，當下身子一旋，正待閃避，不料一脚踏空。

這也只怪雪花掩沒了崖頭邊緣伸出的雜草，虛實難測，謝跛子的一隻脚，正好踏在雜草上。

這一下可眞樂透了曼陀大和尚，雖然不是他掌力奏功，一掌命中，卻也是他掌力雄厚，對方不敢硬接，才把謝跛子逼落懸崖。

樂透了當然要笑，當然要大笑，那知一串大笑未了，樂極生悲。

原來謝跛子翻落崖頭，心有未甘，一個凌空翻轉，右脚在左脚背上猛地一點，借力使力，竟然彈升起九尺，可惜這九尺顯然不夠，眼巴巴想要重新翻上崖頭，但後勁已竭，還差了一尺有餘。

莫說相差尺餘，那怕只差一寸，仍有天堂地獄之別，就算只差一丁點兒，只要指頭搭不上崖石邊沿，就將登上鬼籙，成為地府幽魂。

謝跛子自知難免，不禁咬牙切齒，間不容髮之際猛的伸手一撩，那知卻抓住了大和尚僧袍下襬一角。

一片僧袍救得了命麼?

當然不能，他後勁一竭，身子立刻下沉。

倒是大和尚得意之餘，未曾留意，只覺僧袍下襬被重力一帶，笑聲未落，脚下一個蹌踉，竟也跟着栽下了千丈深谷。

懸崖之下雖有許多朝天的嶙峋石筍，也有許多猿蹲虎伏的怪石，怪石上積雪如棉，兩人跌跌撞撞通過怪石之時，竟然一彈又起，越過了尖聳的石筍，幾起幾落，安然地滾下了河床。

這就是奇蹟，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

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天沒給兩人富貴，卻巧妙地延續了兩人的生命。

謝跛子甚絕，一直緊緊拉住了大和尚的僧袍不放。

因此滾落河床之後，兩個人仍然連在一起，喘息過一陣之後，重又打了起來。

兩人沿着河谷狠打狠拚，生死如何分判，此時此刻只怕連閻王老子都難決斷，大概是最先精疲力竭的人會死，能撐到最後的得生。

## 二老相救　跛子脫險

陽光滿山，雪光耀眼，好一片光明世界。

喳喳吱吱的小鳥兒，三五成羣，在枝頭跳躍，比人還快活，一隻畫眉鳥正在引吭高歌，歌聲淸亮悅耳，像是在登台歌唱。

另外一處高山絕頂之上，卻有兩個鬢髮花白的老人，東西分向對坐，中間安放着一副棋盤，白袍老人用黑子，黑袍老人持白子，展開了另一個方式的酣戰。

天藍如海，曉日玲瓏，高峯絕頂之上論棋，顯然絕非俗人。

「南廓，」東向的黑衣老人似乎有些不耐，道：「你一着棋磨菇了老半天，這盤棋幾時才能結局?」

「嘿，你急什麼?」西向的白袍老人反唇相稽：「你若早急，不但有了兒子，可能還有了孫子，也不至於落得孤寡無依，獨個兒呆在北

方海隅喝西北風了。」只不過一局棋而已，說話如此刻薄。

難道他自己有了兒子，添了孫子？

「你在混說什麼？」黑袍老人臉色微沉，道：「每回都是你傳柬相邀，說什麼要洩口怨氣，要扳回幾局，但卻每回都是不歡而散……」

「北疆，這可奇怪。」那叫南廓的老人憤憤道：「難道咱輸了棋，還得向你打躬作揖不成？」這話也是，輸了棋的人縱使不火冒三丈，總也會怏怏不樂。

一位南廓，一位北疆，這不正是東海謝跛子剛剛不久、也就幾個時辰以前，所提到當世高人麼？

一位是南廓先生，一位是北疆徐公，同是中原武林耆宿，一代泰斗，怎麼這兩位當世高人，竟也爲了區區一局棋而爭吵不休？

「我只問問你。」北疆徐公苦笑道：「這局棋你到底下是不下？」

「誰說不下？」南廓先生額頭上隱隱冒汗，叫道：「北疆，你未免逼人太甚，須知這顆子兒生死攸關，你就不容我多想一想麼？」

「好好好，你想，你想。」北疆徐公無奈，索性雙手一袖，閉目養起神來。

「嘿，你這是什麼意思，莫非是說閉起眼睛就可贏我？」南廓先生滿臉不悅之色，忿然道：「你們北方佬，最是不懂禮數，連點君子風度都沒有。」

「禮數？君子？南廓，你扯到那裡去了。」北疆徐公雙目一睜，悻悻地道：「什麼北方佬，我就叫你南蠻，蠻子……」

「哼，南蠻有什麼不好？」

「好什麼，南方蠻子反覆無常，詭詐多端。」北疆徐公不願多讓，索性說個痛快：「自古就是域外之民，不服王化……」

「哼。」南廓先生叫道：「北方佬啃饅頭、睡火炕，還有窩窩頭……」

「南廓，你信口胡謅，越扯越遠。」北疆徐公道：「至少北方人生性耿直，守正不阿，自古燕趙就甚多慷慨悲歌之士。」

北疆徐公原是飽學之士，頗能引古證今。

「算啦，什麼慷慨悲歌，準是大禍已經臨頭。」南廓先生冷笑道：「若是吃得飽，穿得暖，無憂無慮，逍遙快活，幹嗎慷慨悲歌？」這話雖然强詞，卻也不算無理，好好的悲從何來？

北疆雖然博學，南廓肚裡也非全無墨水。

「哼，瞧你這張佞嘴。」北疆徐公義正詞嚴，作色道：「一個人只管自己吃得好，穿得好，難道就不管天下蒼生？」話題越扯越大，看





來是場論戰。

「咱只管下棋。」南廓先生有意打住，叫道：「蒼生的事由蒼天去管。」他舉棋半天，終於落子離手。

北疆徐公無奈地苦笑了笑，也很快落下一子。

忽然偏過頭去，咦了一聲，離座而起，叫道：「南廓，快來瞧瞧，那不是老謝麼？」原來他轉頭一看，發現崖下有兩條纏鬥的人影。

其中一個又瘦又跛，正是謝老。

「老謝？你是說謝跛子麼？」南廓先生頭也不轉，淡淡的道：「他在作甚？跟人打架？」他已隱隱聽到崖下傳來的叫吼之聲。

「是啊。」北疆徐公道：「是跟個大和尚打，看樣子可能會落敗。」

「敗？」南廓先生道：「那好……那好……」

「好？南廓，你在說什麼？」北疆徐公甚至吃了一驚，問道：「你是喜歡老謝落敗，喜歡他死？」

「他死了咱少個對手。」南廓先生答得很乾脆。

「哼，你是瘋了是不是？」北疆徐公怒斥道：「就爲了老謝贏了你幾局棋，你就盼望他死掉？」語音激昂，臉色爲之一變。

「這有什麼不對？」南廓先生甚是固執道：「少個對手總是好的。」

「如此說來，你也盼望我死？」北疆徐公再問。

「嘿嘿，咱不說。」南廓先生神態詭異，最後還眨了眨眼皮。

不說？可能正有此意。

「南廓，你眞是喪心病狂，我兩個都死了，以後你跟誰對局？」北疆徐公氣得吹鬍子，瞪眼睛，道：「去跟市井中那些游手好閒的無賴，破廟前階台下邊晒太陽，邊捉虱子的叫化子下五子棋？」

「這……」南廓先生怔了一下。

「這什麼？」北疆徐公冷冷的道：「老謝若是眞有不測，我就從此封棋。」江湖上只聽封刀、封劍，北老連棋都要封了。

「什麼？」南廓先生這才吃了一驚道：「北疆，這太絕了吧，你想撇下咱這個孤魂野鬼？」看來他也沒兒子、沒孫子。

要不然，有媳婦端茶，兒女奉烟，小孫兒、小孫女膝下承歡，燈前笑語，怎麼會像個孤魂野鬼？

「哼。」北疆徐公緊追問道：「你再說說看，老謝是不是該死？」

「好，好，不該死，不該死。」南廓先生怕作孤魂野鬼，勉强屈服，但仍然不大起勁，意態怏怏的道：「哼，眞是的，禍害一千年。」

誰是禍害？當然說的是謝跛子。

「好，你說了不該死。」北疆徐公道：「不該死就得助他一臂。」

「你是說救人？」南廓先生道：「要救人有你就成，什麼來頭的絕世高手，用得着咱們雙雙起駕？」

起駕？這架子擺得很大。

「我不想下去，也不想露面。」北疆徐公道：「南廓，你先站過來。」

「站過來？」南廓先生沉吟了一下，道：「哼，北疆，你不想下去，是不是想派咱去？你這……」雖然不服，還是走近了崖頭。

「不是不是。」北疆徐公眼看南廓先生不再執拗，也就欣然笑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那裡有這麼霸道，來，我們想個法子。」

「哦？」南廓先生道：「什麼鬼主意？」

北疆徐公長鬚飄拂，臉色紅潤有光，他用嘴巴吸了吸，吸向崖頭邊一方突出的巨石。

「你……你是說……」南廓先生想了想，豁然領悟，叫道：「北疆，虧你想得出這種鬼點子……難怪，你每局必贏。」他是棋迷，總是想到棋。

「南疆，你且估量估量。」北疆徐公道：「這方巨石到底有多少份量？」

「三千斤。」南廓立刻回答。

「南廓，莫非你年輕時幹過石匠，怎麼估的這麼準？」北疆徐公笑道：「不過稍有誤差，依我估計，應該是三千二百斤。」

「嘿嘿，北疆，莫非咱當年幹石匠，做學徒時，你就是咱師父？」南廓先生故意端詳了徐公一眼又道：「唷，鬍子這麼長，皺紋這麼多，眞是歲月不饒人啊，弟子幾乎不認得你老人家啦。」他陰陽怪氣，裝得有模有樣。

「南廓，別瞎扯啦，你瞧，他兩個就快近了。」北疆徐公一直緊盯着崖下激烈纏鬥的謝跛子和曼陀大和尚，他說：「先看出了這方巨石份量，才好控制使出的力道，這可馬虎不得，時刻、快慢、滾動的方位，都要拿捏得分毫不爽才是……」

「嗯，」南廓點頭道：「這個當然，不過……」

「不過什麼？快說。」北疆問。

「你好像應該偏左三步。」南廓先生勘視了一下地形、角度道：「咱這裡橫跨兩步半。」

「對啦。」北疆徐公雙目一亮道：「南廓，你只要多動動大腦，棋藝必然進步神速，到時我北疆還得萬里跋涉，遠赴南荒，向你請教呢。」

「眞的?」南廓先生欣喜若狂，兩眼瞇成一條縫。

都這麼大年紀了，名滿武林，居然還像個三歲小孩，喜歡人家誇獎幾句，給點糖吃。

「快了，快了，瞧清楚，那河床邊有株黃蘼小樹……」北疆徐公眼看兩條人影已到目標區，不及細說，立刻叫道:「動手。」

話聲未落，北疆、南廓，同時雙掌齊發。

只聽轟隆一聲，巨石鬆動，土石齊飛，一路隆隆之聲不絕，向下滚去。

這當眞是神奇絕妙，雖是兩條人影，目標卻只一個，那就是曼陀大和尚，若是不幸砸中了謝跛子，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這是不是在險中弄險?

憑南廓、北疆這兩位當代武林耆宿，若是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怎會隨便亂來?

當然，這十足的把握，須有絕頂的智慧，絕妙的神算，絕佳的功力，掌上的勁道收放自如，缺一不可。

尤其是兩人的配合，吐氣出掌，輕不得，重不得，必須適時適切，控制着那巨石的飛向、滚向，以及崖下的地形、地物，遇上阻力時所彈起的高度，不能稍有誤差，才不致功虧一簣。

這些說說容易，若非兩位高人相知有素，心靈互通，彼此默契到了最高境界，也絕不會冒昧嘗試，更不會如此鹵莽，輕易地弄此險招。

南廓、北疆名重武林，既然聯手出擊，必有奇效。

* * *

人之精力難免有時而竭，誰也不是鐵打的金剛，銅鑄的羅漢。

謝跛子和曼陀大和尚這場拚鬥，從昨夜到今天，足足已有六、七個時辰，雖然謝跛子後勁已經不濟，大和尚也已是氣喘如牛。

對於一個肢體殘障的人來說，謝跛子棲身東海，差不多四十個年頭，武林羣倫想望風采，雖不算東方一霸，也算是東方一奇。

曼陀大和尚來自西方外域，自稱尊者，當然也是雄心萬丈，本意就是要顯耀身手，在中原武林闖出名頭，以佛門弟子成爲一世豪傑。

這兩個人當然不會降志屈膝，求全自保，那怕精殫力竭，誓必除死方休。

除非兩個人同時倒下，喘息一陣，重新再來。

否則，先倒下的必然遭殃。

但此時雖然沒人倒下，招法卻早已零亂，掌法拳勢，已是有氣無力，只是在象徵性胡亂揮舞下而已。

精力不繼，神志也就跟着混沌起來。

那方巨石滚下，兩人起先都渾然未覺，直到隆隆之聲大作，大和尚這才猛然一驚，回頭看去，只見砂石飛濺，已到近身。

他嚇了一跳，迴旋不及，只好翻身仆倒。

說也奇怪，偏偏那方巨石衝力已盡，被他龐大的身軀一擋，就此止歇了下來，剛好壓個正着，只露出個像葫蘆般光禿禿的大頭顱。

奇功在身，居然沒死。

謝跛子沒擋巨石滚落之路，但他仍然閃了一步，閃得不快也不遠，就在左近數步，饒是毫毛未傷，他仍然驚出了一身冷汗。

汗水不多，因爲他身子太瘦，水份也很有限。

待得神志稍定，他才長長吁了口氣，覺得這方巨石來得十分怪異，不禁仰頭向上望去，終於看到了兩個人，頓時恍然大悟。

但他不動聲色，也沒揚手打個招呼，多年交往，彼此的心性都摸得清清楚楚，他知道這兩個人都不願露面，甚至好多年都不曾在江湖上現身。

於是他掉過頭來，望了望那個大和尚，沒料大和尚正瞪着兩眼正在望他。

和尚沒死，又令他大吃一驚。

口裡不說，心裡卻是驚歎不已，他知道，如果是他，早就翹了辮子。

「謝……謝跛子……你……」大和尚雙目中似有乞求之色，他說:「其實咱們並無深仇大恨，何不化敵爲友啊。」好個狡獪和尚，若有此意，何不早說?

謝跛子緩緩走了過來，緩緩地盤膝坐下，谷底河畔砂質甚是柔軟，他坐得很舒適，加上剛才稍事喘息之後，精力似已漸漸復原。

人體委實十分奇妙，不論如何困倦，如何疲憊，只要闔闔眼，歇歇腿，立刻生機重現。

「好，咱們就做個朋友。」他面對着大和尚光禿禿的頭顱，眨了眨眼皮道:「咱老謝一言不二，會替你多焚化些紙錢，西域路遠，該多帶點盤川。」他同意做個朋友，人鬼之交的朋友。

亦莊亦諧，原是謝老的本性。

「什麼?焚化紙錢?」大和尚嗒然若喪，但仍不死心，繼續又道:「謝跛子，你就不能行行好麼?咱和尚只要今天脫困，這輩子都會……都會……感恩不盡……」

「感恩?」謝跛子搖了搖頭道:「空話，空話……」

這的確是空話，是句敷衍之詞，任何人都可以隨便說說，但和尚也有難處，此時此刻，他能說些



什麼?

「好好好，謝跛子，你自己說。」和尚無奈地道:「你要和尚怎樣，和尚就怎樣?」他已不敢自稱佛爺。

「嘿嘿。」謝跛子道:「你還再叫咱謝跛子?」

「這……」和尚一怔，想必是他叫順了口，同時也不知該叫什麼才好，趕忙道:「謝……好好好，你自己說，該叫你……」

「謝老爺。」謝跛子不爲己甚，沒讓他叫祖宗。

當然，他不想當和尚的祖宗。

「好好好，謝老爺。」和尚從善如流，道:「只盼你這就動手。」

「這就動手?」謝跛子哦了一聲，道:「是不是你在巨石之下輾壓的十分痛苦，時辰難熬，要咱舉手之勞，結果你的性命?」

「不不不，謝老爺，你……」和尚祈求道:「咱是說用你的水牛功……」

「這不必啦，割鷄焉用牛刀。」謝跛子道:「咱只須撿塊大石頭，照定你這禿驢的頂門狠命一擊，你不就解脫了麼?」

「不是不是。」和尚嘶叫道:「噯呀，謝老爺，你怎麼聽不懂，小僧是說……是說……」佛爺變成了和尚，和尚又變成了小僧。

謝老爺怎會不懂，只不過在玩貓捉老鼠的把戲。

「沒錯，咱是昏了頭，有些事兒搞不懂。」謝跛子皮笑肉不笑道:「你就直捷了當的說了吧!要咱用水牛功作甚麼?」

「震開這方巨石啊。」和尚果然直捷了當。

「啊呀，你太瞧得起謝某人了。」謝跛子陰陽怪氣的道:「這麼大一方巨石，重量驚人，咱這小玩意兒的水牛功那裡管用?」

「管用，管用，小僧知道管用，這巨石只不過三千多斤。」和尚果然了得，他也估出了這巨石的重量，繼續說道:「謝老爺，小僧這裡用『金剛無極』神功，你只助上一臂，同時使勁……」

「金剛無極」?這是什麼功力?

金剛原本是佛，和尚是佛門弟子，慣用這些名詞，藉以炫耀神力，其實無非就是一種吐納練氣的內家功力，只不過火候較爲精湛而已。

「你是說咱用水牛功?」

「正是。」

「不成不成，經過這陣子拚鬥，咱已成强弩之末，那還能使得出什麼功力?」謝跛子道:「勉强使出點力道，差不多只能算是『老鼠功』，一隻老鼠的勁道，能幫得你什麼大忙?」

他眞會攪和，水牛功竟又變成了老鼠功。

「不會，不會，你憩息了一陣，功力已復。」和尚仍在哀求，「謝老爺，不妨試試。」

「不行，不行，咱自己知道，試有何用。」謝跛子心裡在笑，他說:「你既身懷『金剛無極』神功，何不就自己震開這方巨石?」

「唉，可惜可惜，還差一點點。」和尚顯然早已估量過，他說:「謝老爺，實不相瞞，這方巨石若在三千斤以內，小僧拚力一震，自信可以脫困，如今……」

果然好功力，三千斤以內的巨石，居然說可以一震而開，不幸的是如今這方巨石恰好在三千斤以上，冥冥中好像註定他有此一劫。

謝老爺聽在耳裡，驚在心頭，暗忖:「今天要不是南廓、北疆及時援手，咱謝老爺只怕要變成鬼跛子了。」

幫他脫困，哼，休想!

「這也眞怪，這方巨石怎麼忽然崩塌下來?」他故意試探說道:「莫不是崖頂覆雪過厚，這方巨石年深月久，本就有些鬆動，一時受不了，這才……唉，可惜你這和尚晦氣當頭，撞個正着。」

和尚沒答，心裡也在想。

他想的倒不是什麼晦氣不晦氣，他只怪自己身在佛門，不守清規，不但頓頓鷄鴨魚肉，甚至還碰過不少女人，準是遭到了天譴。

他不答，是因這些事難以出口。

「和尚，你在想什麼?」謝跛子道:「眞的，咱力道不濟，無法幫你，不過，只要你耐心的等待，自會有人幫你脫困。」

「哦?是誰?」和尚又燃起了希望，急急問道:「還要再等多久?」

「可能久一點，五百年後有位大唐僧人，前往西天取經，路過此地。」謝老分明是在胡扯，卻裝得一本正經:「你只要大喊三聲師父，他就會來幫你。」

和尚來自西域，只略諳中土語言，那裡知道有個什麼唐僧，也沒讀過吳承恩的西遊記，只清清楚楚聽到的是五百年後。

「什麼?五百年?」和尚絕望地叫道:「小僧也是血肉之軀，怎能熬過五百年?」人生不滿百，年登九十已稱上壽，自古到今有幾個彭祖?

再說，五百年不知改了多少朝，換了多少代。

「說得也是，五百年委實太長。」謝跛子又問道:「你說實話，到底還能挺得多久?」和尚急急求助，心智一片模糊，他卻精力漸復，神志清明。

「不能多久啊。」和尚愁眉相向，道:「頂多還能撐過三天三

夜。」這可了得，幾千斤巨石重壓之下，他居然還能再撐三天。

謝跛子淡然點頭，心裡卻驚服得五體投地，他知道，和尚此刻所言，絕非虛假。

對於這樣一個外來的和尚，他若得活，對中原武林勢將造成極大的震撼，尤其這和尚胡作非爲，還不知在江湖上搞成一幅什麼景象。

而此刻要殺他，卻是易如反掌。

但他謝跛子從不趁人之危，也不會殺過任何一個人，他不是個滿手血腥的人，如今差不多已年登七十，他不想破戒。

他想了又想，暗自尋思：「也罷，死在這裡，是你活該，活着出來，算你命大，咱只好撒手不管了。」他已打定了主意。

「和尚，你能撐多久就撐多久。」他說：「謝某人無能爲力。」話完，起身繞過了巨石。

他起身甚快，轉身更快，打算直上崖頭。

身後只聽那和尚在叫：「謝老爺謝老爺，你怎可……怎可……」叫聲急促，但依然很洪亮。

* * *

旭日普照，羣山如黛。

原先用作戰場的山頂平原已杳無人跡，不過在積雪未融之際，還留下許多零亂的脚印。

但半山之上，卻有三條人影攀揉而下。

不消說得，這三個人正是小左，也就是左鍾離，還有兩個女道士趙玄珠和趙玄玉。

此刻，這對姊妹花在左鍾離的監控之下一路唉聲歎氣，甚至還故意失聲尖叫，像是快要送掉小命一般。

當然，懸崖壁立，攀附滑落，自是十分艱險，稍一不愼，很可能粉身碎骨，但她兩個早先是怎麼上來？上來時悄沒聲息，那般輕柔靈捷，此刻卻是如此驚惶，彷彿命若繫卵，氣若游絲，就將香消玉殞。

這分明是在故意作態，盼能有人憐香惜玉。

而這裡並無別人，只有個臉籠寒霜的左鍾離。

「哼，鬼叫什麼？」左鍾離回頭一聲清叱：「再敢唧唧哼哼，就別想活了。」他心知肚明，這種技倆軟化不了他的鐵石心腸。

果然藥到病除，再也聽不到一絲聲響。

當然，也不會眞的有誰失手墮崖，粉身碎骨。

約莫盞茶工夫，便已攀落谷底，轉到西側崖下，雖沒見到大和尚和謝跛子兩個活人，卻也沒見到兩具遍體鱗傷的屍體，兩女終於舒展柳眉，長長的吁了口氣。

「左先生，你可瞧見啦，這地方……」黃衣女冠趙玄珠秋波一轉道：「謝老並沒死啊。」

「沒死甚好。」左鍾離淡淡應了一聲。

「小道替謝老高興，爲他祝福，他準會活得一百歲。」趙玄珠嘴甜如蜜，道：「左先生，咱們姊妹……」

「想走麼？」左鍾離冷冷道：「暫時休想。」

「這……」

「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左鍾離沉聲說道：「妳們兩個原本就是禍首，萬一謝老慘遭不測，左某人到那裡去找人算帳？」

「好找啊。」趙玄珠道：「我們在黃山玉清觀。」

「黃山？左某人何必捨近求遠。」左鍾離厲聲道：「快，這就開始找人，見到人，立刻放人，見到屍，妳們兩個立刻償命。」

兩個女道士剛剛舒展的眉頭，重又緊蹙起來，看來災星仍然未過，禍福難料，放眼這麼煦和的陽光，這麼秀麗的山巒，死神的陰影卻籠罩在她們的頭頂上。

兩姊妹想要商量一下，尋思個脫身之計，但在左鍾離的監控之下，那裡敢交頭接耳。

人雖沒死，卻被憋得要死，時間在此刻好像很管用，一刻就像是一年，若是拖到明天，豈不頭髮都白了？

這沒法子，在死神面前只好忍受。

死神就是左鍾離。

此時仍然由他領頭，向另外一條河谷尋去。

兩個女道士緊隨而行，兩女各有一柄宛若寒霜的長劍，無論是握在手裡，或是插入背後的劍鞘，左鍾離一概不管，他氣定神閒，並不躭心背後的偸襲。

雖然他腦後沒長眼睛，但任何一絲輕微的音響，任何一種肢體帶動的微弱聲息，甚至是塵沙落地之聲，都別想瞞過他的耳朵。

這一點，兩個女道士也淸楚得很。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們早就領教過了。

* * *

山頂上殘局未完，南廓、北疆仍然還有些小小的爭執，無非是一個嫌對方落子太慢，舉棋不定，一個則說對方鷄蛋裡挑骨頭，專會找岔。

東海謝跛子一躍而上，抱了抱拳。

「兩位弈興不淺，到底誰輸誰贏啊。」他左右瞄了一眼，道：「怎麼？何不準備點酒菜，邊弈邊飮，以助棋興，豈不更好？」



「好，好什麼？是不是拚鬥過累，肚子扁了？」北疆手拂長鬚，微微一笑道：「想來混點白食？」

「嘿，這話說得多難聽啊。」謝跛子道：「咱雖吃遍五湖四海，可沒白吃過兩位多少。」

「沒多少？」北疆徐公反駁道：「這些年來你去過南荒，也到過北疆，來來去去也不知多少回，那一回不是好酒好肉，臨走還得帶包上路。」

「嘿，眞小家子氣，這也值得一提。」謝跛子道：「你們兩個不也來過東海麼？」

「是啊，就那麼一回。」北疆徐公道：「你像獻寶樣燒了一條臭黃魚……」

「什麼？臭黃魚？那是臭黃魚？」謝跛子叫道：「眞沒良心，那條魚兩眼晶亮，通體黃油油的，連魚鱗兒都沒掉落一片，腮頰鮮紅，就像女人的胭脂，指頭輕輕一按，肌肉立刻彈起，還是咱剛剛從海邊釣起來的，那裡臭了，哼，外行，沒吃過魚。」

「那麼小，」北疆徐公道：「只怕不到一斤吧？」

「誰說的？」謝跛子道：「足足三斤九兩半。」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居然還記得這麼淸楚。

「連魚簍子？」北疆笑了。

兩人爲了吃喝，爲了一條魚，爭論了好一會，南廓先生卻一聲不響，這時才緩緩轉過頭來，冷冷的瞧了謝跛子一眼，然後收回視線，兀自嘟噥道：「眞是倒霉，剛才揮出一掌，多少也花了些精力，想不到別人連個謝字都沒有。」他搖了搖頭，長歎一聲：「眞是世情澆薄，人心不古啊。」他不爭吃喝，搖頭晃腦地說出了心裡的不平。

「謝？要怎麼謝？咱不是抱過拳麼？」謝跛子反唇相稽：「一點芝蔴綠豆的小事，也值得這般裝模作樣，眞沒意思。」

他反賓爲主，反而訴說南廓的不是。

「什麼？芝蔴綠豆？」南廓先生氣極叫道：「好好好，算咱手癢，沒事找事，那方巨石生在這崖頭上，亘古以來，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霜，一直高高在上，礙了咱們什麼事，憑空把它推落崖下，眞是罪過。」

他似是有股怨氣，覺得抑鬱難渲。

「南廓，你發什麼鬼牢騷。」謝跛子道：「好，你只管說，要咱怎麼謝？是不是要咱跪了下來，向你南廓先生磕上三個響頭？感謝你救命之恩。」

南廓先生怔了一怔，一時無言以對。

他並非眞要謝跛子道謝，而是剛才在棋枰上受了北疆的氣，這股子委屈立刻轉嫁到謝跛子頭上，卻不料話又說過了火，引起了謝跛子的反彈。

雖然這並非他的本意，但氣氛卻已弄僵。

這該怎樣是好？憋了好半天，他發覺北疆徐公一言不發，謝跛子氣呼呼的坐在一塊山石上，他這才覺得自己也許眞的錯了，幫了幾十年生死相交一個老友的一點忙，居然開口討謝，委實有點過意不去。

「跛子，咱也不過隨便說說，那裡眞的要你謝什麼。」他自打圓場的道：「來啊，咱們對弈一局。」

他想以棋會友，打開僵局。

「對弈？」謝跛子冷笑：「你是對手麼？」

「可別這麼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別太瞧不起人啦。」南廓先生只因棋藝稍差，一向受夠了氣，很想扳回一局，也好風光一下，頓了頓一會，這才緩緩說道：「你只讓咱三個子兒，看咱殺你個片甲不留。」

這倒很新鮮，要人家先讓三個子兒，才能殺他個片甲不留，這也很風光麼？

「讓三個子兒？」謝跛子鼻孔一哼，道：「你倒是想得怪美的啊。」

「好好好，只讓一個子兒。」南廓先生一聽謝跛子口氣不對，立刻減碼。

「不行，一粒子兒都不讓。」謝跛子道：「橋歸橋，路歸路，你幫了咱一掌，等幾時咱幫了回來，要讓棋麼，休想。」

一個是石頭，另一個也是石頭，硬碰硬。

「笑話，咱要你幫。」南廓先生長鬚一陣抖動，怒不可遏，叫道：「咱本來是不想幫的，經不起北疆這老糊塗一陣勸說，這才……」

「好哇，原來如此。」謝跛子雙目一睜道：「這還謝你個屁。」

憑武林公認的宇內三老，憑幾十年的交情，在生死攸關之際聊助一臂，應該義不容辭，居然是勸說半天之後才勉强揮出一掌，人情如此，難怪謝跛子氣憤。

不過，謝跛子知道，南廓外冷內熱，絕不會如此薄情，只是故意要要個性，剛才此言，也是故意要氣氣自己，以報一子不讓之恨。

而南廓先生此言一出，也頗爲後悔。

一場人情泡湯，只怪自己口沒遮攔，掌也出了，人也救了，何苦掉過頭來反摑自己一掌？

當然，他絕不認錯，只好嘟着嘴一聲不響。

新局無人對壘，殘棋也下不下去，北疆徐公一直冷眼旁觀，等到兩人都已發洩夠了，估量再吵也沒

有什麼好吵的，這才微微一笑。

「棋可以不下，肚皮不可能跟着受累。」他說：「老謝，你是餓了，咱們肚裡也在唱空城計，瞧，太陽都這麼高了，午餐應該打點打點。」

一提到餓，謝跛子好像神經中樞立刻發出了訊號，肚子裡也立刻咕嚕咕嚕一陣亂响，好像在說，是啊，我都快餓扁了，快拿點東西來餵一餵吧。

謝跛子肚子在呼叫，嘴巴也開腔。

「好，今天咱請客，先找處市集，好酒好肉任挑。」他話到此時，索性豪放地道：「譬如北京的烤鴨，廣東叉燒，山西的原汾，貴州的茅台，北方的大麵，還有洋澄湖的大蟹，松江的鱸魚……」

「好啦！好啦。」北疆徐公盯着他道：「老謝，幾時發了大財？」

「嘿嘿。」謝跛子道：「花幾個小錢算得什麼！」

「嗯，不錯，不錯。」北疆徐公笑笑道：「論相貌，縱然不能貴爲宰相，至少應該富比王侯。」他一本正經，端詳着謝跛子。

其實，謝跛子瘦兮兮，長不滿五尺，那有什麼富貴之相，雖然早年是位翩翩貴公子，也曾煊赫一時，可惜時運已過，今昔不可同日而語。

「怎麼？」謝跛子道：「你會看相？」

「沒錯。」北疆徐公信口說道：「早年得自異人傳授，精研麻衣相術，兼通各家之學，以後遍歷江湖，相人無數，無不巧發奇中，百不失一。」

「你看咱會發財？」

「嗯。」

「這可眞巧，幾年前咱也遇到一位相士，他左看右看，說法與你相同。」謝跛子興趣盎然的道：「咱不幸跛了一脚，每走一步，身子就得向前一傾，腦袋瓜子也不聽使喚，也必定要點一點，那相士說貴就貴在這裡。」

「哦？」北疆徐公道：「他怎麼說？」

「他說這叫做『鳳點頭』。」

「哼，什麼『鳳點頭』？」南廓先生雖一再忍耐，卻再也忍不住了，終於半路裡插嘴：「依咱看來，這叫做『雞啄米』。」這個比喻倒也很絕。

「南廓。」謝跛子氣得跳了起來，叫道：「你怎老是喜歡出咱的洋相？」

「別吵，別吵。」北疆徐公眼看爭端又起，立刻解圍道：「老謝，你不是說要請客麼，山珍海味說了一大串，沒銀子那能擺出這大的排場？」

「沒錯。」謝跛子道：「咱有的是銀子。」他氣極之時，脫口而出。

「這就對啦，有銀子就是貴人。」北疆徐公道：「銀子越多，也就越發顯貴，你管南廓說什麼，那相士說是『鳳點頭』，咱左看右看，也是『鳳點頭』。」

謝跛子聽此一說，不禁心花怒放，一肚子烏氣立刻消了大半。

當然，北疆的話他也懷疑，好像是在故意捧場，儘撿好聽的說，但好聽的話總比難聽的話順耳，也就馬馬虎虎裝點糊塗，先把自己的面子顧住，最重要的是好讓南廓難過一下。

但他那來的銀子？洋澄湖的蟹，松江的鱸魚，都是席上珍品，貴州的茅台也不便宜，而南廓北疆又是兩個老饕，這一頓狠吞虎嚥下來，那還了得。

想到此時，不禁暗暗着急。

其實，他也不是瞎誇海口，指望的則是小左，他知道左鍾離一向不虞匱乏，身邊總是帶有足夠的銀兩，甚至還有金錁子。

而且小左爲人豪爽、又大方，相信爲自己裝點面子他絕不吝嗇，縱使自己不說，他也會搶先付帳，只是小左如今人在那裡？

他相信應該就在附近，甚至會自己找了前來。

「老謝，天快正午啦，太陽已照到了頭頂。」北疆徐公問道：「你知道那裡有市集？」

「好像山口就有處市集，人烟不少，有兩條長街。」謝跛子明白，北疆和南廓也必然知道，不能撒謊。他說：「離此約莫二十里路程。」

二十里路程說少不少，但憑宇內三老的脚程，可以說就在眼前。

「既然如此，還等什麼？」北疆徐公走過來拉了南廓一把，笑道：「別跟肚子生氣，這就走吧。」

南廓雖已站起身，依然悶聲不响。

「好。」謝跛子忽然覺得有氣無力，聲音也變得很小，無奈地道：「走就走。」

袖裡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他腰包裡不但沒金子，也沒銀子，只剩幾十個銅錢，今天這一關，他眞不知怎麼闖過去。

南廓、北疆業已起身，他只好硬着頭皮緊隨而行。

* * *

山口，果然有處市集。

這處市集雖不是通都大邑，卻是水旱要道，道路廣闊，帆檣林立，因而商旅輻輳，剛一進入街市，便聽到一片呼喊叫賣之聲，果然十分熱鬧。

像這樣行人摩肩的市集，那會



沒有茶樓酒館。

北疆徐公抬頭望去，立刻發現一塊大招牌，五個斗大的字「春風如意樓」，兩旁還有兩行小字，一邊是「包辦筵席」，一邊是「隨意小酌」。

「好，就這一間。」

於是三人魚貫而入，謝跛子仍然跟在最後，心裡卻在暗暗計算，他相信南廓北疆身邊必有銀子，只是在結帳時如何開口？

分明自己說過請客，怎好要別人付帳？

這眞尷尬得很，看來這「鳳點頭」，眞的要變成「雞啄米」了。

北疆徐公走在前面，一個肩頭上搭着一塊白抹布的胖伙計立刻笑吟吟的迎了上來，先哈了個九十度的腰。

「客官，樓上有雅座，不知……」

「當然雅座。」北疆徐公大大方方的道：「老太爺們有的是銀子，可有比雅座更好點的？」一般客人頂多只稱大爺，他卻自稱老太爺。

這麼長一把鬍子，應該是老太爺了。

居然還嫌雅座不夠，還要更豪華、更舒適的座頭，因爲今天要吃洋澄湖蟹，要喝貴州茅台，吃這麼名聞遐邇的珍饈，喝這麼名貴的美酒，當然要有更好的席位，更幽雅的氣氛，也好把酒持螯，開懷暢飲。

人生難得幾回醉，喝個不醉無歸，有何不可？

反正又不是自己花錢。

謝跛子心頭則好像好幾頭小鹿在亂撞，心想人都這麼老了，還作出這種荒唐事兒，他雖估量南廓、北疆身邊必有銀子，萬一銀兩不多，只夠回去盤川，那怎麼辦？

「啓稟老太爺。」胖伙計的腰哈得更低道：「對不起，本店只有雅座，不過可以選個上好的席位，窗明几淨，包管老太爺們……」

「好吧。」北疆徐公擺了擺手，道：「帶座。」北疆徐公年紀雖老，儀表不凡，擺出架式來派頭十足。

果然好席位，桌椅油漆光亮，一塵不染，推窗外望，遠山含笑。

點菜了，可惜並沒洋澄湖的蟹，也沒有松江的鱸魚，連貴州的茅台都沒有，市集雖然熱鬧，並非名都名城，那有上等珍品。

「罷了。」北疆徐公無奈地道：「也不點啦，就揀最好最貴，最拿手的上吧，多來幾樣，也好讓老太爺們換換口味，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是是是。」胖伙計說一句話，哈一個腰，胖嘟嘟的臉上兩眼瞇成一條縫道：「老太爺說的也是，貴的總是好的，一分錢，一分貨，小的這就去請大師傅親自掌廚，等會兒老太爺們嚐嚐就知道啦。」

「好，別老王賣瓜。」北疆道：「要快。」

菜來了，雖不是稀世珍饈，可也是五味俱全，色香俱佳，大盤小碟，大碗小碗，擺了滿滿的一桌，還邊吃邊換，不斷的換新，冷的撤去，熱的端來，儼然一席盛宴。

謝跛子發急了好一陣，如今像是痲木了，心想：「管它呢，船到橋頭自然直。」於是心頭一橫，也就大吃大喝起來。

其實，船也有不能直的時候。

而此刻不是「船」，而是「錢」，吃了喝了，若是沒有銀子，那是萬萬直不了的。

「老謝，光喝悶酒多沒意思，總得談笑才能生風。」北疆徐公擎杯在手，笑笑道：「漢朝末年，有人煮酒論英雄，咱們這幾個糟老頭，算不得什麼英雄，就談點尋常瑣事吧。」

「談什麼？」謝跛子道：「你先出題。」

「好，咱們相交這麼多年，應該開門見山。」北疆徐公舉杯一飲而盡，笑道：「既是朋友，就不該藏私，你且說說，是怎麼發財的？」他單刀直入。

謝跛子好不容易放開胸懷，打算吃了喝了再說，不料酒才喝了三杯，肉才吃了兩塊，北疆這一問，就像是千斤蓋頂，兜頭罩了下來。

這委實難以置詞，也無法迴避。

「好好好，咱說，咱說。」謝跛子心知終究要被戳穿，不如坦然面對的好：「其實咱並沒發財，只不過交了個小伙子，一個有錢的小伙子。」

「哦，原來如此。」北疆徐公道：「他怎樣有錢，是位王孫公子麼？」

「這個麼，不大清楚。」謝跛子道：「這小伙子名叫左鍾離……」

「慢點，左鍾離？這名字好怪。」北疆徐公一字一字的唸道：「左鍾離……這不是兩個姓氏麼？」

「沒錯。」謝跛子道：「這小伙子說，他爹姓左，他娘鍾離氏，兩個姓合起來，他就叫左鍾離。」

「好，既顧到了爹，也沒忘記娘。」北疆徐公點頭笑道：「這個小伙子倒蠻有意思。」

「沒錯，這小伙子有意思得很。」謝跛子道：「他家在王屋山中，乃是一方富豪，家有良田萬頃，驟馬成羣，丫鬟僕婦七八百人。」他信口瞎扯，添油加醋，無非是要人相信，這小伙子家裡的確有錢。

但誇張過份，也會惹來痲煩。

「哦？」北疆徐公笑道：「偌大

的家財，姊妹兄弟想必甚多？」問得也怪，家財與姊妹兄弟何關？

「不，」謝跛子道：「他是個獨生子。」

左鍾離是不是獨生子，這位大而化之東海謝跛子未必清楚，爲了表示交情非淺，也就順口成章的說了。

「這倒很怪，一個獨生子縱然上有父母，總算也不過三五個人。」北疆喜歡挑眼，又笑道：「要七八百丫鬟僕婦作什麼？」

這的確太多，縱然帝王之家也不過如此。

「這……」謝跛子呆了一下道：「好，好，總該有兩三百吧。」一下子減少了四五百。

「就咱所知，那王屋山中一片荒涼，人烟稀少，那裡的地田好像不很值錢。」北疆徐公道：「就只這麼點家當產業……」

「不不不，不止這些。」謝跛子生性倔强，話已出口，索性吹牛吹到底：「他家除了王屋山中大片產業，北京還有八家典當，南京有十家緞莊，其他通都大邑分店也不在少數……」越吹越大，只不過爲了面子。

「這麼說來，這位小財主當眞富可敵國。」北疆徐公笑道：「老謝，這些典當緞莊，你都一一見過？」

「咱……咱又不是老闆。」謝跛子道：「那有這麼多閒工夫跑南走北？」

「是他自己說的？」北疆徐公不肯放過。

「不不，他可沒說。」謝跛子秉性忠厚，自己吹的牛，不願推到小左頭上，只好說：「嘿嘿，這小伙子的口風緊得很。」

「這爲什麼？」北疆徐公道：「又不是偷來的，搶來的，幹嗎口風要緊。」

「怎麼？財不露白也不行？」謝跛子被問得難以招架，不禁火大，强辯道：「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你懂不懂？」居然掉起文來了。

他原是金粉世家子弟，書也讀得不少。

只不過萬頃良田、典當、緞莊，怎麼能財不露白，又怎藏得起來？

北疆徐公大笑，笑得謝跛子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那位小財主沒說，你也不曾親眼目見，」北疆徐公笑問道：「想必是他一不小心露了馬脚，被你瞧出來了，對不對？」

「對對對，」謝跛子雖然明知北疆徐公語言之中，有强烈的諷笑意味，也只好隨聲附和道：「這小伙子出手豪闊，每每一擲千金。」

就算一擲千金，又怎知北京有八家典當，南京有十家緞莊？這個破綻已顯然越扯越大，委實難以收網，也難以補洞。

北疆徐公也不再問，也並不想讓這位老友過份難堪。

好在他並不窮，腰包還有足夠的銀子，看來今天這頓酒菜吃的還是他自己的，他打算偷偷塞錠銀子給胖伙計，免的被撕破顏面。

酒足飯飽，殘羹已撤，應該結帳了，謝跛子像隻熱鍋上的螞蟻，口齒啟動，幾番難以出口，北疆徐公也正待起身，推說方便一下，去找胖伙計結帳。

忽聽樓梯咚咚連响，走上一個人來，謝跛子擧目望了過去，竟然就是左鍾離。

救星終於來了，謝跛子登時雙目一亮。

＊　＊　＊

大旱望雲霓，小左此刻成了及時雨，謝跛子方自心頭一寬，驀又沉下臉來，原來他發現小左身後還跟着兩個女道士。

這兩個黃山玉淸觀的女道士，謝跛子當然並不陌生，而且正是自己的對頭，甚至還找來個外域和尚，想要置自己於死地，小左怎麼跟這兩個妖精在一起？

因此，他雙目一亮一閃之後，立刻化喜悅爲憤慨。

偏偏小左在初見到他時，分明面露喜色，那知掉頭和兩個女道士喞噥了幾句之後，便再不加理睬，逕自引領兩女走向廳角一席，叫了三碗麵，三個人胡亂吃完，結了帳，竟自不顧而去，再也沒瞧他一眼。

謝跛子怒火一騰，心想：「原來這小子是個登徒子，爲色所迷，明知曼陀和尙鎩羽，困在巨石之下，便乘機拐走了這兩個年輕貌美的女道士，才幾個時辰不見，見了他謝跛子竟然如同陌路。

他本待起身喝住，隨又轉念：「他又不欠咱甚麼，喝住了又怎麼理論？哼，算咱瞎了眼睛。」

但他這一擧一動，卻沒逃過北疆徐公的法眼，待得左鍾離等三人魚貫下樓梯之後，這才緩緩掉過頭來。

「老謝，這就是你說的那位小財神爺嗎？」

「哼，這狗小子，」謝跛子怒火才稍歇，一撩又起：「有幾個臭錢罷了，老子還沒瞧在眼裡。」偌大的家財，那止幾個臭錢？

當然，他恨的不是錢，是恨小左原是可造之材，他也曾幾番期許，不料竟是個色中餓鬼。

「老謝，你錯怪了小左啦！」北疆徐公一向觀人入微，看得出左鍾離不像好色之徒，其中必是另有蹊



蹺，但卻故意道：「他並非不理睬你，怪只怪咱跟南廓這兩個窮老頭在座。」

「這爲甚麼？」

「世態炎涼，人情本就如此，由來富人最怕粘上了窮人，他粘上你這個窮老頭，倒也罷了，若是再連咱們兩個一起粘上，怎麼吃得消啊！」北疆徐公道：「他本來一擲千金，若加上咱和南廓，豈不要一擲三千金，如此過不多久，他北京的典當、南京的緞莊都要泡湯啦！」他隨機詼諧，妙趣橫生。

「哼，北疆，你混說甚麼？」謝跛子怒道：「你當咱眞得過他的千金？」

「怎麼？只有五百金？」

「混說，混說，咱可沒要他一文。」

就在爭論未休時，那個胖伙計又笑吟吟地走了過來，習慣地哈了哈腰道：「三位老太爺的帳，剛才那左公子已經會過啦，銀子還有多……」

「哼！」謝跛子明知故問：「那個左公子？」

「就是……就是……」胖伙計笑道：「在座的客官們都看直了眼，莫非三位老太爺沒瞧見，就是剛才帶着兩位如花美眷的左公子啊！」

「甚麼如花美眷？」謝跛子冷冷的道：「那不是兩個女道士嗎？」

「老太爺，你老是在講古啊！」胖伙計對這種事似乎見得太多，笑了笑道：「如今女道士誰在修行，不都是這樣子的麼。」

他這話一點沒錯，打從魚玄機以後，流風所及，江南一帶的女道士大都不守清規，公然和一些二三流的文士詩酒唱和還算上品，次等的甚至把道觀當作淫窟，艷幟高張，尋芳客絡繹不絕。

「好啦，老謝。」北疆徐公立刻插嘴道：「小左會了帳，可見他並沒忘記你，何必再派他的不是，再說，少年人不像咱們幾個老邁，如同槁木死灰，偶爾尋花問柳，也是常有的事，你怎麼像串酸葡萄。」

「嘿嘿，酸葡萄？你扯到那兒去了？」謝跛子道：「想當年，咱……」話到一半，倏然住口。

他從不提當年之事，武林中除了南廓北疆幾個性命相交的老友，只怕很少知道他就是金陵望族，烏衣巷謝家的後人，秦淮河畔的花花大少。

連左鍾離也只隱隱約約知道一點，這位老前輩早年是位頗有名氣的公子哥兒。

繁華夢已遠，眞是提起當年，那可是花繁錦簇，美得像首艷體詩篇，謝家大少爺經常眷顧青樓名妓，多半是在蘭閨秀閫，沒有半點風塵氣息，普通的花花草草，那裡放在他謝季子眼裡。

憑這兩個女道士他會吃醋，豈不貶低了他麼？

「好啦，老謝，發甚麼狗屁牢騷，」北疆徐公道：「像咱們這把年紀，切記，莫生閒氣。」話完，再向已經離去的胖伙計招了招手。

胖伙計三步兩步趕了過來，又哈腰。

「帳算過麼？」北疆徐公道：「你不是說左公子剛才付的銀子有多？」

「是是是，」原來胖伙計手裡正托着小漆盤，道：「三位老太爺酒菜飯帳共是一十二兩五錢銀子，左公子付了二十兩，還多七兩五錢。」銀子就在漆盤裡。

北疆徐公沒接過銀兩，呶了呶嘴說：「左公子是這位老太爺的小輩朋友，多餘的由他收下。」

「是，」胖伙計又把漆盤湊到謝跛子面前。

謝跛子瞧了瞧漆盤裡的銀子，一錠大的、兩粒小的，一粒最小的，他知道大的是五兩，小的是一兩，最小的是五錢，心想：「身邊只剩一些銅錢，這幾兩銀子看來是不能不收。」

要不然，回轉東海那有足夠的盤纏？

於是伸手一撈，大的小的全都到了掌心，隨即往腰袋裡一塞，說道：「走！」

剛剛起身，胖伙計又在笑瞇瞇，連連哈腰說：「老太爺，酒菜飯帳一共是一十二兩五錢銀子……」

這可怪，帳已結了，銀子也付了，何必再說一遍？

哈腰、打躬、陪笑，禮數也太周到了吧！

「伙計，」謝跛子怔了一下，怪問道：「不是已經結清了麼？」

「沒結清，」北疆徐公笑道：「還有小帳。」

謝跛子呆了一呆，老臉爲之一紅，心裡在說：「眞慚愧，蟄居東海四十年，連這都忘了。」立刻掏出小粒的，叮的一聲，丟在漆盤裡。

很大方，這是一兩的。

原來這幾十年，他從沒上過像樣的酒樓菜館，偶爾出遊中原，也只在鄉村野店打個尖兒，一碗小米粥、兩個大饅頭、清炒豆乾、鹽水蠶豆，唏哩嘩啦喝完吃完就走，那裡要甚麼小帳。

但他不是沒付小帳的經驗，甚至還曾揮金如土，不過那太遙遠了，往事不堪回味，他怕再想當年。

胖伙計原先只盼得到那最小的五錢，如今卻得了一兩，不禁喜出望外，咧嘴笑道：「三位老太爺，

請，請走好啊，一路順風，長命百歲！」

三個人魚貫下樓，出到店外，北疆徐公忍不住掀髯大笑道：「錢眞好啊，區區一兩銀子，居然能買得壽命，下回再來，咱給他十兩銀子，豈不是長命千年。」

「這倒是個好主意，」一直悶聲不响的南廓先生終於開金口了：「變成了老妖怪，棋藝麼，當然是舉世無雙。」老妖怪與棋藝何關？

一些閒書上常常有妖怪出現，但這些妖怪中從沒有說過誰的棋藝高超。

憋了半天，原來還是爲了幾顆棋子兒悶悶不樂。

出得市集，三人立刻分手，也沒說珍重再見，聚散本無常，這是宇內三老的習慣。

## 涉嫌殺人　風流惹禍

市集離山口不遠，有條彎彎的小河，蜿蜒向東流去，道路也四通八達，難怪商旅暢旺，人潮不斷，無論乘船僱車，水陸兩便。

距離市集不遠的三岔路口，有片蔭翳的林木，此刻正有三個人停在路側，正是王屋山的左鍾離，和黃山玉清觀的兩個女道士。

「謝老既然健在，你兩個可以走啦！」左鍾離直把兩女領到此處，這才作了決斷，並說：「以後遇了謝老，若是再敢無禮，左某人絕不輕饒。」

「左先生，你這……」趙玄珠似有委屈。

「這甚麼？」左鍾離冷冷的道：「尤其是你們兩個引來個西域和尚，更是不該。」他以爲中原武林的事，不能容外人插手。

但他那知兩女因不是謝跛子的對手，總以爲外來的和尚會唸經，武功高不可測，這才引來這個西方僧人，想要報仇雪恨。

「左公子，」趙玄珠道：「難道我娘就該白死？」一會兒左先生，一會兒左公子，顯然對左鍾離十分忌憚，只好委婉陳詞。

「這……」左鍾離怔了一下，顯然已被難倒，他不能昧着良心，一味偏袒謝跛子，想了想道：「你娘到底是怎麼死的？」

「死在謝老手裡。」她再不敢叫老鬼了。

「說清楚點，」左鍾離道：「我問的是你娘是怎麼死的？」他要問死狀。

「謝老出手狠毒，」趙玄珠泫然欲淚，哽咽道：「他用『鎖喉功』，扼斷了我娘的咽喉。」

「鎖喉功？」左鍾離疑雲頓起，他和謝跛子雖是忘年之交，早年的事他的確所知不多，但近五年的交往，他深信謝跛子爲人剛直，從不妄動殺機，縱然是萬惡不赦之人，他也會先放一馬，狠狠的告誡一番，以觀後效，絕不可能屈殺一個女人，尤其是對謝跛子武功路數，知之甚稔，謝跛子那會甚麼鎖喉功？

因此，他又問：「昨晚你說有個證人？」

「是！」趙玄珠點頭。

「好，你且說說，」左鍾離道：「這證人是誰？」

「這……」趙玄珠頓了頓，欲言又止，最後無可奈何地道：「是個秘密證人。」

「秘密證人？」左鍾離道：「此話怎講？」

「這……左公子，是這樣的，」趙玄珠神色凄楚，母遭橫禍，想必不假，她幽幽說道：「此老一再叮嚀，不可說出他的大名。」

此老？大名？是誰但不可洩漏，話裡已隱隱約約繪出了一點輪廓。

想必此人年歲不少，名望甚高。

「哼，這叫甚麼證人？」左鍾離沉聲說道：「證人就是要挺身而出，指證歷歷，那有藏頭露尾的證人？你怎麼可以輕信人言？」

「我……左公子，」趙玄珠道：「此老爲當世高人，言之鑿鑿，小道……小女委實……不能不信。」還是沒說出此人是誰，此老是何方神聖？

「快說！」左鍾離忽然神色一厲：「到底是誰？」

趙玄珠趙玄玉姊妹對望了一眼，像是臉有難色，好像如果說出此人，不遵從當初叮嚀之言，將有奇禍發生，不得好死一般。

左鍾離早就看出，這對姊妹花武功甚是博雜，並無任何師承，可能是從小浪跡江湖，憑仗她們的美軀妖嬈，以色盜技，居然頗有成就，以她們姊妹目前的造詣，似乎已超過一般江湖好手之上，竟對她們口中的當世高人如此畏懼，委實令人怪異。

這個悶葫蘆打不開，這個謎若不立即解開，豈不令人悶煞？

左鍾離一再追問，得不到解答，不覺漸漸失去了耐性，爲了不讓謝跛子背上黑鍋，也爲了自己的好奇，心想：「看來非給點顏色不可。」主意打定，猛的雙手一探，又快又準，一邊一個，同時扣住了兩人的腕脈。

人的腕脈，就像蛇的七寸，一旦被人扣住，立刻渾身受制，再也使不出半點力道。

「左公子，你……」兩女同聲驚叫。

「哼，你兩個聽淸楚了，」左鍾



離語冷如冰：「此刻若是說出那人是誰，將來也許會有大禍，若是此刻不肯說出，大禍就在眼前。」

這番話說的很扼要，一聽就懂，也說得很嚴肅，意思是要這兩個女道士趕快做個決斷，是承擔未來的風險，還是選擇眼前的死亡。

未來的大禍，也許尚可設法迴避，此刻的殺身之禍，似乎很難躲過。

兩女花容慘淡，嬌軀戰抖。

「別裝模作樣了，」左鍾離擺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大吼一聲道：「左某人可不會憐香惜玉。」忽然雙臂運力，十指同時一緊。

這左右兩手一邊五根指頭，就在這一聲吼叫中，彷彿同時變成了五道鋼箍。

「哎……哎唷……」兩女就在這同一時間，發出兩串凄厲的慘叫：「骨……骨頭都碎了。」

眞的碎了麼？

未必，左鍾離自有分寸。

「哼，這算甚麼？」左鍾離扮得更加兇狠，咬牙道：「若再不說，我就用『五陰截脈法』，叫你兩個嚐嚐人間最慘烈的酷刑，然後將你們兩個撕成八塊，總共十六塊。」算得好準，一塊不多，一塊不少。

話完，雙臂再次運力，十成功力中猛加二成。

「哎唷……哎唷……」這回可眞要碎了，但兩女卻叫成：「就……就快……就快死了！」像是不假，似乎就要暈了過去。

「說是不說？」左鍾離大叫。

「說……說……哎　唷……我……說！」看來這兩個女道士的確熬不住了。

「快說！」左鍾離稍稍鬆手。

「他……他……此老……」趙玄珠吁了口氣道：「此老就是南廓先生史三樵。」

史三樵？南廓先生？是他說的？他爲甚麼要陷害東海謝跛子？難道就爲了幾局棋，結下了怨恨，難道這一代高人胸襟竟是如此偏狹？

左鍾離猛的一怔，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 * *

世間那有這種荒唐的怪事？

這話難道都是眞的？這個女道士趙玄珠沒說假？沒撒謊？

左鍾離不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打從心底就不相信這麼回事，他寧願相信趙玄珠說的是假話，是在騙人，但她爲甚麼要拿南廓先生來充數？爲甚麼不隨便說這證人是另外一個人？

扯上南廓先生，此禍當眞不小，隨便說個別的人，那人可能無可奈何，一個一直在江湖上打滾的女人，不會沒有點心眼。

如果眞是這樣兩個笨女人，怎能活到現在？

左鍾離又想到，他雖從未見過南廓先生，但從東海謝跛子口中，早已得知一二南廓先生和北疆徐公的爲人，北疆徐公是位飽學之士，意態高遠，南廓先生則秉性耿直，有點火爆性子，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水性柔。

火爆性子多半是直來直往，怎麼會暗裡地飛短流長？和兩個女道士打上交道，想到這裡，他又心中一動！

「你們見過南廓先生？」

「左公子說笑了，」趙玄珠道：「當然見過，不過每次都在夜間。」

「夜間？」

「不不，」趙玄珠立刻更正道：「第一回是在白天，他老人家親自到訪。」

「在玉淸觀？」

「正是。」

「那麼以後呢？」

「以後他老人家也來過幾回，」趙玄珠想了想道：「不過最後一回……」

「怎麼？」

「最後一回是在邯鄲道上偶爾相遇，」趙玄珠像是豁出去了，爲怕再受酷刑，只好和盤托出：「在邯鄲逆旅，盤桓了三天。」

「跑這麼遠？從南方到北方？」左鍾離道：「你們去邯鄲作甚？」

「左公子，這也要問麼？」趙玄珠道：「我已說過我們姊妹本就混跡江湖，還會出過玉門關呢！」出了玉門關不就是西域麼？

玉門關外白龍堆一帶古稱樓蘭，以後改爲善鄯，這兩個女道士莫非就在那裡結識了曼陀和尚？

「好，這是你們的私事，不該問的左某人也不想多問。」左鍾離只想把問題集中在一個焦點上，話題一轉，又問道：「從那以後，你們是不是再沒見過南廓先生？」他緊釘一句，似乎頗有深意。

「沒有。」趙玄珠也答得斬釘截鐵。

原來左鍾離在這問這答之間，早已瞭然於胸，兩女的確見過南廓先生，而這南廓先生顯然是個冒牌貨，借用南廓先生的大名，降服了兩個妖女。

他雖不識南廓先生，但他確信，剛剛陪伴謝跛子在春風如意樓喝酒吃肉的就是南廓北疆，而這兩個女道士似乎絕不相識，神色之間也無稍異，顯見這兩個女道士所識的南廓先生，必定另有其人。

而今天他之所以沒趨前謁見這兩位當代高人，只是不想唐突，而謝跛子又沒見邀，因此未便造次。

同時他已估量出今天要是沒南

廓北疆，謝跛子只怕不能如此舒坦坦地喝酒吃肉，準是南廓北疆幫了個大忙，才化解了一場劫難。

當然，他此刻還不知道曼陀和尚是死是活？

「好，你兩個可以走啦，」左鍾離雙手一鬆，作了決斷：「但要謹記，在這半年之內，不許擅離玉淸觀一步，左某人可能隨時來訪，如想逃避，必將天涯追殺！」

這幾句話字字如刀，十分霸道。

兩個女道士只好喏喏連聲，不敢再說甚麼。

左鍾離則打算立刻回春風如意樓。

* * *

東去的方向也有條陽關大道，放眼望去，道路蜿蜒曲折，有幾段依山，也有幾段畔河，山林擁翠，河水淸澈，景物甚是宜人。

此刻日影西斜，山光水色，充滿了詩情畫意。

謝跛子此番出遊，雖不算•羽，至少很不順暢，顯然已被左鍾離料中，要不是南廓北疆及時援手，後果當眞難以想像，因此他打算暫時回轉東海，韜光養晦一陣子，下回他打算去金陵一遊。

年老思鄉，他相信舊時府邸，應該還有家人。

難道舊時堂前燕子，眞的已飛入了尋常人家，往日的豪華，只剩荒烟一片？

他一邊趕路，一邊尋思，心情並不抑鬱，至少比午刻時分進入春風如意樓時暢快了許多，因爲他並沒有丟人現眼，如今腰袋還多了六兩五錢銀子。

思念至此，對小左的印象又爲之一變。

他想小左帶着兩個女道士必定另有原因，絕非垂涎美色，而且在春風如意樓，他曾偷偷瞄過幾眼，並沒見到他擠眉弄眼，調情說笑。

那時小左臉色一片莊嚴，絕不像一般紈袴子弟，那種迷戀女色，神魂顚倒的樣子。

這種樣子他很熟悉，只是時間隔得太久，此時冷靜地想了想，這才想了起來，他有意回頭去尋找小左，不料就在此時，左側林木披紛，忽然閃出個人來。

紅影一閃，當路而立，正是在那荒郊野店賣弄風騷的紅衣女子。

「嘿嘿，原來是你，」謝跛子笑笑道：「你且說說，是想砍掉咱這顆老頭，還是要剝掉咱這層老皮？」他早就知道來者準有此意。

「鬼老頭，你全說對啦！」紅衣女郎臉籠寒霜，鳳眉連連聳，哼一聲道：「本姑娘兩樣都要，還要把你屍分八塊，丟到河裡餵魚。」

觸景心生，這裡正好有條河。

有河必然有魚。

「嗯，好主意，這幾天天寒地凍，魚兒也餓的慌啦，今日陽光初露，正該進一進補啊！」謝跛子笑嘻嘻的道：「不過老夫的頭骨很硬，皮麼？經過多年的風霜，又厚又粗，小妞兒，你可有利刃？」

只聽刷的一聲，紅衣女探手腰間，掣出柄軟劍。

劍身極長，紅衣女郎柳腰纖細，繞在腰際足足圍了兩圈，彈出來藍汪汪彷彿一泓秋水，果然是柄好劍，玉手輕輕一抖，嗡嗡似有龍吟之聲。

「這夠不夠？」紅衣女郎右手持劍，左手駢指捻訣，中規中矩，擺出個「一柱擎天」的架式，顯然是不敢大意，先護住了正面。

「夠，很夠，看樣子這支劍足可洞穿金石。」謝跛子還在笑：「不過想要剝老夫的皮，須得換個人來。」居然自稱起老夫來了。

「換個人？」紅衣女郎怒道：「你是說本姑娘不行？」

「不行，還差一大截呢！」謝跛子直截了當的道：「若是換你娘來，可能旗鼓相當，你不會輸啊，咱也不會贏，」他洩露了一些隱秘，一點口風。

「甚麼？」紅衣女郎怔了一下，「你認得我娘？」

「幹嗎大驚小怪，」謝跛子又眨了眨眼皮道：「你娘不就是南海鳩婆柳玉嬋麼？」果然知道，不是胡謅的。

「鬼老頭，你在胡說八道。」紅衣女郎叫道：「我娘乃是『玉面鳩女』，甚麼婆不婆的。」婆也好，女也好，總之說對了。

她舉劍在手，卻也不敢妄動，因她委實估不透這鬼老頭的來頭。

「嘿嘿，玉面鳩女？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啦！」謝跛子道：「歲月摧，青春不再，如今準是滿臉皺紋，坑坑凹凹的，那裡還有甚麼玉面，依咱看痲面還差不多。」想像也是如此，美人遲暮，那有不老之理？

但說成「痲面」，也太傷美人之心。

「鬼老頭，你胡說，你全是胡說，我娘就是沒老，再過一百年也不會老。」紅衣女郎氣急敗壞，瞋目叫道：「只有你這種鬼老頭才會老，快老掉牙啦。」她劈劈啪啪說了一大堆。

老就如此可怕，怎的如此氣憤？

也許只有女人最怕老，有道是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如果她娘老了，她不是跟着要老麼，叫她怎麼不氣？

先是要砍頭、要剝皮，如今爭的卻是老與不老。



「小妞兒，這種事老夫懶得爭論，就算你娘美如天仙好啦，不過……」謝跛子頓了頓，詞鋒一轉，說道：「如果……嘿嘿……如果心如蛇蠍，可就……」

「鬼老頭，你住口。」紅衣女郎手掄長劍，劍尖在抖動，喝道：「你這糟老頭，好大的膽子，敢說我娘心如蛇蠍，要是被我娘聽到，不拆你的骨頭才怪。」只說她娘要拆骨頭，沒說她自己。

「哼，她早就要拆啦，只是拆不動，」謝跛子話到此時，似乎想起了往事，忽然問臉色變得很陰沉，很黯淡，長嘆一聲道：「不過，還是被她拆了一點點！」

骨頭拆了一點點，這是那一點點？

他全身看來好端端的，那裡少了塊骨頭？莫非是那隻跛了的脚？要不然，神色爲何如此黯淡，他雖然從來不說，但這隻跛了的脚，顯然是他這一生中的最痛。

「一點點？」紅衣女郎不懂，問道：「你是說……」

「老夫就是不說，」謝跛子眉頭一翦，叫道：「問你娘就知道啦！」

這句話紅衣女郎倒是懂了，問她娘？看來她娘玉面鳩女柳玉嬋，跟眼前這個又跛又髒的怪老頭，早年必然有點瓜葛，手中的劍更是不敢妄動。

但想到昨天荒郊野店的那件事，仍是憤恨難消。

「哼，我娘那裡不好？」紅衣女郎叫道：「她如今一心向佛，茹素齋僧……」

「唉呀！你說甚麼？」謝跛子像是吃了一驚，道：「她那頭烏溜溜的秀髮剪掉了！」他居然還記得柳玉嬋有頭烏溜溜的秀髮。

罵她的人，關心她的秀髮，這跛子人老心不老。

「你瞎說甚麼？」紅衣女郎道：「我娘又沒當尼姑，幹嗎要落髮？」

「好！好！沒剪掉就好，」謝跛子頓了一頓，又故態復萌，冷冷的道：「當然囉，剪掉一頭秀髮，這狐狸精怎麼捨得？」這聽得出，他又愛又恨，心態十分矛盾。

「你這鬼老頭眞是滿嘴胡說，」紅衣女郎道：「要是被我娘聽到，不打爛你的嘴才怪，」又是她娘，好像她娘沒人敢惹。

「嘿嘿，她打……」謝跛子像是又落入了回憶，夢囈般的道：「今非昔比，她若再是敢打……」莫非早年他眞的挨過打？

紅衣女郎看在眼裡，聽在耳裡，發現面前這糟老頭兒跟她娘像是眞的有些恩恩怨怨。

「好，就算我娘有甚麼對不起你，你昨天也不該當衆折辱我！」

紅衣女郎振振有詞，怒問道：「你這鬼老頭像個甚麼長輩？」

雖然不像長輩，但已隱隱約約承認他是長輩了。

「沒錯，咱這鬼老頭就是喜歡說笑，」謝跛子道：「咱說的那些瘋話，沒人當眞的啊！」

「就是有人當眞。」

誰當眞了？莫非是柳痲雀？

「當眞的不是都流了血麼？這是你喜歡的，」謝跛子道：「眞沒教養，就像你娘一個模子，憑着幾分姿色，到處招蜂引蝶。」他又開罵了。

而且罵得極難聽，每個字都像一根針。

紅衣女郎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似是已氣憤到了極點，再也忍耐不住，忽然嬌叱一聲，長劍疾掄，兜胸一劍刺了過來。

昨天在那野店裡所受的折辱，她還可以忍耐，不料這鬼老頭此時此刻居然連她娘也一起罵了，居然說成招蜂惹蝶，這委實忍無可忍。

她已不願再說甚麼，只用這支劍來說話。

劍說的話最是直截了當，也最乾淨俐落，誰贏？誰就有理，用嘴巴來爭論，不如用鮮血判決來得痛快，她不願再聽這種不堪入耳之言。

血可以封住這鬼老頭的嘴巴，讓他永遠不再說話，從此耳根清靜。

問題在於這一劍能否劍到血流？

謝跛子似乎並不在意，反而笑嘻嘻的盯着這支劍，因爲紅衣女郎出手的這招劍法他很眼熟，正是當年柳玉嬋所慣用的七巧劍中的起招「旭陽初昇」。

這「七巧劍」總共七招，但每一招衍生出七種變化，說得淸楚點，就是七七四十九種變化。

柳玉嬋當年之所以成名，就憑這七七四十九變，劍花錯落，先攪得對方眼花撩亂，目眩神迷，然後攻其要害，劍無虛發，克敵致果。

而這路劍法，並非古已有之，也無高人傳授，乃是柳玉嬋精心自創，她蕙心蘭質，思路縝密，朝夕鑽研，推敲達三年之久，才完成此一劍譜。

由於劍路詭異，變幻甚巧，才稱爲「七巧」，與牛郎織女無關。

在這三年之中，柳玉嬋也常因思路難通，心煩意亂，謝跛子每每參與其事，化解難題，因此對這路劍法，瞭如指掌。

如今紅衣女郎使出這路劍法，豈非班門弄斧。

所以謝跛子不慌不忙，只等她劍尖貼近，招法用老，再難變化之時，驟然出手，給她一點顏色。

不料劍到手中，紅衣女郎忽然哎唷一聲，撒手棄劍，倒退了三步。

這怎麼回事，莫非四十九變中還有這樣一變？

當然，這絕不可能，原來就在紅衣女郎挺劍直指謝跛子，打算在十成功力猛加二成，忽然間一縷勁風，細如蛛絲般破空而來，擊中了她右手腕脈。

她虎口一痲，登時長劍落地。

這驚變出自一瞬之間，若是套用一句老詞兒「說時遲，那時快」，未必能形容得十分貼切，只能說是「驚虹一閃」了。

但這是甚麼？是放暗器麼？如今何在？

紅衣女郎目光四射，甚麼都沒瞧見，但她在驚惶失措中還得防範謝跛子突然發難，自也無法細看。

倒是謝跛子瞧見了，原來是枚松針，也就是松樹枝頭的針葉，此處路旁多松樹，隨手可摘，但以此作暗器，演出這種穿楊神技，委實堪稱一絕。

到底是誰有此神技，這種細如豬鬃馬尾的松針，極輕極微，也極不稱手，似乎只能用兩根手指的指甲輕輕捏了起來，居然在彈出之時，發出如此强勁的力道，破空有聲，運用之妙，手法之奇，功力之高，顯然已臻顛峯。

紅衣女郎這一驚非小，嚇退了三步，半晌過後，嚇得神色稍定，這才緩緩掉過頭去。

「你是誰？竟敢計算本姑娘！」雖然明知對方不是等閒之輩，但架子不得不擺。

林中人跡杳然，也無任何回應。

「小左，別躲躲藏藏啦，」謝跛子又樂開了，笑嘻嘻的揚聲叫道：「既然這位姑娘有請，你又何必不給她一點面子。」他知道，這準是左鍾離。

果然，話聲未落，微風颯動，人影一閃而到。

青衫一襲，別無長物，不是小左是誰？

「哼，是你？」紅衣女郎怒道：「昨天在那野店裡猛灌茶水的也是你麼？」她昨天只見到一襲青衫，並未辨清面貌，但對這襲青衫極熟。

「沒錯。」左鍾離道：「正是在下。」

「好哇。」紅衣女郎氣咻咻的道：「昨天你雖沒得罪我，今天卻幫這鬼老頭欺人。」忽然跨前兩步，脚尖一挑，地上長劍飄空而起，一把抓在手中。

大敵當前，她不能沒有兵刃。

「姑娘，在下絕無欺人之意，」左鍾離面露微笑，緩緩說道：「只因見你目無尊長，一時看不過去，這才不知不覺手癢起來。」

「手癢？」紅衣女郎怒目一瞪：「你常常手癢？」

「也不常常，只是偶爾癢癢，」左鍾離道：「多半是遇到一些不忠不孝，欺宗滅祖、恃强凌弱之輩，就癢得更加厲害而已。」

「哼，」紅衣女郎道：「我剛才也是手癢。」

「也許，」左鍾離笑笑道：「不過姑娘此刻已經不癢啦。」雖是玩笑，卻是迎頭一棒。

紅衣女郎怔了怔，一時語塞，想要手癢，必須眞材實學，就憑一枝松針，便打落了她手中的長劍，她的手那裡還敢再癢？

「哼！」紅衣女郎道：「這老鬼頭算我甚麼長輩？」手癢之事無法針鋒相對，只好轉換話題。

「怎麼不是，在下可聽得清清楚楚，」左鍾離道：「謝老和令堂原是舊識，舊識就是世交，你身爲晚輩，自應敬老尊賢。」

「敬老？尊賢？你說的倒是冠冕堂皇，這就該先問問這個鬼老頭，他到底賢是不賢，像不像個長輩？」紅衣女郎道：「何況我娘……」

「別老是你娘你娘啦，」謝跛子居然笑道：「先說說你叫甚麼名字？」原來他並不在乎像不像個長輩，也並沒絲毫不悅之色。

「我？」紅衣女郎道：「柳如錦是也。」名字之後還加上個「是也」，十分傲慢。

「柳如錦？嘿嘿，從娘姓，沒爹，對不對？」謝跛子口不饒人，喜歡揭人瘡疤：「哼，一個沒丈夫的女人，居然一連生了好幾個女兒，你說滑稽不滑稽？」好幾個女兒，原來柳如錦還有姊妹。

但他怎知道得如此清楚，是不是一直對柳玉嬋的一舉一動都十分關心。

柳如錦氣得直跺脚，一雙小蠻靴幾乎跺出兩個洞。

「哼，你這死老頭，沒錯，我娘是沒丈夫，但也沒生兒女，」爲了替她娘的淸白辯護，她不得不說出實情：「我們姊妹只是她撫養長大，這有甚麼不對？」

原來如此，柳玉嬋自己並沒有生育，只是收養了幾個女兒，承歡膝下。

「謝老，你這就不對啦！」左鍾離插嘴道：「她親生也好，撫養也好，這跟謝老甚麼關係？」他雖然知此中必有原因，卻也直覺謝跛子愈說愈不像話。

「嘿嘿，反啦，反啦，」謝跛子掉頭問道：「小左，咱的事又跟你有甚麼關係？」小左忽然倒戈，他甚爲不悅。



柳如錦望了望左鍾離一眼，則頗有感激之色。

「謝老，」左鍾離笑笑說道：「我發覺謝老最拿手的本領就是吵架。」

「誰說的，」謝跛子不以爲然道：「你可知道，咱的棋藝更是不凡，至少南廓不是對手，每回都是棄甲丟盔，擺出一張苦瓜臉。」這話倒是不假。

「南廓先生？」左鍾離忽然心中一動，問道：「謝老今天大宴春風如意樓，在座可就是南廓北疆？」機不可失，他想証實這件事。

「不是他兩個是誰？」謝跛子道：「你沒瞧見，南廓棋藝慘啦，只好猛灌老酒。」其實，他今天並未入局，南廓也沒輸在他手裡。

「一棋藝，二吵架，」左鍾離笑道：「看來這兩宗事兒都是謝老的絕活。」

「嘿嘿，又來了。」謝跛子終於咧嘴一笑：「好好好，今天虧得你二十兩銀子，沒讓咱丟盡顏面，這架就不再吵啦！」

「哼，」柳如錦忽然冷冷的道：「不吵架你不覺得嘴癢麼？」這句話頂得好。

說不吵架就不吵架，謝跛子果然不再理會，但忽然心中一動，想起一事，嘴也還是動了。

「小妞兒，你說你娘茹素齋僧……」

「沒錯，」柳如錦道：「怎麼？又想岔了麼？」

「不不，老夫已說過，不再吵架，」謝跛子道：「老夫只想問問，這『僧』是不是就是和尚？」

「廢話！」

「你娘眞是好心，」謝跛子語含玄機，繼續說道：「一心向佛，茹素齋僧，生怕和尚餓死了，不過……」

「不過甚麼？」

「老夫是說和尚餓死還好，要是壓死了可慘啦！」謝跛子用手一指道：「從那處山口進入谷地，約莫二十里路程，有個胖和尚壓在一方巨石之下，再不救救，眼看就要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啦！」

左鍾離心中一動，知道他說的正是曼陀和尚。

「甚麼？一個胖和尚壓在巨石之下？」柳如錦訝然問道：「你怎麼知道？」

「當然是老夫親眼目見。」謝跛子道。

「奇怪，」柳如錦問道：「你既然親眼目見，爲甚麼不救他一救？」

「老夫救他？老夫爲甚麼要救他？老夫一向最討厭和尚，」謝跛子忽又動氣：「凡是你娘柳玉嬋喜歡的事，老夫就不喜歡，這輩子如此，下輩子也一樣。」這份倔强，委實令人好笑。

「哼，你這鬼老頭甚麼意思？」柳如錦道：「你不救他，爲甚麼要我去救？」想想也是，應該有此一問。

「甚麼？要你救？老夫說過要你救麼？老夫只是告訴你，有宗積陰德的事等在那裡，」謝跛子道：「你娘不是喜歡和尚麼？你這個孝順女兒是不是也想做點好事？老夫可不管這檔閒事。」說得是，推得乾乾淨淨。

果然深通世故，說得很圓滑。

但誰都聽得出來，分明是要柳如錦趕緊去救救那個胖和尚。

一旁的左鍾離不禁深爲感動。

他知道那個壓在巨石下的胖和尚準是曼陀，至於怎麼壓在一巨石之下，他也十分納悶，不過他心裡有數，這必是南廓北疆的傑作。

怪的是這位東海謝跛子，他吃了曼陀和尚的虧，居然不計前嫌，暗暗諷示柳如錦前往救人，這種寬洪大度的胸懷，使他在感動中加上了無比敬佩。

柳如錦對於是不是去救那個胖和尚，並未置可否，但已收回了長劍。

至少她已放心，知道謝跛子和左鍾離不會對她不利。

「沒架吵有甚麼意思，咱不如早點趕路，回到東海去歇歇脚。」謝跛子好像閒不住，他說：「趕明年上巳日，咱要去金陵一遊。」上巳是三月三日，日期都定了，頗有絃外之意。

「好！」左鍾離道：「在下準到。」他已會意。

＊　＊　＊

夕陽如火，蒼彩翠綠。

謝跛子說走就走，一跛一跛，很快的消失在不遠的大路轉彎處，路旁只剩下左鍾離和柳如錦。

「哼，這個老鬼頭，」柳如錦好像餘氣未消，又好像無話找話：「不三不四眞像個瘋子。」當然，她並非自言自語，而是說給左鍾離聽的。

如果身邊沒人，何必如此大聲？

「柳姑娘，請你記住。」左鍾離道：「如果你是跟左某人說話，請先尊稱他一聲謝老。」同樣的事，他也糾正過兩個女道士。

「這爲甚麼？」柳如錦反問道：「你尊敬他，難道也要別人……」

「左某人並不勉强，」左鍾離道：「只要不是跟在下說話，悉聽尊便。」

「這……」

「這並不難，也很合理。」左鍾離道：「他姓謝，年紀老了，順理成章就是謝老，而他並不是老

鬼。」意思是說叫成鬼老頭，無憑無據。

「他到底是誰？」

「東海謝跛子，武林耆宿。」左鍾離一字一字的道：「和南廊北疆同輩之人。」

「以前呢？我是說他早年……」

「金陵謝季子。」

「謝季子……謝季子……」柳如錦唸着這三個字，沉思了片刻，忽然雙目一亮：「他就是謝季子？這……這不太像啊！」不太像？她幾時見過謝季子？

憑她年紀輕輕，怎可能見到當年秦淮河畔的花花大少謝季子？

「柳姑娘，說得仔細些，你不是在做白日夢吧！」左鍾離頗感意外，說道：「那位金陵謝季子，早在四十年前就消失啦！」他提醒柳如錦。

「我當然知道，」柳如錦緩緩的道：「這是我娘說的，她也偶爾提起謝季子，好像不是這樣……不不，這位謝季子的樣子……」

「說的也是，」左鍾離道：「我敢打賭，四十年後，你柳姑娘也不是這個樣子。」

「怎麼？」柳如錦道：「難道我會變成醜八怪？」

「也許不會，憑柳姑娘目前的身材容貌，四十年後，大概不會變成醜八怪。」左鍾離笑道：「不過多少總會變一變的了，譬如醜一怪、醜二怪……」

「哼，你這左老頭。」柳如錦也笑了。

她是個聰明女孩，當然知青春不能永駐，人總會變老、變醜，最後變成鷄皮老嫗，或是個駝背老翁，但也有例外，這些年來她娘的確沒變。

說到變，眼前就在變，片刻間已是夕陽西下。

「柳姑娘，天色已經不早，就此別過。」左鍾離道：「而你還有事待辦。」

「有事？」柳如錦訝然問道：「我有甚麼事？」

「怎麼？」左鍾離道：「莫非柳姑娘不打算去救救那個胖和尚麼？」

「這關我甚麼事？」柳如錦忽然嘟起嘴巴：「我幹嗎要聽那鬼……謝老的話。」她警覺是在跟左鍾離說話，不好再用那個鬼字。

顯見，她很尊重左鍾離。

「好吧！這隨姑娘的便，」左鍾離道：「不過在下不能久待。」他望了望天色，跟謝跛子一樣，身形一起，說走就走。

* * *

涼風起天末，夜幕已垂。

柳如錦又只剩下一個人，踽踽獨行。

雖然夜色已降，西方天際卻出現了半輪殘月，映着高山頂峯尚未消融的積雪，大地倒還分外明亮。

柳如錦不禁自言自語：「怪事，一個胖和尚怎麼會壓在石塊下，壓了多久？活的還是死的？這鬼老頭又沒說清楚。」她還是要叫鬼老頭。

反正左鍾離不在，她聲音又小，也不怕有人聽到。

說也奇怪，她想到左鍾離，腦子裡立刻浮現出左鍾離的影子，在她眼裡，左鍾離不算是美男子，但卻很英俊很瀟洒，武功造詣又是數一數二。

但他是甚麼來頭？經常落脚何處？

柳如錦打從心底泛起一絲漣漪，蕩漾了一下，隨即又想道：「算啦，一個沒根沒底的男人，誰知道幾時才能再見到他？」

她收斂起思潮，不知不覺已走到一處山口。

舉目望去，好像正是謝跛子指點那處山口，眞是脚隨意動，心裡有了念頭，怎麼就走到這裡來了？

老實說，這宗怪事委實充滿了誘惑，一個胖和尚壓在石塊下，這和尚到底有多胖，這石塊到底有多大？自己反正沒事，何不走去瞧瞧。

再說，二十里地，憑自己的脚程，轉眼就到，就算不救那胖和尚，閒逛一下有何不可？

也許，這都在謝跛子的意料之中，他明知年輕女孩最是好奇，說法也很技巧，絕不說明原委，只說一個胖和尚，一方大石頭，沒頭沒尾，但卻有聲有色。

若不去瞧瞧，也許再過好多年，想起來就會後悔。

寒風颯颯，冷月斜照，約莫盞茶工夫，柳如錦果然見到一座巨石，比她想像的大得多，巨石下露出顆光禿禿的頭顱，正在唧唧哼哼。

當眞是個胖和尚，而且和尚還活着，還在唧唧哼哼，但氣息粗重，顯見他生命力還相當暢旺，不像是即將就要斷氣的樣子。

和尚也聽到了脚步聲，低伏在砂礫中圓嘟嘟的臉立刻揚了起來，活像隻巨大的烏龜，那三千多斤的巨石，就像背上的殼——龜甲。

「啊，是位女菩薩，莫不是南海觀音？」他銅鈴似的雙目露出了驚喜，說道：「小僧這廂叩首。」那圓光光的禿頭果然點了幾點。

「和尚，你是哪裡來的？」柳如錦駐足發問。

「小僧西域佛門弟子，來到中土宏法，普渡衆生。」和尚道：「不幸遭此厄難，祈求女菩薩大發慈悲，救救小僧則個。」



「這眞怪，」柳如錦道：「你怎麼被壓在這巨石下？」

「小僧雪夜苦行百里，來到此處，正自打坐誦經，不料轟隆一聲，山頭飛落這方巨石，壓個正着。」和尚忽然高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佛門弟子原須歷劫千萬，方成正果，小僧應有此劫。」

「哦，」柳如錦道：「我怎麼救你呢？」

「女菩薩步履輕靈，必是習武之人，」和尚道：「若是彼此功力互補，必能震開這方巨石。」這和尚不但善於花言巧語，而且頗具慧眼，居然一眼就看出了柳如錦身懷武功。

「和尚，」柳如錦怔了怔：「你也習武？」

「習武是習過幾天，論武藝稀鬆平常，倒是有幾分蠻力，」和尚重又所求道：「還望女菩薩助和尚一臂之力，脫困之後，當爲女菩薩誦經三日。」

「和尚，可惜我不是女菩薩，也不是南海觀音，要震開這方巨石，委實難以辦到，」柳如錦皺了皺眉頭：「我若是南海觀音，只要用那楊枝兒點上一點，就可移山倒海，何用你求？」看來她已有營救之心。

「女菩薩，你可以，一定可以。」

「不行，」柳如錦道：「如果你能再挺兩個時辰，我就另有法子。」

「女菩薩，甚麼法子？」

「這法子一定可行。」柳如錦道：「此處離市集倒是不遠，我去僱些牛馬，弄些粗大的繩索，再找幾個精壯的漢子……」

「不，不，何必如此費事，」和尚急急說道：「小僧知道，只要女菩薩和小僧一齊用力，必可一震而開。」他說得很有把握。

「哦？」柳如錦道：「你眞有這麼大的蠻力？」

「是是是，」和尚道：「也只是蠻力而已，打起架來總是笨手笨脚。」這和尚委實心機深沉。

「好吧，」柳如錦道：「該怎麼合力？」

「這巨石稍稍向左傾斜，女菩薩請移向右側，本來應該從一數到三，女菩薩瞧準巨石上方雙掌齊發，小僧同時使勁，」和尚道：「但在運氣行功之時，無法出聲唸數，有請女菩薩拾粒石子兒，放在脚尖上，脚尖一挑，石子飛出，落地有聲。」

「好，果然好主意。」柳如錦讚道：「和尚慧根巧思，確是不凡。」

「那裡，那裡，」和尚道：「這不過急中生智，女菩薩過奬了。」

一個血肉之軀，壓在巨石之下，已歷了好幾個時辰，居然還能如此思慮周詳，語言從容，的確不是等閒之輩。

此刻柳如錦已移向巨石右側，先算準了距離部位，站穩了馬步，彎腰拾了粒龍眼大的石子，輕輕安放在右脚尖上，並審視好了石子抛出的位置。

她知道，這石子必須抛在石塊上，以石擊石，撞擊之聲才夠清脆響亮，若是落在軟軟的沙地上，發出訊號的效果就不明確，至少大打折扣。

其實，她是在瞎操心，憑這大和尚聽覺之敏銳，遠遠超出她意想之外，和尚武功之高，也是她萬萬沒有想到的，而她一心一意只在救人。

「和尚，都好啦！」柳如錦待得一切妥當之後，這才說：「現在開始運氣。」

和尚應了聲「是。」，彼此雙方都暫時歸於靜寂。

但彼此吐納調息之聲，卻都隱隱可聞。

這是最關鍵的時刻，也是屏息以待的時刻，若是這一震不開，和尚功力一散，這靜靜的河谷，也許就是他圓寂之地，魂歸西土。

時刻靜靜的流，呼吸吐納之聲也此起彼落，忽然，小小的石子破空而起，「叮」的一響，落在距離不遠的一塊山石上。

也就在此時，嬌叱虎吼同時迸發，火花飛濺，塵砂紛揚，那方巨石居然已被一震而開，轟然一聲，傾向左側，繼續翻動幾下，滾落河床。

和尚在石屑紛飛中一跳而起，先向柳如錦單掌當胸打了個問訊，立即雙膝一盤，垂目趺坐。

顯然，在這好幾個時辰中，他和重壓的巨石頑抗，臨了又奮力一振，內蘊的功力已消耗了大半，不得不靜息片刻，以求迅速復元。

柳如錦卻在無比驚訝中呆了一呆。

因爲她知道，若憑自己這雙掌之力，想要震開這方龐然巨石，無異蜻蜓撼柱，如今居然一震而開，全憑這西域和尚的神力。

她想，這和尚若是眞來中土宏法，倒也罷了，若是想在中原武林興風作浪，江湖上能與匹敵的人只怕不多，除非南廓北疆幾位屈指可數的當代高人。

但這幾位武林名宿，早已絕跡江湖，以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近些年來，連首尾都一齊不見了，只怕不會再管這些爛賬。

但今天她卻從謝跛子左鍾離的對話中，隱隱約約聽到了南廓北疆的名字，顯示這兩位前輩高人不但依然健在，偶爾還在遊戲人間。

若是下回遇到左鍾離，眞要好好打聽打聽。

想到左鍾離，她似乎情不自禁地有些迷惘，甚至有點神思昏昏起來。

忽然傳來一聲哈哈大笑，驚醒了她的迷夢。

* * *

是誰在笑，原來是那個大和尚。

「女菩薩，幸好你還沒走，」原來這個西域和尚稍事調息之後業已站了起來，沒頭沒腦的道：「咱和尚和女菩薩當眞有緣。」

有緣？是甚麼緣？

柳如錦怔了怔，掉頭望了過去，只見大和尚露出一臉邪笑，雙目烱烱如電，直盯着自己，不禁心中一凜。

「和尚，你說甚麼？」

「緣麼？就是緣份，也可說是姻緣，」和尚笑得很邪，說的更邪：「莫非小娘子不懂？」女菩薩忽然變成了小娘子。

災星方過，色心頓起，居然有這種事？

「賊和尚，你放甚麼狗屁，」柳如錦鳳目一瞪，黛眉猛挑，嬌聲帶厲，憤然叱道：「本姑娘好心救你，你竟敢胡言亂語？」

聲色雖厲，這話可不夠份量。這豈僅是胡言亂語？

是不是過份的話，難聽的話，她羞於出口，但她昨天在荒郊野店裡妖艷放浪，烟視媚行，又當怎說？

也許情勢不同，對於這個西域和尚頗有幾分忌憚。

「哈哈，小娘子，何必沒趣啊，」和尚色迷迷的道：「咱和尚每天唸經參禪，總得調劑調劑，難得今夜有此機緣，委實不願錯過！」

「哼，唸經參禪，虧你說得出口，」柳如錦怒道：「你這賊和尚參的是甚麼禪？」

「哈哈，問得好，」和尚大笑道：「咱最喜歡參的就是『歡喜禪』。」

歡喜禪？這是甚麼禪？

西域黃教中好像有這個名詞，據說北京紫禁城中的雍和殿，就有幾尊參「歡喜禪」的造像，十分生動。

救人救出痲煩來了，柳如錦凜然這和尚震開巨石的神力，雖然手按腰際，抓住了劍靶，卻不敢貿然出手，正在尋思脫身之計。

「小娘子，如此良宵，何必忸忸怩怩，」和尚忽然跨前兩步，一隻肥大的手掌一伸，立刻扣住了柳如錦的腕脈，笑嘻嘻的道：「來，和尚導引你進入極樂世界。」

來得好快，令人猝不及防，如此矯捷的身手，怎麼說打起架來笨手笨腳？

「你……你這鬼和尚……」柳如錦腕脈被扣住，周身軟弱如綿，嘶聲叫道：「你膽敢……你可知道我是誰麼？」她無力抗拒，想要搬出大人物來唬嚇唬嚇。

「咱和尚怎麼不知，」和尚得意洋洋的道：「你就是摩登伽女。」

原來摩登伽女，乃是印度摩登伽種之淫女，曾用邪術蠱惑佛門弟子阿難，此事詳載於佛家重要經典之一的楞嚴經，有憑有據。

「賊和尚，你聽清楚了，」柳如錦終於搬出了個武林大牌，她說：「我乃是南廓先生的入室弟子，你要是……」為求脫身，她撒了個大謊。

除了南廓北疆，她想不出更厲害的人物。

南廓先生是否曾經授徒，而且還有女弟子，中原武林可能沒人知曉。

「哈哈哈哈，南廓那老頭咱熟的很，那老頭既好色，又貪杯，你是他女弟子，近水樓台，這老頭必先嚐過甜頭。」大和尚笑得更得意：「這不打緊，咱們先成好事，過些時再擺酒席，請他一請就是了。」

居然還要擺酒，不知是滿漢全席，還是素齋？

認識南廓先生不說，還知道南廓先生好色貪杯，眞有這種事麼？

這可是武林奇聞，天大的笑話。

歷來高風亮節之士，晚節不保，臨了露出了狐狸尾巴也並非沒有，難道南廓先生也是這種欺世盜名之流，鐵桶似的把自己的本來面目瞞了幾十年？

最後，竟然被一個西域和尚戳穿？

此事甚奇，柳如錦雖然聽在耳裡，但此刻自身清白難保，神思也是一片混沌。

大和尚急色得很，口說要成好事，立刻雙手一抄，攔腰一把摟起了柳如錦，賊眼溜溜，四面張望了一下，想要找個較高隱僻而又柔軟的草地。

柳如錦急得嘶聲大叫，雙腿亂踢亂彈。

可惜周身如綿，雙腿發軟，亂踢亂彈，毫無力道，只不過虛晃幾下。

深谷中難得有陽光直照，自然也難得有綠草如茵的好所在，溪畔河岸倒是有些矮樹林，生長在還算柔軟的砂礫土壤上。

當然，可以權充洞房。

和尚彎下腰，把柳如錦仰面放下，手是鬆了，但不知使了甚麼手法，柳如錦像是被軟索綑綁，竟然絲毫都動彈不得。

山谷人杳，呼天無門，只好任憑宰割。



大和尚雙眼已紅，開始動手了，咱將你扭扣兒鬆，咱將你羅帶兒解，急色的人可沒如此溫柔，他三把兩把扯開了柳如錦的上衣，露出了雪白的胸脯，挺着一對高聳的顫巍巍的乳峯。

柳如錦力竭聲嘶尖叫了一聲，閉上了雙目。

也許她在想，因為自己最喜歡別人流血，誰知報應來得如此之快，今夜要遭虎吻。

但此刻她心頭紛亂如痲，那裡想得這麼多。

大和尚像隻餓了十七八天的瘋狗，美食當前，須臾不能稍等，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他扯開了柳如錦的上衣，立刻探手向下。

不得了了，這下怎辦？

柳如錦咬碎銀牙，心知就將失身，而且是失身於一個賊和尚，一腔怨氣，幾乎要驅使魂魄離殼。

忽聽哎呀一聲，和尚前額中了一物，打得他眼前金星亂冒，登時勃然暴跳起來，禁不住破口大罵。

「眞你娘的，王八羔子，敢壞佛爺的好事？」

罵聲未落，嘴上又中了一記，幸虧他嘴閉得快，要不然兩顆門牙難保，饒是如此，嘴角已鮮血汩汩而下。

這到底是甚麼特製的暗器，如此犀利？

其實，只是兩粒小石子。

* * *

這兩粒石子，來的太突兀。

和尚不敢再罵，但顯然氣極，一襲僧袍無風自動，雖沒明罵，心裡罵得更厲害，只是不敢張口，因為那石子打得太準。

好事不成，難道就此夾起尾巴？

和尚自恃武功，那肯就此罷休，雖不開口罵人，卻要找人，他認準了石子飛來的方位，猛的雙腳一跺，騰身而起，像朶黃雲般冉冉凌空，直飛了過去。

「哼，原來是你，」只聽和尚一聲厲叱，登時枝葉披紛，勁風怒捲，似已打作一團。

「沒錯，正是左某人，」聽聲音，辨口氣，原來正是左鍾離，他也在怒叫：「你這禿驢，佛門敗類，竟敢作出如此無恥之事，中原武林豈能容你撒野！」

彼此喝叱叫罵聲中，只見石土飛揚，塵沙瀰空，天際半彎殘月，登時為之一黯。

忽然，一株矮樹連根拔起，飛落河牀，一塊斗大的山石帶着泥沙，輾中了斜坡上的亂草，忽倏倏滾了下來，掉落在淺淺的溪流裡，激起一片水花。

顯然是各出絕招，鬥得甚為猛烈，也十分火辣。

柳如錦在半昏迷狀態中聽到左鍾離的聲音，宛如一劑青涼藥，立刻清醒了過來，她想站起身來，最重要的是要掩好胸前的衣襟，那知仍然渾身癱軟，連手腳都有如爛泥，使不出半點力道。

她心想，這樣子要是被左鍾離看到，豈不是羞死人？

而且她自知，剛才在間不容緩之際，自己並未失身，但小左又怎想呢？

她儘想到左鍾離，生怕自己目前這種釵橫鬢亂，裸胸袒裎的樣子被左鍾離瞧見，給左鍾離一種惡劣的感受，一種壞女人的印象。

但這並不是她的錯，她剛才幾乎想死。

雖然，她有時會搔首弄姿，甚至展現色相，那是為了懲治一些江湖宵小，以及鷄鳴狗盜之輩，讓他們去自相殘殺，自己卻不必雙手染血。

難道這些人不該殺，不該死，反而要讓許多善良的人被殺？許多無辜的人去死？

柳痲雀不就宰了個布販子麼？難道那布販子該死？

她也曾刻意打扮，使自己更明艷、更亮麗，甚至更嬌媚動人，想不到被謝跛子說成招蜂引蝶，其實招蜂引蝶又有甚麼不對？

愛美的女人多的是，誰不是給別人看的，難道自己隨身帶個鏡子，整天左看右看，只是為了供自己欣賞？

女為悅己者容，本是常情，那裡值得大驚小怪？

紅顏禍水，那是胡說八道！

她在倏忽之間，心念電轉，想了許多，其實這顆心都落在左鍾離身上，她這麼想，只因不知小左把她看成一個甚麼樣的女人？

難道男人都喜歡黃臉婆，都喜歡女人蓬頭垢面？

那又為甚麼西施、王嬙，千古之後，仍然使人一直追慕難忘呢？

當然，她此刻所躭心的是左鍾離的安危，她領教過那賊和尚絕非只是一身蠻力，武功造詣不但精湛，而且十分博雜，小左是不是他的對手？

此刻打鬥之聲似已漸去漸遠，更加讓她懸心不已。

莫非小左敵不過賊和尚，想要脫離現場？否則為甚麼會越打越遠呢？

越打越遠不說，漸漸已杳不可聞，終歸於沉寂。

柳如錦心頭一驚，又想到了自己，不禁暗暗叫苦：「糟啦！賊和尚就快回來了，這下可是在劫難逃，終究要變成賊和尚的組上肉、口中食，縱然幸而得活，一個在髒水裡淌過的女人，一輩子只怕難洗

清白。」

果然沒錯，她已隱隱聽到了腳步聲，履聲沙沙，正直奔而來。

此刻她仰面朝天躺着，星斗在望，歷歷可數，再次淒然一聲長嘆，閉上了眼睛。

那知履聲踏踉，在十幾步以外戛然停止。

接着，似乎有股和風緩緩拂了過來，剎時間她像沐浴在春風裡，感覺到通體舒暢，像是一粒種子在土壤裡萌芽，抽出了嫩芽，冬眠的昆蟲都甦醒了，她的四肢已開始有了活動的感覺。

沒錯，她試了試，立刻坐了起來，站了起來，整了整衣襟，扣上鈕扣，拍了拍身上的塵土，理了理鬢邊的亂髮，神志也越來越清，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小左，是你麼?」她發問。

「是，正是在下，」左鍾離就在不遠的矮樹叢裡，背向而立：「柳姑娘，一切都沒礙了麼?」

「小左，謝謝你，」柳如錦在驚喜中帶着無比的激動：「今夜要是沒有你，我柳如錦這輩子的清白可就完啦，只好一頭撞死。」最後這兩句話她一定要說，以表示自己還是完璧。

不過，清白是眞，撞死只怕未必。

因爲她必須活下來，打定主意要報仇雪恨，無論如何要把那個賊和尚剁成八塊。

「柳姑娘，沒事就好，」左鍾離並沒轉身，只說道：「後會有期。」說完，身形一掠而去。

怎麼，就這樣走了?

「小左，且慢……」柳如錦心裡一急，叫道：「那個賊和尚呢?」她無法留人，只好問了一句。

當然，這很重要，萬一那個賊和尚轉身尋來，她又得一頭撞死。

「柳姑娘，請放心，」遠遠飄來左鍾離的聲音：「那禿驢被一隻兀鷹啄瞎了眼睛。」

「甚麼?兀鷹?」柳如錦不禁爲之一呆。

這可稀奇得很，那來的一隻兀鷹?兀鷹怎麼會去啄賊和尚的眼睛?

莫非賊和尚一不小心，闖進了兀鷹的窩?毀壞了兀鷹的巢，兀鷹一怒，痛下殺手!

不，這不是手，而是尖銳的嘴。

啄瞎了一隻還是兩隻眼睛?

* * *

朝陽昇起，大地山川燦爛如錦，白雲朵朵，飄浮在藍天之上，左鍾離緩步在一條山陵小徑上。

他覺得和謝老的一年一會，今年的收穫最多，不禁嘴角上浮現起了一絲絲微笑。

如今要渡江向西，回到王屋山稍事憩息。

當然，憩息是爲了走更長遠的路，因爲他還有更多的事要辦，有更多的謎題待解。

說到收穫，最令他滿心喜悅的，是居然見到了兩位絕代高人，南廓先生和北疆徐公，雖然未交一言，卻是平生難得的際遇。

江湖上羣雄滔滔，有誰見過這兩位當代耆老?

事實上就有人猜到，南廓北疆可能已不在人世，甚至有人神乎其說，認爲南廓北疆本就是南極北斗兩位星君，多年來南廓北疆兩星座上一直隱晦不明，原因是兩位星君不在其位，所以星光黯淡，而這幾年星光轉復燦爛，表示兩星君業已歸位。

這倒甚奇，世人有誰每夜都在留意這些天象，又有誰徹夜不眠，緊盯着這南北兩星座?

既然有此一說，也就有人隨聲附和了。

由此可見，南廓北疆在江湖人眼中，委實仰之彌高，鑽之彌深，景仰得無以復加了。

因此，左鍾離自認是三生有幸。

第二宗是他昨夜救了柳如錦，也弄清楚柳如錦並非謝跛子信口胡謅的壞女孩。

還有就是對那個西域曼陀和尚施予薄懲之事，想到這裡，他忽然撮唇一聲長嘯，嘯聲清越，抑揚有緻，山谷回應，久久未息。

嘯聲未落，但見高空雲表之上，一個小小的黑點，急遽地盤旋而下，片刻間越來越大，越來越快，倏忽一聲，雙翼一斂，落在左鍾離的左肩之上，赫然是隻雄健無比的大兀鷹。

這兀鷹鐵嘴如鈎，羽毛油亮，鷹頭挨着左鍾離的左頰摩挲了幾下，表現得甚爲親暱。

「小星兒，咱們要回家了，」左鍾離伸出右手，輕撫着兀鷹的羽毛：「快!前去領路!」

兀鷹果然通靈，再次在左鍾離的臉頰上摩挲了一下，立刻展翅而起。

左鍾離仰望長空，點頭讚賞，也立刻加快了身法，向前直奔而去。這正是：

壯士暫歌歸去來，
且待下回展雄風。

(本篇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 怒海揚波

**上文提要：**黑牡丹與南宮年、邱太冲等五人在年三十夜趕到南宮年家門口，卻不得其門而入……又碰到從吳淞口送他們回來的船家，才知遇上了海盜。酒席間，南宮年二叔南宮雄告訴他們，三叔南宮豪被海盜「海裡蹦」留在鯁門小島作人質，要南宮家拿出五萬兩銀子才放人。南宮年一行十人初一出海，假裝送銀子，殺死海盜十人，而後分途行事……

## 擊殺盜魁　救出三叔

繞過島的右面，斜着山道往大船邊跑，海裡蹦邊跑邊罵道：「只等對付過這些該死的，老子先拿那個南宮豪開刀，且要把他的一顆人頭送上他家，操那娘也叫他們過個淒涼新年。」

走在海裡蹦後面的一個大漢，遂應道：「頭兒說得對，這件事由我辦，管叫南宮家後悔不迭。」

就像是一陣旋風似的，海裡蹦一衆海盜已到了海岸邊，隔着一根巨木，海裡蹦早雙手叉腰，英雄似的儘叫後面的人快拉纜繩，大夥就要登船呢!

也就在海裡蹦正感計謀高絕而又勝券在握的時候，突然間，四週喊殺之聲大起，聽起來可不就在身邊暗處。衆海盜尚未舉刀，就已有人淒厲的叫着倒下去。

南宮年認準海裡蹦，因爲他手中握的是一條烏皮鞭，回去的人說，他一鞭子抽得三太爺脖子嘴皮一條血痕，這時候他豈能放過他!

南宮年長劍撩撥似鬧海騰蛟般，閃耀在雪影的簾幕裡，口中冷冷的道：「擄人勒索竟擄到南宮家的頭上，那是在找死!」

沉哼連連，海裡蹦右手烏皮鞭倏揮，「叭」的一聲暴响，鞭尾指東倏西，快不可言的纏向來劍，不料鞭劍才碰，南宮年的劍擊電般的眨眼暴出數朵劍花，側身一轉，他已劈出九劍，殺得海裡蹦連連退讓不迭，震駭與驚懼中連帶着陰森獰笑。海裡蹦冷然道：「果然是會家子，不過有件事你可要拿定主意了。」

南宮年一窒，但他的長劍還是沒有稍停，劈刺挑砍，刄芒盡在海裡蹦身前暴閃連連，直逼得海裡蹦齜牙咧嘴，半尺長的紅鬍子根根直豎如戟，眼看着已被逼向海邊了。

女俠與另外幾個南宮年手下，合力把迎面圍過來的十個海盜擋在一片崖子邊上，有一層矮樹橫隔了另一面邱太冲、周通、牛大壯三人的視界。

一上來，女俠這一邊的人十分不巧的是五個南宮年手下正逢上海裡蹦手下幾個硬角色，當場就有兩個人被海盜砍倒在地，而迎上女俠的，却是武功平常，早被女俠刺死三個，這時發現自己人倒下兩個，女俠大怒，一緊手中劍，「天罡八劍」又再出現，她人雖在斜坡懸崖上，依然騰身而起，就在她揮出的一溜冷焰碎芒中，立見鮮血狂洒，淒厲慘叫不斷，幾個悍盜見這女子劍招辛辣，出手怪異，一聲招呼，五個人把女俠圍在中間，只聽他們中有人破口大罵道：「那裡冒出妳這個潑辣貨，竟敢跑到海島上來撒野，今日饒妳不得。」

女俠撇嘴冷笑，道：「就憑你

們！」

話聲中再次騰身上翻，就見驚虹一閃，又見血雨噴洒，一個海盜拋刀捂面的錯步一跤摔到崖下面，那地方正是海裡蹦站的地方。

海裡蹦見是自己人，心中一緊，同時也使他右手一緊，只見他揮鞭尤似狂濤巨浪般朝着南宮年身上狂抽，同時身形就那麼一扭再閃中已到了南宮年的左側，那眞是快不可言，也是令人大出所料，就見海裡蹦的那支烏皮鞭把手處，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已被他握在左手，順手推舟式的在這雙方距離不過兩尺間，猛往南宮年的左脅送去。

冷焰刄芒已點在南宮年的短襖，却突然聽到南宮年冷笑一聲，道：「找死！」

那眞是銀河殞星一般，南宮年旋身暴踢，長劍疾揮，就在「絲」的一聲，短襖被劃破半尺長一條裂口中，一顆人頭已彈飛三尺，連着一股血雨染紅一片海灘，海裡蹦冒險一招，原指望自己頂多受點傷，必能換來對方一條命，但他萬萬料不到對方十分了得，竟然輕易的躲過，反而換來自己斷頭。

南宮年一劍殺死海裡蹦，低頭看自己的左脅，不覺也吃一驚，他似是覺得左脅下有些隱隱作痛，知道必是被刄芒劃破皮肉。

抬頭上看，見女俠同三個人殺得十分慘烈，只見那三人並不硬上，全都是彼此呼應，自己的五個手下也躺了三個，再看牛大壯、周通、邱太冲三人，全都在浴血奮戰，只不知三人身上的血來自何人，只是海盜也十分凶殘，五六個人竟沒有一個人退走的。

其實海盜們也知道，這是在大雪天，就算跳下海去，也難以逃生，只凍也把人凍死，除了拚命，別無他途。

南宮年叱喝一聲，揮劍躍上懸崖，就在女俠再次上躍而把三個海盜吸引上看揮刀拒擋的時候，南宮年突然旋身猝進，揮手之間，劍影如電，激射廻蕩，寒芒交織中，暴發出的「咻」聲，壓過繞山吹過來的風嘯之音。

於是像地上突然冒出的血泉，那鮮艷如花的血雨，竟然帶着「噗」聲，令人怵目驚心！

就在黑牡丹騰落在地的時候，另一海盜已被斜身一劍劈死在地。

南宮年與女俠二人猛回頭，發現圍殺邱太冲三人的已只餘下五個，於是他對兩個手下道：「快替他三人包紮傷處。」

說着一打手勢又與女俠二人撲過去。

五個海盜正處於危機，死在眼前，以爲來的是自己人呢，不料尚未看得清楚，已被女俠又劈死一人。

於是人性貪生怕死的弱點暴發出來了，因爲餘下的四個海盜猛然覺得生命之可貴，怎能輕言一死？

那眞是不約而同的行動，因爲就在刀劍的刄芒繞身刮面一閃而近的同時，四個人發一聲喊，掉頭狂奔向海灘，顯然是想往船上逃。

不料邱太冲一咬牙，趕上去一陣狂劈，四個海盜全死在海灘上。

女俠立即問牛大壯道：「你三人可會受傷？」

不料周通與牛大壯一笑道：「就算缺胳膊少條腿，如今殺了這羣海盜也夠本了。」

說罷，二人哈哈大笑起來。

牛大壯手臂上流血，他却毫不，在乎的拿嘴巴吮了吮！

周通大腿上挨兩刀，他也只在海盜頭上解下兩條頭巾纏起來。

倒是南宮年帶來的五個人中，有兩個傷得不輕，一個胸肩一刀，另一個後背見骨，如今讓兩個未傷的包紮起來，在地上哼唧呢……

南宮年先叫幾個傷的登上帆船候着，自己同女俠邱太冲三人去救三叔，不料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却不上船，二人互拉互扶的走向左面半山懸崖處，那兒的山洞中正有老酒與半籮筐大海蟹，他們商量好了，要把酒同蟹搬到船上面，那可是難得吃到的，想想二人在大青河的時候，有酒與大青河的小魚干或一把花生，就令他二人樂哈哈了，如今老酒與海蟹，這還是有生以來頭一次遇上，不吃白不吃。

南宮年這時候心繫三叔安危，順着島上山道狂奔，邱太冲與女俠也緊緊跟着找。

三個人幾乎走遍這座小島，就是沒有看到一點蛛絲馬跡，而令南宮年懷疑三叔是否遭了毒手。

他愈想愈緊張，越想越害怕，不由開姓狂叫狂喊：「三叔！三叔！」

聲音高亢而悲壯，久久凝聚在空中不散，但却一點回聲也沒有！

雪花漸漸在濃密，緩緩的落在地上，却更使南宮年急躁，而令邱太冲追悔莫及的道：「這都怪我，我應該留個活口呢！」

女俠却以爲南宮年的三叔必然是被藏在某處隱蔽的山腹中，只要大家細找，必能發覺得到的。

於是三個人商議的結果，決定重新自四週海邊向上找，也許就會找到。

到了這時候，南宮年已是無計可施，無法可想，只得快快的又下到海邊來，見受傷的已包紮好，遂命他們把被搶的蛋菜搬上船。

這一次三人可找得仔細，不料三人才找到島右方端上，那兒沒有海灘，附近却有數座礁石露出水



面，女俠騰身躍上一塊離岸兩丈的礁石上，早發現這塊大礁石背面擠坐着兩個全身濕漉漉，哆嗦得嘴唇烏黑的海盜。

原來這二人正是在邱太冲欲追殺而跳海逃生的兩海盜，這時見女俠竟然縱到礁石上，嚇得又要往水中跳呢，不料女俠早叫道：「要活命就不要往水裡跳了。」

兩個海盜齊聲叫道：「女英雄饒命吧！」

女俠黑牡丹怕再把二人嚇跑，緩緩把寶劍插回劍鞘，邊緩聲道：「你們二人知道逃命，比之悍不畏死的海盜稍俱人性，我決定饒你二人不死，你們回到岸上吧！」

說完一擺手，自己當先躍回礁岸。

立刻，就見兩名凍得幾成僵硬的海盜，又從岸邊游到礁岸上，二人上得岸上，立刻雙雙跪在地上叩頭不止。

女俠遂喝道：「快隨我到船邊去，如今島上已無人了。」

兩個海盜互望一眼，急急跟着女俠跑去。

這時南宮年與邱太冲二人正欲逼問南宮豪下落呢，不料女俠對二人示意，於是兩個人也一同來到船邊海灘上，早見周通與牛大壯二人，一人拖着兩罎老酒，牛大壯扛着半籮筐大海蟹，哈哈笑着走來。

女俠一見，先叫二人給海盜喝幾口老酒祛祛寒，這才對兩名海盜道：「快把衣服換下來，地上死的人中，你們看誰的好就扒下來換上。」

兩個人覺得命是撿回來了，忙把濕衣換過，雖然如此，二人已是鼻涕不斷，噴嚏連連了。

女俠黑牡丹緩緩問道：「有兩件事情，我想由你二人口中說出來，如果對我誠實不欺，我不但不要你們的命，且琢磨着給些賞銀，然後跟我們一起回到舟山去，否則的話……」

兩人不等女俠說完，忙搶說道：「女英雄，你就問吧！」

女俠一笑，道：「在我問你們之前，先提醒你二人，如果我覺得不對，你二人可能同他們一樣。」

說着，指了指附近地上的死盜，一層雪花已落在死屍身上，有如蓋了一層白布單子。

兩個海盜忙道：「一定知無不言。」

突然女俠手指一個較高的海盜，道：「你可知道宮雄現在在那兒？」

那海盜一怔，忙回道：「女英雄要找宮雄，就該往披山去，姓宮的勢力很大，我們原在閩江口附近活動，姓宮的就在溫州灣一帶，不料他姓宮的想要併吞我們，所以才跟着海裡蹦來到這裡呢！」

邱太冲忙又問道：「姓宮的最近在何處活動？」

「我們已來三個月，姓宮的可能在披山吧！」

邱太冲一聽，咬牙切齒……

女俠突又逼近另一人，道：「被你們擄來的人質呢？現在被藏在何處？」

那海盜一怔間，不料女俠「嗆」的一聲拔出劍來，銀芒閃耀中，劍尖已點在那人的咽喉，嚇得那海盜連連後退。

南宮年一驚，雙手抓住那人道：「快說，是不是你們把他殺了？」

那海盜驚慌中連連搖頭。

南宮年急得額角青筋突出，雙手顫抖，逼問道：「那人呢？你爲何不快說？」

海盜哭喪着臉道：「不是我不說，只因爲隱藏人質的地方在一個岩洞中，如果要往岩洞去，必將要先游過一段水程，各位想想，我才剛換上乾衣，怎能再往水裡跳，女英雄，妳就饒了我吧，我實在……」

南宮年一聽，忙叫道：「快引我們去！」

於是一行繞到一處岩石似重疊的海岸附近，那海盜用手一指一處碎浪拍岸礁石邊，道：「就由這兒進去，大約十丈左右，就有一處高地，就算是大潮水來，也不會漫到那兒，人質就藏在那兒，連繩子也沒有綁，他絕對跑不掉的。」

女俠忙問道：「你們把人送到裡面的時候是用甚麼送去的，難道你們不怕把人餓死在裡面？這般冷的天，夜裡怎麼辦？」

那海盜用手一指上面，道：「洞頂岩上有個一尺大小石縫，每日就由那裡送些吃的下去，當初送人質進去的時候，是用一個竹筏，前兩天竹筏被浪冲走了，海裡蹦爲這事還打了幾個人！」

女俠當即道：「師兄，岸邊浪聲大，你不如走至上面岩洞向下喊叫，且叫三叔安心等着，咱們馬上救他出來。」

南宮年就在那海盜指引下，爬上岩頂向下喊，道：「三叔！三叔！我是阿年，來救你了。」

早聽得下面應道：「孩子，再要不來三叔眞的支持不住了。」

聽那聲音十分孱弱，似是病人在說話，不過即使這樣，已經使南宮年高興得連叫三叔數聲！

女俠走至船邊，忙招呼兩個未受傷的手下，立即把船板拆下幾塊，就近又砍了幾棵樹幹，用繩子綑紮成小筏子，由兩個人划進那個岩洞中，由於海岸浪不小，所以木筏上面還繫了一根繩子，直到木筏划進岩洞，才把繩子鬆掉，因爲岩

洞中的水相當平靜。

兩個南宮年帶來的手下，對於划船相當熟練，二人一進入洞中，早高聲叫道：「在那兒，三爺你受苦了！」

洞中聲音十分懾人，嗡嗡响中，南宮豪顫抖的道：「我在這兒呀！」

二人望去，只見三爺南宮豪全身裹着一張破棉被，哆哆嗦嗦的斜靠在一塊大岩石平台上，兩個人急忙跳下來，把南宮豪攙扶到木筏上，且用繩子攔腰拴牢，這才又緩緩划向洞外面。

就在洞口的兩個礁石旁，一陣搖晃，還幾乎把小木筏晃翻，三個人的鞋褲早濕了一截。

木筏終於被二人划到岸邊，南宮年扶過三叔，當即跪下來道：「姪兒來遲，害三叔受此大罪。」

南宮豪喘着氣道：「咱們回去吧，不要再遇上那般海盜就糟了。」

南宮年扶着三叔上船，邊道：「這兒海盜全被我與幾位同好給殺光了。」

說着拉過女俠對三叔又道：「姪兒這次到北方，就是為了找我師妹，她叫黑牡丹，破此賊巢，全是師妹的高見呢！」

南宮豪不住的點頭，一副感謝不盡的樣子，女俠却稍感羞赧的微低着頭。

終於在東北風的怒吼中，雙桅船離開了鯁門島，朝北直駛向象山，雙桅頂風行駛，必需呈之字形前進，這時天色將黑，看樣子如果要趕回象山灣，只怕要明日早上了。

所幸船上吃的有鮮蟹與老酒，足夠每個人吃的，甚至兩個死裡逃生的海盜也吃了不少，如果不夠尚有那麼多蛋菜呢。

南宮年的帶兩個未受傷的，似是掌舵老手，把個雙桅帆船駕駛得相當平穩，而牛大壯初次海上航行，覺得大青河與大海相比，可眞是天上地下，如今眞的開了眼界了。

就在東方冒白，大雪稍停之下，雙桅帆船駛進了象山灣裡，由梅山島向左轉，直靠向灣底的海岸邊，這時候早在岸邊擠滿了人羣，一個中年女的，正拉着三個孩子在高聲叫，可不正是南宮年的三嬸與三個小堂弟，當然從杭州來的那位嬌表妹也在揚手呼叫「年表哥」呢！

南宮年三嬸母見丈夫瘦骨嶙嶙的被救回來，早哭着衝前攙扶。

南宮豪指着女俠道：「她叫黑牡丹，這次眞多虧她了。」

這時南宮凌雲與二弟南宮雄也來迎接，見三弟歸返，眞如隔世，又聽得女俠等幾位英雄出力搭救，不勝感激。

於是就在這大年初二夜裡，南宮家的堡內大廳上張燈結彩，大擺宴席，鞭炮聲中，歡聲雷動。

附近漁村中人聞知海盜被滅，無不大喜，於是一村熱鬧，又見新年氣氛，男女老少無不歡欣。

歡樂日子過得數日，南宮一家人看得出南宮年對女俠的癡心，却只有杭州來的表妹每日仍貼着南宮年，甚至南宮年同女俠商議找那大海盜宮雄，她也廝守在南宮年的身邊，表現出「半個」女主人的模樣，而使得女俠黑牡丹心中起了疙瘩。

要知任何一個女子，除非對於接觸的人沒有好感而難以產生印象，否則心中總會不自在，雖說女俠如今正追殺幾個大盜，但她終究是女人，甚麼事她們都可以大方，唯獨情字，她們難有提得起放得下的！

而女俠對於南宮年蔓生情愫、滋長愛苗，全基於南宮年兩次馳援施助，她在臥虎山莊中毒箭，馬二娘黑店中迷藥，如果不是南宮年及時到來支援，這世上早已沒有黑牡丹了，更何況他又是自己的師兄呢！

然而女俠黑牡丹却不料南宮年半路殺出個杭州表妹，過年幾日，只把個南宮年盯得死死的而無可奈何！正如女俠心中剛剛冒出的一束愛苗，突遇狂風暴雨的無情摧殘，頓感渾身不自在。

雖然這次鯁門救了南宮豪，但女俠在南宮年母親的心目中，仍然覺得她是個北方女子，更加上她自海上回來後，南宮年母親當即送給女俠一套杭州絲綢大紅繡花袍子，另外還有一套絲襖長裙，美工繡巧，十分美麗大方，不料女俠只是接受下來，却並未興高采烈的立刻穿上，因而使得南宮年母親心中有着不快感受。

然而南宮年的母親又如何知道，如今的女俠心中只有復仇的怒火燃燒呢！

不過女俠這種心情，南宮年心中清楚，因此他把愛慕女俠的心，埋藏得深，掩飾得妙，却盡量協助女俠去完成她必須要完成的心願，所以他甚至連探問女俠為何與流竄在伏牛山區的八大盜結的深仇沒完沒了，也不加探問，除非女俠自動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他，而女俠的瀝血大仇是那麼的出人意料的不可思議，看來要想知道這段因由，得等到女俠大仇得報之日了。

年初五的晚上，女俠離開大廳回到自己住房中，她沒有即刻睡下，歡樂的日子如今對她而言正所謂「苦中樂」，結果所得到的是「樂中苦」，她是一個滿身大仇未報的人，再說如今南宮年的杭州表妹「



吾濃阿拉」的表現出一片癡情樣，戀而不捨的儘在南宮年身旁打轉，有南宮年的地方，這位美艷的杭州表妹必在，反倒惹得女俠無話可說。

於是，女俠黑牡丹再也難以閉上眼睛好睡了。

她想得可多呢！例如她覺得自己眞的墜入情網了，因為過去她與南宮年一起的時候並不覺得，如今南宮年身邊有了個杭州表妹，才使她頓然明白，原來自己也魂縈往日那毫不加以珍惜的情字中，很難拋得下，擺得脫，更難以應付，於是她有着兩頰微熱，心中難過的感受。

不過三更以後，女俠心中漸漸平息下來，因為人的宗旨是要抱定，不能誤人誤己，更不可以愛人而害人，她決定了一種想法，自己才安心睡下來。

她的這一念之間，立刻引起一場危機，而幾乎使得南宮年命喪浙海，那眞是夠險的！

就在第二天過午不久，南宮年的杭州表妹又拉着南宮年去觀賞雪景的時候，女俠託詞不適，未曾一同前往，只待南宮年與杭州表妹走出南宮堡大門，女俠才找到邱太沖、周通、牛大壯三人來到南宮堡門外，四人遙望海灣，女俠緩緩對三人道：「我們不能再在這裡住下去了，因為過份享樂必會喪志，盜賊仍在橫行，我與邱兄弟的大仇有待我們去報。」

說着，邊自懷中摸出一個極其精巧的荷包，交給邱太沖，道：「這個荷包是夏館周芸娘托我交給邱兄弟的，她是個美而賢淑的女子，且也會武功，只為她是獨生女，所以未能一同前來，但她對你邱兄弟已生情愫，指望你不要辜負她的一片眞摯情誼，唉！」

她的一聲嘆，當然只有她自己明白。

邱太沖接過荷包，怔怔的不知說甚麼才好，只得先把荷包收起來，緩聲對女俠三人道：「我家原有店開在金華，正準備前去看看，然後再來與各位會合，大家一同出海找那大海盜宮雄呢。」

女俠一聽，忙笑道：「原來你家還有店開在金華，那最好不過，我們就一同前往。」

牛大壯與周通也願跟隨盡早前去，邱太沖大喜過望道：「我這就去向南宮伯伯辭行去。」

黑牡丹忙拉住邱太沖，道：「千萬不要驚動人家，好在咱們也沒有座騎，大家回屋去端正一下，然後像遊山玩景一般的溜出堡外，只等會合，立刻上路。」

各人均點頭道好，然後面帶微笑的走回堡中。

幾個人略事整理，帶上兵刃，女俠未把南宮年母親送的兩套絲衣帶去，四個人全溜出南宮堡，他們先到寧海問明路程，才能再趕路。

不料四人尚未走得一半，對面一個梅園林邊，坐着兩個男女，女俠一看就知道是南宮年與他的杭州表妹，只見二人有說有笑，狀至愉快，那情景看得另外三人直替女俠叫屈不迭，但也無可奈何！

於是，就在女俠的示意下，四人繞道而去……

為了不讓南宮年及時追來，四人一到寧海，立刻吃飯，這時天未下雪，女俠又提議四人連夜往前趕，準備儘快過天台山趕到金華去呢。

且說當天下午南宮年與杭州表妹遊山玩梅園返回後，急忙去找女俠，不料人去房空，再找牛大壯與周通，也是不見，心中不由狐疑不定，直到快要吃飯，還是未見四人影子，這才急急的走到海邊打聽，漁舟上的人都說未見女俠他們到來，心中稍覺安慰，以為四人必是去甚麼地方遊玩走失迷路，這才命人四出打探尋找，依然沒有消息，南宮年心中沉悶，心繫女俠倩影，覺得為了應付杭州表妹而多少忽略了女俠，自怨自艾的緩步又進入女俠房中，無意間發現母親送給女俠的絲衣，這才發現下面壓一紙箋，只見上面寫道：

「年師兄明鑒：在府多日，諸多叨擾，無任感謝，為報大仇，我等匆匆即行，所以未能面辭者，恐師兄一家挽留也，他日大仇得報，我等或有重見機會，尊府各長輩之前請代致歉意，臨去倥偬，不盡佈臆，即請

大安

黑牡丹謹上　即日」

南宮年抖顫兩手，道：「師妹，是我南宮年慢怠妳了！」

一旁的杭州表妹不知何時也跟了來，一見信箋，笑道：「她們北方女子可眞是提得起放得下，說走就走，連個招呼也不打！」

南宮年扭頭怒目而視，却不料杭州表妹雙手挽住南宮年右臂，嗲聲嗲氣的道：「表哥！」

*　*　*

金華是浙省一個大鎭，附近閩江金華江可直通杭州，陸路更是四通八達，而金華火腿土法焙製，遠近馳名。

邱長泰小時候在金華學做生意，發跡以後，自己也在金華南大街開了一家長泰店，只因自己出生洞頭，落葉歸根，他才把生意交由內弟常小龍點管，自己一家就住在洞頭島上，那常小龍為人忠厚，每年按四季，親攜賬册來到洞頭島向邱長泰報告生意狀況，兼代探看自

己大姐。

不料洞頭島上出了事，邱長泰與大兒子以及下人等全死在海盜之手，命人再到島上打聽，天幸自己大姐尚在，只是邱太冲失踪，下落不明，老夫人一時間還抱着一線希望，總想在洞頭住着等到有一天邱太冲會回來，只是等了一陣子，還未見邱太冲一點消息，這才傷心欲絕的離開洞頭那個傷心之島，跟着兄弟常小龍返回金華。

年初十這一天，在金華有個盛會，那就是火星爺遊行，全鎮的人全都擠在大街上，這時從北街也走來四個人，三男一女，可不正是女俠與邱太冲、周通、牛大壯四人。

邱太冲幾人從北街擠到南街，一路看着玩民間遊藝的可眞不少，獅子、羊、踩高蹺外，還有不少旗隊鼓隊，敲得震天價响不停，光景可眞夠熱鬧。

女俠見了這些，並沒太大高興，她在想這兩三年來，北方何豈不幸，大山中路有餓死殍，深山中十室已九空，與南方比起來，何止天壤之別，正就是：馬吃草料鴨吃穀，各人生的命不同。

過年期間，金華全鎮與各地完全一樣，非等過了正月十六，才能開市大吉的做買賣，邱太冲家開的這家長泰商號，小時候邱太冲來過，如今已是七八年的事了，依稀他還能知道地方。

邱太冲領着女俠幾人來到一家三間門面高台階前，迎面一塊金字匾額，篆體大字：「長泰寶號」！

店名是他父親的名字，人生地不熟的邱太冲，見了那金匾上的字，不由滿眶含淚，胸中起伏難平，而使得一旁的女俠也深長一嘆，安慰的道：「邱兄弟，可是這家字號？」

邱太冲點點頭道：「是，店名就是家父名字，牡丹姐姐，我好難過！」

黑牡丹拍拍邱太冲肩頭，道：「我瞭解，有一天你一定會知道，我的遭遇比之你來，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淚水濇下來，邱太冲沒有擦拭，抬頭向台上望去，因爲關的店門正有人在開。

開門的人才剛走出門，邱太冲已高聲叫道：「舅舅！」

山羊鬍子瓜子臉，丹鳳眼下鼻頭有些紅，可不正是邱太冲的舅舅常小龍，只見他雙手挽在袖管裡，精神不振，滿面愁容的望到街邊，不由高聲叫道：「是太冲？這下子可好了，總算老天有眼，大姐有救了呢！」

說着，急步走下台階，拉住邱太冲道：「回來就好，回來就好，我常在說，長泰哥一生未做過缺德事，他不會斷了香煙的。」

邱太冲當即一跪，哭道：「舅舅！我不孝，我該死！」

常小龍道：「快起來，進去看看你媽去。」

邱太冲一聽，心頭狂喜的高聲叫着：「媽！媽！」也不顧女俠三人尚在一旁站着，立刻衝向店門跑去，光景可不正是忘了我是誰！

望着邱太冲狂奔回店內，常小龍忙對女俠三人道：「三位可是一同與我那外甥前來的？」

女俠點點頭，常小龍點頭含笑，道：「冲兒失態，三位不要介意，快請進店內。」

女俠道：「我們都替他高興呢！」

於是一行跟在常小龍身後直入店中。

長泰寶號的買賣可眞不小，因爲過年，店門未開，但女俠等仍能看出店中貨架上京廣百貨可眞齊全，連周通與牛大壯也覺得字號開得夠大。

這時有幾個店中伙計跑出來接女俠三人往二道院子的客廂中送，穿過一道正廳，過迴廊還有三道院，常小龍的家眷就在第三道院子裡。

邱太冲跑到後院，靠左的廂屋中，裡面升了一盆炭火，暗間裡正有人在呻吟不絕呢！

邱太冲推門進入，口中高叫：「媽！」

這時錦緞棉被中，正仰躺着一個老太太，已是瘦骨懨懨，一旁有個侍女正在調弄湯藥呢，邱太冲的叫聲，驚醒被中老婦，只見她緩緩的睜開眼，自語道：「我眞的看到冲兒了，他是來接我去見他爹的吧！」

邱太冲一聽，心如刀割，早飛撲過去，雙膝「咚」的一聲跪下來，哭叫道：「媽，妳怎麼病成這樣啊！」

不料老夫人自語道：「走吧，孩子，我跟你去看你爹，看你大哥，我好想看到他們呀，孩子！」

邱太冲急得大叫道：「媽，冲兒沒死，冲兒回來看妳老人家了！」

這時那老夫人才回過頭來，無助似的望着邱太冲，半晌才猛側身抓住邱太冲伸來的雙手，顫聲道：「阿冲，眞是你回來了嗎？」

邱太冲急又回應道：「是冲兒回來了，媽，您怎麼病成這樣子？」

這時邱太冲的舅媽表弟妹全過來，見眞是邱太冲，無不高興異常，只聽邱太冲舅媽道：「大姐病很久了，甚麼藥也沒有效，西街大夫說，是憂慼過度，想邱大哥同你們兄弟啊！」



邱太冲垂淚道：「媽，冲兒想不到媽已經逃出虎口，否則早就找媽了。」

邱老夫人精神突然好起來，掙扎着坐直身子，一手緊緊的抓着邱太冲，光景還眞怕邱太冲跑了呢！緩緩的喘了幾口氣，這才問道：「那日你沒有被那些海盜殺死，不料又見海上大風吹來，人們都說你怕已被大浪吞噬去了，想不到你還活着，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這時才提醒邱太冲，忙對母親道：「我還有三位同伴，一時忘了，他們還在門外面呢，等我把他三人請進來，再詳細說給媽知道。」

一聽還有三個同伴一起來，一定是救過冲兒的，忙叫他快去把人家請進後院來。

這時女俠三人已坐在前院的客廂中喝茶呢，見邱太冲走來，大家都向他道賀。

常小龍也高興的道：「你今兒回來，你媽的病算是有救了。」

一面指着女俠三人又道：「他們三人是……」

邱太冲忙介紹女俠三人同舅舅認識，並把三人相識經過約略的說了一遍，且說正準備出海找那大海盜宮雄報仇呢。

常小龍一聽，又細看女俠三人幾眼，道：「我那邱家大哥死得實在意外，想不到洞頭那面也會出海盜，不過海上不比陸上，既不能竄高躍遠躲閃，更無法在打不過時候逃走，一朝遇上，就得拚個勝敗生死分明來，我擔心海盜人多，只怕你們難是敵手。」

一面對邱太冲道：「你今兒好不容易死裡逃生，你媽只怕不會再答應你離開她了吧！」

邱太冲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今不殺海盜宮雄，何以爲人！」

不料女俠却笑對邱太冲道：「既有老母朝思晚盼的把你盼回來，一時間邱兄弟還是在老人身旁陪着，要知我既知宮雄在披山附近，這就要設法找去，邱兄弟不要忘了，那宮雄正是我要找且必欲殺之的大盜，今由我去，也是一樣。」

這時候大廳上酒席已擺，紅紗宮燈高掛，已是天黑吃晚飯的時候了。

邱太冲想說甚麼，常小龍早對幾人道：「大家入席，邊吃邊說。」

女俠幾人遂在常小龍與邱太冲的邀請下，一同走入大廳中，只見酒席上擺設的又自與北方吃的不同，各種菜餚十分精緻。

常小龍端起酒壺，邊說道：「今晚我特叫人在地窖取出一罈陳年紹興來，大伙嚐嚐這陳年紹興味道如何！」

說着每人倒了一碗，大家看去，其色淡紅而純，酒味既香又醇，早聽常小龍又道：「眞正的陳年紹興，不只是來自紹興，更須要紹興東湖的水來釀造才夠味！」

要知紹興東湖原是人工開鑿的湖，不但風景佳，最引人的地方却是東湖的水，那紹興原是水鄉，更是酒鄉，東湖就在紹興東城，湖水清澈甘美，其浮力比之一般水要大，最適宜作酒，人們全憑古老流傳下的方法釀酒，全是糯米發酵釀酒，但其中訣竅只有造酒人知道，所以古來紹興的酒就是貢品之一，有黃酒、竹葉青、狀元紅，善釀，各味皆不同，經過窖藏，一般的紹興酒就成了陳年花雕，或叫陳年老酒，紹興城中何止數千家酒坊，也因此紹興也成了酒鄉之城，醉漢之樂園了。」

席間，幾人正喝得昏陶陶呢，不料邱太冲的媽竟然拄杖在一個侍女的攙扶下，緩緩走進大廳來，大家一見紛紛站起來迎接。

常小龍高興的叫道：「大姐，你已在床上整整一個月未下地來走動了！」

說着，語音有點嗚咽起來。

邱太冲忙上前攙扶，邊叫道：「媽，妳怎麼起來了，身體覺得如何？」

邱老夫人道：「看到你回來，我已覺得好了大半，再也躺不住了，我得來看看你啊！」

老夫人就坐在邱太冲身邊一張椅子上，邱太冲忙把女俠黑牡丹、周通、牛大壯三人介紹給母親認識，邱太冲約略說到三人是南來協助捕殺大海盜宮雄的，緩緩說給母親聽。

出人意外的，甚至連常小龍也大出所料，邱太冲的母親更見精神一振，道：「爲了娘有一日地下去見你爹，爲了邱家的滅門大仇，更爲了咱們洞頭一方的善良百姓，娘覺得你應跟着去找那海盜廝殺一場，老天有眼，也許你就能爲父兄報仇了，往後你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人了。」

女俠黑牡丹一聽，不由肅然起敬，滿眶含淚的道：「伯母眞是明白人，黑牡丹十分敬佩！」

邱太冲更是大喜而泣道：「只聽媽這幾句話，那大海盜宮雄算是死定了。」

邱老夫人道：「不知你們可曾打聽出宮雄那賊的下落沒有？」

邱太冲忙回道：「已知那賊子窩在披山島上。」

邱老夫人道：「披山就在溫州灣外，附近有小島數個，要想上披山找那賊子，需作週全準備，盲目前去，媽是不放心的。」

邱太冲道：「這事孩兒早想妥

了，兒子先返回洞頭，招募一批勇士，駕舟海上，如果不遇，一定找上披山，去找那宮雄老巢，一舉燒了他的窩。」

邱老夫人道：「媽本想跟你回洞頭去，你父兄的屍骨尚在洞頭，過年了，也該去上香燒些紙銀，唉，媽怕身子骨不夠硬，只等一些時候了。」

邱太冲黯然的道：「媽放心，我會到墳上看的，媽在金華就等兒子捷報傳來了。」

於是，邱老夫人緩緩走向女俠三人面前，顫巍巍的又向女俠三人稱謝不已，要三人多在此住些日子，當她細看女俠時候，直覺這女子長得可眞是國色天香，瓠犀微露中顯露出嬌艷嫵媚，若是換去一身黑衣，必然是個美人兒，不由怔怔的拉着女俠柔荑的手，道：「姑娘，妳一定爲家恨而奔走他鄉，壯志令人佩服，冲兒是個男子，我豈能有攔阻之理，還望姑娘多加相助了。」

女俠忙低聲道：「不要說宮雄也是我的仇人，就算是與我黑牡丹不相干，如今旣讓我等知道，也會心甘情願的拔刀相助呢！」

邱老夫人道：「冲兒能結識你們這些英雄俠女，出力相助，老身實在放心不少，你們多喝些酒吧。」

一面對常小龍與邱太冲二人道。「好好款待三位客人，不可稍有怠慢。」

於是，大家同送邱老夫人，在侍女攙扶下走入後面。

常小龍高興的道：「你媽眞的好了，連說的話也十分有力，看樣子三兩天她就會全好了。」

邱太冲自是十分高興，且因爲媽的大力鼓勵，遂決定短期內就啓程往洞頭島去，因爲招募勇士與購大船，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成的。

雖然如此，當天大家還是痛飲到二更天，才在常小龍的妥善安排中各自舒服的睡下。

當然，高興得連連翻來覆去的還是邱太冲。

另外，女俠也是到三更天才睡着，因爲南宮年的影子令她好一陣子不自在！（完）





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石中天・文　可飛・圖

# 恩仇兩難了

入贅唐門　恩仇兩難

十七年前，正邪兩派在雁蕩山一場血戰，邪派魔頭悉數被殲，但代表正義力量的九大門派精英在此一役中亦傷亡慘重。

九大門派掌門在少林寺大雄寶殿密議，決定各派封山二十年，以保存實力及培養人材。

自此之後，武林中便如羣龍無首，江湖中羣雄四起，烽烟遍地，這十七年的混亂以及傷亡人數都是空前的。

蜀中唐門的暗器名冠武林，尤其是淬毒功夫，更是其他門派望塵莫及，一般人對蜀中唐門子弟都有着敬而遠之的心理。幸而唐門門規甚嚴，弟子們亦甚少到江湖中去惹事生非，這也是唐門能夠屹立江湖三百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

不過這十七年對唐門却是個例外，唐門子弟出手的機會及次數都比以前大增，但比起其他幫派，仍然顯得十分安守本份。

唐門的上任掌門唐雅生去世極早，由於當時門內沒有一個足以服衆的繼承人接任，所以公議由唐雅生的遺孀徐金娘繼任。

唐雅生有一妻兩妾，徐金娘是他的結髮妻子，唐雅生是獨子，並無兄弟，所以唐家破例讓他多納兩個妾侍，他也沒有讓父母失望，由成親到他死前的十二年間，更產下十二個兒子。

如今這十二個兒子都已成家立室，也都有了兒子，唐家的實力更加强盛了。

徐金娘今年已七十一歲，身子仍然十分硬朗，唐門事無大小，她都親自過問，她武功高，又精明能幹，加上賞罰分明，所以唐門子弟對她極爲敬畏。

武林中人一般以爲唐門是在成都的唐家莊，實際上那只是一個聯絡站，眞正的大本營却是在邛崍山山腹之中，唐門令武林人物喪膽的暗器也是在邛崍這裡製造的，山腹中有如八卦陣，甬道極多，把一個個的山洞聯串起來，外人進來往往出不得。

整座山腹還分成內中外三個部份。內洞是製造暗器的場所。入山之人限制極嚴，這部門由徐金娘的大兒子唐志天及三兒子唐志玄負責，中部是寢室，而外部是一般唐家子弟起居之地方。

當然，能夠住在邛崍山腹內的人，都是唐門的精英，其他的只能住在成都的唐家莊了。

徐金娘的兒孫雖多，却沒女兒，在第三代之中才有兩個孫女，大的唐茵年已花信，猶未有婆家，小的今年才七歲。

徐金娘對唐茵非常鍾愛，視如命根，幾番對上門提親的婆家都不甚滿意，以致屢誤唐茵佳期，至今

仍是名花無主。

事實上，唐茵不但文武雙全，而且花容玉貌，千嬌百媚。

* * *

深秋。

月冷、星稀。

大地一片漆黑，峻險嶙峋的山峯，此刻更似一頭伏在黑暗中的怪獸。

山腹大廳內，燭火輝煌，八支兒臂般粗的大蠟燭，把大廳照得如同白天。

正中一張金漆交椅，兩旁各有十二張高背椅，此刻椅上都坐着人，左首是唐門的第二代，右首的是唐門的第三代的精英。

二十四個人端坐在椅上，如石像般，不言不動，臉色十分肅穆，召集的金鐘已過頓飯工夫，他們都以最快速度各自趕集廳上，唐家的掌門人徐金娘猶未出現，衆人都有些焦急。

良久，唐志玄忍不住的輕聲問道：「大哥，娘今夜敲動金鐘，不知有什麼急事？」

唐志天輕嘆了一聲道：「急事大概沒有，料是爲了茵丫頭的婚事……」

「茵丫頭的婚事一向由娘作主，這次因何要咱們參予？」唐志玄訝然問道：「莫非茵丫頭出了什麼事？」

唐志天嘆了一口氣道：「你問老六吧！」

原來唐茵是唐志宙的女兒，當下唐志宙也輕嘆了一聲道：「這實在是一件家醜，兄弟……實在愧對祖先……等下娘自有分曉……」

正說到這裡，屏風後傳來一陣步履聲，接着兩丫頭提着一對宮燈走了出來。後面還有兩個丫頭扶着一個白髮老婦，那老婦手提一根漆金龍拐，神色十分嚴肅，臉上的皺紋如石刻般。

白髮老婦在正中一站，兩旁的唐門子弟立即颼的一聲站了起來，行動劃一齊整，左首的屈身叫道：「孩兒參見娘親，恭祝娘親福如東海！」

右首的壯漢緊接着呼道：「孫兒們拜見奶奶，恭祝奶奶壽比南山！」

「都給我坐下！」徐金娘凌厲的目光在子孫臉上一掃，自己亦隨即坐下，那四個丫頭站在她背後，如宮女對皇后。

「剛才是誰談論茵丫頭的？」

唐志宙連忙恭聲道：「是孩兒在數說茵丫頭，孩兒管教不嚴，致令她做出一件如此敗壞門風的事來，請娘親……」

徐金娘輕咳一聲，沉聲道：「這的確是家醜，但家醜如不外揚，便是喜事。」

唐志天等人都是一怔，在此之前，他們都以爲徐金娘必會勃然大怒，料不到事實並非如此。

唐志宙顫抖着聲音道：「娘的意思是要讓茵丫頭，跟那個……」

徐金娘臉色微微一變道：「這有什麼辦法？難道把茵丫頭打死？」稍頓，又道：「今日爲娘召集你們，便是研究茵丫頭的婚事，問題是那小子名不見經傳，你們可知道他的底細麼？」

唐志宇道：「宋維新這三個字，孩兒還是今春才聽見的，依孩兒看，問問茵丫頭可能還會比較詳細！」

「茵丫頭說他是袞州五虎斷魂刀彭雷的義子，自小便跟彭雷學藝，今年二十六歲。」徐金娘又道：「上月爲娘已派人去袞州查過，的確無訛！」

唐志天問道：「娘，宋維新爲何跟他義父？他父母呢？」

「他自小便是孤兒，被彭雷拾回去撫養，相貌不錯，武功也過得去，只是文才方面較差，但咱們武人但求不是目不識丁也就是了，倒毋須過於苛求。」

唐志宙囁嚅道：「既然如此，娘爲何還要孩兒們來商量？」

徐金娘輕嘆一聲道：「爲娘本來嫌五虎門名望低，配不上咱們唐家，所以今年彭雷來提親，爲娘才一口拒絕他，誰知茵丫頭不顧廉耻，私自去找他，如今却大着肚子回來！」

說到這裡，徐金娘不由頓一頓龍拐，只聽得「彭」一聲的悶响，唐志天等人心頭都是一跳。

「現在已經有四個月了，假如把茵丫頭嫁出去，這件家醜如何能掩得住？爲娘今日召集你們來此，便是爲了這件事！」

廳內二十四個人，個個面面相覷，都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也因此人人拿眼望着徐金娘。

徐金娘嘆息道：「爲娘今年七十一歲，這個家遲早都要你們打理，現在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們連想也不去想，一切都要爲娘決定，叫爲娘大去之日怎能安心？」

廳內之人個個都不敢作聲，齊把頭低下，徐金娘嘆道：「你們有任何建議都不妨說出來，爲娘絕不責怪！」

半晌，唐志宇道：「娘，不如叫二叔替茵丫頭她……」他輕吸一口氣，繼續道：「叫二叔開一帖藥給茵丫頭吃……」

徐金娘臉色一沉，但隨即省起剛才自己所許下的諾言，忙把語氣放鬆，「茵丫頭不是你女兒，你自然是只顧臉子而不顧她的身體了！」

唐志宇忙道：「娘教訓得是，



孩兒不敢……孩兒看娘親似乎已胸有成竹，孩兒們愚昧，不能忖知娘的神機妙算。」

徐金娘長嘆一聲，道：「我早知你們還是得依靠我。」她稍頓一下，然後又道：「辦法只有一個，便是招郎入舍！」

唐志宇脫口道：「娘，妳要招贅他？」

「除此尚有什麼方法？」

唐志天比較心細，想了一下，問道：「那小子肯麼？再說就算招他入贅，茵丫頭的事也還是瞞不到外人！所謂紙包不住火，他倆成親時，咱們少不得也得宴請蜀中的親友……將來有了孩子，他們……」

徐金娘臉上又現出一絲憂慮之色，喃喃地道：「你們都不用腦想想，將來叫爲娘怎麼能放心！」

廳內的人都把頭低下，靜得像一潭死水，徐金娘又是一聲長嘆，道：「早知如此，爲娘在你們成家之後便不再理事，豈不更好？這是爲娘的錯，還是你們的錯？」

良久，她眼光又在衆人臉上掃過，最後停在最小的兒子臉上道：「昃兒，你們兄弟中數你腦筋最靈活，你且替爲娘說說看！」

唐家十二子乃是以千字文排列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唐志昃年幼時跟乃兄學習暗器淬毒功夫，不愼被毒侵入左臂，以致須要切臂拔毒，成了獨臂人，但他却比較善於思考問題，大概是殘廢而使他生性沉靜吧！當下他輕嘆一聲道：「孩兒有一個方法在胸中，只怕彭家不肯而已！」

「昃兒但說無妨！」

「咱們叫宋維新僱花轎來成都迎娶，然後把花轎抬來山內，對咱們的親友說是把茵兒嫁到袞州去，待得茵兒生下孩子三年兩載才公開露面，屆時就算把孩子的年歲報小幾個月也不怕人知啦！」

唐志宙忙問道：「那麼彭老頭那方面，咱們又如何的交代？」

「很簡單，對他宣佈義子去蜀中，因爲唐家捨不得把唐茵嫁到千里之外，唐老太要留唐茵生下孩子之後，才准她出遠門。」

唐志宙又問道：「這樣他肯麼？」

「應該沒有多大問題，須知咱們唐家勢大，他們彭家勢弱，他能攀上這門子親事，算他造化，再說他也不希望義子娶個身懷六甲的媳婦回去！」

徐金娘嘆道：「昃兒所說眞乃深得我心，爲娘也正有此意。」

衆人都鬆了口氣，咸稱此計大妙。

徐金娘冷笑一聲，道：「你們別高興得太早，宋維新雖然相貌堂堂，但人品亦不會好到那裡去，否則，也不會跟茵丫頭幹下那種苟且之事來！他來了之後，家中的事還是不能讓他知道得太多，內山重地更不能讓他自出自入！」

唐志天忙道：「這個孩兒自會小心，請娘親放心。」

唐志宙囁嚅地問道：「但假如以後他對茵丫頭的確是眞心實意，對咱們唐家也沒有異志，咱們又如何待他？」

徐金娘沉吟了一下，道：「待他孩子養下了再說，無論如何他也只是半子而已，宙兒，你緊記交代茵丫頭，不得私自傳授發射暗器的手法以及唐家劍法予他。」

「孩兒知道。」

「盈兒，茵丫頭的婚事你跟六哥統籌辦理，半個月之內就要完成。」

唐志盈是蜀中唐家的負責人，聞言忙道：「娘，半個月時間會否太匆忙？而且那小子也不知……」

徐金娘臉色一沉道：「什麼小子？他既然已將成爲唐家快婿，便不能稱他小子，據茵丫頭說，他現在住在成都雲賓客棧，再有一點，不論你們心中如何想，表面上對他還得客客氣氣，尤其是婚事未辦成之前，洪兒，你明早立即派人快馬到袞州跟彭老頭打個招呼！」

她眼光又在兒孫臉上掃過，最後停在右排，「仁兒，信兒，中兒你們三個最近疏於功課，小心奶奶的龍頭拐！」說罷，便在丫頭的攙扶下返回內堂去。

* * *

唐家人多勢衆，雖說婚事籌備匆忙，但仍然辦得熱鬧非常，新娘前門出去，兜了一個圈便由後門(邛崍山)返回家內。

是日宋維新親自騎馬備轎迎親，他英姿俊朗，相貌堂堂，唐門的親友對他的印象倒甚爲不錯，咸稱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出了唐家莊，前行了數十里，有座樹林，新郎及新娘入林更衣與另一對新人交換，於是花轎仍然前行，唐茵引着宋維新擇小路向邛崍山馳去。

馳行了一陣，唐茵見宋維新毫沒新婚之喜色，脚步不由一慢，問道：「大哥，今天是咱們的大喜之日，你怎麼反而悶悶不樂呢？」

宋維新强笑道：「胡說，愚兄，不，愚夫心中也不知有多高興。」

唐茵嗔道：「你別騙我，你一定是有什麼心事瞞着我？」

「愚夫那有什麼心事？」宋維新正容道：「那夜一時糊塗，今日却連累了妳……愚夫心中十分之不安。」

唐茵粉臉飛紅，輕啐了一聲道：「你後悔了麼？」

「茵妹，妳還不瞭解我，愚夫若是後悔，今日就不會來了，我是因妳受委屈而悶悶不樂的！」

唐茵心中一酥，放慢了脚步，香肩一斜，倚在宋維新懷中，輕聲道：「大哥別說了，那是我自己願意的，唉！若非如此，只怕奶奶還不讓我嫁出去。你不知道，長年累月住在山中，實在是十分煩悶，雖說奶奶爹爹他們都很疼我，但……」

宋維新嘆息道：「現在輪到愚夫擔心這件事，妳奶奶也不知要到何時才讓咱們下山！」

唐茵道：「原來你是因此而悶悶不樂，你放心，我日間陪你練武，夜裡陪你讀書，這就不會悶了。」

宋維新笑了一聲，道：「但是妳快要生孩子了！」

「你不喜歡麼？」

「這有可能麼？我入妳唐家之後，只怕行動不會自由，整天祇能關在屋內。」

唐茵笑道：「你放心，奶奶最疼我的，她絕不會讓你難堪。」

「但願如此！」

兩人走了一程，黃昏前便到了山前了，正在談笑間，只見樹叢後走出一彪人馬來，爲首的正是唐志宙夫婦，唐茵及宋維新連忙上前拜見！

唐志宙眉頭微微一皺道：「爲父已來此個多時辰，你們兩人怎麼走得如此之慢？」

唐茵和宋維新臉上都是一熱，唐茵嬌羞地撲入母親的懷中，唐夫人白了丈夫一眼，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茵兒身子已有了……她怎能學得你這般飛馳？」

唐志宙臉色稍和，輕咳了一聲，說道：「新兒，並非老夫有意爲難你，我唐門的規矩，任何外姓之人入山，必須要雙眼幪布……」

唐茵忙道：「爹，他……他不能例外麼？他是你的女婿，又不是外人！」

唐志宙臉色一沉道：「除非他姓唐，否則此例不能因爲父所破！」

宋維新嘆息一聲，道：「小婿知道岳父的心情，請岳父便爲小婿幪上雙眼吧！」

唐茵向他投來一瞥脈脈含情的目光，却無助地倚在母親懷中。

唐志宙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唐學德，一個叫唐學中，年紀比唐茵小，當下唐志宙便叫兩個兒子替宋維新用布幪上雙眼，於是一行人便向山內行進。

宋維新坐在一張竹椅上，四個精壯的唐家子弟故意在山中兜了幾圈，然後才走入山洞中。

待得唐茵替他解下幪眼布，已處身廳中，徐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正中，宋維新上前與長輩一一見過面，便走到後廳，裡面已擺了二三十席酒筵了。

這一夜，宋維新頗有嘉賓之感，唐門子弟表面上對這個佳婿都十分客氣，因此，席間的氣氛甚佳，這席酒一直吃到二更才散席。

三天之後，徐金娘忽派人來通知，要宋維新晚上另宿在書房，理由當然是爲了唐茵的身體。

過了幾個月，唐茵突被徐金娘飭令搬入內山靜待臨盆，宋維新一個人更加苦悶，他甚至連求見唐茵一面的機會也沒有，當眞是又怒又惱了，但他另有目的，好不容易潛了進來，實在不敢輕舉妄動！

深夜，宋維新坐在窗前，呆呆地望着桌上的燭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使心情平復下來，把自己來此五個月的情況由始至終的想了一遍。

他幾乎懷疑自己這個決定是錯誤的，甚至會毀了他一生。

他並不姓宋，也不叫維新，叫張天仇，他父母是死在唐門的暗器之下的，他父母臨危之前恰好彭雷在他家中，便接受了托孤，爲恐使仇家有所懷疑，彭雷不敢把這件事宣揚出去，並且製造了很多藉口來掩飾張天仇的身份。

一直到張天仇二十一歲，彭雷才把眞相告訴他，張天仇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後，便決定復仇，但唐門勢力大人又多，加上充滿神秘感，他有什麼辦法復仇？

經過多年的打探，才知道唐家有個孫女尚待字閨中，於是他想出了一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辦法，不惜用卑鄙手段騙取了唐茵的芳心及身體，而他也達到了第二步的目的——潛入唐家重地。

可是唐家上至徐金娘，下至普通子弟，表面上對這位姑爺都客客氣氣，實際上無時無刻的都提防他，使他在這五個月來，如同被困在牢房一樣，連唐家到底有多少個人也不知道！

這使他渡日如年，還有一點，便是他跟唐茵的關係，婚後相處日子雖不多，但他却肯定了一件事，唐茵對他是眞情實意的，這件事也經常使他深爲困擾，覺得深深對不起她，更不知將來如何處理這個「仇」了。

想了一陣，他覺得這件事實在不能再拖延下去，他一定要找一個機會到內山看一看。

心頭有了決定，便吹熄蠟燭上床練功，彭雷有個結義兄長，是「綿裡針」蒲青松，此人淡薄名利，二十五歲後便隱居江湖，但練武不輟，到了晚年，內功更爲爐火純青！



彭雷自知自己的武功，絕對助不了張天仇報仇的，所以幼年時曾把他送去蒲青松處學習內功，最後才跟他學習刀法，張天仇出道之後，再到蒲青松處學習其他武功。

事實上，他是兼有兩家之長，他的武功比他所顯露出來的要高得多。

他坐在床上運功行了五個周天才解衣歇息，這五個月對他復仇的計劃來說，毫無寸進，但日夕無聊，他都在勤練內功，內力反而有了更大的進步。

* * *

張天仇在暗暗打算，而徐金娘等人對他亦暗暗生疑。

這一夜，徐金娘把幾個兒子叫到寢室來商議。

「宙兒，維新最近可有什麼異常的行動？」

唐志宙道：「他倒十分規矩，除了大小便之外，甚少走出了書房，娘！孩兒認爲他……」

徐金娘冷哼一聲，道：「宙兒，你生性孝順溫和，但却無知人之明，你說他這樣正常麼？任何一個人枯坐在房中幾個月都會煩悶。」

唐志炅點點頭道：「娘說得不錯，這點實在十分可疑。」

唐志宙道：「但這幾個月來，他什麼事都不曾做出來，難道咱們便憑此而斷定他心懷鬼胎麼？」

唐志日道：「這可難說，那小子勤得很，每日都在練功。」

徐金娘目光一盛，問道：「他練什麼功？」

「除了練彭家的五虎斷魂刀之外，還練內功！」

徐金娘臉色一變道：「彭家練的是外功，他爲何練內功？荒兒，上次你派人去調查，怎麼沒有查出來？」

唐志荒忙道：「孩兒也不太清楚……也許他另有師門！」

徐金娘大喝一聲道：「逆子，這話你也敢說，當時派你去調查，便是恐怕他是仇家之後，我且問你，假如他師門跟咱們有仇，現在讓他進來那豈不是引狼入室嗎？」

唐志荒急道：「娘親又何必恐慌，他一個人能有多大道行！」

唐志炅道：「他到底是什麼人，咱們找個辦法試一試便知道了。」

徐金娘目光一亮道：「炅兒，你有何妙計，還不說出來聽聽！」

唐志炅便把他的計劃說了出來。

* * *

唐門雖說建在山腹中，却是繞着山谷而建，仍然見到日光，山谷稍加人工建築，即成一座大花園，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式式俱備。

張天仇在花園漫步一陣，決意試一試，他閃身走到大廳，大廳內祇有幾個丫頭，張天仇對她們道：「奶奶呢？我有事要跟她商量。」

一個丫頭道：「奶奶在內山，姑爺請且坐一會兒，待小婢去通知她老人家！」

張天仇微笑道：「謝謝姐姐。」

他正襟危坐，一個丫頭捧上熱茶，笑道：「請姑爺用茶，姑爺整天困在書房讀書，不悶嗎？」

張天仇道：「怎麼不悶，奈何寄人籬下，身不由主，悶又如何？」

「姑爺怎麼會說出這話來？你是小姐的夫婿，是唐家的半子，怎可說是寄人籬下呢？」

張天仇苦笑一聲，道：「難道不是？除了這裡、花園、書房及寢室之外，無論我要去那裡，都有人對我說不方便，若是在自己家中會如此的麼？苦就苦在這『半子』兩個字了。」

那丫頭無言以對，良久才道：「姑爺不想離開？」

「那會不想？」張天仇又苦笑了一聲，道：「只是我能離開嗎？我離開了，你們小姐又如何？」

「姑爺對小姐當眞情深義重！」

正說着，那個去內山傳話的丫頭返回來，道：「姑爺，原來奶奶昨夜閉關坐定了，要七天之後才能開關。」

「哦！這般巧，那麼煩姐姐再去通知我岳父母一聲，說我要見他兩位老人家！」

「不知姑爺有什麼事？六爺夫婦早已下山，此刻只剩下大爺及三爺兩個人啦！」

「他們下山做什麼？」

「聽說蜀中那裡有點事情發生。」

「那麼便請姐姐告訴大爺一聲，說我要去見妳們小姐。」

「大爺剛才已吩咐過了，他說任何人未得奶奶准許，不得進入內山！」

張天仇不由大笑起來，道：「好一句任何人！姐姐因何能夠進去？難道我這個半子，連一個丫頭也不如？何欺人太甚也，妳們大爺不單祇侮辱了我，也侮辱了妳們小姐！」

丫頭忙道：「咱的大爺也就是姑爺的大爺了。」

張天仇拍案而起，道：「他既然不把我當人，難道區區還得接受他的侮辱！告訴他！我今日一定要去見妳們的小姐，無論如何她都是我的妻子，她臨盆在即，我身爲人夫連見上一面的機會也不能，實在荒謬絕倫！」

他說罷拂袖返回書房，取了自己的佩刀藏在身上，然後走出花

園，花園的對面便是通往內山的甬道。

張天仇才走到最後一叢花樹前，便有兩個唐家子弟把他攔住了，張天仇認得他倆，一個是唐志天的兒子唐學禮，一個是唐志玄的兒子唐學義，忙笑道：「兩位哥哥早！」

「早！」唐學義淡淡的道：「妹夫今日爲何有這種心情來此賞花？」

「不，小弟絕對沒有賞花的心情，不瞞兩位哥哥，小弟是想去看看茵妹，料她這幾天便是臨盆之期了，請兩位哥哥通融一下！」

唐學義大聲道：「你剛來時，奶奶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任何人未得她老人家許可，便不得闖入內山。」

「小弟記得！只是現在奶奶坐關，而茵妹臨盆日期已屆，等不得開關再請示了！」

「那麼，咱們也不能放你進去，你返回書房靜候佳音吧！」

張天仇怒道：「唐家的人都是如此不近人情的麼？小弟想請問一句，茵妹現在是唐家的人還是我宋家之人？」

唐學義冷笑一聲道：「當然是我唐家的人！」

張天仇大怒道：「如此兩位當小弟是什麼人？」

「宋家之人！」

唐學禮道：「是來歷不明的人！」

張天仇怒極反笑道：「很好很好，宋某來此將近半年，到現在才知道你們的爲人，早知如此，當初宋某便跟茵妹覓地隱居，還來這裡做什麼？」

「你後悔了麼？可惜已經太遲了！」

張天仇冷笑一聲道：「茵妹既然不是我宋家之人，在下待你們奶奶出關之後便向她請示離開。」說罷，拂袖轉身欲行。

唐學禮忽然道：「且慢，你身上爲何藏了兵刃？你想闖入內山偷窺我唐家的秘密？」

張天仇回身冷笑道：「宋某若跟你們解釋，枉費口舌，兩位請了。」

唐學義一個觔斗越過張天仇頭頂，落在他身後，把他的退路封死，道：「要想走那有這麼容易？除非……」

張天仇厲聲道：「除非怎麼樣？」

「除非能把我兄弟打敗！姓宋的，你假意娶我堂妹，無非是爲了高攀我唐門，嘿嘿，也不撒泡尿照照臉，你有這個資格？」

「很好，很好，原來你們一直認爲宋某是爲了高攀你們唐家，那麼好吧，宋某便跟你們唐家一刀兩斷！」

唐學禮喝道：「你得了便宜便想撒手離開？要一刀兩斷也不是不可以，除非你讓咱們兄弟一刀兩斷吧！」說罷，抽出長劍喝道：「看招。」劍尖一抖，刺向張天仇的胸膛。

張天仇身子一偏，讓過那一劍，不料背後風聲一響，唐學義的長劍也同時出手！

張天仇冷笑一聲，道：「唐家的劍法，宋某心儀已久，今日便領教一下，爲求禮至義盡，宋某先讓你們三招。」

「不必。」唐學禮喝道：「再吃我一劍。」長劍忽地一圈，登時把張天仇上下罩住！

唐學義急忙配合，長劍又再自後刺到。

唐學禮忖道：「這次看你如何閃避。」心念未了，只見張天仇偏身讓過後背唐學義那一劍，千斤的鋼刀立即繞身飛起，只聽得「噹噹」兩聲，刀劍相碰，唐學義只覺得對方刀上傳來之力極爲沉重，手臂微微一盪，張天仇立即自空隙中穿了出來。

這剎那，唐學義第二劍再遞出，張天仇一個風車大轉身，鋼刀斜劈過去，又是「噹」的一聲巨響。

張天仇一刀在手，威風凜凜，刷刷刷一連劈出三刀，分襲二人，彭家的五虎斷魂刀法，專以刀重勢猛見稱，這三刀使得極快，迫得唐學禮及唐學義立即化攻爲守！

張天仇一口氣使了四四一十六招，只見刀光不見人影，以一敵二竟然佔了上風。

「唐家名頭雖大，劍法也不過如此，尤其是在兩位手上使出來，更加是難登大雅之堂矣！」

唐學義大怒，出劍重力一挑，盪開鋼刀，手腕立即一沉，急刺張天仇脅下！

張天仇雙腳一錯，挪開二尺，鋼刀依然向唐學禮肩膊砍去！

唐學禮不敢怠慢，出劍急忙飛起架去，不料張天仇那一刀看似實招，實是虛招，手腕一抖，刀鋒一偏，橫削對方頭顱。

唐學禮吃了一驚，急忙轉身一讓，鋼刀過處，只見頭上方巾裂斷，頭髮如流水般瀉落下來！

張天仇長笑一聲，鋼刀復劈，把唐學義的長劍格開，隨即一個快速大轉身，鋼刀急劈三刀，這三刀每招藏三式，變化十分精奇，唐學義出劍抵擋不住，連退三步。

張天仇正想再上前迫進，唐學禮已拚命奔前，出劍急戳張天仇後背，好個張天仇，身子滴溜溜的一縮，右肘猛地向後一撞。

這招變化神奇，大出唐學禮意



外，要想閃避已來不及了，左臂祇得一沉，欲要架住來勢，不料，張天仇那一肘只使了一手，手腕一轉，鋼刀已橫劈而出，快如鬼魅地向唐學禮的右臂手腕輕輕的一刺，唐學禮大吃一驚，急忙拋劍後退！

唐學義見乃兄危險，持劍急忙飛撲過來，張天仇冷笑一聲，道：「只你一個更加不行了！」他不退反進，鋼刀投入劍網之中，只聽得一陣「噹噹噹」的兵刃碰撞聲，唐學義連退八步。

就在此刻，只見得唐學禮自懷中摸出一個竹哨，嗚嗚地吹了起來，山洞口立即湧出十多個唐家子弟，團團把張天仇圍住。

張天仇冷冷地道：「你們想倚多取勝麼？」

唐學禮說道：「這小子要闖入內山，大家不要跟他客氣，上！」

十多個唐家子弟立即圍了上來，長劍齊揮，自各個方位刺向張天仇，張天仇大驚，雙腳一頓，一式「白鶴衝天」躍起二丈五六，人在半空，曲腰平射一丈，跌落地上。

唐家子弟發一聲喊，又向他圍了過去，張天仇鋼刀急劈，却又不敢猛然殺去。以免把事情弄糟，如此一來，又再陷於重圍。

只二三十招，張天仇便已陷入險境，身中了好幾劍，幸而傷勢並不嚴重。

內山山壁突然露出幾個小洞，洞後有幾張臉孔在張望，原來是徐金娘及唐家兄弟在暗中偷窺。

唐志宙到底是丈人，看了幾眼之後，忙道：「娘！行了吧？再下去可就……」

徐金娘道：「再等一下，你們都要小心留意，看看他最後關頭會否施出別派的武功來。」

再過十餘個回合，張天仇又着了兩劍，身法也逐漸慢了下來，但刀法仍然是十分兇悍。

只聽得唐學義大叫一聲，持劍加入戰圈，他武功雖不高，但仗着人多勢衆，張天仇更加危險了。

眼看張天仇即將濺血當場，忽聽一聲暴喝傳來，道：「停手，你們幹什麼？難道不知他是唐家的女婿麼？」

原來是唐志天及時出來制止，那些唐家子弟連忙住手後退，唐志天俯身扶起張天仇，溫聲道：「新兒，你怎會跟他們衝突起來？」

張天仇苦笑道：「這件事問令郎最清楚不過了！」

唐學禮一臉委屈地道：「他要闖入內山，孩兒自然不讓他進去！」

「畜牲，他是你的妹夫，你妹子現在臨盆在即，難道你不知道他進去是爲了什麼？」唐志天疾言厲色地道：「你兩個畜牲還不向妹夫賠罪？」

張天仇忙道：「一些小誤會，何必這麼認眞！」

唐學禮及唐學義淡淡的說聲對不起，便跑了開去，唐志天忙對門下弟子喝道：「還不趕快返回崗位！」扶着張天仇進入內山。

內山只是一個名稱，實際上內山尚分成內外兩堂，外堂是寢室，內堂是唐門製造暗器的場所，通常只有徐金娘及十二個兒子才可以住在這裡。

唐志天踢開一間寢室的房門，道：「新兒，你且在老夫房內休息一下，茵丫頭還未臨盆，等會老夫替你包紮傷口及換過一套衣服，再帶你去看看茵丫頭。」

張天仇露出感激之色，道：「多謝大伯！」

唐志天手腳十分俐落，只一陣便替張天仇包紮好傷口，又取了一套衣服給他換上了，然後帶他穿過一道暗廊，走到另一間寢室，伸手敲起門來。

房內有個女子的聲音問道：「誰？」

「快開門，是老夫！」

房門呀的一聲打開，是個中年侍女，唐志天拉着張天仇入房，只見床前還有一個年輕的丫頭，床上躺着一個人，正是唐茵，唐茵見到張天仇喜極而叫道：「大哥，你未走麼？」

張天仇一怔，心頭隨即雪亮，忙說道：「愚夫記掛着妳臨盆在即，所以又趕了回來。」

唐志天忙道：「難得新兒對妳一片眞情，今夜你們便聚一聚吧，老夫叫人把酒菜送進來，新兒，你今夜仍到老夫寢室歇息！」

「那麼大伯你呢？」

「老夫今夜值班，不睡了！」唐志天說罷便離開了。

張天仇跟唐茵久別重逢，本應有很多話要說，可是張天仇心情沉重，只是跟唐茵虛應着，唐茵心情開朗也沒有留意及此。

起更之後，張天仇便辭別了唐茵，在丫頭帶引之下返回唐志天的寢室。

躺在床上，張天仇却不能入睡，他知道日間那場決鬥是唐門故意安排的，他仔細的想了一下，自信不會露出什麼破綻來，心頭略安。

「唐志天讓我進來內山是什麼意思？難道是因爲我在他們心目中的嫌疑已經消除了？還是還要再試一試我？」想到此，他更加沒有睡意。

大概已到三更，張天仇突然聽到一陣殺伐聲，聲音似乎由外面花園處傳來的，他吃了一驚，連忙跳下床來，忖道：「是誰敢如此斗膽

來此撒野？」

正在找武器時，房門忽然被人推開，赫然是唐志天，只見他一臉緊張，急聲道：「新兒，外面來了一批不明來歷的幪臉客，你岳父他們已全下山，老夫跟你三伯出去應戰，你守在這裡，絕不能讓人踏進內堂一步！」說完，把張天仇拉了出去，只見暗廊上火把光亮，站滿了唐家子弟。

唐志天拉着張天仇走到一堵墻前，指着一個鐵環道：「新兒，這個鐵環是通往內堂的樞鈕，你守在這裡，無論如何不可讓人進去，否則唐門賴以立足江湖的暗器便將化爲烏有了！」

張天仇急道：「大伯，事關如此重大，還是由姪婿出去跟他們拚命吧！」

「你身上有傷，再說來人武功極高，連老夫也沒有把握，外面打鬥停止之後，你也不可打開洞門，除非你外父他們回來！」唐志天回頭對門下弟子說道：「今日是咱們唐門生死之戰，你們絕對不能退縮！開門！」

唐門子弟轟應一聲，打開洞口蜂湧而出，洞門一打開，外面殺聲更盛，接着聲音忽地減弱，洞口又被關起來。

張天仇一顆心砰砰亂跳，現在眞是天賜良機，他凝神靜聽一下，連一點呼吸聲也聽不到，不由十分詫異，心道：「茵妹去了那裡？」急忙跑去一看，房中空空如也，那裡有人。

張天仇冷靜地忖道：「唐志天無論如何不會只放下我一個人在此，是他大意還是相信我？還是故意的試我？」

回心一想：這是天賜良機，假如他跑到裡面，把淬在暗器的藥物拿一點出來，研究出其毒性，讓蒲青松製下了解藥，那麼，唐家的暗器便不足以爲懼了，這對自己復仇也是大大有利之事，錯過今日，只怕再沒有機會了！

想到此，他一顆心不由又再提了起來，趕至那堵墻前，就在此時，他覺得外面的殺伐聲音已經停止了，心頭又是一跳：怎麼這麼快就結束？不由暗暗懷疑起來。

想了一陣，他肯定必是唐家在試他，便定下神來，盤膝坐在墻前，手握鋼刀，裝作一副全神戒備的神色來，眼光看也不看那鐵環一眼。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聽到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張天仇如兔子般從地上跳了起來了。

＊　＊　＊

張天仇一回頭，遠遠便看見兩個丫頭，提着燈自暗廊走了出來，叫道：「姑爺，姑爺，小姐快生了，你趕快去看看她！」

「什麼？她快生了？」張天仇雖說對唐門懷有深仇大恨，但當知道自己即將作爲人之父，心頭一陣狂喜，忙道：「小姐現在那裡，快帶路。」

「小姐已移至內堂，請姑爺跟小婢進去。」

「她在內堂？」張天仇心中一動，隱隱覺得有點不對，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出對方又要出什麼計謀來試探他，猶豫之間已被兩個丫頭推入一個壁洞內，一入裡面，只覺一陣炎熱以及一陣刺鼻的藥味撲面而來。

「這裡是什麼地方？妳們要帶我去那裡？」

「這是唐門打製暗器的一個工場！」

張天仇一顆心又再狂跳了起來，不由暗叫一聲：「眞是天助我也！」正想伸手制住兩個丫頭，腦海中靈光一現，又暗呼一聲：「好險！徐金娘精明伶俐，豈會無端端讓我進來此處？即使茵妹在內堂，也必另有通道，這兩個丫頭絕不可能帶我經過此處！」

想到此處，他脚步不由一慢，一個丫頭轉頭問道：「姑爺怎地不走？」

「現在外面強敵襲擊的情況未明，我還是不宜離開，何況生孩子的事，我一個大男人也幫不上忙，兩位姐姐便替我好好服侍她吧！」張天仇說罷，頭也不回地退了出去，他仍然坐在鐵環之下，不言不動。

再過一陣，料天已亮了，外面忽然有人叫門，張天仇一聽正是岳父的聲音，連忙把門開了。

唐志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問道：「怎麼由你守門？」

張天仇內心冷笑一聲，也不說破，只把唐志天臨走時的話轉述了一番。

唐志宇臉色一變，道：「原來如此，大概他們是去追趕敵人吧！」

「丈人，剛才丫頭來報訊，說茵妹臨盆了！」

「是麼？」唐志宙抓起他的手，道：「現在這裡沒事了，咱們進去看看。」

「不太方便吧！內堂是重地，小婿未得奶奶准許，還是不要進去的好，免得惹人誤會。」

「胡說，誰會誤會你？你妻子臨盆，你進去看看有何不可！放心，有事自有我擔當！」

「但這裡却沒有人防守……」

「現在沒事了，你不必再看守了！」

張天仇知道若再堅持反要惹人思疑了，於是他跟着唐志宙走進內



堂。

內堂極大，裡面也有幾間寢室，此刻唐茵果然產下一對麟兒，母子三人平安，唐志宙跟張天仇都是大喜，最後唐志宙、張天仇走回中部他原本歇息的書房，道：「新兒，今日你榮任父親，而老夫也做了外祖父，咱爺倆便喝幾盅吧！」

張天仇察言辨色，知道唐志宙對他已再沒有懷疑，心頭一塊大石才放下。

＊　＊　＊

內堂之內，徐金娘跟唐志昃等人正在商議。

「你們看，新兒到底還有沒有什麼嫌疑？」

唐志宇道：「依孩兒看來，他對咱們的確沒有什麼隱瞞，在最危急的時候，他仍只使彭家的五虎斷魂刀法，剛才有大好的機會，他並沒有非份之想的行動。」

唐志昃冷冷地道：「但是最後他還是跟六哥進內堂。」

「不然，這證明他不是一個有心人，若是他知道咱們在試探他，到最後他必然不會跟宙兒進來。」徐金娘道：「所以娘現在對他反而放了心。」

唐志昃又問道：「娘準備如何安置他呢？」

「過幾天爲娘再跟他談談！」

＊　＊　＊

七天之後，忽然有個丫頭來找張天仇，道：「姑爺，奶奶叫你去見她。」

「請姐姐帶路。」

那個丫頭一直把張天仇帶到了內堂徐金娘的寢室內，張天仇心頭忐忑，不知此行是禍是福。

徐金娘看了張天仇一眼，淡淡地道：「坐吧！」

「不知奶奶喚孫婿到此有何訓示？」

「新兒，聽說那夜你的表現甚好，奶奶十分高興，後來又聽義兒說，他跟你糊里糊塗打了一架，原來你的內功修爲甚深，照我所知，彭家習的是外家功夫，難道你另有名師指點？」

張天仇暗暗鬆了口氣，道：「孫婿除了義父之外，亦沒有其他師父，至於內功一事，那是孫婿義父有位結義兄長，臨死前交下一份練習內功秘笈給他，孫婿十二歲時，義父便叫我依秘笈上的訣要練習內功。」

「哦？」徐金娘又沉吟了一陣，又問道：「那人是誰？你所習的內功又叫什麼名稱？」

「義父的盟兄叫蒲青松，生前有個外號『綿裡針』，他習的是武當內功心法！」張天仇不怕唐門會查出蒲青松的底細，因爲二十年來蒲青松已完全退出了江湖，改名換姓，隱居在洞庭湖畔。

徐金娘想了一陣，道：「奶奶記起有一個這樣的人，好像死了二十多年了吧，新兒，你露一手給奶奶看看。」

張天仇故意忸怩地道：「孫婿武功低微，怎敢在奶奶臉前獻醜。」

徐金娘臉上微現不悅之色，道：「奶奶又不是別人，你怕什麼？快露一手讓奶奶看看你的內功有多深的火候。」

「如此孫婿獻醜了！」張天仇捋起衣袖，雙目四處一掠，見房內有一張硬木櫈子，便運起內功，然後伸出右掌緩緩的按了下去。

他右掌停在櫈子上一陣才收掌，徐金娘拄着拐杖走了過來看了幾眼，衣袖一拂，那張櫈子嘩啦嘩啦一陣亂響，裂成了四片摔倒在地上。她臉色一動，點頭道：「不錯，看來已有六分火候了，也眞難爲了你！」

「多謝奶奶讚賞，孫婿實在愧不敢當，請奶奶以後多多指教。」

徐金娘微微一笑，道：「你不必再跟奶奶客氣，坐下吧，我有話說！」

「是」，張天仇立刻坐下道：「奶奶，請說吧！」

「你來了咱唐家也快半年了吧！是不是覺得奶奶有點不近人情？」

張天仇輕輕一笑道：「也許奶奶有苦衷！」

徐金娘笑道：「虧得你還能體諒，奶奶也不相瞞，我唐家規矩向來如此，並不是單獨對你如此，奶奶相信你現在心頭也是雪亮了。」

張天仇道：「不知奶奶現在對我這個唐門半子還有否懷疑？」

「你說呢？」

「孫婿怎知奶奶的心事？不過假如奶奶不能相信，孫婿便立即携茵妹下山，免得日後難以相處。」

徐金娘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假如奶奶相信你呢？」

「孫婿自是由奶奶安排。」

「很好，奶奶便告訴你，你的確是我唐家的佳婿，奶奶相信你，你岳父他們也相信你。」

張天仇長長噓了一口氣，道：「如此，孫婿就算再住下去也才能安心。」

「奶奶希望你跟茵丫頭再住三兩年，那時候你們帶孩子出去，也不會露出破綻。」

「這……孫婿義父可曾知道奶奶這個安排麼？」

「你可以寫一封信，奶奶叫人送去給他。」

「那好吧，奶奶還有什麼話要教導我呢？」

徐金娘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

道：「一住三年，你不怕悶麼？」

張天仇故意露出一個詫異的神色，道：「難道奶奶不讓茵妹跟孫婿在一起麼？」

「奶奶不是這個意思，茵丫頭滿月之後，便會搬去跟你住，奶奶的意思是說大丈夫整天窩在房內不怕無聊嗎？」

「奶奶的意思是……」

「奶奶要你替我唐家做點事。」

「啊？」張天仇吃了一驚，脫口道：「奶奶不怕違例？」這次他倒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對！奶奶決定破例，你岳父他們人雖勤奮，但都是胸無城府之輩，假如風平浪靜，自然不會有問題，但萬一發生了大事，他們就拿不定主意了。昃兒人雖聰明，但心胸狹窄，武功低微，不能充當大任，義兒禮兒他們更不能成材，所以奶奶要你留下來助我唐家一臂之力哩！」

張天仇一顆心砰砰的亂跳，急道：「奶奶太抬舉孫婿了，孫婿武功低，文才弱，論德更不足以服衆，更且又非唐家子弟，孫婿能替奶奶分擔得了什麼？」

徐金娘嘆了一口氣道：「暫時要你做什麼，奶奶也還未拿定主意。不過奶奶却有個感覺，你絕不是池中之物，將來必出人頭地，假如你是唐家的仇人，便十分可怕，現在既然知道你不是仇家派來的奸細，奶奶自然要重用你，由現在起奶奶先教你我唐家發射暗器的三十六種手法。」

徐金娘說罷便抓起几上一把珠子，只見她袖子一揚，那把珠子呼的一聲飛了出去，隨即嵌在對面的一扇窗子上，二三十粒珠子全聚在一起。

徐金娘再抓起一把，這次珠子拋出去，竟然嵌在窗子的四週。

張天仇看得目瞪口呆，這份眼力及手勁的確神奇，難怪唐門能憑這門絕學稱霸江湖。

「這兩式是我唐門暗器手法的第十一式『百鳥朝陽』及『圍江截水』，你好好的練一練，至於第一式至第十式是入門功夫，諒你已曾學過便不用學了，奶奶限你七日之內便得學成這兩種手法。」

張天仇大喜，自此每日都跟徐金娘學一個時辰。這兩種手法，他祇學了五天便能得心應手，喜得徐金娘合不攏嘴來，這固然是張天仇心靈手巧，而徐金娘亦是盡心盡力的教他。

一個月過去了，張天仇已學了十式，徐金娘把兒孫召集於大廳，然後要張天仇把所學的使將出來，然後道：「我只教了他一個月，便有此成就，義兒禮兒仁兒，你們自忖比他如何？學了這許多年才學到第三十式！」

他眼光一掃兒孫，道：「爲娘決定今後准許新兒到工場參觀，自從你們爺爺過世之後，至今尚未有新的暗器及藥物出產，我希望新兒加入研究之後，能快速研製出新的暗器品種來，以配合第三十六式的手法。」

唐門暗器手法第三十六式所發射出去的暗器，要能隨心所欲地在空中改變方向及停留時間，可惜唐門至今仍未研究出一種配合此手法的理想暗器。

唐志天聽了徐金娘的話之後，却是又慚愧又妬忌，有幾個投向張天仇的眼光充滿了妒恨。

張天仇表面上戰戰兢兢，心頭上之狂喜，却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由今日起，他在唐門的地位總算定了下來。

* * *

自此以後，張天仇上午跟徐金娘學藝，下午則跟唐志天及唐志玄學習打造暗器，晚上則逗子爲樂，表面上他快樂似神仙，實際上夜半無人時，內心則十分矛盾。父母之仇不能不復，但徐金娘對自己青睞有加，不但把唐家絕技傾囊相授，而且十分重用他，他能對她下毒手麼？

假如他毀了唐門，他跟唐茵的關係又會演變成什麼局面？

他實在不敢想下去，唯有找了個藉口安慰自己：「待我學全了三十六式暗器手法以及瞭解全部暗器的製作及配藥時才下手吧！」

歲月如流水，轉眼又是秋去冬來，張天仇憑着自己的天聰，不但學全了徐金娘傳授的手法，而且對製造暗器手法各個程序也是瞭如指掌。

這半年來，不但徐金娘對他更加寵愛，連一些唐門子弟對他的印象也大有改進，張天仇半年間已對三件暗器的形狀提出建議改造，新暗器比舊的確有了改善，發射效果更爲完善。

徐金娘於是派他參予研究發射第三十六式手法的暗器研究，如今他對唐門各處地方都可直出直入。

由於第三十六式暗器手法「隨心所欲」十分奇妙，對暗器的要求極高，體積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要薄，又不能太薄。因爲太薄太小便不受力，太大太厚不可能使其在空中可作較長時間的停留。這的確是個難題，但張天仇自從加入研究行列之後，便廢寢忘餐的研究，他很少打造實物研究，而是在理論上尋求答案。

三個月過去了，眨眼便將快過年，唐門子弟一般都已放下了工作準備過年，張天仇却仍然埋首於工場內。



這行動却招來唐學禮等人的憤恨，一天，他們堂兄弟便聚在一起商量了起來。

「這小子故意做給奶奶看，却使咱們大吃其苦了。」

唐學智也道：「正是，自從他來了之後，奶奶三天兩日便拿他來教訓咱們，累得咱們哥兒倆偸懶一下也不能了。」

唐學仁接口道：「咱們想個方法作弄他一下，好叫他別那麼得意。」

唐學義道：「何止只作弄他一下，依我看，最好想個法子把他轟走！」

唐學禮道：「老六，咱們兄弟數你最多點子，你想個辦法吧！」

唐學和抓抓頭皮，道：「辦法是有一個，只怕鬧大了，奶奶那裡大家可得口密一點，絕不能供出來。」

唐學禮忙道：「這個有何難，咱哥兒倆全部起誓，絕不把話說出去。老六，你有什麼好計，還不趕快說了出來。」

唐學和嚥了一口口水，這才慢條斯理地道：「咱們拿些新打造的暗器藏在他書房之內，然後趁新年去拜年時，故意把它拿出來，讓他難以向奶奶解釋！」

唐學智冷哼一聲道：「這算是什麼妙計？」

「嘿嘿，咱們對奶奶說那小子心懷鬼胎，把咱家新造的暗器偸藏了起來，將來必是對咱家不利。」

唐學禮一拍大腿道：「這計果然不錯，就算他事後不被趕走，奶奶對他起碼也有了戒心了！」

* * *

大年初一，唐門之內喜氣洋洋，唐志天兄弟率着兒媳向徐金娘拜年，張天仇夫婦當然也抱着一對兒子去給唐家老奶奶拜年。

拜完了年，唐學禮拉着兄弟的手道：「咱們去年沒給妹夫及妹子拜過年，今日便去他們房內高興高興吧！」

衆人轟然一聲，擁着張天仇夫婦回去，唐茵因兄弟對自己夫婦如此熱情，而內心大喜，忙把他們迎入書房，然後道：「哥兒且坐一陣，待小妹去拿些糖菓來！」

唐學禮道：「什麼只拿些糖菓，茵妹，咱們已很久未吃過妳燒的小菜了，今日無論如何妳得親自下厨弄幾味出來，讓咱們哥兒倆跟妹夫吃幾盅！」

張天仇到底年紀還輕，也喜熱鬧，便也道：「茵妹，妳去燒些下酒的菜來吧！」

「咱們還未向爹娘拜年。」

唐學仁道：「吃過午飯再去吧！」

衆人一邊吃着糖菓一邊閒談着，唐學和見窗口放着幾盆花，不由笑道：「姐夫何時喜歡種起花來？」

張天仇道：「閒着沒事，聊以種花解悶。」

唐學和笑道：「幾時閒着請姐夫教小弟也種幾盆來解解悶。」說着走到花前端詳，忽然驚呼一聲道：「咦！這是什麼東西？」伸手到花盆後一摸，摸出一個布袋來。

張天仇回身望後，也是詫異道：「和弟你在那裡找到的？」

「花盆後，姐夫不知道麼？」唐學和冷笑一聲，把袋子解開倒了出來，却是各種各式的暗器，唐學禮等兄弟全都臉色一沉。

唐學義冷笑一聲道：「妹夫你忘記了規矩麼？還是奶奶忘記把規矩告訴你了？任何人若非執行任務，不得擅自帶暗器離開工場。」

張天仇道：「小弟絕不敢忘記家規，更絕對沒有拿過任何一件暗器。」

唐學和臉色一變，道：「姐夫這話的意思是小弟插贓嫁禍的？」

張天仇忙道：「愚兄絕無此意。」

「那麼，這包東西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了？」

唐學禮道：「我親眼看見和弟是在花盆後拿出來的。」

張天仇心知這件事十分嚴重，雖有幾分懷疑是他們搞的鬼，却又不敢說，只得長嘆一聲，道：「小弟的確未曾拿過一絲一毫的暗器離開過工場。」

唐學禮把暗器裝回袋子裡，道：「你倆不必爭論，這件事還是由奶奶來處理。」說罷，拿着布袋衝出書房。

出門幾乎跟唐茵撞個滿懷，唐茵訝然問道：「大哥你匆匆去那裡？小妹的菜快要燒好了。」

唐學禮道：「愚兄有要事去找奶奶。」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向內山。

張天仇要跟着出去，却讓唐學智及唐學仁按住，道：「姐夫，你不必理會他，咱們坐下喝幾盅。」

且說，唐學禮奔至徐金娘寢室內，把唐學和在花盆後找到一包暗器事述說了一遍。

徐金娘心中暗忖道：「他們兄弟素來與新兒臉和心不和，怎麼會一齊跑到新兒處？哼！九成是這幾個小鬼要誣害新兒。」她看也不看那袋暗器一眼，沉聲道：「誰要你多事，是奶奶叫新兒拿回去研究的。」

唐學禮一怔，脫口道：「不是吧……剛才新弟他也說不出話來……」

徐金娘心頭更加雪亮道：「是奶奶叫他不要說出去的，你們問

他，他自然不說，快拿回去向他道歉，你們若再胡來，莫怪奶奶翻臉，你聽過一句古話麼？」

唐學禮明知徐金娘袒護張天仇，可是這是他們兄弟使的嫁禍之計，他如何敢說出來，只得囁嚅地問道：「孫兒讀書不多，不知古人說些什麼話來？」

「大義滅親！」徐金娘厲聲道：「你們這許多人全沒有一個有新兒一半聰明及勤奮的，奶奶死了之後，將來唐門實在少不了他。」

她見唐學禮臉有悻悻之色，又道：「你不服氣麼？他只學了半年，便把三十六式暗器手法學成，你呢？到底還差兩式才學全。」

唐學禮唯唯喏喏退了出去，垂頭喪氣把那袋暗器交給張天仇，道：「奶奶叫你收起來！」

張天仇見他臉色，便知道自己並不因此而引起徐金娘的懷疑，忙道：「大哥，菜都快涼了，快坐下吃吧！來來，待小弟敬你三杯。」

唐學仁等人心頭都十分詫異，又不便當面問唐學禮，這一頓飯吃得十分乏味，相反張天仇夫婦殷勤的佈菜勸酒，滿懷高興的神色，幾乎把唐學禮等氣破了肚皮！

* * *

這件事使張天仇加快了復仇的計劃，他知道假如徐金娘死了，自己不但再難以立足，而且會有殺身之禍。

唐家力量如此龐大，自己只一個人，這仇該如何報？他能把唐家數百人全殺掉了麼？這簡直毫無可能。

他隨即又想：我把唐家製造的暗器秘密及藥方公佈了出去，其他門派有了準備，事先製好解藥，以後便不怕唐門了，這豈不是一種報復？

可是回心一想，自己父母是中了唐門暗器活生生的痛死的，單只這樣，父母在天之靈豈能安息？

「好，那我便想法子殺死他們兩個人吧！這樣爹娘大概也能瞑目了，但我該殺誰？」

他腦海中立即浮現唐學禮及唐學義的影子，心道：「這兩個人最可惡，我殺死他們也不過份。」

剛想到此，他便搖頭了：「這兩人在唐門份量太輕，多殺幾個也沒用。」他又想到了徐金娘，一顆心登時的砰砰跳了起來。

「她待我有如小孫子，我如把她殺死，這豈非連豬狗也不如？假如殺死了她，唐門在三十年之內便難以恢復元氣，這豈不是最佳的報仇方法？」他一顆心又跳了起來：「不行，不行，我即使殺死了她，今後的日子只怕沒有一天能夠安心，反正她已七十多歲，再活也沒幾年，我便讓她安享天年吧，她壽終正寢之後，唐門還不是會衰落下去。」

這念頭剛生起，他又自艾自怨起來了：「張天仇呀，張天仇，父母大仇不報，你還能算是一個人麼？」

這一夜，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只覺得一個頭又沉又重，太陽穴隱隱作疼。天將亮了，仍然想不出一個好的方法來！

突然，一個念頭自他心底上升起。「我何不在暗器上面動動腦筋。」

* * *

張天仇立定了主意之後，每日都幾乎埋首在內山，一個人研究及製作，簡直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連心胸狹窄的唐志炅都對他產生了好感。

春去夏來，張天仇終於打造了一批蜻蜓鏢出來，這種鏢大小輕重不但合符要求，而且那兩對翼，以極薄的竹片製成，遇風會振動，使停在空中時間比理想中還好。

蜻蜓的頭部多了一根短短的鋼針，這鋼針是通心的，毒液藏在蜻蜓腹中，一中人體，毒液便會自動由鋼針中流入體中，快速毒死對方。

蜻蜓鏢的體積極小，一巴掌抓起十多二十枚，一切條件都符合要求，但張天仇並不急於告訴徐金娘，他又花了兩天的功夫作佈置，然後才在工場內當眾試驗。

當他脫手打出十二枚蜻蜓鏢時，只見那些蜻蜓似的暗器在空中載浮載浮，忽快忽慢，忽左忽右地飛翔着，竹片振動發出一種極其難聽的聲音，令人心頭煩燥。

那些蜻蜓鏢在空中飛舞了一回，才突地一齊射向掛在牆上的木板上。

唐家子弟均高聲歡呼，唐志天忍不住拍一拍張天仇的肩頭道：「新兒，奶奶果然沒有看錯你，來，你把那些鏢全部包了起來，待老夫跟你拿給她老人家鑑賞一下！」

眾人歡呼一聲立即湧向徐金娘的寢室去，徐金娘聽後也是大喜，抓起蜻蜓鏢脫手拋射了出去。

她在這方面的造詣，何止高出張天仇兩籌，只見那些蜻蜓鏢如同穿花蝴蝶，在空中一陣來回飛翔，煞是好看，而最後飛向目的地次序卻有先有後，而且範圍也頗廣。

唐志天道：「娘！孩兒絕不相信有人會自這個蜻蜓鏢陣中逃得出去。」

徐金娘望着張天仇道：「新兒，這暗器無論是設計及打造都不錯，只是輕了一點點，這樣會影響速度。」

張天仇忙道：「奶奶，孫婿打造這暗器之前，有了一個設想，以



前咱們的暗器種類不但多，而且功效及毒性各不相同，這樣雖然可說是應有盡有，但攜帶起來却不甚方便，所以孫婿一直希望能製造一種用途較廣的暗器，也因此才作了這設計。」

徐金娘含笑道：「這蜻蜓鏢好處在哪裡？」

張天仇抓起一支鏢，指着蜻蜓的腹部，道：「此處是空心的，可以隨意藏進任何毒液，要見血封喉的、迷魂的、七步流血的、嘔吐痙攣的、痲痺的，甚至無毒的，都可於事先隨意裝上任何毒液。」

唐志天看了一眼，道：「如在對敵之前才裝上毒液，匆忙之間，自己亦很容易被毒液沾及的。」

張天仇一笑，只見他手指一動，那蜻蜓的腹部（一個小圓筒）連鋼針，忽然脫離了出來，原來這鏢雖小，却十分精巧，由翼及腹兩部份組成。「咱們可以隨時換上去所需的腹部，以不同的顏色來作分別，這樣換起來時，便不會弄錯了！

「剛才奶奶所說的那個問題，其實並不存在，因爲剛才腹部還未裝上毒液，份量自然略輕，而咱們使用的時候，都是有毒液在內的，所以重量應以裝上毒液時爲準！」

徐金娘大喜，脫口呼道：「新兒，你不愧是我唐門快婿，好極了，禮兒，你去取些毒液來試試。」

張天仇忙道：「爲防萬一，請大哥用迷魂藥液，免生意外。」

唐學禮白了他一眼，悻悻而去，徐金娘又大讚了張天仇一番，最後長嘆一聲道：「可惜新兒不是姓唐的。」

眾人都知道她這話的含意，唐志天等人登時低頭無語。

張天仇道：「孫婿愚昧，怎及叔伯等萬一，奶奶千萬別這樣。」

「他們若有你萬一，這鏢早已製造出來了！」

正說着，唐學禮把藥液拿了過來，張天仇小心翼翼用器皿把毒液注入蜻蜓鏢的腹部。

徐金娘道：「再給爲娘試試！」

唐志天連忙把蜻蜓鏢捧起來遞給徐金娘，這一次試射之後，徐金娘點點頭道：「差不多了，天兒，你明天開始立即督促趕製一批出來，先給大家試用過之後，看看還有什麼不足之處，然後再加以改良。」

「是，孩兒知道！」唐志天拔下蜻蜓鏢，然後自己當眾一試，出手之後，眾人都看得出他發射的手法不但不如徐金娘，也不如張天仇的那麼純熟，那自然是因爲暗器尚未製成，而手法疏於練習所致。

唐志天老臉一熱，訕訕地再上前拔下蜻蜓鏢，徐金娘道：「天兒，你再發射一次，讓爲娘看看。」

「是。」唐志天再度抓起那把蜻蜓鏢，這次他不敢貿然地拋射出去，他先定一定神，輕輕吸了一口氣，把勁力沉落手腕及手指之上，然後慢慢舉起手掌來。

就在這刹那，忽然聽得一聲極微的「波」的微响，唐志天臉色一變，五指忽地鬆開，那把蜻蜓鏢登時摔落地上，緊接着唐志天砰的一聲跌倒。

這個變化十分突然，房內眾人，包括徐金娘在內都是一怔，緊接着，只見一股烏黑的血水自唐志天的指縫中滲出。

「毒！」也不知誰喊了一句，徐金娘立刻自椅上彈起，龍頭拐杖向唐志天手臂連點幾下，隨即自身上摸出一對鹿皮手套來，她熟練地戴上，然後把唐志天的五指拉開。

只見掌中嵌着一隻蜻蜓鏢，但刺着的並不是鋼針，而是腹部的碎片。

徐金娘目光一落，臉色大變，叫道：「禮兒，是誰叫你用『七色孔雀膽汁』？新兒不是叫你用迷魂藥液麼？快去拿解藥來。」

張天仇道：「孫婿去取。」話音未落，他身子一個倒翻出了房門。

徐金娘臉上神色又是一變，隨即掃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唐學禮一眼，盤膝坐在地上，運功助唐志天壓住毒氣！

張天仇去了好一陣仍未見回來，唐學禮心頭大急，連忙奔了出去。

過了兩盞茶時間，才見他慌慌張張地跑了回來，叫道：「奶奶，不好啦，藥房所有的解藥都不見了啦。」

徐金娘大吃一驚，眞氣一滯，唐志天在體內的那股毒氣立即進入心房，一張臉立即變成黑炭頭。

她怒呼一聲道：「新兒呢？」

「孫兒見不到他，哎呀，不好，九成是他弄的鬼。」

徐金娘大喝一聲道：「快跟我來。」抄起地上的龍頭拐杖，如怪鳥的自地上飛起來，眾人都有點茫然地跟着出去。

徐金娘幾個起落，便衝入藥房，只見房內幾個看守的子弟倒在地上，櫃上的樽樽瓶瓶一片狼藉，水槽上塞滿了五顏六色的藥粉。

這一刹那，徐金娘滿頭的白髮根根豎起，如同一頭發怒的雄獅，她怒極反笑，龍拐一揮，一陣乒乓，那些藥瓶登時粉碎。

「好個宋維新，老娘不把你銼骨揚灰，誓不爲人。」她如猛虎下山般直衝出去，穿過花園到了張天仇的寢室，一脚把門踢開，房內那

裡尚有人影，再到書房一看，裡面也沒有什麼人影。

她暴喝一聲，道：「來人！」

外面隨即走來兩個丫頭，她急問道：「姑爺跟小姐呢？」

「姑爺與小姐抱着小姑爺下山了。」

徐金娘大怒，猛揮一掌，「砰」的一聲，那丫頭左頰吃了她一掌，整個人立即如皮球的飛了出去。

「誰叫妳們任他離去的？爲什麼不通知我一聲？」

「奶奶……」那丫頭口角滿淌着血，委屈地道：「姑爺說已請準奶奶的！」

「放屁！」徐金娘龍頭拐一頓，地上的青磚登時破裂，「二爺他們呢？」

唐志玄連忙說道：「他們下山還未回來。」

徐金娘身子亂顫，澀聲道：「好個宋維新，裝得像，日子又算得準，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話音未落，只見唐學和自後邊奔了過來，道：「奶奶，孫兒在書房內發現一封信，是那奸賊留給妳的。」

徐金娘急忙把信拆開，只見信箋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

「奶奶，我對不起妳，也要辜負妳的期望，但父母之仇不能不報，我父母是死在你們唐門暗器之下的——『七痛絕』，痛了七天七夜才斷氣，這仇我能不報麼？

「總算我念及奶奶及茵妹對我的恩情，我沒有做出更大的報復來，只殺了唐家一人，兩命抵一命，唐家也太便宜了，假如我心腸稍硬一點，妳現在也中毒了——我已把『一沾亡』的毒藥研製成功，只要在信箋上擦一點，奶奶便得一命嗚呼了！

「奶奶，我也很後悔是妳的仇人……」

下面還寫些什麼徐金娘已看不清楚了，她只覺得眼冒金星，緊接着心頭一痛，一口鮮血衝口而出，便不省人事！

唐志玄大吃一驚，叫道：「禮兒義兒，你們留下，快救醒奶奶，其他人都跟我下山追人爲要。」

* * *

張天仇並沒有把眞相告訴唐茵，他只告訴她，徐金娘准他們帶着孩子下山走走解解悶。

唐茵那裡知道夫婿是潛伏在唐門的仇家，而且還作了一番精心的佈置。

張天仇事先把「七色孔雀汁」跟「迷魂藥」的藥罐對調過，因爲那兩種藥液色彩相同，所以唐學禮不曾發覺。

他事先亦故意把蜻蜓鏢的腹部（鐵片）打得極爲薄，心想當他試





製成功之後，必有人要去試射一下，到時必有一人要被毒死，這便達成了他報仇的目的。

他自己發射時特別小心，而徐金娘因爲功力深湛，發射全憑腕力，也不會壓裂鐵片，同樣唐志天第一次發射的也不會壓碎鐵片，只因爲徐金娘要考核他，而不免心情緊張，用力稍重，於是便引來殺身之禍。

其實張天仇對事後的逃出唐門，沒寄於很大的厚望，他在恩及仇的的煎熬之下，內心的痛苦及矛盾實非外人能理解，他甚至不想再活下去。

這次的復仇行動，也是在這種尋求早日解脫心情之下作出最後的決定！

但他料不到唐門子弟這些日子來對他已極信任，是以見他夫婦各抱一子說要下山遊玩一下，都不虞有詐而放行。

出了洞門，張天仇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心底燃起希望之火，他轉頭看了愛妻一眼，只覺她含情脈脈，口角含笑地望着自己，他心頭一酸，可是現在還未脫離險境，只得也堆下笑容道：「茵妹，咱們來比一比輕功，看看這兩年來妳有否進步！」他這幾句話故意大聲而言，說罷便提起輕功向山下飛去。

唐茵也如出籠鳥一般，聞言道：「好呀！我也應看看你的輕功是否有進步！」提步急追了下去。

奔了一程，唐茵跟張天仇的距離越發遠了，她嬌喘道：「大哥，我不來了！」

張天仇只得停下身來，轉身等她，就在他抬頭時，眼角已瞥見山腰上有人追了下來，他大吃一驚，標前兩步，迎向唐茵。

唐茵大喜，撲向張天仇懷中，張天仇右手抱子，反手食指輕輕的在唐茵的麻穴上一戳，唐茵一聲未出便不能動了，張天仇急忙把她母子二人藏在一個山洞中，自己守在洞口。

這刹那，他即使把內情告訴唐茵，而唐茵也肯跟着他，仍不宜現身，因爲出了山便是一片平地，沒處藏身，始終要落在唐家手中。

再過一陣，追兵的腳步聲已能聽到，張天仇知道再藏不住，便抽出佩刀索性衝了出去。

唐志玄喝道：「姓宋的，我唐家可曾虧待你麼？你爲何要下這毒手？」

「有！你們唐家無辜殺死我父母，我千辛萬苦潛入你們唐門本想滅你全門，只因你娘對我還不錯，所以我才只好殺一人。」

唐學智喝道：「放屁，你有什麼本事滅我全家？」

張天仇冷冷地道：「只要我在食物中下一點藥，你們便得死絕，你們唐家雖善用毒，但自忖山內的人全是心腹，所以用膳食物並未經過檢驗，今午我只要在菜中下一點『一沾亡』你說後果會如何？」

唐志玄機伶伶打了個冷顫，猛喝道：「別再跟他說廢話。上！殺無赦！」

二、三十個唐門子弟立即圍了上去，張天仇哈哈一笑道：「張某只一條命在此，你們有本事便來取吧！只怕反要讓我多殺幾人！」

唐志玄喝道：「放肆！」他首先發難，長劍一引，劍尖一抖，泛起兩朶碗般大小的劍花，分心便刺。

張天仇哈哈一笑道：「你一個人不是張某人的對手！」鋼刀一揮，只聽得「噹噹」兩聲，劍招立即給刀勢破掉了！

大笑聲中他手臂一翻，刀鋒斜飛，反劈唐志玄胸膛，這一刀如白龍衝天，勢子極猛，唐志玄不敢硬拚，身子斜閃兩步，劍走偏鋒，迴削張天仇的脅下。

張天仇大喝一聲道：「來得好！」雙腳一頓，身子衝天飛起，腰一折，頭下腳上撲將下來，只見鋼刀一招五式，如一張刀網般的向唐志玄籠罩下來！

這一招，全沒破綻，唐志玄大驚，雙腳一頓，倒飛而退，大喝道：「你們還不上。」

那些唐門子弟立即蜂湧而上，長劍齊向張天仇刺劈而來。

張天仇大喝一聲道：「今日張某便要大開殺戒了。」不退反進，撲入人羣中，鋼刀「刷刷刷」一連劈出三刀，一刀快似一刀，只聽驚呼聲此起彼落，三個唐門子弟抱傷退下。

唐志玄睚眥欲裂，大喝道：「叛徒，今日有你無我。」長劍急刺張天仇後背。

張天仇知道這羣人中武功數他最高，不與他接戰，斜飛半丈，鋼刀一揮，架住三把刺來的長劍，右腳一抬，把個唐門子弟踢飛。

突然，一聲小孩的哭聲傳來，張天仇猛然一驚，暗道：「我怎地忘了正事，我死不足惜，茵妹及孩子日後又該如何？」

想到此，他右手立即伸手入懷摸出一把蜻蜓鏢來，往人多之處扔射過去。

只聽哎唷之聲四起，七、八個子弟兵又立即倒地。唐志玄大怒道：「老夫跟你拚了！」長劍瘋狂刺出，一口氣使了四四一十六劍，全是有攻無守的拚命招式。

這一陣猛攻使張天仇再沒有機會發出暗器，而其他唐門子弟，亦拚死苦鬥，形勢立刻大變。

張天仇一個行動較慢，背後便

着了一劍，這一劍把他的仇火全部激發了出來，鋼刀盡力砍殺，衝開幾步，壓力稍減，立即又抓出一把蜻蜓鏢，向後拋射而去。

立即又有幾個唐門子弟中鏢倒地，張天仇身子不停，跳上一棵大樹上，喝道：「你們若再上來，我可要再發鏢。」

這句話可比聖旨還有效，唐志玄等人立即止步不追，張天仇正要他們退開，忽見唐學和和唐學仁一個抱着他的孩子，一個扶着唐茵，喝道：「宋維新，你如不拋刀投降，咱們先把你的兒子殺死。」

張天仇身子一顫，脫口罵道：「好卑鄙的小子，稚子無知，你也敢下手！」

唐學仁獰笑一聲道：「你說這種話，不怕給人笑死嗎？你殺了我唐家多少人，我們殺了你一家人，這還算便宜你呢！你說少爺卑鄙，難道你就不卑鄙？」

話音剛落，忽聞山上一聲斷喝道：「停手！」聲如霹靂，遠遠傳了下來，衆人抬頭一望，只見山腰一頂竹轎如飛而下，上面坐的正是徐金娘。

張天仇心頭一驚，目光不敢與她相觸，竹轎眨眼便到了現場，徐金娘目光向下一瞥，臉色一變，冷聲問道：「新兒，你說我唐家殺你父母，你只要一命抵償，如今為何又用我唐家暗器殺傷了這許多的人？」

張天仇目光一移，澀聲道：「我沒有殺死他們，他們只是中了『迷魂鏢』而已，一對時後便自會醒來。」

徐金娘面色稍和，沉吟了一陣才道：「如今你想如何的了結？」

張天仇幽幽地一嘆道：「恩、仇均難報，張某現在總算稍能心安，現在還有何話可說？」

唐學仁大聲道：「大丈夫敢作敢為，有什麼不敢說？」

張天仇眼中神光一閃，沉聲道：「奶奶，我有件事求妳，希望妳老人家……」

徐金娘憔悴地道：「有話但說不妨！」這一日，她似乎蒼老了十年般似的，不只是灰白的頭髮。

張天仇跳下樹來，霍地跪在地下，叩了三個頭，隨即站起道：「這三個頭是我拜謝妳對我扶持及教導之德，如今也只能如此報答妳老人家的恩情。」

徐金娘目光一盛，道：「你剛才不是有事求我麼？」

「張某今日便還你唐家一命，但求奶奶放過茵妹及兩個兒子，則張某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了。」他吸了一口氣，又道：「事實上，整件事情茵妹都被懞在鼓裡。」

徐金娘乾澀地笑道：「你不怕死？」

張天仇凄涼地笑道：「張某一出生就充滿艱難及悲傷，一直都沒把生死放在心上，仇不能不報，恩亦不能不報，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忽地又揚聲叫道：「再有一點，張某的身世我義父雖然知道，但張某的行動他却不知情，希望奶奶放過他。」

徐金娘身子無風自動，良久才抬頭道：「好，這兩點我都答應你，你去吧！」

「謝謝奶奶！」張天仇又對她叩了一個頭，然後抓起地上的佩刀，向喉頭抹去！

「停手！」徐金娘急喝一聲。

張天仇停手愕然，徐金娘緩緩地道：「我叫你去，並不是叫你自刎，寃寃相報何時了，既然我唐家殺了你父母，你身為人子來報仇，倒亦應該，你把茵丫頭帶走吧，不要再讓我看見。」忽然厲聲叫道：「全部給我回去。」

張天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半晌，才叫道：「奶奶且停一下。」

徐金娘止住轎夫，轉頭望他，張天仇鋼刀一落，切下自己的右臂，叫道：「奶奶，授藝之情我不能報，如今祇好把右手切下還妳。」

徐金娘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急催轎夫上山，張天仇替自己止住血，才扶住妻兒下山去……

(完)





**上文提要：** 石英乃石江龍撿來之孤兒，因見陳仲年脅迫其父三日內幫他鑄成寶劍，年方十歲的石英用彈弓射瞎陳仲年左眼，因而避禍流浪，偶見到老道長空手打死老虎，便拜清弦道長為師……學成文武藝後，道長囑他不能因報私仇誤了事業。陳仲年之父陳廣福仍舊橫行鄉裡，石英憑着武藝為民請命，並與罪惡勢力抗爭……

武林傳奇故事／逍遙客・文　可飛・圖

# 絕情刀斷腸劍

恩怨情仇　母子了斷

石英將酒杯推過一邊，說道：「對於陳鄉長的敬意，石某心領了，今晚特留各位，石某有事相求。有一點大是大非，要與陳鄉長澄清一下，望陳鄉長能剖心析膽，將眞情相告。」

陳廣福裝着鎭靜道：「只要在陳某管轄之內，決不叫石大俠失望。」

「有人控告陳鄉長橫行鄉裡，暗害無辜。事實是：幾天前，你將王小虎强行綁架，並聲稱將他火焚青竹坡。雖無曝屍之跡，然此人至今下落不明。紅雲大師，你目睹當場，這事應該如何着落？」

陳廣福對於石英此舉，似乎早有提防，聞言忙道：「既然石大俠過問此事，那我就打開窗戶說亮話吧！王小虎的父親，拖欠了本人一筆祖傳債務，遲遲抗還。王小虎本人又不守清規國法，常有煽動鄉民，聚衆鬧事之擧，我作為地方父母官，豈不嚴加管制？扣押是事實。至於什麼火焚青竹坡，這就是無中生有了。」

石英氣憤已極道：「那麼，我的徒弟在青竹坡被重重圍困，橫遭毒手，這也是無中生有不成？」

陳廣福十分尷尬道：「這……這……」一時語塞。停了一會，連連點頭道：「好，我們即刻放人！」

石英話鋒一轉道：「張大哥，我從濫湘帶回一人，此人與你有血肉關係，約你今晚三更在亂石崗相會，不可有誤！」

張懷武心頭一緊，不知此人是誰？為何要在自己娘親的墳前相會？正欲細問，石英師徒已經起身告辭。

* * *

石英告辭之後，陳廣福細想石英所說的濫湘之客，不知何許人也？此人為何要約張懷武在亂石崗上相會？而時間又安排在夜裡三更？眞是百思不得其解，即將心中的疑慮向紅雲法師吐出。

紅雲道：「懷武兄弟濫湘是否有骨肉之親？」

陳廣福道：「沒，沒有！」

紅雲道：「亂石崗有什麼東西與他有關連嗎？」

陳廣福被紅雲這一問猛然驚醒，亂石崗是張懷武娘親的掩埋之地呀！哎呀，不好，莫非來人是……他越想越覺可怕，忙將積壓在心中一十七年的隱情向紅雲和盤托出，紅雲聽後，沉思有頃，輕聲地在陳廣福的耳邊說：「可以這樣……」

片刻之後，陳廣福手持一封墨跡未乾的書信，來到張懷武的臥室，見懷武正在作夜行裝點，笑着說道：「武弟，請在今夜赴約之時，順路將這封信交給劉會長，還

有，你與劉財一的寃仇，定要看在我的面上一筆勾銷。」

張懷武雖然對於劉財一大仇銘記於懷，碍着陳廣福的情面難於出手，也只好忍氣吞聲，當下接過書信，點了點頭，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二更時分，張懷武夜行裝束停當，剛剛跨出院門，突然樹下人影一閃，轉眼之間，無影無踪，懷武仗着藝高膽大，朝着劉財一家裡走去。來到劉家，敲開大門，即將書信交給了劉財一，劉財一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劉財一仁兄：亂石崗事發，設法將懷武拖住一晚。

劉財一速將書信放入抽屜，連拖帶拉，將張懷武擁入客房。

劉財一道：「張大哥胸懷豁大，於劉某廣開恩德，不記前仇，理當受我一拜。」說罷就跪了下去。

張懷武雙手一揖，即欲告辭，劉財一搶上一步，死死糾纏住道：「難得張大哥到家，淡酒一杯，以表敬意，定要賞臉。」張懷武那有心思喝酒，俗話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何況又有約會。

正在模棱兩可之際，劉財一已經從內室端出一隻銀壺，滿滿斟上一杯，此時此地，懷武別無他想，只圖盡快脫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劉財一笑哈哈道：「張大哥好酒量！」又斟了一杯，懷武本就好酒，又是酒到杯乾，劉財一又舉銀壺，這當兒，突然窗外飛來一物，打進了懷武手中的空杯，懷武見是個紙團，急忙展開，上面歪歪斜斜一行小字：

張兄不可貪杯，有誤三更之約！

懷武不及細想，立即告辭，誰知剛一舉步，眼前金星亂冒，雙脚不聽使喚，「啪」的一聲，跌翻在地。

* * *

離雙江鎮五華里荒山上，怪石縱橫，古墓交錯，坡中一座土墳堆上，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大字：顯妣張氏玉香老夫人之墓。石碑下，坐着一老一少，這就是石英與張大伯。

石英見三更已過，不見懷武到來，心中好不焦急，突然山下一聲長嘯，石英立起身來說：「大伯，綺紅回來了！」

紅俠女來到墳前，顯得十分焦急道：「師父，陳廣福眞狠毒，叫張大哥順路爲他送信，串通劉財一做了手脚，張大哥已經被弄翻在劉財一的家裡了，雖無性命之憂，今天晚上是來不成了。」

石英雙眉緊鎖，沉思良久道：「也好，我們就將計而行。走，大伯，辛苦你老人家。」

石英一行三人，來到劉財一的住所。石英囑咐綺紅，聽到我的哨聲之後，你們即進劉府。

石英越過院墻，來到客房的窗下，但見客房內紅燭高挑，人影晃動，用手指沾着口水，在窗紙上點了一個小眼，朝裡察看，室內，劉財一端着水煙袋，坐在太師椅上。

張懷武則仰臥在一張竹椅上，打着鼾聲，顯然是藥酒發作而處於昏睡之中，石英不及細想，伸開五指，按在窗欞之上，略一運勁，百葉窗即刻碎裂。

待劉財一驚呼之時，石英已經坐在劉財一的對面了，劉財一的一雙豆豉眼滾了幾滾，看清來人是石英後，立刻感到這位大俠深夜來臨，事情不妙，然而，劉財一不愧是洞庭湖的麻雀，見過大風浪，他沒有起身離座，慢條斯理地說道：「劉某不知石大俠深夜而來，又破窗而入，所作何爲？」

石英單刀直入道：「不知劉會長用毒藥招待客人，醒來之後將如何交代？」

「你，你不可無中生有，他酒量不佳……」劉財一振振有詞。石英手掌起處，將八仙桌打塌一角道：「少廢話，你不老實，看掌！」

此時此刻，善於隨機應變的劉財一暗自心想，陳廣福都不是他的對手，我何必逆水行舟，自招焚身之禍。他打定主意道：「石大俠，我雖是商會會長，也是背靠大樹乘涼，請高抬貴手。」說着從抽屜裡拿出陳廣福的書信：「我，我也是受人之命，不得已而爲之！」

石英看過書信，發出哨聲，大伯與綺紅聞聲而進。

石英指着大伯說：「劉財一，你還認識他嗎？」劉財一細細地打量着這位老人，頓時全明白了石英的來意，這時，他才魂飛魄散，噗通一聲，雙脚跪在地上道：「我有罪，我該死！」

石英氣憤已極道：「劉財一，陷害紅女俠的娘親，慘殺『紅白會』的鄉親，你知罪嗎？」

劉財一嚇得上牙敲着下牙道：「石……石大俠，十七年前之事，全……全是陳廣福……的旨意呀！活埋……活埋你的父母，我對天發誓，事後才聽陳廣福說起的！」

聽到「活埋」兩字，石英眉宇間透出復仇的烈火道：「劉財一，你說清楚點。」

「記得是元宵節過後不久，石大哥參加了『紅白會』，反抗官府，縣府行文緝拿，十六人在一夜之間，全部遇害，當時抓石大哥時，他在家裡製作豆腐，故而石大嫂同



時被抓，兩天後，這批人除五人逃走外，全都活埋在猴子石下，本人句句是實。」

石英強壓怒火，命劉財一先解張懷武之毒，劉財一從抽屜裡拿起一包解藥，用開水調和，灌入懷武的口中。

石英見一時無法解開懷武的毒氣，天時不早，有點焦急，決定用自己純正的內功，幫助懷武療毒，他伸開五指，按在懷武背部，將一股眞元之氣送入了懷武體內。

張懷武在這種元氣的強壓下，血液加速循環，毒氣向皮層蒸發，頭上冒着白氣，汗水濕了衣服，頃刻之間，周身紅紫的皮層變得蒼白。他「哎喲」一聲，醒了過來。

張大伯走了過來道：「武兒，還認識我嗎？」懷武搖着腦袋，不知自己置身何處，眼前發生了什麼事？但他認出了石英，他道：「施大哥，我這是……」

石英笑了笑道：「你在去赴我三更之約的途中，陷身在劉會長的家中。」

說完將陳廣福的書信交給了懷武，道：「你看看這封信，就會明白的，這可是你親自送的呀！」

懷武看完書信，不覺怒火中燒，他道：「劉財一，你我雖然有仇……」

「不，有深仇大恨，是殺娘之仇！」大伯扶起懷武，「孩子，他就是十七年前，伙同陳廣福殺死你娘的仇人，我是你大舅呀！」

懷武雙脚跪在地上，「舅，我找你十七年了！」話未說完，淚水奪眶而出。大伯把手一招，道「紅兒，這是你的親哥哥啊！」紅俠女被眼前的事情弄得糊裡糊塗，將信將疑。

親切地點着頭，石英道：「綺紅，這是眞的！」「紅俠女」對於石英的話，從來是堅信不疑的，她淚如泉湧，叫着「哥哥！」撲向親人的懷抱。

石英見時候不早，向劉財一說道：「劉財一，十七年前的寃案已到昭雪之日了，石某從來明人不做暗事，今晚與我同上亂石崗。」

將劉財一交給了懷武兄妹後，石英單身奔赴陳府。大伯一行四人，走出劉家大院，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 * *

大伯與懷武兄妹，帶着劉財一，返回亂石崗上。

墳前，劉財一被紅俠女點了穴道，癱在地上，大伯觸景生情，心腸如割，他手擁石碑，老淚縱横，講着傷心的往事：

「十七年前，就在你們的父親死後的那年秋天，你娘把懷武送來了外婆家裡，帶着一歲多的紅兒，走進了陳廣福的大門，接替了你父親的擔子，做不完的牛馬活，還不清的閻王債。陳廣福不知打的什麼鬼主意，提出以不到兩歲的紅兒，抵還全部債務，你娘怎捨心頭肉啊，堅決拒絕了，四個月後，說是劉財一同意替你死去的父親還債，從此，你娘與紅兒又轉到了劉財一的家裡。誰知劉財一早就打上了你娘的主意，經常動手動脚，整天糾纏不休。你娘無法忍受，一氣之下，捲起鋪蓋回家了。劉財一興師問罪，封門砸鍋，竟將你娘一絲不掛地捆在樹上，百般侮辱。

「那天晚上，我記得天也是這樣黑沉沉的，還下着毛毛細雨，我正與懷武砍柴回來，你娘回來了，可憐呀，她沒有說一句話，給你外婆磕了三個頭，就帶着紅兒要走。我問她，日子這樣艱難，你何必把紅兒帶走，她說：哥，明天，紅兒，再……回來吧！誰知她，想不開呀……蒼天無眼，不響雷啊，當天晚上她就……就吊死在屋後的梧桐樹上，陳廣福這隻黑狠，又在你娘還有熱氣的懷抱，把紅兒搶走了，我苦命的孩子啊。十年後，你又成了陳廣福三姨太的丫頭，與哥哥常見面，卻不知是骨肉，骨肉相連啊！」大伯泣不成聲，淚水像斷了綫的珍珠一樣，滴落在石碑上。

懷武滿腔憤怒，化作一聲驚雷，呼的一掌，將一塊巨石劈下山崗。

綺紅雙脚跪在墳前，淚語鏗鏘地道：「娘呀！女兒今日將劉財一活祭娘之亡靈！」懷武牙齒咬着嘴唇，滲出鮮血，五指一伸，抓起劉財一向墳前擲去。

大伯急道：「稍待片刻，等石大俠將陳廣福帶來，再殺不遲！」但已經晚了，綺紅見哥哥將劉財一拋來，右掌凌空劈下，一招「長河落日」，這一掌積十七年仇恨，運十成功力，劉財一怎逃過開膛破肚之報。

* * *

石英單身來到陳府大院，越過墻頭，直奔三姨太的臥室。

剛剛踏入內院，傳來一男一女的嘻笑聲，「武師傅，明晚一定來呀。」

「三姨太，你如此有情，武全一定有義！」

石英一聽，原來是武全與三姨太勾搭上了，陳廣福自然不在這裡。

正欲轉身，不想被武全發現了，他道：「誰？」

石英心想：武全你也算得是虎狼暴戾之徒，今日是你末日。

武全在黑夜中，只見黑影，以爲是偷兒盜賊呢！身形一起，已到黑影之前，劈頭就是一掌。

石英一個盤龍繞步，身軀貼近武全的左側，右手兩指運足全力向武全左穴處點來，這「雙指神彈」，本是珠山一絕，武全怎逃此災，但見洞穿皮肉，入肉一寸有餘，武全雙手捂着左腋，在地上滾來滾去。

石英無暇顧及眼前，轉身來到客廳之外，但見燭光人影，笑語喧嘩。他一脚踢開了廳門，只見四人圍桌而坐，桌上杯盤狼藉，除了陳廣福父子，紅雲法師之外，還有一條大漢他不認識。

此人是陳仲年的隨身保鏢，名李鐵牛，只因前次陳仲年回家時，他死了老娘，未曾同來陳府，因此石英從未見過此人。

陳廣福見石英一臉殺氣，立生戒備之心，「石大俠夜入陳府，所作所爲？」

石英一字一聲雷道：「勞駕陳鄉長上亂石崗一走！」

陳廣福仗着人多勢衆，「請問大俠，要是我不願同去呢？」

石英一聲冷笑道：「今日事由不得你了！」

陳仲年對着紅雲法師與鐵牛把手一揮，「給我拿下！」

紅雲法師與鐵牛奉命離席，成犄角之勢，將石英圍在核心。

石英不知這陌生人功力如何，但紅雲法師已是勁敵，心想，此戰如不能先發制人，不要說帶走陳廣福，自己能否脫險，也無多大把握。

心隨意轉，右手一揚，「紅雲法師，法寶來了！」一閃身，卻到了鐵牛身邊，雙掌一錯，掌發連環，「鐵臂屠龍」、「狂濤拍岸」，一招兩式，將鐵牛圈在一片掌影之中。

李鐵牛天生一身銅皮鐵骨，且功力只略遜於紅雲，雖然身上中了兩掌，還可招架一時。但被石英凌厲的攻勢，迫得連連後退，險象環生。

紅雲法師接住石英法寶一看，原來是個紙團，心知中計，雙脚一點，早到石英身後，運起功力，一招「推波迎浪」，以解鐵牛之危。

石英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紅雲法師出手之際，陡然來了個「一鶴衝天」，落下來時，已在五尺之外。

紅雲法師這一掌，在鐵牛身上打個正着。這李鐵牛也不愧是一縣之長的保鏢，背心尚未着地，一個鯉魚打挺，立起身來，即與紅雲法師一左一右，向石英合擊。

激戰之間，陳廣福提起一條板櫈，從背後向石英擲來，正中石英右脚。石英一個踉蹌，左胸早着紅雲法師一掌，頓時鮮血流出嘴角。

陳仲年一聲大喝：「給我就地擊斃！」

正在石英生命俄頃之際，門外一聲長嘯，懷武兄妹雙雙躍進客廳。

「紅俠女」馬尾長鞭一抖，「啪」的一聲，李鐵牛的臉上拉開一條長長的口子，血流不止。鐵牛未及提防，着了俠女一鞭，無限惱怒，丢下石英，向「紅俠女」撲來。

這時，懷武已經與紅雲法師交上手了。只四招之間，懷武便知不是紅雲法師對手，正在驚慌之際，石英接下紅雲法師一掌，說：「武哥，助你妹妹一把。」懷武即與妹妹配合，雙戰李鐵牛。

石英跳出圈外，「紅雲法師，你我同屬武林之人，雖有不忍翦除同門之心，無奈你扶奸作惡，自走絕路。來來來，今日與你決一生死，發招吧！」

紅雲法師自知輕功遠不及對手，單打獨鬥，決無便宜可佔。但石英已經把話說明，只好破罐子破摔了。雙方都是以掌上功夫見長，且功力匹敵，鹿死誰手，實難預料。

紅雲法師使起師門絕技「金鋼手」直插石英咽喉。石英由「懷中抱月」式化爲「破浪行舟」。兩掌向外一分，右脚騰空而起，這一脚，正中紅雲法師小腹之上。

紅雲法師肚皮一挺，石英在空中連翻兩個觔斗，隨着身子的下沉之勢，照準紅雲法師頭上就是一掌劈下。

紅雲法師急忙將頭一偏，只聽「啪」的一聲，石英這開碑裂石的掌力全部落在紅雲法師右肩之上，洞穿琵琶骨。可憐紅雲法師，幾十年功夫毀於一旦。

此時，懷武兄妹終以雙手屠牛，結束了這場惡戰。

「紅俠女」舉目一瞧，陳廣福父子早已逃之夭夭，不見踪影。

客廳中，石英倒在地上，嘴角流出鮮紅的血跡，不醒人事。

紅俠女撲了上來，跪在石英的身邊，輕輕地抹着石英嘴角的鮮血，低聲呼喚着：「師父……師父……」

石英微微睜開雙目，露出一絲欣慰的笑意道：「綺紅，不要哭，兄妹團圓了，應該高興才是！」

「紅俠女」雙手撫着石英，青絲飄灑在石英的胸前，淚水滴落在石英的臉上……

此時，天已大亮，石英一行四人離開了陳家大院。

* * *

濃雲低壓，風雨大作。

城北小關門外，有一條疏石鋪成的小巷，蜿蜒般躺臥在綠蔭之下，小巷的盡頭，是一座古老的公寓。兩扇漆黑的大門上，有一對圓形的鐵環，九級台階下，是一塊空



坪，大門兩邊，一對張着血盆大口的石獅子，怒捲的毛髮，尖銳的獠牙，兇惡地相對而臥。

進了大門，是一座廟宇形橫殿，正面四個圓形大門一字兒排開，上方掛着一塊黑底金字大匾，匾上行書四個大字：「清德高懸」。

這是陳仲年的私人公寓。

陳仲年父子那日在雙江鎮不但未能拿下石英，還差點送了性命，幸喜這位知縣大人，捨得丢車保帥，才能化險爲夷。

父子兩人失魂落魄，端的是連滾帶爬，逃回縣城。

半月來，陳廣福在這裡雖然是日食魚肉，夜弄紅顏。然而，這些東西並不能解除他的心病。這也難怪，像他陳廣福良田千畝，山林無計，手指人頭落，脚踏江漲潮，何況嬌娘雖美，只不過是兒子玩厭了的一堆「爛肉」，魚肉雖鮮，可嘆早已是他那多脂肪的肚皮的勁敵。

再說陳廣福除去酒、色、財、氣之外，自有他挖心裂膽之痛，那就是雙江鎮追溯五代源頭，歷來是陳家的世外桃園，決不能讓祖宗開創的基業，喪於他們父子倆的手中。因此，對於石英這個有毀業之仇的對手，決不能等閒視之，那怕是丢掉一半家產，這個賭注，他下定了。

夜深了。

陳廣福輾轉難眠，他從床上爬了起來，睡衣不更，抓過床頭的文明手杖，徑直向兒子的臥室走去。

儘管都是尋花問柳之類，然而，這裡是兒媳的臥房，陳廣福深恐萬一碰上那倒霉的事而鬧出背時的不吉之兆，他在門外停了下來，用手杖輕輕地敲了幾下。

「誰呀？」是兒子的聲音。

「你爹！」陳廣福說。

房門開了，陳仲年長袍馬褂，看樣子並沒有休息。他說：「爹來得正好！」

陳廣福走進兒子的臥室，但見虎皮椅上，端坐着一個年約五十的婦人，青絲盤結，道袍飄然，手執拂塵，雙目微閉。當陳廣福在她的對面坐下的時候，她的嘴角抽動了一下，但沒有說出話來。

陳仲年誠惶誠恐地說：「花姑，這是鄙人之父，本想明日另設一席，不期……」他見花姑不置可否，又試探地補充着：「我爹既然來了，你看是不是……」

花姑仍未睜開雙眼，像在背誦一部詩經一樣道：「我已閉門三十餘載，人世紅塵，本已無緣，但小徒紅珠，即岳陽『托塔天王』之妹，月前遭受雙江鎮石英之辱，又承陳縣長兩番下柬，重資修善尼庵之情，故而破戒下山。雙江鎮乃陳鎮長管轄之內，所到之處，倘有虎嘯狼嚎，望你關照，至於這筆重金嘛……」花姑說到這裡，突然睜開雙目，一股冷光向陳仲年投來。

陳仲年立起身來，仰天發誓道：「花姑放心，只要能除卻石英，定然重修佛地，再塑金身，皇天在上，決無戲言！」

陳廣福不是山鄉野漢，且又常涉官場，對於兒子與道姑的對話早已領略於胸。然而，這花姑何許人也？小徒受辱，重修佛地？實在有點不得其解。正在猜測之時，只聽兒子說：「花姑一路風塵，早點安歇吧！」

陳仲年叫來兩個丫環，將花姑送出門外，然後對父親說：「爹，明日上午，你重回雙江鎮！」

陳仲年從抽屜裡拿出一個公文袋，「你帶回去看看吧！所有安排都寫在上面了。」

翌日吃完早飯，陳廣福與花姑師徒，登上了一條小船，向雙江鎮駛去。

陳廣福站在船頭上，極目望去，兩岸河堤彎彎曲曲，高低不平，但見風搖楊柳，煙飄農舍，周圍被碧綠的河水包圍，遠處，河床伸向山谷，不見了茫茫水天，山峯起伏，白霧盤旋，擋住了他的視綫。

艙內，紅珠躺在花姑的身邊，看着一本書，不時發出輕輕的笑聲。

花姑道：「書中什麼奇談妙論，引得你這般發笑？」

紅珠道：「這編書人也眞會捉弄人，師父，那有一個女人私通，生下孩子，因爲不能志同道合，在分手時，這孩子寧願送給他人，雙方也都不準帶走，豈不是笑話麼！」

紅珠這無意中說出的書文，不想正好刺着了花姑的傷疤，她臉色鐵青，潸然淚下。紅珠一時慌了手脚，她怎知這段書文，描寫的故事，正是花姑一段傷心的往事呢？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年，花姑在珠山與齊天嘯、劉振山不和下山後，流浪在湘江之濱，後來認識了一位湖北貨商，幾經周折，兩人相愛，花姑曾隨這貨商一同乘船去過漢口，經常往返長沙與漢口之間。

一年之後，花姑懷了孕，生下一個男孩。這時，那貨商才說出家裡早有太太。

花姑一氣之下，即與貨商分手。然而，孩子雙方都不要，誰也不肯讓步，這時船已到了長沙，花姑把牙一咬，將孩子給了船家。

貨商給了船家一百兩銀子，以作撫育之資。臨離船時，花姑拔下隨身寶劍，一口交給船家說：「劍隨人走，望老伯莫將此子棄於荒山

古廟，他日若有天緣，定感老伯大恩。」

此後，花姑看破紅塵，在偏僻之處一座山庵隱身修行，發誓不再涉足江湖之上，不想二十多年後，陳仲年千金重修尼庵，又惹來這一場傷心往事的回想，怎不叫她痛苦難言，潸然淚下。

當下紅珠低聲問道：「師父，你身體不適？」

花姑輕輕地搖着頭道：「我很累，很想休息一下，你看書文吧！」說罷閉上了雙眼。

* * *

石英那日大鬧陳府，身受重傷，綺紅兄妹將他背回王小虎家養傷，鄉親們感激石英護民之心，每日裡送魚的、送蛋的川流不息，問寒問暖，倍覺親切。

這日天色晴和，全家圍坐吃早餐。王大伯突然站了起來，兩隻老眼笑成了一條縫道：「石大俠，老夫有一小事相求，不知……」

石英拉着王大伯的手說：「大伯，你這就把我們當外人了，有什麼事儘管說！」

王大伯聽了，「想我夫婦年近花甲，膝下只有一子，兩年前，承他舅父說合，已與桃花村劉老六的三姑娘小碧訂了婚約，眼見婚期已近，老夫想選個吉日良辰，請大俠主婚，以了卻我夫婦心頭之念。」

石英大笑不止道：「大伯，這是咱窮人的大喜事呀！就是大伯不請，我也要擠進新房看看新娘子！」石英把衆人引得哄堂大笑。

到了完婚這天，石英成了當事的主管。按照事先的分工，懷武負責接親，綺紅負責新娘進門後的一應事體。

那一天，鼓樂喧天，鞭炮齊鳴。

花轎來接新娘，離開了桃花村。

日上三竿，這支接親的人馬來到了美女峯下，前面出現一座林子，大樹參天，凋零的落葉，鋪滿了山坡，樹幹上所剩無幾的楓葉仍然火紅，突然，一羣鳥雀橫空而過，它們那呱呱的嚎叫聲，久久地在山坡的上空回蕩。

路邊，坐着一個婦人，身着道服，腳踏痲鞋，長髮盤結，拂塵倒懸。

當花轎輕過婦人身邊的時候，只見她手中拂塵輕輕一拂，但聽「卡察」一聲，花轎的轎桿從中折斷，轎子一晃，差點翻下山坡。

懷武見來者不善，跨上一步，一聲大喝：「何方妖婦，要攔路行劫麼！」

婦人的臉上冷若冰霜，從鼻子裡送出幾個字來：「留下新娘，尚可網開一面。」

懷武不由大怒，又欺對方是婦人，更加按耐不住，雙手一錯，一個「醉三仙」的門戶一氣呵成，右掌對着婦人胸前劈來，地上的樹葉、砂土在掌風中翻滾。

婦人坐着未動，拂塵起處一股旋風，懷武那剛勁的掌力化爲烏有。可笑張懷武，久歷江湖，高手交鋒，一招過後，不知玄妙。

他身軀向後一仰，左手連發三鏢。這婦人見對方心狠手毒，都是殺人招式，不敢怠慢，早已立起身來，右手的袍袖一展，懷武三支毒鏢宛如夜空流星，一閃之後，竟落入茫茫乾坤之中。

婦人一聲長笑道：「你先在此歇息，待會叫石英前來取人。」說話之間，可憐張懷武右肋的「靈墟」，腹下的「冲門」各中兩指，但聽噗通一聲，倒翻在地。

衆人目瞪口呆，誰敢向前，眼睜睜看着這婦人將新娘搶走了。

待婦人走得遠了，衆人七手八腳，將張懷武抱進花轎，又在就近人家找來幾根繩子，把斷了的轎桿綁了起來，風風火火地返回家來。

石英正在廚房張羅，突聞兇報，跳下石階，左手撩開轎簾，見懷武圓鼓着雙眼，身子斜靠在轎內，如痴似呆，知是被人點了穴道，不覺大驚。

石英當下解了懷武的穴道，約有一盞茶的工夫，懷武才恢復了活力，向石英詳細地談了與道姑交手的經過。

這間雖然破舊，但佈置一新的新房，不但看不出一點喜氣，反而被長吁短嘆之聲充塞。

此刻，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在石英身上。

石英雙眉緊鎖，右手的五指輕輕地敲着桌面，大腦在思忖着這個婦人的由來。

一開思路，忽然醒悟：花花樹之父「托塔天王」尋仇時，那個道服痲鞋，手持紅傘的婦人，莫非就是這個道姑的徒弟？如果是她，那麼，她難道是爲徒兒復仇而來？她又爲什麼要搶去新娘？她是單綫還是與本地其他人事有關？她的立腳點又在何處呢？無疑，要弄清這一連串的事情是需要一定的周折的。

眼下的當務之急，當然是救人。

於是，石英作出了如下安排：派出綺紅夜探陳府，天亮前一定要返回，懷武連夜趕去縣城，摸清陳廣福父子逃回縣城的情況。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夜空無雲，高天如洗，夜行裝束的紅俠女已經來到陳府的花園。

夜靜靜，風徐徐，玉兔東昇，銀河西斜。紅俠女沿着林蔭小道，正欲越過小橋，這時，從通往伙房的碎石路上，走來一個丫環，手托



一隻托盤，盤內兩隻雪白的瓷碗，月夜下依然可辨。

紅俠女判斷是給主人送「宵夜冰蓮湯」的，急忙隱身於一株樹後，待來人近時，突然捂住了來人的嘴唇，右手的匕首點在丫環的鼻尖上道：「不許聲張，告訴我，陳廣福回家沒有？」

這丫環見匕首點着了鼻尖，一時嚇走了三魂七魄，略帶滯呆的眼光中，突然認出了來人。

丫環道：「紅姐姐，你當眞要殺我嗎？」

紅俠女這時已辨認出這丫環是自己昔日同床共被的秀兒，急忙收回匕首，拉起秀兒小手道：「秀兒，姐姐不該嚇你。」

她把秀兒帶到樹影下問道：「陳廣福回家了嗎？」

秀兒道：「回來好幾天了，從縣城同來的還有兩個女人，今天上午不知從那裡又弄來一個姑娘，哭哭啼啼，飯也不吃，我眞擔心這姑娘要出事。」

紅俠女道：「能見見這姑娘嗎？」

丫環道：「不行。有個年輕一些的女人守着，聽說她們武功都很高哩！」

紅俠女道：「客廳裡何人？」

丫環道：「陳廣福和一個道姑，我是去送冰蓮湯的。」說完離開了俠女，不想驚慌之中，左腳踩着了一塊石頭絆了一跤，「光噹」一聲，手中的托盤打翻在地，客廳裡一陣騷動，隨着燈光也滅了。

紅俠女正感不妙，但已經來不及了。聞得耳後一絲微風，急忙將頭一低，不知何物，竟將俠女頭上的包頭巾掃落。

俠女馬尾長鞭一抖，「暗器取人，是偷鷄摸狗之行爲，如是武林前輩，請你現身！」

一聲長長的冷笑中，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說話細聲細氣，但中氣充足，「想你單鞭探路，虎口拔牙，也算得巾幗之秀，如果我猜得不錯，足下莫非是石大俠的愛徒紅俠女？」

紅俠女將頭一點道：「是又怎樣？」

婦人從牙縫中擠出幾個字來道：「出手吧，小姑娘！」

要說輕功，紅俠女與這道姑還可匹敵，論手上功夫，紅俠女就相差幾分火候了。紅俠女進退維谷，手中長鞭一個盤旋，一招「孔明吊孝」，鞭子向婦人脖子捲來。

婦人手中拂塵向左一拂，竟將鞭子蕩過一邊，說也奇怪，紅俠女鞭子的力道絲毫未減，只不過纏住的是一株楓樹，縱然你連根拔起這株大樹，也是枉然。

此時，憑着輕功，俠女如果棄鞭而走，婦人也奈何她不得。但紅俠女不肯認輸，撤下長鞭，欺身直進，這就正中婦人的下懷了。

交手只兩個照面，俠女左肩的「中府」，前胸的「巨闕」兩處大穴，都着了拂塵之點，可憐紅俠女束手就擒。

* * *

王小虎家，天亮之後，石英見綺紅未歸，深知不妙。一日之內，連失兩女，事情一定與陳府有關。因此，要救出綺紅和小碧，必須出其不意，將陳仲年拿爲人質。然而，陳仲年既是一縣之長，衙門拿官，談何容易。與王大伯等商量的結果，是石英即日趕去縣城，會同懷武，相機行事。

懷武來到縣城，找到一家小小客店，要了些家常便飯吃了，坐在房中休息。天時尚早，懷武心煩意亂，恨不得一拳將太陽打下山。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他開始更換夜裝。

初更時分，懷武越過陳仲年公寓的墻頭，摸進了通往客廳的天池。客廳裡，華燈高掛，沙沙的痲將聲挾着女人的調笑聲。

正當張懷武接近窗台時，墻角伸出一把大刀，刀光一閃，劈向懷武的腦門。

但聽「叮噹」一聲，一條黑影倒在地，大刀跌落在懷武的脚邊。張懷武這一驚非同小可，額上沁出汗來，一時不知何人相救。

原來當懷武來到這裡時，石英捷足先登，早已隱身在一株大樹之上。見懷武遇險，石英連發兩石，一石打在大刀刄上，一石正中那黑影的天庭，才解了懷武之危。不然，懷武早作刀下游魂。

外面的響聲雖然不大，還是驚動了客廳的主人，室內一陣騷動，待陳仲年回過神來，石英、懷武已雙雙站在陳仲年的面前了。

陳仲年見是石英，早已不寒而慄，他結結巴巴的問道：「石大俠深夜光臨，所爲何事？」

石英單刀直入道：「我有兩人落入你父之手，特來借用親筆信件一封，官標信物一件。」

陳仲年連連點頭道：「好辦！好辦！」隨即命人拿來紙筆，他道：「請問大俠，如何措詞？」

石英不緊不慢地念道：「兒命懸於石英手掌之中，速將所獲兩人釋放，附上七品袖袍一角爲憑，切勿怠慢！」

陳仲年寫完，蓋上印章，就身撕下一角袖袍，雙手交給石英。

石英接過信物，朝着懷武點點頭說：「武兄弟，現在離天亮大約還有兩、三個時辰，天亮以後，不許他們走動一步，天亮之後，你返回雙江鎮！」石英說完，匆匆地走

出了陳仲年公寓。

陳仲年呆坐在桌前，心慌意亂，他深知他的這封書信，將會給父親和花姑帶去什麼結果，然而，即算花姑見到書信和信物，暴跳如雷，大聲臭罵，這又有什麼用呢！想到這裡，他不禁一聲長嘆，閉上了那雙充血的眼睛。

張懷武提過一條長櫈，橫坐在大門口睡意全無，手按刀柄，坐守天明。

＊　＊　＊

王大伯一家，自從石英走後，衆人提心吊膽，不得安寧。

唯有新郎王小虎，一人獨坐門前的大樟樹下，手握一把柴刀，身跨一支獵槍，劍眉倒豎，虎目圓睜。

從山脚的羊腸小路上，走來一位老者。五短身材，鄉農打扮，腰紮圍巾，脚踏布鞋，腋下挎着一個小小布包，手中握了一支三尺多長的旱煙桿，年紀在花甲之上。

老人走近王小虎，打個問訊道：「這位小哥，此地主人可是姓王麼？」

王小虎正沒好氣道：「是賣豬的吧？這裡人都快絕種了！」

老者笑道：「小哥如此氣盛，是與人吵了架吧？」

王小虎手中柴刀一擺，道：「吵架，我還想殺人放火呢！」

老者摸着銀鬚道：「殺人放火是要犯法的！」

王小虎火氣更大，「犯法？說得好聽，王法何在？」

正在爭持之間，王大伯走了上來，見是一位外鄉之客，急忙施禮道：「老伯翁，是問路，還是問人？」

老者雙手一拱道：「有位石英，不知是否在此？」

王大伯心頭一緊，又是找石英的，爲何事情都纏在一起，有道是來者不善，莫非禍不單行！他的心裡七上八下，他道：「石英是在這裡停留過，但已經走了。」

「呵！」老人似乎有點失望，又問：「幾時回來？」

「這就難說了。」王大伯望着老者那慈祥的面容，試探着問道：「敢問老伯，與石英如何相稱？」

老者笑笑道：「是他的師叔！」

王小虎聽到這裡，一躍而起，親熱地扶着老人的手臂說：「哎呀！我的老天，你爲何不早說。快，快請屋裡坐！」

老人走進堂屋，見大紅喜字高掛，新房佈置一新，會意地笑着，詼諧地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看樣子，我還趕上了一杯喜酒呢！」

王大伯一聲長嘆：「老伯翁見笑了，老夫命苦，說來話長呀！」

劉振山其實來到長沙兩天了，關於石英的近況，路人早有傳說，因此，聽完王大伯的訴說，他並不大驚小怪，只是笑笑道：「老人家，急也無用，天無絕人之路呀！」

＊　＊　＊

石英一路風風火火，早飯時分，回到了雙江鎭。

來到陳府大門之外，門房見是石英，嚇得直抖，說話結結巴巴：「石……石大俠，早……早安！」

石英笑笑道：「不用如此害怕，快去通報，就說石英求見！」

門房像兔子一樣，跑進中門，驚慌地敲開了陳廣福的書房，道：「老爺，石……石英來了！」

陳廣福正在陪着花姑品早茶，聞石英來了，精神大振，他望着花姑道：「你看這……」

花姑輕輕地點着頭，「請他進客廳。」

當石英走進客廳時，陳廣福與花姑相對而坐，花姑微閉雙目，陳廣福眼睛斜視，「石大俠此來爲何！」

石英審視着眼前的婦人，見她拂塵輕擺，清高狂妄，不覺怒從心頭起道：「陳鎭長，國有國法，鄉有鄉規，青天白日，强搶良家之女，你說該當何罪？」

「這……」陳廣福一時語塞，花姑接過話頭道：「不錯，人是我搶了，你待如何？」

石英强壓心中之火道：「先放人，後交涉。」

花姑睜開眼睛，「要是我要先交涉，後放人呢？」

「這就由不得你了！」石英從懷中取出信件，往桌上一丟，「你先看看這個吧！」

陳廣福展開信紙，一角袖袍掉落地上。他看完這封家信，雙手顫抖，額頭上沁出豆大的汗珠道：「好……好，可以通融！」

花姑接過陳廣福手中的書信，臉上的肌肉微微抽搐，她道：「石大俠眞是名不虛傳，心計如此，手段就不用說了。不過，我把話說在前頭，放人之後，石大俠是要賜教幾招的！」

陳廣福的眼珠轉了幾轉道：「石大俠，請隨我來！」

石英跟在陳廣福身後，保持着三五步距離，踏着陳廣福的落脚點行走，以防機關暗算。

眼前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兩壁粉墻，幾處天燈，通過走廊，來到一座小樓之下，陳廣福用手一指，道：「兩位姑娘均在樓上，恐我們說話惹得姑娘生氣，還是石大俠親自走一趟吧！」

石英藝高膽大，舉步上樓，但見房門虛掩，屋內寂靜無聲。他輕



輕地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窗台下，擺着一張桌子，桌上一頭安放着一隻圓形的梳妝鏡，兩瓶鮮花，奪目多彩。房中的床，坐北朝南，面向窗口。雪白的紫羅蚊帳，帳子下垂。透過那均勻的帳孔，見兩個女人，和衣相對而卧，隱隱還傳來抽泣之聲。

石英不敢造次，輕聲叫道：「綺紅，是我來了！」

靠裡邊的少女答道：「紅姐姐不知爲何，被那老道婆點了幾下，全身都動彈不得！」

石英心想，說話的一定是小碧姑娘了。還好，兩人都安全無恙，於是說道：「一定是點了穴道，待我看看！」說罷雙手撩開蚊帳，彎下腰來，不想靠外邊的女人閃電般翻過身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雙手拍向石英頭頂的「百會穴」，裡邊的少女同時發出一掌。石英只覺眼前一黑，跌在床前。

要說堂堂大俠，如此輕易上當，眞令人難以相信。君不知，大凡人在特定的環境下，是最容易喪失理智的。如情慾、報復、救險等等。石英剛才因爲救人心切，一時大意而誤入圈套。

兩個女人見大功告成，速將石英放在床上，轉入客廳。

客廳上，花姑仍在閉目養神，陳廣福見花姑的徒兒「白花蛇」喜形於色，料想大事辦成。問道：「事情辦得怎樣？」

紅珠說：「大功告成，請旨定奪！」

花姑睜目微笑道：「有人質在手，陳鎭長儘管相機行事！」她又授意「白花蛇」道：「看住石英，半個時辰後，可在他『强間、腦戶、風府、神道』四個穴上各補一指。」

花姑剛把事情吩囑完畢，門房走進客廳道：「老爺，門外有一老者求見！」

陳廣福極不耐煩，「告訴他，今日不見客！」

花姑見事有蹊蹺，急忙制止道：「請他進來！」

大門外，走進一位老者，一路哈哈大笑道：「果然是你！三十年不見，我還以爲你進了棺材呢！」

花姑舉目之間，認出了來人道：「好呀！劉振山，你居然還在人間！」

劉振山又是一串哈哈道：「盧小花，三十年歲月，青絲染白，你爲何乃在劍叢中助人爲惡？」

花姑冷眉橫波道：「劉振山，大路三千，人各有志，我勸你少管閒事！」

「既爲武林前輩，爲何與小輩們刁難？」劉振山字字如雷。

「自有內中糾葛，貧道就顧不得這麼多了。」盧小花聲聲憤恨，手中拂塵一點，拂尾向劉振山射來。劉振山運起旱煙桿，急架相迎。拂塵與旱煙桿糾在一起，難解難分。

這眞是三十年前未分勝負，三十年後再決雌雄。

＊　＊　＊

三十年前，齊天嘯、劉振山、盧小花三人同在珠山一門之下學藝，同飲一湖水，共宿北虎寺，天長地久，情深誼長。不想那年臘月，齊天嘯與劉振山奉師命下山籌辦年貨，來到了雙江鎭。

當夜無事，師兄弟步入「一家春」茶樓，剛剛落座，從左側的包房內傳出悠悠琴聲，琴聲凄切，如泣如訴，唱詞是那樣牽魂奪魄，詞中唱道：

雙江河水向西流，
清泉難洗滿面羞。
輕撥琴弦道亂世，
人間何處覓芳州？
紅燈綠酒斑斑淚！
笑臉歡歌一肚愁。

但聽「啪」的一聲，琴停歌止。一個粗大的喉嚨吼道：「賣與老子爲奴，是你的福份，那來的這麼多羞呀，愁的！」

接着房門一響，一個大漢挾着一個少女走出門來，後邊跟着個半近花甲的老人，手握一把胡琴，哭哭啼啼道：「大爺，你不能把她帶走，天可憐吧，我們是逃荒的人呵！」

齊天嘯目睹此情，怒火中燒，急忙跨出一步，攔住這條大漢道：「朋友，大庭廣衆面前，如此行徑，未必天理能容！」

「那來的雜種，要你多管閒事！」大漢左手挾着少女，右手一掌向齊天嘯劈來。

齊天嘯本就一腔不平之氣，見這大漢開口就罵，動手就打，一時不及細想，身子向右一偏，讓過對方的掌力，右手起處，分明是一招「雪花蓋頂」，這大漢腋下又挾着姑娘，怎能避得這蓋頂之災，命門穴上早着一掌。這命門穴本是人身死穴，大漢焉能保得性命。雖然當時仍連滾帶爬逃走，死期也是爲時不遠了。

大千世界，無巧不巧。齊天嘯這一掌打出了大禍。原來這大漢正是盧小花的二舅，這是盧小花三個月後回家時知道的。

回山後，盧小花直問師兄，雙江鎭爲何將她二舅殺死，儘管齊、劉二人一再請罪，無奈盧小花不依。

至此，師兄妹間結下了殺親之仇，他們瞞着師父，在珠山險地一綫天，幾度交手，又都被劉振山從中作梗，未能一分高下。

盧小花一氣之下，不辭而別，

以至流浪在湘江之濱，後又認識了湖北貨商，生下孩子。不想紅顏命薄，夫婦途中不和，棄子修行。三十年過去了，今日又與劉振山狹路相逢。

劉振山的三尺旱煙桿與盧小花的拂塵纏在一起，難解難分。

劉振山突然對着旱煙桿的銅嘴一吹，一支半寸長的透骨鋼針和着一團通紅的煙灰猛然衝出，射向花姑的面前，她忙將頭一偏，雖然化解了此招，但手中拂塵的內力頓時削減。

劉振山見時機已到，旱煙桿向前一送，一招「金蛇狂舞」，竟將拂塵的塵尾拉下一束，雙方各自後退了兩步。

劉振山說：「你將石英交出，萬事全休！」

盧小花道：「誰見你石英，劉振山，姑娘兩次三番的大事，都被你攪渾，若不除你，此恨難消！」

雙方正欲重開戰局，不其石英突然躍身於客廳之中。情況突起變化，陳廣福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原來待「白花蛇」重入小樓時，石英被點的穴道早已自解。「白花蛇」當然不是石英的對手，只幾個照面，兩個女人就被制住，動彈不得，石英急忙下樓，重入客廳。

見師叔劉振山在此，急忙施禮，然後說道：「前輩，你那手中拂塵，未必能取我七尺之軀，然小輩認爲：武林天驕，應有民族的尊嚴，當國家淪亡之際，百姓陷於水火之中，揭桿而起，應運而來，挺身而出，光明磊落，才是我武林天驕的宗旨，然憑絕技青鋒，助惡爲奸，魚肉百姓，縱有翻天之手，覆地之能，也不過是武林之敗類。」

石英這一席話，把個盧小花說得面紅耳赤，做聲不得。

石英見盧小花無言以答，又字字相逼道：「不錯，殺人抵命，欠債還錢，也在倫理之中。不知晚輩與前輩，仇源何處？說得明白，我當俯首飲罪。說不明白，前輩，請你將強行搶來的兩個少女交出，衆多的鄉親們還等着辦喜事呢！」

盧小花單身怎敵雙強，又想到陳仲年還在石英手裡，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場，只得應允。

不意劉振山一句話又引起事端，劉振山道：「盧小花，你不同我一道去討杯喜酒麼！」

盧小花直氣得一咬銀牙道：「且慢，石英，我曾有言在先，放人之後，你是要賜教幾招的。瞧你腰佩寶劍，何不一顯大俠之風。」

石英要再言辯，但對方拂塵已到眼前。石英一個盤龍繞步，竄出一丈之外。

盧小花道：「亮劍吧！我既爲前輩，也先讓你三招。」

石英深知此仗之惡，雖然他並不知這婦人原是師叔的師妹，但從她出手之快，點穴之能，知道此人遠在紅雲法師之上，當下不敢輕敵，第一回拔出了身邊這口寶劍，雙手合抱，立了個「低頭覓寶」的門戶，這本是後輩請教的起手式。

盧小花把頭一點道：「進招吧！」

石英由「低頭覓寶」化爲「長天落日」，青鋒一招，萬點光華。

盧小花眼見石英手中寶劍，大吃一驚，跳出圈外道：「且慢！請問你這青鋒從何處得來？」

石英道：「前輩，這是家傳寶劍，你問它作甚？」

盧小花道：「既是家傳，此劍何名？產於何處？」

石英道：「實不相瞞，父親傳給我時，因年幼無知，又是被迫離家，實在無可奉告。」

盧小花道：「是否可以借劍一觀？」站在一邊的劉振山早已忍不住了道：「笑話，人家祖傳之物，與你何關？」

盧小花道：「剛才見你青鋒在手，萬點光華，且出鞘之時，傳出古琴之聲，我疑此劍乃朱官英大俠之物，不敢狂吹，三十年前，姑娘見過一眼，此劍名爲『英靈』，葉薄色青，吹毛立斷，長一尺六寸，寬一寸二分，連劍帶鞘重爲五十四兩。」

說到這裡，盧小花一聲長嘆，把手揮了幾揮道：「石英，你帶着兩位姑娘走吧！」

當天夜裡，在石英主持下，王小虎即與小碧完婚，辦得熱熱鬧鬧，喜氣洋洋。

翌日上午，王大伯感激石英的恩情，又備了一席酒菜，將石英和劉振山請至上首，頻頻敬酒。

席中，劉振山說：「我這次來長沙，是受師兄之托，因爲你們要辦武術會得到了齊天嘯的同意，師兄並親自爲武術會題寫了『正義之道，健身之本』八個大字，石英呀，我們年事已高，你要穩重爲之。」

正在衆人高談之際，張懷武一腳跨進門來，見過衆人，又拜過劉振山。石英向師叔說了些感激的話，然後向衆人說：「我看事不宜遲，正好師叔在這裡，選個吉日良辰開館吧！」

衆人一片歡騰，王小虎與張懷武抖開齊天嘯的題詞，衆人同聲念道：「正義之道，健身之本！」

石英大手一揮道：「好，三天後，安良武術會正式開館！」

* * *

盧小花在陳府客廳見到石英手中的寶劍後，差點鬧出一場大病，回到臥室，如痴似呆，神情恍惚，



不時慘然落淚。

紅珠百般撫慰，也徒然無益，不知師父爲何這般模樣，一時心急如焚，跪在師父面前道：「師父，縱有傾天之禍，滅身之災，望師父眞言相告，不然眞是活活折殺紅珠了。」

天時已經很晚了，桌上，青燈如豆，滿室昏暗，涼風拍打着百葉窗上的乳白色垂簾，一切都顯得陰沉靜寂。盧小花的心又何嘗不是一樣灰暗淒涼？

此刻，見紅珠跪在身前，不覺心頭一酸，滾下兩滴熱淚。她扶起紅珠輕輕地將徒兒拉向懷中，聲音有些顫抖道：「這石英是我的親生骨肉！他那手中寶劍，是我祖上珍奇，怎能瞞過我的眼睛！」

紅珠道：「也許是這小子偷來的，這也難說。」

盧小花道：「要是他當眞偷得此劍，這就好了，如果不是偷來，確是我的骨肉，這母子相殺，豈不又要被一些編書人寫成奇文，留傳後世！」

紅珠道：「師父，你有何打算？」

盧小花道：「此事不能告訴陳廣福，但無論如何，我也要弄個水落石出。」

* * *

不說盧小花愁腸百轉，坐臥不寧。陳仲年自從被迫割袍之後，對石英又恨又怕，心驚肉跳，惶惶不可終日。

這天清早，總管送來一封大紅請帖，封面上，紅紙黑字，寫得明白：敬呈陳仲年先生收。他急忙展開，只見上面寫道：

書拜陳仲年先生：

本着「正義之道，健身之本」的宗旨，「雙江鄉安良武術會」茲定於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正式開館，敬請光臨。

雙江鄉安良武術會

會長：石英

陳仲年雙手微微顫抖，額上青筋突起，他咬牙切齒道：「石英，我叫你開……」一個館字還未說完，陳廣福一腳跨進門來，他打量着兒子手上的紅帖，料定是石英送來，因爲他也收到一份紅帖，於是說道：「看來，單憑花姑師徒，要吃掉石英已經不可能了，你知道石英的師叔下山了嗎？」

陳仲年沉思良久，咬着牙關，一字一字地說：「要成大事，只有這條路了。」

陳仲年將房門關上，兩人隔桌相坐，密謀着一個罪惡的計劃。

兩天後的下午，石英等人圍在王小虎的新房，正在商量武術會成立大會的程序，山下傳來「咚咚」的鑼鼓聲。只見七八個人抬着兩片大豬肉，兩隻大酒罈，敲敲打打，來到了禾場之上。

爲首的高個子，五十來歲，名叫張有福，從他的裝束上看，是一個衙門中人。

張有福一臉堆笑，道：「請問那位是石大俠？」

石英越衆而出道：「我就是。」

張有福從懷中取出一封公函道：「請大俠過目！」

石英展開公函，當衆宣讀。

書致安良武術會

並石英會長：

聽聞「安良武術會」成立，實乃全縣合衆之喜，本人謹以父母官的身份，略備牲豬一頭，陳年穀酒兩罈，雖不成敬意，聊表一賀。

長沙縣令陳仲年

石英擧手齊眉道：「不及回書，多謝厚禮！」

當天夜裡，武術會的兄弟們歡喜若狂，廚房裡熱氣騰騰。

石英一人獨坐燈下，前思後想，找不出陳仲年送禮的居心。石英走進廚房，盛了一碗白米飯，用陳仲年送來的穀酒摻和，然後將白米飯放進豬槽，兩頭大肥豬爭先搶食。兩個時辰後，未發現任何事態，石英這才稍稍放下心來。

夜深了，劉振山下午外出未歸，石英正在着急，王大伯說：「石英，大伙都吃點夜餐吧！」石英表示同意。於是，滿桌酒肉，鬧了個一醉方休。

誰知一時貪吃，招來大禍。武術會二十餘人，全部中毒。起初是嘔的嘔，瀉的瀉，到天亮時，竟是個個臥床不起了。

劉振山是特意趕去珠山的，將盧小花作梗的情況告訴師兄，他料定武術會成立時定有風波，專程去請齊天嘯下山。齊天嘯答應一定準時趕到，因此，劉振山先行一步，急急趕回雙江鎮。

劉振山回來，一見如此情景，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正束手無策，陳廣福與盧小花率領一伙人衆來到了王小虎家。

劉振山迎出屋來道：「盧小花，如此早來，意欲爲何？」

陳廣福毫不迴避：「劉振山，今日須知你孤掌難鳴，何必強撐門面，實話說給你知吧，大約你還不知那豬肉裡下了毒？」

劉振山一聽，直氣得青筋突起，火眼圓睜道：「陳廣福，今日若不除去你這敗類，此恨怎消！」

話音未落，兩支袖鏢脫手而出。

盧小花見劉振山發招，五尺之外，拂塵一展，劉振山的暗器受到拂塵捲起勁風的阻力，未能打在陳廣福的要害之上，只將陳廣福的右腿穿了一個窟窿。陳廣福「哎喲」一

聲，跌翻在地。

盧小花一聲長笑，四面八方，一擁而上，將劉振山圍在核心。

俗話說：好漢難敵三把手，儘管劉振山抖起神威，掌劈煙桿挑，連傷了對方四五人，但盧小花這個勁敵，已經分去了他七八分精力，幾十個回合之後，劉振山汗流浹背，險象環生。

劉振山連連後退，已經退到大樹之下。盧小花拂塵抖起，招招不離劉振山的大穴之處。

「白花蛇」一把二十節紅羅傘急捲而來，劉振山一聲長嘆道：「想不到我五爪金龍絕於你師徒之手。」

正在劉振山性命俄頃之際，齊天嘯虎嘯山谷，氣貫長虹，雙腳一點，早到大樹之下，即與劉振山背靠背連起手來，只一掌，就將「白花蛇」連人帶傘打出兩丈多遠。劉振山頓解重圍，精神大振。

盧小花見齊天嘯突然出現，且功力之強，與三十年前有增無減，料今日之事，大無指望，袖袍一展，跳出圈外。

此時，劉振山空出手來，走入室內，見石英手掌五指伸開，搭在綺紅的背心之中，綺紅一身汗水，頭頂冒着熱氣。

劉振山知石英已解毒氣，正在用內功幫助綺紅以及武術會同仁療毒，他才稍稍放下心來。

屋外，盧小花滿腔怒火，咬碎銀牙道：「齊天嘯，舊仇未報，又添新恨，你為何涉足於是非之中？」

齊天嘯說：「師父留下遺言，因你不辭而別，珠山武門中，早已除名，今日之事，你如能迷途覺醒，尚可看在十載習武之誼，如若不然，後悔莫及！」

盧小花一聲長笑道：「齊天嘯，你以為我怕了你不成？實不相瞞，直至目前，我才知道石英是你的關門弟子，感激你還來不及呢！」

齊天嘯如墜雲霧之中，不解其意，他道：「難道石英與你有關？」

盧小花道：「這你就不用多管了，今日事，只要你的得意門徒在十招之內，能用寶劍割我一絲拂塵，我即回深山，從此再不入江湖半步。」

齊天嘯不知盧小花是激將之計，又見石英站在門口，把手一招，道：「石英過來，師父有話說。」

石英走了上來，向師父施過大禮，按劍而立。

齊天嘯道：「既是過招，雙方點到為止，不可妄為！」

盧小花道：「石英，你自誇家傳寶劍，又是鐵掌齊的得意門徒，你我之間的恩怨，但願你能在十招之內了結。」

石英此時已亮劍在手，腳踏連環，劍走偏鋒，一路「花仙醉酒」之法，搖身直進。

盧小花不避不閃，抖開拂塵，猛然向前一送，一束拂尾捲住了劍葉，電光石火之間，她左手兩指直插石英雙目。

石英一個盤龍繞步，雖然避開了這一險招，但右手略一遲疑，寶劍竟被花姑的拂塵捲走。

就在這一閃之間，盧小花已經看清劍柄上端標有一個「英」字。拂塵一個盤旋，這口寶劍竟然緩緩地向石英飄去，石英接劍在手，面紅耳赤，一臉愧色。

盧小花道：「還只三招，為何呆立不動？」說罷拂塵又到了石英面前。

石英抖起神威，連發險招，看看劍尖已到盧小花胸前，石英手腕一抖，中路變招，一招「穿雲破霧」，不想盧小花竟然不避不閃，有意將胸脯向劍尖撞來，青鋒穿胸而過，盧小花倒在血泊之中。

站在一邊的紅珠，見師父死於石英劍下，撲了上來，抱住盧小花的屍體大哭，哭了一會，她瘋癲一般，瞪着石英，然後站了起來，一步一步向石英逼近道：「你，你知道她是誰嗎？她，她就是你的親生娘親！」

石英當然知道自己的身世，因為石江龍從來沒有瞞過他，至於娘親是誰，石江龍也無所相告。當下，石英半信半疑道：「有何為憑？」

紅珠道：「寶劍柄端標有一個『英』字，即是當時給你的隨身寶物！」

石英此時才明白了盧小花為何一再要打聽劍的來歷，不覺悵然失色，流下一行熱淚。

齊天嘯與劉振山，再沒有料到有這樣一段曲折風波，但事已如此，人死不能回生，只好百般勸慰石英，又令石英厚葬生娘。

石英對着盧小花拜了一拜，以感十月懷胎之恩，然後又向紅珠一拜說：「紅姑娘，十幾年來，承你對生娘照應，我這廂謝過了，你走吧，你我恩怨，從此不存，但願你置身於民眾之中，走一條陽光大道。」

紅珠道：「師父兩天前曾對我說，如果石英是她親生骨肉，她是要感激齊伯伯的，她說齊伯伯所教的徒兒，胸有大志，她愧對親生兒子，不想她果然以死雪恐。但願她老人家在天之靈，保你平安，我這一去，人海茫茫，後會有期。」說罷，紅珠頭也不回地向着寬坦的大道走了。

（完）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妙絕天香

## 三雄抵谷　魔頭投束

**上文提要：** 苗素苓與麥小明在趕回迷踪谷的途中，龐士沖突然出現，更強行把苗素苓帶走，麥小明自知無法追上，只好獨自上路……在黑夜中，麥小明偶遇一個黑衣蠓面女俠，她除了聲音不同外，簡直與前盟主谷寒香一模一樣……麥小明與女俠分別後，考慮之下決定追踪她，終於追踪到一間尼庵……

「可有一位女俠是新近安葬的？」

「那墓地雖然離敝庵很近，但貧尼却甚少到過，根本不知有什麼女俠葬在那裡。」

麥小明料想問不出所以然來，只好道聲打擾，悵然辭出。

當晚，他就在尼庵外面一角的可避風雨之處，將就着睡到天明。

次日整個上午，他仍在尼庵附近徘徊，希望能見到黑衣蒙面女子，偏偏就連那老尼也不曾在尼庵門外出現。最後，麥小明只好尋原路趕到定襄。

＊　＊　＊

麥小明回到北嶽迷踪谷，勞山三雄已經先他而到，這是因為他在途中遇見那黑衣蒙面女子以致多躭誤了一天之故。

其實勞山三雄只是早到了半天，因之，鍾一豪等人為勞山三雄設的接風宴上，麥小明也趕上參加。

麥小明因為沒達成任務，再加苗素苓又被龐士沖擄走，心中難免一直悶悶不樂。

鍾一豪和余亦樂等人問明經過後，免不了要安慰他幾句。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

王大康首先開腔道：「他奶奶的，霍元伽那王八蛋居然當上了盟主，俺老王眞是不服氣！」

余亦樂低聲道：「王兄說話最好小聲些！」

王大康把酒盃往桌上一磕道：「你們怕他，俺老王可不怕他！待會兒俺就去見他，他若敢擺臭架子，俺老王當場就給他難看！」

余亦樂皺眉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既然人家已經當上了盟主，咱們就該聽他的。」

王大康冷笑道：「余先生這話，眞叫俺聽着窩囊！」

鮑超忙道：「老三就少說兩句好不好，余先生的話沒錯，咱們剛剛來，什麼情況都沒弄清，最要緊的就是先別鬧事！」

洪澤也接口道：「老大說的對，老三千萬忍耐些，你若惹了事，咱們三個在迷踪谷混不下去事小，壞了鍾副盟主和余先生的大事，那就不是咱們三個所能擔當的了！」

王大康只好不再吹鬍子瞪眼睛。

麥小明搭訕着問道：「三位當家的還沒見過霍元伽？」

鮑超道：「我們在谷外是直接通報鍾副盟主的，由余先生把我們接了進來，剛來不到兩個時辰，你就來了，還沒來得及去見霍盟主。」

麥小明道：「看樣子你們三位還是要見他？」

余亦樂忙搶着道：「小明兄弟，若他們三位不向霍元伽報到，將來又如何能在迷踪谷立足？」

麥小明哼了聲道：「見就見吧！」

王大康最是不甘寂寞，喝了口酒道：「副盟主，霍元伽那老王八蛋當上盟主後，是不是成天到晚在作威作福，兇得像狗熊一樣？」

鍾一豪笑道：「那倒不會，他初登上盟主寶座，在基礎未穩之前，還不至於太過份。」

「近來迷踪谷可發生過什麼大事？」

「若說近來迷踪谷發生的大事，第一件是霍元伽當上了綠林盟主。」

王大康忍不住哈哈笑道：「想不到副盟主也變得這樣幽默！」

正說話間，忽聽窗外脚步聲由遠而近，接着響起霍元伽呵呵不絕的笑聲。

席間所有的人不由全都爲之一怔。

各人互遞了個眼色，誰都不再言語。

只見羅浮一叟霍元伽大步邁進餐廳，身後緊跟着嶺南二奇的搜魂手巴天義和拘魂索宋天鐸。

霍元伽完全不是一向的陰沉冷漠模樣，顯得興高采烈，滿面春風，邊走邊呵呵笑道：「眞是天大的好消息，勞山的三位老弟又回到了咱們迷踪谷，老夫接駕來遲，千萬海涵！」

席間所有的人，不得不起立相迎，尤其勞山三雄，更顯得十分尷尬。

笑面佛鮑超乾咳了兩聲道：「兄弟被鍾副盟主派人迎進谷來，還沒來得及拜見盟主，不想竟有勞盟主親自前來，實在不敢當！」

霍元伽笑道：「自家兄弟，何必客氣，各位快快請坐，繼續喝酒用菜！」

鍾一豪立即命文天生和萬映霞再搬來三把椅子，請霍元伽和嶺南二奇入席。

霍元伽和嶺南二奇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下。

雖然如此，場面仍是顯得十分尷尬，完全失去先前的歡樂氣氛。

霍元伽首先向勞山三雄敬酒，一面說道：「三位離開迷踪谷，算來已經快三年啦，這幾年必定越發得意了吧？」

王大康搶着道：「再得意也不過是在勞山那區區之地坐山爲王，比起您這位綠林大盟主，那可是差得遠啦！」

霍元伽尷尬一笑道：「老夫何德何能，若不是鍾副盟主和在場各位同道謬獎抬愛，那裡會有今天。」

只聽麥小明哼了一聲道：「你別說得好聽，擁戴你做盟主的可沒有我！」

坐在一旁的余亦樂立即瞪了麥小明一眼。麥小明總算見好就收，並沒再說下去。

豈知王大康却接着道：「這盟主的寶座，坐起來一定很舒服，如果能讓俺老王坐上去過過癮，即使早上坐後晚上就死也心甘情願！」

老二洪澤急急用手肘撞了王大康一下，叱道：「所以你才不夠資格坐！」

在場所有的人，本以爲霍元伽必定惱羞成怒，說不定會當場發作，誰料他依然神色自若，對麥小明和王大康的話，根本不予理會。

不過他並未吃到散席，便起身道：「今天來不及啦，明天中午，老夫再在聚義廳設筵爲勞山三位老弟接風洗塵，各位請繼續飲食，老夫失陪了，先告辭一步！」

嶺南二奇也跟着站起來。

鍾一豪爲了不失禮貌，親自把霍元伽和嶺南二奇送出大門，然後再回席入座。

只聽王大康道：「兩年多不見，這老小子變得比以前客氣多啦，還眞有點盟主的架勢！」

鍾一豪道：「全怨鍾某顧慮不周，以致沒陪同三位先去見他，如此一來，難免讓他對咱們又多了一分猜忌。」

王大康兩眼猛眨了幾眨道：「副盟主，兩年多不見，你也變啦！」

鍾一豪苦笑道：「鍾某不是齊天大聖孫悟空，有什麼可變的？」

王大康道：「你變得失去了當年那種豪氣，好像眞的已經服了姓霍的那老小子！」

鍾一豪正色道：「既然他已做了綠林盟主，咱們就該支持他，如果他眞能革面洗心爲綠林做一番事，咱們擁戴他又有什麼不對？」

王大康撇了撇嘴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老小子若能回頭向善，除非日頭打西邊出來！」

鍾一豪道：「如果他眞有什麼劣迹出現，咱們當然要見機行事，至少他上任以來這些天，還沒做過什麼壞事。」

麥小明冷聲道：「誰說那老王八蛋沒做過壞事，他要苗姑娘做他的壓寨夫人，難道是好事不成？」

鍾一豪道：「苗姑娘究竟是怎麼跟了他，咱們到現在還沒弄清楚，如果是苗姑娘心甘情願想跟他，那就怨不得霍元伽了。」

麥小明道：「這是不可能的，苗姑娘怎會看上那麼個老傢伙？」

鍾一豪道：「女人看上了男人，有的是看上了人，有的是看上了財，也有的是看上了勢，誰擔保苗



姑娘不是看上了他的財和勢？」

「苗姑娘不可能是那種人！」

「你對苗姑娘瞭解多少，怎能斷定她不是那種人呢？」

麥小明對鍾一豪這番話，當然不服氣。正欲再辯，却又被余亦樂以眼色阻住。

余亦樂心裡有數，方才鍾一豪的話，只是在阻止麥小明因此惹禍，至於他心裡想的，那又是另一回事。

忽聽王大康道：「麥老弟，和你在一起的那位苗姑娘怎麼不見了？」

此語一出，衆人難免都大感茫然。

一時之間，七嘴八舌的詢問是怎麼回事。

麥小明只得把苗素苓和自己如何逃離陰手一魔魔掌以及半路又被龐士冲擄走的經過大略講述了一遍。

余亦樂道：「如果那位苗素苓姑娘能隨你同來，對咱們倒是件大有幫助的事，她沒能來眞是可惜！」

麥小明道：「你說她來了以後，對咱們有什麼幫助？」

余亦樂道：「她和苗素蘭是姊妹，如果她來了，就不難查出苗素蘭背棄咱們的原因。」

麥小明道：「我何嘗不是這麼想，可惜現在什麼都別談了！」

鍾一豪道：「照你這麼說，谷盟主的遺體，龐士冲也沒找到？」

麥小明道：「看樣子他一定也沒找到，不過我倒遇見了谷盟主！」

他這最後一句話，頓使全場之人爲之一怔。

余亦樂忙道：「當着這麼多人，你開的什麼玩笑？」

麥小明兩眼一瞪道：「我才不是開玩笑呢，她長得若和谷盟主沒有半點兩樣，我情願把腦袋割下來交給你們！」

「聽你的語氣，是在路上遇到一個女人很像谷盟主？」

「豈止很像，根本就和谷盟主活脫是同一個人！」

「你不妨把經過情形仔細說說！」

麥小明隨即又把那晚的情形仔細描述了一番。

余亦樂笑道：「人的差別，主要是在臉上，你根本沒看到她的容貌，怎能說和谷盟主一模一樣？」

麥小明並不服氣道：「你可看到世上有兩個人身材和擧動完全一模一樣的？咱們兩個一樣不一樣？即使雙胞胎兄弟姐妹也沒見有完全一模一樣的！」

余亦樂道：「就算她的面貌也像谷盟主，但聲音却又不一樣。」

麥小明道：「你也是走遍大江南北黃河兩岸的人，總該知道武林中有一種音術可以改變聲音的吧？」

「就算她什麼都像谷盟主，但却終究不是谷盟主，人死豈有復活之理？」

「她不是眞正的谷盟主也沒關係，只要咱們能設法找到她就好了。」

「找到她做什麼？」

「把她請到迷踪谷來。」

「來做什麼？」

「咱們跟她商議好，要她自稱是谷盟主復活，這樣一來，霍元伽那王八蛋豈不要把盟主的寶座讓出來？」

麥小明的這種想法，雖然近似荒唐。但却贏得不少人心有同感，至少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麥小明繼續說道：「那位女俠看來必定也是武林人物，咱們擁戴她上盟主寶座，一切用不着她操心，只要看到她，就等於看到谷盟主。大家想想，看一個大美人，不是比看霍元伽那老王八蛋舒服多了麼？」

在場衆人，立刻引起一陣哄笑。

余亦樂道：「你說的大家固然高興，可惜找不到那位女俠也是枉然！」

麥小明看來倒是十分認眞，略一沉吟道：「那座尼庵就在太原與定襄之間的石嶺關附近，離咱們迷踪谷不過兩天行程，過兩天我自願再去一趟。」

余亦樂道：「聽你方才所說，那位老尼似乎不願和男客接觸，你去只怕弄不出什麼結果。」

麥小明偷偷望了萬映霞一眼道：「咱們這裡，現在只有萬姑娘一個是女人，那就由萬姑娘和我一道去。」

萬映霞望了望文天生，羞怯怯地低下了頭。

原來萬映霞和文天生既是師兄妹，也是自幼青梅竹馬的情侶，她的父親神鞭飛梭萬曉光臨終前，更曾把萬映霞的終身託付文天生。此刻麥小明要映霞同到那座尼庵，她當然不能不徵求文天生的同意。

文天生正在爲難，鍾一豪已做了決定道：「那就由文老弟和萬姑娘一起陪小明兄弟去好了！」

麥小明道：「你準備要我們什麼時候動身？」

鍾一豪道：「這是你要去的，不是我要你去。我的意思，最好等明天霍盟主爲他們勞山三位接過風才去。」

* * *

聚義廳內，席開三桌，這是羅浮一叟霍元伽爲勞山三雄設下的接

風筵。

參與盛筵的，不用說都是迷踪谷有頭有臉的人物。其中最令人矚目的，該是苗素蘭以女主人身份出場亮相。

其實說穿了也算不得什麼，在迷踪谷的數百人中，有資格携眷參加的，也只有霍元伽一人而已。

其餘不是打着王老五的旗號，就是眷屬不會隨來迷踪谷。

苗素蘭顯得十分大方，毫無羞澀之態，進場時和所有在場的人都點頭爲禮，只是不會開口說話。

霍元伽却顯得神色頗爲凝重，强做笑顏爲勞山三雄敬過酒後，久久不發一語。

這情形只看得參與酒筵的人都大感納悶，但却無人開口詢問。

酒過三巡。搜魂手巴天義才乾咳了聲道：「盟主，這是件重要大事，攸關咱們迷踪谷的安危存亡，您就該當衆宣佈，讓大家知道，以便共謀對策才成！」

這幾句話，只聽得在場衆人更是個個震驚。

再看霍元伽時，終於緩緩由席位上站了起來，語氣沉凝的道：「諸位可聽說過黑道中有個叫毒火成全的人麼?」

霍元伽的這一問，問得簡直有些沒頭沒腦。

不過在場的人，凡是在江湖走動過幾年的，却沒一個不知道黑道上有這麼一號響叮噹的人物叫毒火成全。

提起成全，堪稱是當今武林第一暗器高手，武功也高不可測，爲人也最是陰險狠毒。他本來已二十年未在江湖出現，直到兩年前才和另外幾個黑道魔頭聯手出擊，胡柏齡之死，和他也扯得上關係。

因之，提起毒火成全，幾乎人人聞之色變。

王大康改不了他那急性子，見衆人都不做聲，便搶着問道：「霍盟主爲什麼忽然提起毒火成全那老小子來?」

霍元伽並未回答，再問道：「還有一個叫黑魔時寅的，諸位也該聽說過吧?」

只聽席中一人道：「盟主說的這人，可是老黑魔時佛之子?」

霍元伽頷首道：「不錯，時寅正是時佛之子，四十年前，老黑魔時佛以黑砂掌獨步天下，曾在黃河渡口，一個時辰之內，連斃武當派十五名高手。當時這件事震驚了整個武林，現在時佛雖然已經故去多年，但他的兒子時寅却盡得乃父眞傳，黑砂掌上的造詣，半點不輸時佛。」

方才發話那人道：「盟主忽然鄭重其事的提到毒火成全和黑魔時寅這兩名黑道魔頭，可是有什麼用意?」

霍元伽臉色愈見凝重。他一字一字的道：「不瞞諸位，老夫昨天深夜忽然接到他們具名的一封柬帖。」

「柬帖是什麼人送來的?上面說些什麼?」

「柬帖是老夫睡夢中被人投進室內的，咱們迷踪谷的各處關卡和老夫室外的巡邏弟兄居然不曾發覺。至於投帖的用意，是他們要在三日之內，前來迷踪谷拜訪老夫!」

這消息果然使得全場所有的人都大感震驚，一時間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霍元伽接着又道：「在柬帖上具名的一共三人，另一個叫牛奔。」

王大康連忙問道：「這名字聽來怪怪的，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霍元伽道：「老夫對時下武林人物，不論黑白兩道，只要是有頭有臉的，即使沒見過，也必聽說過，偏偏就不淸楚牛奔這號人物，他既然能和毒火成全、黑魔時寅名字並列發出拜帖，可見也絕不是等閒之輩。」

王大康頓了頓道：「他們三人既然聯名投帖要來迷踪谷拜訪霍盟主，正是霍盟主的光彩，你還有什麼不高興的?」

霍元伽苦笑道：「王老弟應該料想得到，這三人來到迷踪谷，自然不懷好意，說不定會把迷踪谷鬧個天翻地覆，到那時胡前盟主在迷踪谷一手創下的基業，只怕就蕩然無存了!」

王大康不動聲色道：「看來霍盟主必定是擔心這盟主寶座會被他們搶去，對麼?」

霍元伽兩太陽穴抽動了幾下道：「並非老夫戀棧這綠林盟主之位，諸位心裡都該有數，若讓他們這般人當上綠林盟主，今後綠林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霍元伽這話說得的確不錯。

若說毒火成全或黑魔時寅這等黑道煞星來領導天下綠林，還不如由霍元伽繼續領導。

因爲有鍾一豪、余亦樂等人從旁監督，霍元伽絕不可能做出太大惡事，但若換上毒火成全或黑魔時寅，那他們毫無疑問的必定會爲所欲爲。

只聽拘魄索宋天鐸道：「盟主既有顧慮，就該拒絕他們進入迷踪谷!」

霍元伽道：「那投帖之人，根本不會與老夫見面，老夫又那有機會表示意見。何況堂堂天下綠林總寨的迷踪谷，若公然拒絕他們進谷，豈不等於自行承認怕了他們，一旦傳揚出去，必定會貽人笑



柄。」

宋天鐸陰森森笑了幾聲道：「咱們迷踪谷有這麼多各路英雄好漢，難道還怕了他們?」

霍元伽道：「咱們人數雖多，但若論單打獨鬥，只怕還沒有一人能勝過他們的。」

宋天鐸哼了聲道：「他們若不講江湖道義，咱們當然也用不着顧慮什麼，就來個羣起圍攻，不愁不能把他們消滅在迷踪谷內!」

霍元伽道：「這種做法老夫何嘗沒考慮，但他們三人中，最防不勝防的要數毒火成全，他的淬毒暗器支支見血封喉，一出手足可連傷數十人性命，一旦衝突起來，咱們的傷亡代價未免就太大了。若你宋老弟首當其衝，只怕也當場難逃活命!」

宋天鐸頓了頓道：「可是盟主總該有個應敵之策!」

霍元伽拂髯緘默了半晌道：「對方投帖上言明三日之內前來迷踪谷，可見在三日之內，他們隨時都可到來，此刻最要緊的事，就是從現在起，在谷內到谷外各處關卡，必須多派人力加强警戒。否則，若讓他們混進谷內，咱們尚不知情，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宋天鐸道：「這方面盟主儘管放心，屬下們散席後就開始把各處關卡重新佈置，屬下本人從現在起，也願意自動負責巡夜。」

霍元伽頷首道：「那就有勞諸位多辛苦了，至於他們三人到這後，咱們再見機行事。」

* * *

散席後，鍾一豪等人回到了柏齡院。

這處距聚義廳不遠，綠柳蔭中的獨立院落，自迷踪谷建立基業之後，便是胡柏齡和谷寒香的居所。

日前羣豪由天台山萬花宮返回後，最初是由苗素蘭和萬映霞居住，誰想到當夜苗素蘭便被霍元伽擄走，剩下萬映霞一人不敢再住下去。於是鍾一豪便決定所有人都搬進來住，並把這所庭院取名柏齡院，以示對前任盟主胡柏齡紀念之意。

羣豪並未休息，回到柏齡院後，便又聚集在客廳議事。

這間客廳，在鍾一豪等人來說，就算是柏齡院內一間小型議事廳，羣豪們經常在這裡聚會，連開飯也在這裡。

坐下後，鍾一豪首先道：「小明兄弟前往尼庵之事，可否暫緩幾天?」

他因素知麥小明性子不好，凡事不得不讓他三分，因之，雖是副盟主之尊，但對麥小明說話，却從不使出命令語氣。

別看麥小明性子不好，却頗識大體，略一沉吟道：「我知道你的意思，這幾天是重要時刻，情況不同，咱們誰都不該隨便離開，對不對?」

鍾一豪道：「你既然明白，那是最好不過，咱們的人，力量本來就很單薄，你在咱們這些人中武功最高，所以在毒火成全和黑魔時寅這幾人要來迷踪谷的這段時期，你不能不在場!」

這幾句話，等於給麥小明戴上一頂高帽子，偏偏麥小明也最喜歡戴高帽子，聞言笑嘻嘻的道：「我本來就答應暫時不去尼庵了嘛，那還用你再解釋。」

他說的是心裡話，麥小明年少好勝，即使鍾一豪不提出要求，他也有意留下來看場熱鬧。

只聽王大康道：「副盟主，你好像眞想幫霍元伽那老小子，咱們來個袖手旁觀坐山觀虎鬥不是很好麼?」

鍾一豪搖頭道：「話不能這麼說，咱們既是迷踪谷的人，就不能看迷踪谷的笑話。霍元伽好歹總是咱們的盟主，若咱們不想擁戴他，就該離開迷踪谷，更何況若一旦讓成全、時寅那些人取霍元伽而代之，咱們在迷踪谷就連立足之地也沒有了!」

王大康見鍾一豪詞意懇切，說的又是正理，只好低下頭不再言語。

忽聽鬼諸葛洪澤道：「咱們是否可想個辦法把成全、時寅這般人消滅在谷外?」

鍾一豪皺眉苦笑道：「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要想在谷外消滅他們，勢必臨時佈下機關埋伏。偏偏時寅和成全等人又最擅機關埋伏之能，如何能騙得過他們，一旦被他們識破，豈不弄巧成拙?」

「迷踪谷內，有很多地方，已早有機關禁制，既然谷外之計難遂，把他們消滅在谷內也是一樣。」洪澤道。

「谷內已設的機關佈置，也僅是幾處重要關卡才有，依我預料，也絕對無法瞞過他們的眼睛。」

鬼諸葛也低下頭不再言語。

鍾一豪環掃了在場衆人一眼道：「各位這就回去休息吧!若有事故發生，我會隨時通知你們!」

* * *

一連兩天過去，迷踪谷內並未發生任何事故，但每個人的內心，却是越來越緊張，莫非那封柬帖是別人假冒成全、時寅、牛奔之名而故意騷擾迷踪谷的?或是在故弄玄虛?

就在第三天的上午，鍾一豪等人又集合在柏齡院的小型議事廳議事，一名奉霍元伽之命的頭目匆匆前來通報，說是毒火成全等人已到

達谷外，要羣豪即刻前往聚義廳。

鍾一豪等一夥人隨即各自佩好兵刃，來到聚義廳大門前。

聚義廳外此刻已站滿了不少人，霍元伽也在其中。

但苗素蘭却並未出現。

奇怪的是這種緊張時刻，霍元伽反而顯得神色十分平靜，似是一副胸有成竹模樣，和三天前在聚義廳的表現大不相同，令人實在弄不清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一見鍾一豪等人到來，霍元伽立即趨前對鍾一豪道：「方才谷外巡邏弟兄回報，他們已經到達，老夫決定就在聚義廳外等候他們。」

鍾一豪道：「這樣看來，他們是依禮進谷了？」

霍元伽笑道：「在事情沒演變到最後，一切都很難預料。」

「可曾派人到谷外迎接？」

「他們既然按照江湖禮數進谷，咱們當然也要依禮相待，老夫已派出巴天義和宋天鐸到谷口迎接他們，不久便可到達。」

正說話間，搜魂手巴天義已陪着毒火成全等人由聚義廳對面的谷口緩緩而來。

毒火成全走在最前，此人生得醜怪無比，一張馬臉，半邊白，半邊紅，白的毫無血色，紅的鮮艷奪目。

由於他這張世所罕見的怪臉，令人看不出他的年紀，不過據說此人四十年前便已成名江湖，成為黑道巨擘，算來至少也該六十以上了。

走在第二的，是黑魔時寅。此人五短身材，瘦骨嶙峋，鳩形猴腮，皮膚黝黑，但却雙臂特長，遠遠看去，宛如一隻長臂猿。

最後一人，不用說是牛奔了。這人身材矮胖，面圓無鬚，頭大肚大，雙腿奇短，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既像鴨子，又像企鵝。

搜魂手巴天義在旁緊緊陪隨。但却不見另一前去接客的拘魄索宋天鐸。

毒火成全等人的這副形相，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三個怪物。

好在這時聚義廳外的氣氛凝肅，即使有人想笑，也只能笑在心裡。

霍元伽連忙大步迎上前去，雙手高拱過額，朗聲道：「難得三位大駕光臨迷踪谷，霍某有失遠迎，還望多多海涵！」

毒火成全發出陰陽怪氣的笑聲道：「霍老弟，恭喜你榮登綠林盟主寶座，我們三個今天來到貴寶地，正是要向你道賀！」

霍元伽又是一抱拳，笑道：「不敢當！不敢當，三位請！」

進入大廳，霍元伽先把毒火成全等引見鍾一豪以下幾名重要頭目，然後把三人讓上客位就座。

毒火成全也當面介紹牛奔道：「他們兩位，時老弟名滿中原武林，用不着老夫多說，只是這位牛親王，可能諸位還不認識。」

在場羣雄，一聽毒火成全居然把牛奔稱為牛親王，都不禁大大一楞。

莫非此人是當今皇上的皇族？但這又絕不可能。因為當今皇上並不姓牛，而且牛奔的一身奇裝異服，也絕不似皇家打扮。更何況皇親國戚一類貴族人物，也絕不可能到綠林總寨迷踪谷這種地方來，而且毒火成全也沒有和皇親國戚攀上交情的理由。

毒火成全頓了一頓，才又進一步解釋道：「諸位別誤會，牛親王是西域的親王，他是當今西域密宗紅教金輪法王的胞弟。」

這樣解釋，照樣也令在場羣雄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西域密宗紅教金輪法王，固然是皇家御封，但法王的兄弟，却絕不夠資格稱為親王。

果真如此，法王之位，豈不是與當今皇上無異，因之，羣雄們包括霍元伽在內，一時之間，誰都插不上嘴去。

毒火成全繼續說道：「說來牛親王與老夫相識，也並非偶然，老夫數年前曾到過一次西域，蒙金輪法王熱情接待，當時也就認識了牛親王。」

霍元伽不能老不搭腔，輕咳了一聲道：「這樣說，牛親王是由西域迢迢數千里前來的了？」

他雖明知以牛親王三字來稱呼牛奔有些不倫不類，但當着成全和牛奔的面，却又不得不如此稱呼。

毒火成全道：「眞是巧得很，半月前牛親王由西域來訪老夫，同時也希望來一趟迷踪谷，因之老夫就與牛親王以及時老弟聯名投帖，前來貴寶地，其實這次前來，該是以牛親王為主，老夫和時老弟只能算陪客的。」

羣雄們只聽得又是一陣驚詫，牛奔找到迷踪谷來，究竟為了何事？霍元伽剛要問明牛奔前來迷踪谷的原因，毒火成全又道：「等人到齊了，咱們再談正事，現在不妨隨便聊聊。」

霍元伽哦了聲道：「莫非成老英雄方面還有人未到？」

搜魂手巴天義忙搶着道：「稟盟主，宋老弟留在谷外沒一起來，就是準備另接一批人的。」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還有什麼人要接？」

巴天義道：「聽成老英雄說，是位由苗疆來的峒主。」

毒火成全接道：「不錯，這人姓火名莽，是苗疆火雲洞的總峒



主，也是老夫的故友。」

一直未開口的黑魔時寅，到這時才道：「成兄就該把火總峒主的來歷對霍盟主仔細說說！」

毒火成全嘿嘿一笑道：「他姓火名莽，是苗疆火雲洞的總峒主已經說過啦，現在該介紹介紹他的一身本領，火總峒主以擅於施蠱馳名苗疆，曾得了個蠱神的外號，由此不難得知他的施蠱法術有多高明。」

這時羣雄們不少人都已聽得大驚失色。

他們雖未親眼見過有人施放毒蠱，但却聽說過蠱毒的厲害，傳說中毒蠱的繁殖力强得不能再强。如果有人把幾十隻毒蠱放進迷踪谷，不出半月，足可使整個迷踪谷寸草不生，人畜皆亡，其厲害可想而知。

霍元伽表面雖仍能保持鎮定，骨子裡難免也膽顫心驚。成全把火莽帶來迷踪谷，分明是在向綠林總寨示威，尤其牛奔的來意未明，更令他內心嘀咕不已。

就在這時，黑魔時寅視線轉向大廳門外叫道：「來啦！火總峒主來啦！」

羣雄急急轉頭向大廳看去，只見拘魄索宋天鐸這時正陪着一名怪人緩緩向大廳行來。

這人的長相，比成全、時寅、牛奔三人更怪，頭頂禿得閃閃發光，偏偏四周却又叢生着一圈紅髮，臉孔奇大，圓得像隻瓦盆，兩眼有如銅鈴，瞳眸奇黃，鼻樑塌陷，人中却又短得不能再短，鼻子幾乎和嘴巴連在一起，雙耳倒豎，有點像兔子，滿面虬鬚，顏色黃中泛紅。

在他身後，並有兩名侍從。這兩名侍從都個頭不高，身軀肥壯，頭上全扣着一個金箍，長髮覆蓋到肩頭，上身是一截短襖，褲子長度僅及膝蓋，露出整條小腿，連鞋子也沒穿。

他們手裡並各提着一個像鳥籠般的方匣，方匣四周罩着黑布，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兩籠畫眉鳥呢！但羣雄們心裡都有數，裡面裝的必是各種毒蠱。

這時毒火成全、黑魔時寅以及牛奔已起身迎了出去。

霍元伽也不得不起身相迎。

只聽火莽直着嗓子，發出滿口混濁之音道：「成大俠、時大俠，勞你們久等了，本總峒主因為辦了點私事，來遲啦，抱歉抱歉！」

說火莽的嗓子是直的，而且一口濁音，一點都不過份。

他的話的確是滿口蠻腔蠻調，不是久走江湖的人，根本無法聽懂，可能還以為他是在說外國話。

他只顧和成全、時寅寒暄，却並未理睬在一旁相迎的主人霍元伽。

霍元伽本是心胸狹窄之人，一氣之下，乾脆也不主動和火莽打招呼。

毒火成全不願一開始就鬧得不愉快，忙道：「老夫該向火總峒主引見一下這裡的主人，這位就是綠林盟主霍元伽！」邊說邊向霍元伽望了一眼。

火莽這才抬臂做了個怪手勢道：「原來這位就是聞名中原綠林的霍大盟主，本總峒主失敬啦！」

接着便是各人重新入座。

這時早已有人送上茶來，分別在成全、時寅、牛奔、火莽四人面前的茶几上各放了一盃。

誰知四人只是各看了一眼，並無一人動手取茶。

直等片刻之後，才見火莽咧開血盆般的蛤蟆嘴笑道：「本總峒主懷裡的寶貝必定也口渴啦，讓牠先喝口茶解解渴再說。」他邊說邊探手往懷裡摸去。

但見他抽出手來，五指一鬆，竟有一隻有如蒼蠅般的小蟲，帶着嗡嗡之聲，展翅飛到茶盃口上，腦袋往茶水裡一鑽，接着再飛到第二隻茶盃口上，展開同樣動作，不大一會，便把四盃茶水全行喝過，然後再飛回火莽掌中。

（未完・八）

**上文提要：** 鐵湘菱鬥羌笛怨副笛主班悲虹，受了重傷，孫采蓉只好施出陰火絕滅彈……剛好烏秋娘等八人生力軍來援，大獲全勝。此時陸高等老一輩亦趕到滙合，商量結果，決定儘快趕返太湖成立玉笛幫，始能與邪惡勢力長期抗爭。大藏殿主陽千鶴及夫人溫玉嬌因門下戰敗，商量增派弟子再與鐵門決一死戰……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 玉笛天戈



## 嚴普受懲　表兄陷害

但貴公子的約鬥，很快就傳了開來，瞧熱鬧的立刻在廣場上圍了一個大圓圈。

陽無情主婢到達廣場，貴公子的隨從之一即時出場挑戰。

此人身材高大，肌肉賁起，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還可能具有橫練的功夫。

金花請戰，陽無情道：「大塊頭外門功夫已有相當火候，不可跟他鬥力，妳去吧。」

金花道：「小婢知道。」

她緩步踱入鬥場，在大塊頭身前五尺之外停下腳步，道：「請賜招。」

大塊頭道：「慢來，姑娘，在下管刮風不殺無名之輩，今天雖是破了例，妳總得報個姓名。」

金花道：「我麼，包打雷。」

管刮風一怔道：「包打雷？那有這麼怪的名字？」

金花哼了一聲道：「這有什麼稀罕，你能刮風，我就不能打雷麼？別說廢話了，出招吧。」

管刮風道了一聲好，一拳直搗，帶起強烈勁風，果不愧刮風之名。金花見此人的外門功夫頗為精純，不想硬碰硬的浪費眞力，足下輕輕一點，已飄身閃過這一記狠擊。管刮風一招走空，緊跟着鐵拳再吐，這一招他增加了兩成力道，出拳的速度也比上一招快了許多。

這一拳果然被他擊中了，但見彩衣飄飄，幾乎飛上了城樓，這一拳的威力實在驚人。

管刮風是一個粗人，他那獰惡的面頰之上，此時竟是一片惋惜之色。

他難道也會憐香惜玉？不，他只是認為小丫頭不夠看，像篾紮紙糊似的，一拳就打得飛了出去。

不過那飛上半天的軀體，又迅速的飛了回來。

這沒有什麼，向上拋的物體，必然會落下來的。

只是她落下來的速度太快了，快得像閃電，令人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就傳來啪的一聲巨響。

這下可就糟了，金花這一衝到地面，小命兒八成難保。

的確有人撞到地面，但不是金花。

場中搏鬥的只有兩個人，不是金花自然是大塊頭管刮風了。

不錯，是管刮風，他有一身橫練功夫，可惜腦殼不夠結實，金花凌空下擊，一記「一綫天」擊中他的頭頂，頭殼立即下陷，人也飛出去了。

貴公子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管刮風會傷在一個年輕少女手裡。

他已瞧出這三名少女不好惹，但勢成騎虎，說什麼他也要留下她們。



於是走進鬥場，戟指金花喝罵道：「小賤人妳出來，殺了本公子的隨從，妳就得留下性命。」

金花本已回到陽無情的身旁，既然有人指名叫陣，她只得再入鬥場。

玉葉却攔阻她道：「金花姊，妳歇息一下，這場讓給我吧。」

金花道：「好，此人雖是輕佻無行，一身功力可不容忽視，妳要當心一點。」

玉葉應了一聲，彈身一躍，已到貴公子的身前，雙手向腰間一叉，撇撇嘴道：「來呀，小子，想打架本姑娘奉陪。」

貴公子怒叱一聲道：「放肆，妳知道本公子是誰？」

玉葉道：「看來閣下是一個大有來歷的人物了，說來聽聽。」

貴公子翹首望天，一副除了老天就是他最大的驕狂神色，同時口中嘿了一聲，道：「太原提督的公子嚴普，妳說，要本公子如何處置妳們？」

玉葉冷笑一聲道：「你老子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提督，你小子就橫行無忌，魚肉鄉民，今天碰到姑奶奶算你倒楣，快跪下磕三個响頭……」

嚴普驕狂任性，仗着他老子的權勢，以及一身高明的武功，誰要是喊他一聲小子，他絕不會讓這個人再活下去。

如今玉葉不只是喊他小子，還肆無憚忌的嘻笑怒罵，他怎能不怒火塡膺，恨不得一掌將她劈死。

在一聲暴叱之後，他果然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是含怒出手，用上了十成功力。

但掌出無聲，風平浪靜，好像他不會武功，或是只習得一點花拳綉腿唬人的莊稼把式。

換在別人也許會這麼想，玉葉絕對不會，因為她是一個聰明謹愼的姑娘。

腳下一挪，移形換位，不待掌力及身，她已旁移三尺。

她足尖剛剛着地，適才立身之處，就傳來轟的一聲，在塵土飛揚中，地面出現一個坑洞。

玉葉勃然道：「姓嚴的好毒，你想要本姑娘的老命……」

她似乎還未說完，就突然面色一變，纖足一點地面，身形斜縱而起，手腕一翻，一綫天掌力已劈了出去。

原來嚴普一掌未中，忽然騰身空際，手腳同時一收，形象十分怪異。

玉葉江湖閱歷不多，搏殺經驗不夠，但她對嚴普躍身空際的怪異形象，存有極深的戒心。

虧得她小心謹愼，才能躲過又一次兇狠的攻擊。

這是嚴普的師門絕藝「無影追魂十二翻」掌法，每一翻都是躍起空中，身如猴形，待手脚一吐，會暴發四股彈丸般的勁道，如非先一步脫離原地，八成會被他擊出的力道所傷。

玉葉洞悉先機，搶先離開一步，所回敬的一綫天掌力，却帶給嚴普莫大的威脅。

此後他們各逞機鋒，纏鬥得十分激烈，玉葉的功力似乎稍高一籌，但也要數百招才能分出勝負。

金花見玉葉已逐漸取得優勢，吁了一口氣道：「小姐，那姓嚴的武功很邪，像是跟猴子學的。」

陽無情道：「不錯，他正是跟猴子學的。」

金花道：「當眞麼？小姐，猴子也能傳授武功？」

陽無情道：「我聽大師兄趙玄武說，山西境內有一個神猿教，教徒的長相類似猿猴，武功可邪得很。」

她們交談未完，鬥場忽然發生遽變，玉葉一個失神，竟被嚴普的掌力所傷，她的一綫天也擊中了嚴普，兩人先後仆倒下去，落得兩敗俱傷。

金花奔到鬥場，迅速將玉葉救回，餵了兩粒療傷靈丹，先將傷勢穩住，待此地事了再予醫治。

嚴普也被救回，經黑袍老者救治之後，他出面找場來了。

「賤人膽大包天，居然敢傷害提督大人的公子，快跟咱們到提督府領罪，如是讓老夫動手，妳們就生死兩難了。」

陽無情迎向黑袍老者道：「閣下這是不講理了，找麻煩的是你們，過招麼，各憑所學，既然輸不起，何苦惹事生非！」

黑袍老者道：「我知道妳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老夫只好成全妳了。」

他語音甫落，右臂倏伸，兩縷指風，以勁矢破空之勢，擊向陽無情的前胸。

陽無情心頭一懍，她原已想到黑袍老者必然身負絕學，却未料到他指上的功力竟是這般驚人。

其實黑袍老者的功力固然不錯，並沒有她想像的那麼高明，要是跟嚴普相比，只不過稍高一籌而已。

他是神猿教的弟子，十大聖使中的隗鈞是他和嚴普的師父，他是大師兄，除了功力稍高，就是多習得神猿教的一項絕學「將軍令」而已。

此種指力極端霸道，它能洞金碎石，自然也能擊破護身罡炁。

陽無情也瞧出將軍令的厲害，口中一聲清嘯，身形騰空而起，她

帶起一股強烈的旋風，嬌軀也在半空中旋轉，但見羅衣飄飄，有如仙子臨凡，實在美妙以極。

但對黑袍老者來說就不太妙了。

旋風如捲龍，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它能倒屋拔樹，一個渺小的人類，怎當那狂飆一捲？

黑袍老者的指力在狂風中消失了，他也被捲出三丈之外，摔得口噴鮮血。

不過他的傷勢並不嚴重，這是陽無情手下留情。

由於黑袍老者負傷，他們這一夥還完整的，只剩下一個隨從，他膽寒了，何況人單勢孤，那麼只要陽無情放他走，他不會作片刻停留的。

陽無情原本不想惹事，現在的結局是嚴普逼出來的，既然對方無力再戰，她也不想再追究了。

她瞧了玉葉一眼道：「傷勢怎樣了？還能走麼？」

玉葉道：「多謝小姐，傷勢已經無礙。」

陽無情道：「那好，金花照顧她，咱們到城裡去投店。」

進城不遠就有一家客棧，她們要了兩間相連的上房住下，略事梳洗，陽無情吩咐金花道：「妳留點神，我要用內力替玉葉療傷。」

玉葉道：「小姐，我的傷不要緊，歇息兩天就會痊癒，不必小姐浪費眞力。」

陽無情道：「這個我知道，但適才一戰，咱們殺了他們一個隨從，傷了太原提督的公子，及神猿教一名門下，此地是他們的地盤，這兩帮人隨時都可能來找咱們，所以妳的傷必須立即治好。」

玉葉長長一吁，不再說什麼了。

陽無情身具捲龍玄功，內力之高，雖是當今一代掌門，未必就戰勝過她。

因而玉葉在她以內力療傷，再輔以獨門治傷靈藥，兩個時辰之後，她就完全康復了。

再經過一陣調息，已是黃昏時分，金花向店小二要來菜餚，她們就在客房中進食。

飯後金花詢問道：「小姐，咱們明早上路？」

陽無情道：「是明早上路，妳去跟店家商量一下，咱們把馬車賣了，另買三匹長程健馬。」

玉葉道：「小姐，出玉門關後風沙很大，還是乘馬車舒服一點。」

陽無情道：「咱們不出玉門關。」

玉葉道：「那該怎麼走法？」

這幾位女孩子很少行走江湖，她們只知道經玉門關赴天山，不經這條道路，就不明白如何走法了。

陽無情哼了一聲道：「妳們是怎樣用馬車把我載到這兒來的？」

玉葉道：「當然是經由官道……咳，小姐，妳到底要去那裡？」

陽無情道：「笨丫頭，妳說呢？」

玉葉能夠問陽無情到底要去那裡，她當然不笨，但她却眉峯一皺道：「小姐，妳有沒有想過，他有一個師妹，而且青梅竹馬，感情深厚……」

陽無情幽幽道：「我知道。」

玉葉道：「咱們如果冒昧前往太湖，他不認咱們，或是不敢承認，那該怎麼辦？」

陽無情嘆口氣道：「諸葛大哥不是那種人，何況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金花道：「諸葛公子的師父是野侯鐵山，這位前輩不只是功力通玄，世無其匹，而且俠名滿天下，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人，不過……」

陽無情道：「不過怎樣？」

金花道：「就算鐵門肯收留咱們，只怕小姐的身份，也會比他的師妹爲低。」

陽無情道：「我明白，我不在乎。」

玉葉咳了一聲道：「小姐可以不在乎，但殿主及夫人必定不會同意。」

金花道：「不錯，大藏殿叱咤風雲，主宰江湖，殿主的女公子怎能矮人一頭！」

陽無情叱喝一聲道：「不要說了，妳們出去，照我適才的吩咐去辦事。」

她這是鐵了心，不計任何後果，非去太湖鐵門找諸葛麟不可。

金玉雙婢無奈，只得找店主幫忙，折價賣了馬車，另購三匹健馬，並備齊乾糧食水，以作不時之需。

翌晨她們就離開汾陽，此後橫越山西南部，翻過太行山，經武安縣抵達邯鄲。

這一路翻山越嶺，曉夜奔馳，兩個丫頭不敢說苦，却爲她們的小姐感到着急。

陽無情千里找情郎，在一個初嚐愛情滋味的少女來說，有着甜蜜、憧憬、迷茫、幻想等感覺，當眞是五味雜陳，箇中滋味，不是局外人所能領略的。

她瘦了，心馳千里，旅途勞頓，怎能不瘦？

她的精神却十分良好，明眸似水，嬌靨含春，無論何時何地，依然明艷照人。

現在到達邯鄲城裡，日色才剛剛偏西，她們找了一家餐館進食，



飯後陽無情道：「金花，妳去問一下店家，咱們再趕一程，今晚應該在那兒投宿？」

金花道：「是。」

店家是一名六十上下的老者，對金花的詢問，他稍作沉吟道：「去江蘇太湖，有兩條路，向東走經過山東，向南走經過河南，不知客官要走那條路？」

金花道：「那條路比較近？」

店家道：「相差不多，不過南下的官道比較好走。」

語音一頓，接着說道：「距離本城的鎮集，以南下的馬頭鎮最近，但也有三十多里，今晚是趕不到了。」

金花謝了店家，回報陽無情，她哼了一聲道：「三十多里算得了什麼？玉葉去結賬，咱們走。」

陽無情決心要走，金花雙婢明知會摸黑也不敢反對，誰知出城不足五里，竟然此路不通。

不是道路出了問題，是有人不讓她們過去。

攔路的人數不少，數一數竟有二十四名之多。

當先的兩人一胖一瘦，可是江湖道上的名人，只要提到胖瘦雙俠，人們都會憚忌幾分。

他們是關外長白派的高手，瘦俠是老大，名叫章朝榮，胖俠章朝昇是老二，他們爲什麼來到邯鄲，並且找上幾個陌生姑娘的麻煩？

陽無情主婢當然不知道，他們原本素不相識。

有一個她們是認識的，就是在汾陽交過手的黑袍老者，他身旁立着一名鬢髮皆白，凹目尖嘴的黃袍老人，可能是他搬來找場的。

這般人身後還有二十名手執兵刃的彪形大漢，看來陽無情要趕到馬頭鎮投宿的願望，只怕要落空了。

雙拳一抱，陽無情在馬上對黑袍老者道：「咱們本無恩怨，在汾陽是貴友先找麻煩的。」

答話的是胖俠章朝昇，他由於身上的贅肉長得太多，適才嘿嘿一笑，全身都在顫動，金玉雙婢如非以袖掩口，幾乎笑出聲來。

陽無情只是露出一絲笑意，道：「這麼說你們是別有所圖了？」

胖俠道：「敝上想跟姑娘交個朋友，咱們是奉命來請客的。」

陽無情冷冷道：「請客？那是霸王宴了，貴主人是誰？」

胖俠道：「敝上東輔將軍，他對姑娘十分仰慕，願意代爲化解汾陽的一段誤會。」

陽無情道：「閣下又是那位高人？」

胖俠道：「在下章朝昇，這位是家兄章朝榮，江湖朋友稱咱們爲胖瘦雙俠。」

語音稍停，再指着黃袍老者道：「這位前輩是神猿教十大聖使之一的隗鈞，他的弟子甘良，嚴普均爲姑娘主婢所傷，敝上願意做個調人。」

陽無情哼了一聲道：「西天大藏殿的門下，豈能作城下之盟，閣下的好意咱們心領了。」

胖俠愕然道：「姑娘來自西天大藏殿？」

金花道：「我家小姐是大藏殿主的女公子，你們還要不要霸王硬請客？」

西天大藏殿是武林的主宰，殿主天戈陽千鶴更是神化般的人物，向大藏殿主的女公子找麻煩，那是壽星公吊頸，活得不耐煩了。

阻路者錯愕半晌之後，瘦俠章朝榮咳了一聲道：「原來是陽大小姐，失敬了，敝處近日由大藏殿來了一位客人，他曾經透露要找大小姐。」

陽無情道：「他是誰？」

瘦俠道：「溫顯光。」

陽無情道：「啊，溫表哥，他幾時來的？」

瘦俠道：「他前天才到邯鄲宮，咱們今天就遇到大小姐，這實在是難得的機遇。」

陽無情道：「邯鄲宮？那是在邯鄲城裡了？」

瘦俠道：「不在城裡，但也不遠，就在城北一里之處。」

陽無情未置可否，因爲她急着要找諸葛麟，而且對溫顯光並無好感，惟一遲疑的，是她想知道大藏殿目前的情況。

瘦俠似乎已猜到她的心事，微微一笑道：「大小姐：令表兄剛從大藏殿來，好像有事要告訴妳，跟咱們走一趟吧，躭擱不了多少時間的。」

陽無情道：「好吧。」

隗鈞雙拳一抱道：「老夫還有要事待辦，告辭。」語音一落，師徒二人轉身急馳而去。

瘦俠向他們的背影瞧了一眼道：「神猿教的人就是這麼陰陽怪氣，不要理他們了，大小姐，咱們走。」

* * *

西漢高祖劉邦封張耳爲趙王，都邯鄲，因而此地又名趙王城。

城北一里的邯鄲宮，是趙王如意所建，東漢光武帝破王朗時曾住本宮。但物換星移，世事滄桑，這座建築豪華的名宮，已不知更換若干主人了。

如今它是東輔將軍的府邸，他是蒙人，名寒砧，以軍功獲得將軍的頭銜。

陽無情主婢被請入邯鄲宮的「聽雨軒」，由胖俠相陪，瘦俠告了一個罪就往後堂去了。

聽雨軒的陳設幾乎全是現代的產物，找不出半點古意，倒是軒側一個蓮池，荷香陣陣，頗得「留得殘荷聽雨聲」的情趣。

片刻之後，瘦俠領來兩男兩女，其中一對是溫顯光及綠綺，另一對男的身材魁梧，滿臉橫肉，兩撇八字鬚向上倒捲，形象是夠威武，只是令人有一種粗俗鄙陋，難登大雅的感覺。

他身後是一名身着旗裝，一身妖氣的女人，還有兩名丫鬟隨着她，可能是此間的女主人。

溫顯光趨前幾步，向陽無情雙拳一抱道：「表妹，妳怎麼跑到邯鄲來了？這一向可好？」

陽無情道：「托表哥的福，我很好。」

溫顯光道：「那就好，來，我替妳引見一下此地的主人。」

接着他指着滿臉橫肉的大漢，及旗裝女子道：「這位是東輔將軍寒砧及寒夫人，她是我的表妹，西天大藏殿主的千金。」

寒砧抱拳一拱，同時哈哈一笑道：「陽小姐芳駕寵臨，使本宮蓬華生輝，夫人，快擺酒，咱們不能簡慢貴客。」

寒夫人道：「將軍萬安，後堂已在準備，不會怠慢貴客的。」

說着話她已柳腰款擺的走了過來，熱情的握着陽無情的玉手道：「小妹子，妳好美，妳這一來，咱們這兒當眞是蓬華生輝了，走，咱們到裡面好好的聊聊。」

這女人眉挑目語，一臉的浪態，離她還有八尺遠，就可能嗅到她身上的濃香，這一近身携手，陽無情幾乎嘔了出來。

她輕輕掙脫被握的手，硬生生的擠出一絲笑容道：「在下平凡得很，不敢當寒夫人謬讚。」

語音一頓，揚聲對溫顯光道：「表哥，我有幾句話想問你。」

溫顯光道：「別急，表妹，後堂已經備好酒筵，有話待會慢慢聊吧。」

陽無情道：「不必客氣，咱們已經吃飽了，我只問你幾句話還要趕路。」

溫顯光道：「那怎麼成？天已經黑了，妳還要趕去那裡？再說寒將軍跟愚兄是世交，在他這裡就跟在咱們家裡一樣，妳千萬不要見外。」

寒砧又是一個哈哈道：「令表哥說得不錯，這兒就是妳的家，如果見外，寒某就顏面無光了，夫人，快請陽小姐到後堂。」

陽無情要想知道龍華鎭一戰之後，大藏殿的情況，以及未來的動向，這些還沒有問出結果，不應該一走了之，只得勉勉强强的跟着寒夫人等來到後堂。

這裡是邯鄲宮的心臟地帶，佈置得富麗堂皇，古色古香，可惜陽無情心馳萬里，沒有欣賞的興趣。

後堂中果然已備有筵席，陽無情入席之後，只是偶然動動筷子。

酒過三巡之後，她終於忍不住了，輕咳一聲道：「表哥，龍華鎭那件事到底怎樣了？」

溫顯光道：「沒有事，表妹儘管放心，不過姓鐵的太過囂張，咱們不會放過他的。」

陽無情道：「說具體一點，我娘準備怎樣對付姓鐵的？」

溫顯光道：「那還用說，西天大藏殿主宰武林，天下門派都在大藏殿管轄之下，姓鐵的如此桀傲不馴，怎能不給他一點懲罰，小兄聽說姑母將盡起精英，準備一舉蕩平太湖。」

陽無情啊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飯後由寒砧夫婦及溫顯光將她們主婢送至偏院一棟精舍安歇。

待寒砧夫婦告退之後，溫顯光尚無離去之意，陽無情道：「表哥還有事？」

溫顯光道：「我？想問表妹，是不是明天要走？」

陽無情道：「是，天一亮就起程，如果來不及向寒將軍辭行，請表哥代爲告個罪。」

溫顯光道：「表妹既然出來遊歷，何必走得那麼急，此地景物不錯，希望表妹多留幾天。」

陽無情道：「不了，我有自己的安排。」

溫顯光微微一笑道：「表妹該不是與意中人有約吧？」

陽無情道：「你胡說些什麼？請吧，我有點累，想歇息了。」

溫顯光道：「別這樣，表妹，我還有點事想跟妳商量。」

陽無情道：「我的確有點累，你有事就請快說。」

溫顯光道：「表妹的年紀不算小了，小兄想替妳作紅娘，討一杯喜酒喝。」

陽無情面現不悅之色道：「你喝醉了，表哥，如果你能起個早，有話明晨再說吧。」

溫顯光道：「我不是說醉話，特地來替將軍作媒的，他正當壯年，官拜將軍，而且家財巨萬……」

陽無情不待他說完，已沉聲叱喝道：「住口，你把我當作什麼人？要我跟他作小？」

溫顯光道：「表妹誤會了，那位寒夫人只是將軍的侍妾，他的正室還虛位以待。」

陽無情冷哼一聲道：「不要浪費唇舌了，表哥，小妹再不材也不會嫁給一個粗魯不文的武夫，金花玉葉送客。」

金花應聲說：「表少爺請。」



溫顯光冷冷一笑道：「好吧，表妹如果想通了，請告訴小兄一聲。」

他面帶詭笑的退出房去，還順手帶上了房門。

金花撇撇嘴道：「寒砧他想吃天鵝肉，也不照照鏡子！」

玉葉道：「表少爺他是怎麼啦？他的胳膊好像是向外彎的。」

金花道：「小姐，玉葉這一提，小婢也覺得表少爺的神色有些怪異，咱們在別人的地頭，不能多加幾分小心。」

此時天色已晚，房中點着一盞油燈，火苗筆直向上，顯示這間房子通風不良。

陽無情道：「這裡有點悶，金花把窗子拉開。」

房中有兩扇窗子，均由黃綾窗帘遮蔽着，金花拉開一幅窗帘，目光所及，竟然大吃一驚道：「小姐，妳瞧，根本沒有窗子。」

玉葉扯開另一幅窗帘，所見到的，只是一片黑色的墻壁。

玉葉再試開房門，發現已遭反鎖，而且房門及墻壁全是鐵鑄的，惟一通氣之處，是房頂一個不足一尺的圓形小孔。

金花道：「小姐，表少爺好可惡，他竟敢串通外人來陷害咱們！」

玉葉道：「表少爺敢於如此大膽的對付小姐，我想他是不會再回西天了，此人也許會走極端，咱們要多加防範，但要不動聲色，瞧瞧他在搞什麼鬼。」

陽無情沉默半晌，道：「咱們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離開這間囚室，別的先不要管它。」

金花道：「這間鐵房子，只有一個小孔，要離開太難了。」

陽無情道：「只要有這個小孔，就難不倒咱們，我現在傳授軟骨功，妳們要摒除雜念，在兩個時辰之內學會。」

金花玉葉同聲道：「是，小姐。」

這兩個丫頭全都聰明伶俐，果然不負陽無情的希望，在兩個時辰之內，習會了這門奇功。

現在她們已逃出樊籠，立身在囚室的房頂之上，看着繁星滿天，讓夜風輕吻，感到這世界畢竟是可愛的。

金花噘着小嘴，恨恨的哼了一聲道：「小姐，咱們去找表少爺，他怎能這樣？」

陽無情道：「諸葛公子說他是壞人，我原是疑信參半的，現在才知道他果然不是好人，不過咱們不能找他。」

金花道：「爲什麼？」

陽無情向脚下黑灰灰的房屋瞥了一眼道：「我發現這座邯鄲宮中，隱藏着一股龐大的勢力，咱們人單勢孤，不見得能佔到便宜，再說此地可能設有很多機關埋伏，咱們不能輕易涉險。」

金花道：「那怎麼辦？」

陽無情道：「去太湖，待跟諸葛公子會合以後再作打算。」

於是她們主婢悄悄離開了邯鄲，一路曉行夜宿，直向太湖奔去。

* * *

太湖景物依舊，但氣勢已不同於往日。

東洞庭山的關卡之上，掛了一塊橫扁，三個隸書泥金大字，寫的是「玉笛帮」。

「野侯鐵山成立玉笛帮了……」

江湖上在傳說這項消息，而且人人都感到有些意外，因爲鐵山既未散發武林帖，通告各門各派，也沒有舉行開帮大典，只是掛上一方招牌，武林中就多了一個門派。

他這樣是違反武林常規的，玉笛帮只怕很難獲得武林各派的認同。

鐵山久走江湖，洞明事理，他當然明白自己在作些什麼。

成立玉笛帮，是結合志同道合之士，爲民生疾苦、社會安定，貢獻一份心力。

只待徹底消滅羌笛怨，使四民安樂，狠烟不起，他也許會解散玉笛帮，或辭去帮主的職位，然後携帶妻兒，徜徉於山水之間的。

因此他不願招搖，也不想驚擾武林同道，這是他不發武林帖，不舉行開帮大典的原因。

其實江湖之上，講究的是實力，尊崇是道義，只要恩威並濟，何愁沒有人認同？

鐵山的策劃的確百無一失，玉笛帮成立不久，登門投效的就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是長破門主專搏。

這位擁有門主及京師十大名人頭銜的高人，也就在江湖上掀起極大的震撼。

榮華富貴，是許多人夢想和追求的，專搏爭得十大名人頭銜，必爲宮廷所重用，他已經青雲得路，富貴可期，他却放棄這錦綉般的前程，甘心投靠鐵山，要爲某一理想而奮鬥，他，怎能不在江湖上造成一股壯闊的波瀾。

鐵山十分感動，請他擔任護法，他却願意作一個堂主，多擔當一些實際上的工作。

玉笛帮轄三個堂，天龍堂由前湖主翻江龍蘇勒擔任，負責水上的一切。

地虎堂主是狗王巢袞，太湖內部的防衛，由他全權負責。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錢仲衡擄住許寡婦，逼她說出地道有幾個出口，於是展玉翅等佈置一切，順利捉到陸源等人……展玉翅與駱長達二人離開揚州到達安慶，四海丐幫衆人對駱長達的到訪甚表歡迎……展玉翅對沙連水說出駱長達到訪乃希望兩幫合併，他並且分析兩幫合併的好處何在，但沙連水沒有即時答應……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丐幫之主



玉翅主婚　仙子來信

周春鵬嘆了一口氣，道：「問題是學武不是三天五日就能收效的事，咱們可以等，但敵人不肯等！」

展玉翅乃將駱長達希望兩幫合併的事告訴他，周春鵬一聽便叫起好來，展玉翅含笑問道：「好在何處？」

「好在實力增强，敵人不敢輕易來犯！若天下丐幫全部聯合起來，你說還有誰敢打咱們的主意？」

這一點，展玉翅之前倒沒有想過！不錯，所謂人的名，樹的影，有時連「招牌」也可以唬住人，何況是眞正的强壯！少一點痲煩，便可多一些精神發展幫務！

「老周，此事尚未作決定，你千萬要守秘！」展玉翅聽了周春鵬這句話，今晚便睡得着覺了。

次日早飯之後，沙連水、展玉翅、龍永富和駱長達及盧遠景，便在內廳茶敍。

沙連水故作不知地問：「昨夜老朽因身體不適，沒法即時與駱幫主商談，尚請原諒，請問駱幫主是次到訪，到底有何大事？」

「相信展副幫主已跟沙幫主說過，但爲表示駱某之誠意，我願意正式再向沙幫主提出！」駱長達道：「貴我兩幫若能合二爲一，對彼此都有好處，駱某的意思是指對下面的弟兄有利，也許對有職位的人不一定有利，不知沙幫主意下若何？」

龍永富搶着問：「駱幫主，兩幫合併，您心目中的幫主是誰？」

不料沙連水揮手止住他，誠懇地道：「駱幫主，你眞是快人快語，亦證明您眞心實意要與敝幫合併，老夫想了一夜，覺得雙方合併，眞的是百利而無一害，故此老夫贊成！」

駱長達料不到如此輕易便取得成功，先呆了一呆，繼而大喜笑道：「那敢情好，多謝沙幫主支持駱某此一計劃！我想問您，您認爲合併之後，由誰作幫主比較合適？」

「既然敝幫之副幫主已是貴幫之副幫主，則幫主之職，當然是由您擔任！老夫老矣，膺本幫幫主之職，乃形勢所迫，不得不爲之，其實老夫想讓位已久。此事成功之後，老夫便歸隱，享幾年清福，您便再辛苦幾年吧！」

展玉翅亦料不到，沙連水經一夜之間，會作出轉變，聞言大喜，道：「由駱幫主擔任新幫之幫主，再合適不過了！」

龍永富亦知沙連水久有退休之意，老實說他心底裡亦覺得他擔任幫主實嫌勉强，而駱長達擔此職，的確比他適合，不過感情上放不下，但亦沒有藉口反對，只好三緘其口。

不料駱長達却道：「駱某亦不適合膺此職！我建議由展副幫主擔任！他是貴我兩幫之副幫主，由他升任，彼此都無話說，若沙幫主還不放心者，你我兩個便當他兩年長老如何？此乃閑職，志在穩定軍心而已！」

展玉翅急道：「屬下年輕識淺，當副幫主已十分勉强，那堪當此大任？兩位幫主莫將屬下嚇壞！」

駱長達哈哈笑道：「別人不知道，我焉會不知你之能力？論武功、論才智、論年紀、論鬥志，你均是駱某與沙幫主之上！沙幫主，他最近幫駱某清理了敝幫之叛徒，力抗西方仙子，又降服了綠林總瓢把子陸源，你可知道？」

沙連水哦了一聲，道：「眞有此事？那眞比咱倆强得多了！再過幾年，說不定天下丐幫都能在他手中統一，則叫化子們有福了！」

「那只是屬下一時湊巧碰上……」

駱長達道：「年輕人要有點勇氣及魄力，你怕甚麼？有事還有咱們兩位長老哩！下面也有不少人可協助你！」

沙連水亦道：「不錯，就這樣決定！幫主，你認爲貴我兩幫該於何時合併？」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也得挑個好日子！嗯，咱們便挑正月初一吧？以後這一天不但是普天同慶的好日子，更是我丐幫之好日子！」

沙連水也同意了，又問：「那總舵該設於何處？愚兄認爲蘇州離此稍爲遠一點，不如改在應天府吧，兩邊可以兼顧得及！」

龍永富贊同地道：「不錯，論格局蘇州始終不如應天府之氣勢，而且水陸交通比較方便！」

駱長達亦一口答允，當下開始討論細節：分舵一共多少座，分舵主人選不變，總舵合併之後，人選便有重疊，於是又得仔細研究。至於優悠丐幫之黃犬堂、黑豹堂不變，四海幫之龍堂、虎堂亦不變，飛鳳則與飛鴿堂合併，一直商討至吃晚飯。

飯後，駱長達道：「沙幫主，明早駱某便告辭，希望你能盡快到敝幫走一趟，增加雙方之認識，屆時咱們再把細節全部敲定，便立即發英雄帖！」

龍永富忽然提出一個問題來，道：「兩幫合併之後，以甚名稱爲幫名？」這可是個大費周章的問題。

駱長達道：「彼此考慮一下，待龍總堂主與沙幫主到敝幫時再作決定如何？」

沙連水卸任在即，大感輕鬆，乃道：「中秋一過，老朽便帶人到貴幫造訪！」當下分頭歇息。

次日，駱長達與盧遠景與衆人告別，沙連水派鄭我長護送他們出皖境，把展玉翅留下來。

午飯後，四海丐幫立即召開香主以上之大會，沙連水在廳裡宣佈了合併計劃，起初衆人議論紛紛，一時之間分不出利弊來，待後來展玉翅請周春鵬分析合併之好處，衆人興緻才高起來。

兩頓飯工夫後，已無一人有異議，沙連水便提出，「諸位兄弟，本幫近日發展迅速，又得了一批好手加盟，實力增强，大家對各職位是否覺得有調動之必要？」

廳內無人作聲，展玉翅只好道：「幫主，屬下認爲虎堂堂主不要兼任宣城分舵主了，應該調回總舵！」

「那誰可代其職？」

「屬下提議由陳信元當銅陵分舵舵主，張游之當副舵主，料可勝任！」

此乃無可非議之事，周通調回總舵，對總舵實力大有裨助，是故一致贊成，沙連水乃下令，道：「令陳信元及張游之迅速到宣城報到，一個月後，周堂主調回總舵。」

會後，展玉翅與沙連水又商討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

展玉翅在總舵盤旋了兩天之後，便獨自上路赴蕪湖，因爲他要爲高橋及邵月華主持婚禮。

計算起來，展玉翅離開蕪湖已近一年，他進了城之後，第一件事不是去分舵，而是去江畔酒樓，那是他起家的地方，感情特別深刻。

自展玉翅離開之後，江畔酒樓便由武功不弱，人又幹練之夏寶貝負責，他上酒樓時，正好是午飯時分，座無虛設，他故意喚道：「小二，少爺要一個清靜的雅座！」

店小二忙道：「客官，可否請稍候一下，您也看見沒有一個空位？」

「少爺可不管你有沒有空位，總之我如今便要一張清靜的座頭，你要收多少銀子都可以！」

那店小二的態度立即硬了起來，道：「對不起，咱們這裡只講規矩，不講銀子，客官你要等便等，不願等便請到別家去！」

展玉翅對他這種態度十分滿意，但仍板着臉道：「我要見夏寶貝，請他出來一下！」

那店小二嚇了一跳，上下看了他幾眼，夏寶貝沒事不會出來，認得他的人少。「客官，你跟夏老闆是甚麼關係？」

展玉翅道：「你去通知他，他的老闆來了，出不出來見我，隨他

的便！」店小二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跑進內堂去，過了一忽，便見他引着夏寶貝出來，展玉翅故意將頭扭往別處去。

夏寶貝一時之間認不出來，抱拳道：「未知這位客官找在下有何……啊，是你？」

「你終於認出來了？」展玉翅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咱們進去再聊！」

夏寶貝喜不自勝，對那楞在一旁的店小二道：「小春子，快泡一壺茶，幾樣小菜，送到我房裡去，副……老闆請進！」

兩人進到內堂，在夏寶貝的臥室坐下，「副幫主，久無你的消息，眞是想煞屬下了！」

「聽說你幹得不錯，本座十分放心，有人敢來搗亂麼？」

「自從試過括蒼派的人來放刁，被咱們打敗之後，再無人敢來耀武揚威！副幫主，聽說你最近幹了不少件大事，威震武林，可說來聽聽？」

展玉翅笑笑道：「別聽人胡說，反正日後的日子會越來越好，你好好地幹，再過幾個月你便會知道，咱們前途似錦！」

說着，店小二送酒菜進來，夏寶貝床上支着一張四四方方的矮几，兩人便坐在床上吃喝起來。「小牛呢？怎地不見他？」

「他主要負責培元堂的生意，嘿嘿，這小子現在懂事多了，要是他知道你來了，還不樂壞！」夏寶貝邊替他添酒邊問：「副幫主，你去過分舵否？」

「還未去，吃了飯再去！高橋在遠芳齋？」

「不錯，如今遠芳齋由他跟邵姑娘負責，郭月英及蕭飛飛已將製粉的絕技傳授與邵姑娘了，她倆如今在分舵裡助郭得勝一臂之力！」

展玉翅心頭一動，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孫小三還在銅陵兼任分舵主，他應該調到總舵去，再把鄭我長及蕭飛飛調去那裡，也可撮合撮合他倆！

「副幫主，你在想甚麼？」

「沒有，快吃！吃飽飯之後，咱們便先去遠芳齋，再到分舵去。」

「副幫主，這次你準備在此住多久？」

展玉翅笑笑道：「等喝了高橋及邵月華的喜酒再走！」言畢便立即動箸。

高橋與邵月華冰釋誤會之後，兩人感情一日千里，恨不得叫展玉翅早點駕臨，為他倆主持婚禮。可是，當展玉翅突然出現在他倆面前時，他倆都怔住了！

「怎地都認不出我來啦？你倆都長胖了，照說應該是我認不出你倆才對！婚禮籌備得如何？」

邵月華雙頰立即飛起兩團紅雲，輕啐了他一口，「你這弟弟，一見面便不說好話！」

「這是好話，你可別弄錯！」展玉翅故意板着臉道：「你還有一點弄錯了，我稱高橋叔叔，你却叫我弟弟，將來你倆成親了，咱們關係可就弄不清了！」一句話使家人大笑不已。

高橋滿臉笑容，「少爺，快進內堂坐一下……」

「不啦，我先到分舵去，今晚咱們再好好敍一敍！對，今晚看來郭寨主是不會放過我的，還是你倆過去吧，順便商量婚禮的事！」

* * *

到了分舵，少不免又有一番熱鬧，人人均笑容滿面，只有蕭飛飛雙眼充滿悲怨之色，使展玉翅每次接觸到她的目光心頭都泛上一陣歉意。

「郭兄，我有點事跟你商量，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說說，如何？」

「副幫主，如今屬下已是你之部下，日後請您直呼屬下之名！」郭得勝長身道：「咱們到裡面說吧！」

展玉翅先把駱長達建議兩幫合併之事告訴他，郭得勝大表贊成。「這是兩皆有利之事，好事也，應該立即答應！」

「還有一點，孫小三在銅陵兼任分舵主，本座有意將他調回總舵，分舵改由鄭我長及蕭飛飛負責，你認為如何？」

郭得勝心思玲瓏，略一思索便知展玉翅之心意，却也不說破。「這個安排屬下也贊成，事實上外三堂的人兼任分舵主，始終只是權宜之計！」

「既然如此，本座回總舵後，便立即調動。還有，高橋及邵月華的婚禮，你看如何辦？」

「我看他倆也不想太鋪張，大概只請分舵弟兄們吃一頓，費用由本座支出！」

「若只如此，隨時都可以辦！」

「好，那咱們今晚請他倆過來吃頓便飯，順便問問他倆！此事一了，本座便返回總舵，蓋沙幫主及龍總堂主要去優悠丐幫回訪！」

郭得勝忽然道：「副幫主，請恕屬下問一句：敝幫除你及沙幫主之外，以誰之武功最高？」

展玉翅心頭一動，沉吟道：「龍永富之武功比你略高，但人不如你聰明，周通稍遜半籌，也嫌魯莽，再下去……」

「副幫主為何不說？」

「本座突然想起鮑詹來，他之武功在你及龍永富之上，而且他到底武功有多深，本座尚未完全摸清楚，因為他善於守拙，大概歷過滄桑，不願出風頭，也不願當大任！還有，林耀信之武功也在孫小三之上，鄭我長武功也不錯，人更踏實！」



郭得勝道：「屬下向你提議，如今人手增多，本幫各項職務均需重新安排，以利幫務發展！屬下絕不是為了陞職，事實上屬下出身綠林，暫時亦不宜居高職，以免給本幫帶來痲煩！」

「說得有理，本座會與幫主好好研究一下。」展玉翅這才覺得人越多幫主越不好當，痲煩不是來自外敵，而是內部人事不好安排！再仔細一想，也覺得實在有必要重新安排，只是新人上來，舊人是否願意下去？

郭得勝雄才大略，鮑詹文武全才，擅長內務，此兩人若負責總堂之職，深慶得人，但兩幫合併之後，加上徐天從及黃書，又如何取捨？

一連幾天，展玉翅都被此事困擾着，直至八月十五日，既是團圓佳節，也是高橋及邵月華成親的大日子，他才放下心事，同時立即為團圓之氣氛所感染，心情十分興奮。

新郎派花轎到遠芳齋，把新娘子娶過來，鞭炮聲中，展玉翅往大廳正中坐下，只聽郭得勝高聲呼道：「一對新人，先拜天地，再拜主婚人！」

新人拜了天地之後，又跪在展玉翅面前，行起大禮來，展玉翅連忙跳了起來道：「咱們意思意思就好，不要行甚麼大禮！」

蕭飛飛一把將他按下去。「別胡說，正要行大禮！快拜！」

高橋和邵月華能夠結成夫婦，展玉翅之功勞極大，是故他倆誠心誠意地向他拜了三拜。

「夫妻交拜，禮成，送新娘進房！」

喜樂和鑼鼓震天地响，叫化子本就最喜歡往熱鬧處鑽，今日是自己人熱鬧，就更加起勁，弄得高橋接應不暇，展玉翅見他雙脚不便，便暗中着郭得勝傳令下去：適可而止。

隨即高聲宣佈：「擺上喜宴來！」

大廳裡放了六張桌子，院子裡還安了十來張桌，是流水席，以便弟兄們吃喝。

忽然一個丐幫弟子跑了進來，道：「副幫主，有貴客到！」

郭得勝見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心頭一沉，問道：「是那位貴客？」

那弟子囁嚅地道：「是……是西方仙子！」

震耳的歡笑聲倏地消失，教人覺得驟然回到另一個世界般，展玉翅霍地站了起來，喃喃地道：「西方仙子？她來作甚麼？」

郭得勝則問：「一共來了多少個人？」

那弟子尚未作答，已聞外面有人道：「一共七個人，歡不歡迎？」最後一個迎字尾音剛落，院子裡已多了一位身穿白衣披紗幪面的絕色女子，緊接着，大門已湧進二女四男來。

展玉翅結結巴巴地問：「你來作甚麼？」

西方仙子哈哈笑道：「今日雖不是展副幫主的大好日子，可是你頭一次當主婚人，本仙子特地來道賀！愛劍、愛琴送禮！」

她背後那兩位少女，各持一個禮盒，盈盈走上大廳，笑嘻嘻地道：「一份是給新郎，一份是給主婚人的！」

郭得勝見展玉翅表情有異，心中暗暗奇怪，不敢自我作主。只聽展玉翅沉聲道：「接禮！本座代一對新人多謝仙子好意！」

「嗯，既然已接禮，為何不請咱們入席？難道連一杯水酒也吝嗇？」

展玉翅弄不清西方仙子的來意，只好沉着氣道：「看坐，大家繼續玩，彼此都是賓客，無分彼此。」

一句話把西方仙子的地位貶低了，又不失禮數，教郭得勝暗暗叫好，暗道：「小展眞是一日千里，將來成就怕不止於此。」

雖有展玉翅那句話，氣氛到底不如剛才熱烈，郭得勝只讓西方仙子坐在首席，其他六人都將之分散，幸虧她們居然十分老實，不吭一聲。那四個男的，便是「天山三狸」之老大梁永棟、老二楊長青及岑江、岑湖兄弟，這四個人，郭得勝、郭月英及蕭飛飛是見過的，也不放在心上，只差一個西方仙子。

西方仙子入席後，談笑風生，居然沒有一絲妖氣，也沒有半點霸氣，使得在座的人均驚詫不已，然心情更緊張的，除了展玉翅之外，便是新郎高橋了，他大半輩子打光棍，好不容易方娶到心上人，却無端端飛來一顆凶星，怎能教他不心頭打鼓。

展玉翅忍不住以「傳音入密」問道：「妳今日來此，到底是好意還是歹意？」

「我專誠來當賀客，你說是好意還是歹意？」

「我才不相信妳會專誠來當賀客！」

西方仙子輕笑一聲道：「你已貴為兩幫之副幫主，須沉着一點，以你今日之成就及武功，還怕誰？」

展玉翅聽後，英雄感頓生，覺得實無可怕之處，當下心情便逐漸平復。俄頃，酒菜上來，展玉翅與新郎首先舉杯敬酒。

三杯酒下肚，叫化子們膽氣漸豪，氣氛開始活躍，只有郭得勝兄妹及蕭飛飛三人心頭仍沉甸甸的。

西方仙子帶來的幾個人，不但十分規矩，而且沉默寡言，只一味吃喝，比其他賀客還乖。

西方仙子幪着紗巾，吃喝十分不便，是以甚少動箸，展玉翅故意道：「仙子改過自新，專做好事，在下及新郎均十分感激，請妳多用一點。」

西方仙子雙眼眨了一下，道：「本仙吃得少，一向如此，請副幫主勿介懷。」

「無論如何，今日你也得喝三杯，否則便是看不起我那高橋叔叔。來，在下先敬你一杯，展某先飲爲敬！」展玉翅一仰脖，便將酒喝光，並把杯子反過來，表示涓滴不剩。

西方仙子雙眼閃過一絲怒意，但畢竟忍住，揭開一角紗巾，也把酒喝了，郭得勝首先帶頭鼓起掌來，廳內即响起一陣喝采聲。

高橋見狀膽子也大，長身道：「想我高橋在武林不入流，竟然驚動了西方仙子大駕，眞是三生有幸之至，我也敬你一杯。」

西方仙子仍陪他乾了一杯，第三杯郭得勝長身舉杯邀飲，不料却惹來一陣搶白，「你算什麼東西，也要跟我乾杯，在座人數雖不少，只有展玉翅可與我喝酒，當然，今日是高橋的大好日子，我又是來喝喜酒的，自須跟他喝！嘿嘿，就算沙連水在此，他也請不動我。」

這一來，可教郭得勝難以下台了，而在座之叫化子見她不把自己的幫主放在眼內，氣氛亦是一變，亂哄哄的大廳，刹那間竟靜得落針可聞。

展玉翅道：「你不是已答應喝三杯麼？」

「不錯，本仙言出必行，但不是跟他喝！愛琴，你代我喝他那一杯。」西方仙子突然舉杯回敬高橋，高橋心情十分複雜，但展玉翅沒有其他表示，他只好舉杯乾了。

蕭飛飛高聲道：「大家多吃點菜吧！」這才略爲消除尷尬之氣氛。

叫化子請客，菜當然不會很精緻，但是却不少，上了一碟又一碟，下面仍然吃得碟底朝天，忽然西方仙子長身道：「本仙禮數已至，就此告辭。」

高橋心頭暗喜，却不得不道：「尚有不少菜未上，仙子爲何半途退席？」

「一則本仙已不勝酒力，二則早已吃飽，況我坐在此，你們都不敢放懷暢飲，何不早早離開，一舉兩得？」她頰上已泛上紅潮，更添嬌艷，只看得展玉翅心頭一蕩，眼睜睜地望着她帶着手下揚長而去，而毫無表示。

半晌，他方霍然一醒，道：「大家開懷吃喝吧！」廳內廳外立即鬧起來，只有郭得勝隱隱覺得不妙，蓋打死他也不信，西方仙子會專誠來喝一個武學未入流的殘廢者的喜酒。

展玉翅何嘗沒有顧慮？不過今日是高橋的好日子，又是他當主婚人，豈能把憂愁放在臉上？是以在廳內來回邀飲。

四海丐幫下面有一部分人把展玉翅視作天神，他既如此樂觀，他們還會怕麼？是故亦不斷上廳鬧酒，或找高橋開心。

這頓飯直吃到申時才散去，叫化子們仍不肯離開。「老高，咱們還未鬧新房。」

郭得勝道：「天還未黑，鬧什麼新房，彼此一場兄弟，老高又已等了十多年了，大家多多體諒，就免去這一項吧！」

郭得勝兄妹不斷勸他們離開，突見一個乞丐氣喘吁吁地跑進來，「啓稟副幫主，有人送信給你。」

展玉翅接過信便立即打開閱之，接着將之撕得粉碎，郭得勝問道：「誰寫的信？」

展玉翅一字一頓地道：「西方仙子！」

「她信中說些什麼？」

展玉翅猛吸一口氣道：「她約我出去，跟她單獨會面！」

話音剛落，蕭飛飛已叫了起來，道：「展弟，你不能去，那妖女明明有爲而來，還說什麼專誠來道賀！嘿嘿，九成她早已埋伏了人，專等你去。」

高橋也道：「不錯，所謂會無好會，你豈能自投羅網，要去咱們便一齊去。」

展玉翅已想好了對策。「你們且先聽我一言，本座今夜一定要去，否則人家便看不起我四海丐幫！若西方仙子早有埋伏，加上你們去，徒增傷亡，且連我也得分心，反而不美。」

蕭飛飛快口道：「人多勢衆，她未必能奈何得了咱們這許多人！」

「假如她有預備，亦會料到咱們會全部去，她亦必做了十足之安排，假如她只想跟我單打獨鬥，本座帶人去，乃自弱名頭。」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實與你們說，本座已跟她鬥過一場，不分勝負，當時她便揚言，再找機會跟本座分個高下，西方仙子名頭雖响，但至



今爲止，仍守信用，故你們不必驚慌。」頓了一頓，又道：「你們繼續玩鬧吧！」

郭得勝道：「副幫主且慢！」他走前兩步，低聲問：「西方仙子眞的只約你單獨見面？」

展玉翅笑道：「怎地連你也不相信我？」

「信中是否另有透露？」

展玉翅心頭一動，低聲道：「沒有，若有者本座自會把信留下來！」

「約會地點在何處？」

展玉翅微微一笑，不置一詞，拱拱手便飛身躍出大廳，再一個起落，已至圍牆外。蕭飛飛問：「表哥，要不要派人去打探消息？」

郭得勝苦笑道：「有誰能追得上他？只能靜候佳音，放心，他此時之武功，比上次鬥徐眞人又有進步。」

* * *

展玉翅也怕四海丐幫有人跟踪，故意繞了半圈，然後才出城，向東急奔，未幾已至一條小江前，此乃長江之支流，只見江邊停泊着好幾艘小舟，其中一艘有篷的小船，桅杆上紮着一方紗巾，且略離其它舟船，展玉翅猛吸一口氣，飛躍上船。

他雙脚在船頭上落下，那小船只輕微地搖晃了一下，便聽竹篷裡有人道：「進來吧！」正是西方仙子的聲音。

展玉翅掀起布帘走進去，但見她盤膝坐在艙裡，面前放着一隻四方的几子，上面還有四五個小菜，配以一壺酒。「請坐。」

展玉翅剛坐下，船便慢慢地盪了開去。他輕吸一口氣，問道：「妳把我召來，有何見教？」

西方仙子眉宇間隱現憂色，輕嘆一聲，替他斟了一杯，道：「我先敬你一杯，先飲爲敬。」她一口把酒喝光，表示酒內沒毒。

展玉翅也把酒乾了，西方仙子故作鎭定地道：「來，先吃點菜。」

「在下吃得很飽，你自用吧！」

西方仙子已挾了一箸，大概吃而無味，也放下箸子，低聲道：「今日我是偸偸出來見你的，日後相見恐怕再不能像今日這樣了。」

展玉翅一頓，脫口問道：「令師來了麼？他迫妳與我爲敵？」

「家師早已仙遊……嗯，假如我有困難，你肯不肯幫助我？」西方仙子露出兩道懇求之目光。

展玉翅又是一怔，對於西方仙子之惡名，他到底有所戒心，是故聽了此說之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只聽她又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再問：「你認爲我爲人如何？是不是你的朋友？還是你跟世俗人一樣，把我當作殺人不眨眼之女魔頭？」

展玉翅沉吟了好一陣，仍不知如何作答，偶爾碰到她的目光，見她滿是失望之色，心頭一軟，不由道：「仙子行爲不像江湖傳言，雖然手段稍爲霸道一點，但還是值得信任，最低限度，我認定妳不會害我！」

西方仙子精神大振。「既然如此，如今我有難，你爲何不肯助我？」

「妳可號召千百個人爲妳做事，會有何災難？武林中想巴結妳的人，也不知凡幾，怎用得了我拔刀相助？」

西方仙子道：「若非我已失去號令天下黑道高手之能耐，又何須求你？」

展玉翅訝然道：「我看妳並無失去武功之跡象，怎會失去能耐？」

「你知道我是憑什麼號令天下黑道的麼？」西方仙子道：「是憑先師的『西天神木聖令』！」

「哦！妳失去了聖令？」

「非也，是被我師兄搶去！其實他已不算是我師兄，因爲他早已被先師逐出師門，否則先師也不會將神木令傳給小妹！」

「令師兄是誰？他如今在何處？你失去神木令也不是甚麼大事，大不了不號令那些黑道高手！嘿，那還更好哩！省得有引火自焚之危！」

「問題是師兄胡宗廣他手執此令，要命令小妹做任何事，否則小妹便是違背師命，若小妹不聽其命令，他又可令別人來殺小妹！」西方仙子一臉焦慮。

展玉翅道：「爲何在下從未聽過令師兄之名？」

「他自被先師逐出師門之後，一直在西域秘練武功，直至最近才出山，並奪走小妹之神木令，其武功十分高超，小妹遠非其敵，他心存大慾，一定會利用此令，肆虐武林，或攪一番風波！」

「黑道高手爲何都肯聽令神木令，到底神木令有何魔力？」

西方仙子尚未答他，只見愛琴自船尾掀帘進艙，惶急地道：「仙子，來了……」言畢又緩緩出去。

「胡宗廣追來了！」西方仙子自懷內取出一個紙包來，傾了一些粉末於酒菜中。「你不可露出口風，他令小妹殺你，你小心了！」西方仙子話剛說畢，便舉掌向展玉翅擊去！展玉翅側身讓過，「咱們聯手殺他行不行？」

「不可再說話，你水性好不好？若不好快上岸，愛琴把船向岸邊駛去！」西方仙子突然一掌將桌子擊碎。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曹雄被通靈禪師的掌風震出洞外，馬君武接了禪師三掌方能見到禪師。原來通靈禪師違反寺中戒律被截去雙腿逐出門墻，因此在洞內隱居，他說出大覺寺的和尚雖身披袈裟，但無惡不作，當年他因勸阻同門才遭逐出門墻，通靈禪師未說完，已因內傷過重而死……離開洞後，却見白雲飛的巨鶴在祁連山……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卧龍生

# 仙鶴神針

## 留字離開　重遇曹雄

馬君武本是聰明絕頂的人，思索一陣，忽有所悟，笑道：「可是要我騎着你去見你的主人麼？」說完，試向那鶴背騎去。

那靈鶴讓馬君武坐好之後，驀地一聲長鳴，長頸疾伸，雙翼一展，騰空直去，曹雄呆呆地看他。

飛約三百丈高，轉頭向北而去。巨鶴飛行，較曹雄赤雲追風駒更加神速，馬君武手抱鶴頸，但覺寒風撲面而過，山峯閃電倒逝，根本沒法看清楚下面景物。巨鶴飛行約有頓飯工夫，已不知飛越過多少峯嶺，陡的雙翼一斂，隕星似的疾向下降，在一塊大岩石上停住。

馬君武打量眼前形勢，看四週都是壁立高峯，當中是一片二里方圓的盆地，也許四週都有山壁阻擋的原因，別處是冷風刺面，這盆地中却暖和如春，遍地綠茵中，雜生着各色奇花，五色繽紛，芳香襲人。馬君武跳下鶴背，信步向前走。剛走得四五步遠，突聞一陣鳥羽破空之聲，回頭望去，祇見那巨鶴已振羽高飛，竟自離去，不覺心中一急。暗道：「巨鶴把我送到這盆地中，獨自飛走，難道當眞有甚麼用意不成？」再看那巨鶴，早已越峯不見。

馬君武估量環抱的絕壁雖高，但自己還能攀登得上去，祇是不知和曹雄相距多遠了。沉思一刻，又緩步向前走去。

到了北邊山脚下面，突覺得有些口渴，縱目四顧，這一片草地，竟然看不見有水源。靜立一會，隱聞極微的泉水響聲，自石壁一側傳來，心念一動，沿着山壁向前走去。

走了廿丈左右，見一株巨松靠壁矗立，泉水就從巨松後邊山壁中傳出。馬君武撥開巨松枝葉上密繞葛藤，立時出現一個高可及人的石洞，因巨松正當洞口而生，再加上那密繞松枝葛藤，如不撥開，自是無法得見。一陣柔和微風，由洞中飄吹出來，挾帶着撲鼻清香。馬君武想道：山洞中既有微風吹出，想必不會太深，而且口中正渴，水聲亦由洞中傳來，且入洞去探視一番再作計較。

馬君武心念既動，側身而入，一掌護身，一掌防敵，向前走去。

轉了兩個彎，前面已現光亮，淙淙水聲已是淸晰可聞，心裡一喜，緊走幾步，出了石洞。

洞外景物愈發秀麗，青草如茵，奇花爛漫，柔風拂面，水聲潺潺，兩邊斷崖上，生滿古松，巨枝伸空，蘿帶飄垂，點綴得這百丈長短，十餘丈寬窄的狹谷，更顯得清幽奇秀。

馬君武祇顧鑒賞大自然幽奇景色，連口渴的事也忘了，突然，由



五丈左右的一叢奇花後面，傳出來兩聲小鹿輕叫，接着又聽得一個熟悉的聲音，嘆道：「等我武哥哥找到我時，我就不能再留在這裡陪你玩了……」

聲音是那樣淸脆，話說得是那樣天眞，黯然中又帶着幽幽的留戀。

馬君武只聽得心頭一震，不知高興還是悲傷，兩行英雄淚奪眶而出。

正想高呼李青鸞名字，突然心念一動，暗道：李青鸞既被大覺寺中和尚擄去，何以會到了這幽谷中來，這中間必有原因，先得看看再說，不要弄出笑話。

心念一轉，擦乾淚痕，緩步向前走去，繞過那一叢奇花，極目望去，祇見那叢花旁邊一座小池，岸畔坐着一個白衣少女，赤着雙足，浸入水中，左肘放在腿上，玉掌支頭，右手抱着一隻小鹿，側臉望天，不知在想的甚麼心事，柔風吹過，飄起她散披在肩上的秀髮和白衣。

馬君武望着那秀麗無邪的背影，再也控制不住滿懷激動，正要跑過去，忽見那白衣少女搖搖頭，一聲幽幽長嘆，緩緩站起身子，把小鹿抱入懷中，伸手在那奇花叢上，摘了一朵花兒，猛一抬頭，看到了馬君武，高興得她秀目中熱淚盈眶，叫了一聲：「武哥哥。」縱身一躍，直向馬君武懷中撲去。

馬君武雙臂一張，接住她飛來嬌軀，突聽得幽幽兩聲鹿叫，原來李青鸞手中還抱着那隻小鹿。

李青鸞放下小鹿，眼光中無限憐憫，望着小鹿說道：「小鹿最乖，等我和武哥哥說過話，再餵你吃。」

馬君武細看那小鹿，至多不過有三四個月，但這小動物似已和李青鸞有了感情，放在地下，竟是不跑，偎在李青鸞裙下，不住伸出舌頭，舐着李青鸞雪白的足踝。

祇見她大眼睛中，淚珠兒一顆接一顆由腮上滾了下來，嘴角却浮現出盈盈笑意，慢慢的合上了眼皮，偎入馬君武懷中，說道：「你的朋友對我說，你一定會來找我的，所以我每天都耐心的守在這裡等你，我很想騎那隻大白鶴飛上天去玩玩，但我怕你來了看不到我，你朋友的本領大極啦，我知道他不會騙我，果然你眞的來了。」

幾句淡淡的話，勝過了萬千句懷念的傾訴，馬君武祇聽得一顆心片片粉碎，緊緊抱住她玲瓏嬌軀，說不出一句話來，熱淚如泉，滴在懷中的玉人臉上。

李青鸞微睜星目，笑道：「武哥哥，你心裡難過麼？」

馬君武道：「我……我心裡太高興了……」說完話，正想低頭輕吻李青鸞粉頰，突聞得身後一聲長嘆，接道：「你高興，我可苦壞了。」

馬君武急急轉身望去，不知何時，白雲飛已到了兩人身後，他仍是一身青衣，臉上神情略帶凄惻，眼睛中含蘊着一片淚光，深注着兩人。

馬君武臉上一熱，急鬆雙臂，放開李青鸞，深深一揖，道：「白兄賜授奇技之恩，馬君武還未報答，又承跋涉關山，遠來西北，救了我師妹……」

白雲飛揚了揚秀眉，轉動着星目，截住了馬君武的話，道：「你心裡感激我，倒可不必，我說苦壞我，另有所指。你也來到祁連山，而且又來得這樣快，實在有點兒出我意料之外。不過你來得很好，你師妹一天問我幾百次，爲甚麼她的武哥哥不來？那當眞使我作難，沒法子我祇有騙她，說你很快就會來接她，想不到信口開河的謊言，竟讓我無意言中……」

說這裡頓了一下，又笑道：「說騙她，也並非是騙她，假如你再遲到兩天，我就準備用靈鶴玄玉送她到饒州去找你，我想你如果探不到你師妹消息，很可能轉回饒州。」

馬君武點點頭，道：「天下事有很多是憑機遇，我要不是碰上天龍幫的金環二郎曹雄，恐怕也不會找上祁連山來。」

白雲飛笑道：「你來得這樣神速，究竟是怎麼走的呢？」

馬君武道：「曹雄有一匹蓋世寶駒，一日可奔千里，而且還能夠翻山越嶺，借助神駒脚程，才得早日到此。」

白雲飛道：「世上眞有這樣神駿寶馬，那眞要見識見識。」白雲飛說完話後，凄涼一笑，轉身緩步而去。

馬君武望着白雲飛纖巧玲瓏的背影，越看越覺他不像男人，猛然心念一動，想起那夜荒墓中羅帕留字的人，正待叫住白雲飛追問，突覺一陣幽香撲面，李青鸞雪膚嬌軀，已偎入他的懷中，抬着臉兒，張大眼睛，道：「你朋友對我眞好，要不是他救我，我就不能再見你了。」說完話，眨眨眼，滾下來兩行淚珠。

馬君武知道她這段時日中，不知受了多少委曲，嬌稚無邪的心靈上，創傷不輕，摟着她無限憐惜的問道：「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對嗎？」

李青鸞點點頭，帶着滿臉淚痕笑道：「那些和尚眞壞，他們對我說，要把我送到一個風景最美的地方去住，我知道他們不存好心，我

本來是不想活的，但我死了就不能再見你啦，所以我沒有死。要不是你的朋友救我，我總歸是要死的！我知道那些和尚都不是好人。」說到這裡，她竟也浮現出兩頰羞紅。

馬君武掏出絹帕，低着頭替她擦去臉上淚水，看她粉臉上透出兩片羞紅後，愈覺嬌艷奪目，惹人憐愛，不覺伸手拂着她鬢邊散髮，十分溫存。

李青鸞慢慢的閉上眼睛，嘴角間微笑如花，似乎這一段時日中受到的委曲，刹那間完全消失。

馬君武看她笑得臉上梨渦深陷，心中似是十分快樂，不覺暗暗嘆息一聲，暗想：這孩子雖還嬌稚，但看樣子情懷已開，她對我這樣情深，倒是不能辜負她的。

想到這裡，腦際中又閃起一個念頭：白雲飛是女扮男裝，似是已無可疑，他不惜跋涉萬里，幫自己追尋李青鸞，賜授奇技，暗中衛護，再想他那夜在鄱陽湖中指斷琴絃，不惜消耗眞力替師叔療傷，以及見自己時的異樣神情，恐都非無因而起，想着想着，頓感情愁滿懷，無法自遣，不覺呆在那裡。

李青鸞睜開眼睛，看到馬君武發呆模樣，心中很覺奇怪，問道：「武哥哥，你是不是心裡不高興了？」

馬君武連連否認，低頭笑道：「沒有的事。」

李青鸞抱起地上小鹿，道：「我得要餵小鹿了，咱們到那邊山洞裡去吧！」

馬君武跟在她身後，踏着青草向前走去，心裡却在想着：剛才幸好還沒有追問白雲飛，荒墓那塊羅帕是不是他留下的？如果說穿了，事情就更難辦！不如就這樣糊塗裝下去吧。好在這時日不會太長，等出了祁連山，自己就和李青鸞回崑崙山去了。

李青鸞帶着馬君武走到山壁邊，指着一座石洞笑道：「我和你的朋友，都住在這座山洞中。」

馬君武細看那座石洞，約有兩丈多深，一丈多寬，裡面打掃得十分乾淨，李青鸞拉着馬君武一隻手，進了山洞，靠右邊石壁下鋪着一條毛毡，還有一床很好的棉被，那大概是李青鸞的鋪位了，靠那鋪位西面，有一塊人工移置的大青石，上面放着幾瓶羊乳，還有很多野味水菓之類，李青鸞從大青石上取了一瓶羊乳，倒在手中，先餵了懷中小鹿，然後把瓶子給馬君武道：「武哥哥你也吃一點吧。」

馬君武本來早就有些口渴了，因爲看見李青鸞後，一陣悲喜交集，就把口渴的事給忘記了，此刻李青鸞一提，立時感到口渴難耐，接過瓶子，一口氣把大半瓶羊乳喝完。

李青鸞看馬君武喝得甚是甜暢，早又開了一瓶等着，一看馬君武喝完，立時又把手中一瓶羊乳送在馬君武口邊。

馬君武看她大眼圓睜，淺笑盈盈，眼神裡流露出無限的溫柔，無限的纏綿，那裡還忍心拒絕她，祇好又喝了幾口。

李青鸞微笑着合上瓶塞，抱起小鹿，又偎在馬君武的懷裡，不大工夫，竟沉沉睡去。

馬君武看着她睡得甚是甜香，臉上滿是笑意，不由一陣難過。暗想道：這天眞無邪的孩子，自被擄之後，恐怕就沒有好好的睡過，此刻見到了我，似乎才放下了心，這一睡，不知要到幾時才醒，我得讓她好好的睡一覺才對，心念一動，輕輕把李青鸞移放毛毡上面，抱下她懷中小鹿，又替她蓋上棉被，靜靜的守在臥榻一側。

那隻小鹿繞着李青鸞身子轉了一週，臥在李青鸞身右側，偎着棉被，也合上眼睛睡去。

馬君武看那小鹿甚是乖巧，忽然心中一動，想道：這隻小動物，已不知件守李青鸞幾天了，要離開這裡時，李青鸞勢必留戀難捨，待我去採些藤蘿，替這隻小鹿編製一個藤籃，好讓她醒來時歡喜一場。

他走出石洞，抬頭一看，祇見兩面山壁伸空的松枝上垂着很多藤蘿，都又粗又大，正好用來替那小鹿編製藤籃，祇是垂藤距離谷底太高，要想採到，勢必要先登上山壁，再爬上那伸延空中的松枝上面不可。

馬君武略一打量山勢，立時揉身向山壁上攀登，馬君武輕身功夫已得玄清道人眞傳，手足併用，很快的便爬上了那百丈峭壁。

一登峯頂，立感寒風刺面，谷底和峯上恍如兩個世界一般。

馬君武看右邊不遠處一株巨松上垂藤最多，正待躍上那巨松，揮劍斷藤，一轉臉見白雲飛靜立在一塊突出的大山石上，背他而立，一動不動，似乎正在用心看甚麼東西。

馬君武心中一動，向着那塊山石走去，他心知白雲飛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五丈內能辨出落葉聲音，自己登上峯頂，他必早已發覺，故而並未叫他。

那知他走到白雲飛身後時，白雲飛仍然連頭也沒回一次，竟是絲毫未覺一般。

馬君武呆了一陣，才低低叫了兩聲白兄。

白雲飛突然回過頭來，清澈如水般的大眼睛中，滿含淚光，臉上神情凄惋，淚痕猶新，黯然一笑，幽幽問道：「你不在谷底石洞中陪



你師妹，上到這寒風襲人的峯上做甚麼？」

馬君武被問得一怔，答道：「白兄既知峯上風冷，何不回到谷底去呢？」

白雲飛兩道眼神中忽然射出來萬般柔情，低聲問道：「你……你爬上峯頂來，可是要找我的麼？」

馬君武又被問得一怔，這一怔，怔得他半天答不出話，白雲飛凄苦一笑，低聲吟道：「……淚向愁中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吟罷，跳下山石，向北走去。

馬君武緊追幾步，叫道：「白兄請留步片刻好麼？」

白雲飛回頭笑道：「一分依戀，增多了萬千離愁，你何苦……」話到這兒，他竟是再難矜持，顆顆淚珠兒奪眶而出。

馬君武聽得心頭一震，道：「怎麼？白雲飛兄就要走嗎？」

白雲飛突然一咬牙，左手扯去頭上方巾，抖落一把烏髮，隨風飄飛，右手扯破青衫，裡面是一身玄色女裝，胸綉白鳳，腰束汗巾，纖巧玲瓏，嬌小可人，淡淡一笑，道：「我陪你師妹，在谷底山洞中住了三天，你心中多少總會有點懷疑，這樣，你總應該放心了吧？」

馬君武眞情激盪，熱淚盈眶的答道：「馬君武還不是善疑小人，

疑，蹲下去推醒李青鸞。

李青鸞睜開眼睛，先叫一聲武哥哥後，才坐起來抱起小鹿笑道：「我心裡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可是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馬君武心惦曹雄，那裡聽得下去，拂着她鬢邊散髮，笑道：「你守在這石洞裡等我，我去找一個人很快就會回來。」說完，不待李青鸞答話，起身向洞外走去。

李青鸞跳起來，追到洞外，叫道：「武哥哥，你不帶着我一塊兒前去麼？」

馬君武心想：白雲飛既然走了，這裡也不必留人等待，帶着李青鸞一起走也好，遇着金環二郎，就可以一直出山了。

想了想，笑道：「妳快去帶上東西，咱們就一起走吧。」

李青鸞回到石洞，結束停當，手提着長劍出來，望着馬君武笑道：「你的朋友眞好，他救了我，又替我奪回寶劍，讓我騎着他的大白鶴，飛到這裡等你。」說完話，突然像想起一件事似的，搖搖頭，又道：「我不能去了。」

馬君武一時間猜測不透，奇道：「怎麼你又不能去？」

李青鸞笑道：「我們都走了，等一下你的朋友回來了，怎麼辦呢？他看不到我們，心裡一定會很發急的，他待我們那樣好，我是不願讓他心裡難過的。」

馬君武抬頭望天，祇見雲彩流紅，已是夕陽西下時份，他的心情也像落日一般，異常沉重，望着對面峯頂上一抹金黃晚霞黯然一嘆，道：「我們走吧！他不會再來了。」

李青鸞滿臉懷疑，溜了馬君武兩眼，却是不再追問，把懷中小鹿放下，又倒出一些羊乳，餵了小鹿，才和馬君武向峯上攀去，那小鹿追到立壁上面，跳來跳去的不住大叫，李青鸞不時回頭探看，眼中滿是晶瑩的淚珠。

兩人攀上了峯頂，太陽已被那綿連山峯遮佔了一半，金光照着那無數白雪的山峯，幻出奇麗耀目的景色。

馬君武轉臉望李青鸞，她仍然探頭留戀的望着谷底小鹿，依依神情形露於外。馬君武見她那等神態，雖然心中掛念曹雄，也是不忍催她，慢慢走到她身邊，拉着她一隻手笑道：「小鹿的媽媽會來照顧牠的，我們走吧。」

頭靠在馬君武肩上，欣賞着黃昏山色，突然，她發現了正南方叢山中，那一股濃烈的火燄，黃昏中更顯得威勢驚人，但見火星爆飛，濃烟瀰空，火勢不斷地增長擴大。

李青鸞芳心一震，急聲叫道：「啊！武哥哥，你看那邊山裡着火了，不知道要燒死多少小鳥？」說罷，一聲長長嘆息。

馬君武被她一提，又想起金環二郎，他本和曹雄約定好放火後隱藏，以便待大覺寺和尚勘查火勢時，順便追踪，現在要找曹雄，自是應先到火場看看，祇是那片起火森林，距這裡路程不近，中間不知相隔着多少山嶺，而且天色已快入暮，夜晚間，要越渡那峭壁深澗，當是更加難走，如果不去，又深覺愧對曹雄，想了想，決心冒險夜行，轉臉對李青鸞道：「走！我們到那起火的地方找人去。」

李青鸞毫不思索的點頭一笑，似乎馬君武講的話永遠不會錯的！

兩個人展開輕功，下了山峯，向着那起火所在奔去。

天色逐漸的暗了下來，這人踪絕跡的深山裡，根本就無路可走，一道道攔路深澗，一重重橫阻山嶺，嵯峨怪石，雜樹矮松，夜暗裡愈覺得寸步難行，饒是馬君武和李青鸞一身輕功，翻越了幾座山峯後，也出了一身汗水，好在那火勢越來越大，騰空烈焰，照紅了半邊天色，有那火光引路，還不致走錯方向。

看上去那片火光並不很遠，但走起來却感到那樣遙遠，兩個人走走歇歇，不知不覺間已到二更左右。

李青鸞已累得香汗透衣，停住

步回頭對馬君武道：「武哥哥，我累得很呢？」

其實馬君武也感到困倦，再加上腹中饑腸轆轆，更感難支，他和曹雄帶的乾糧，全放在赤雲追風駒背上，離開山洞時，正當情懷惘惘，忘了帶上幾瓶羊乳，李青鸞童心嬌稚，更不會想到這些，這當兒祇覺得又饑又累，但他想曹雄恐怕正在到處找他時，立時精神一振，拉着李青鸞右手，笑道：「妳看就快要到了，我們再勉强走一陣子好嗎？」

李青鸞嫣婉一笑，掙脫了馬君武的手，振奮餘力，向前跑去。

又翻過兩座山嶺，李青鸞已跑得連連嬌喘，馬君武功力較深，又一心想着曹雄安危，還能夠支持得住，但見李青鸞疲倦神態，心中又大感不忍，拉着她在一塊大山石上坐下，道：「妳實在很累了，我們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走吧。」

李青鸞回眸笑道：「我太沒有用啦。」說完，把上身偎入馬君武前胸，不大工夫，沉沉睡去。

夜風如剪，寒氣侵入，馬君武除了一身衣着之外，再無物能代李青鸞禦寒，祇有緊緊的把她抱入懷中。

驀然間，山風中夾雜着一陣急促的得得蹄聲，由遠而近，馬君武心中一動，暗道：這分明是馬蹄踏

白兄……」兄字叫出了口，才覺得不對，趕緊改口道：「白姑娘千萬不要多疑慮。」

白雲飛泫然道：「李青鸞天眞嬌稚，望你能善爲珍視，今天我以眞面目相示，也就是咱們緣盡之時，從此天涯遙隔，關山千重，相見無日了，你……你自己多珍重啦。」說完，回身一躍，人已到五丈開外。

馬君武祇急得大聲叫道：「白姑娘……白姊姊……」也不知是他這聲姊姊叫的力量呢，還是白雲飛言未盡意，果然她又停止了步。

馬君武一連兩個急縱，才到了白雲飛身邊，看她亂髮飄拂，淚水未住，心中一陣感愧，也不禁淚若湧泉，把要說的話也給忘了。

白雲飛看馬君武呆站身側，星目中淚水一顆接一顆滴在胸前，臉上神情甚是痛苦，但却一語不發，不覺心腸一軟，從懷中取出一塊絹帕，輕揚玉腕，替馬君武擦去淚痕。

這當兒，白雲飛好像完全變換了一個人樣，傲骨嬌氣，都化成絲絲柔情，側身相依，極盡嬌柔，她身上一種奇異甜香，撲鼻沁沁，如蘭似麝，中人欲醉。

馬君武只感到那襲人香甜，熏得他心旌搖曳，迷迷糊糊的，握住了白雲飛兩隻細膩滑嫩的手，四目相對，默然無語，其時，也實在用不着說話，四隻眼神交投，彼此靈犀相通，已勝千萬句情話盟言了。

白雲飛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一個男人這樣握着她嬌嫩的雙手，何况這人又是縈繞她心上的情郎，情懷早動，那還能矜持多久，終於她把粉臉貼入了馬君武前胸，慢慢的把嬌軀盡偎入懷。

面對着嬌如春花、秀逸絕倫玉人，馬君武也有點難再自持，正想張開雙臂，緊抱這投懷飛燕，突然腦際中閃掠過李青鸞嬌聲的笑貌，這宛如一盆冷水，兜頭澆下，登時心中一涼，神志清醒，鬆了白雲飛兩隻玉手，緩緩推開她依偎懷中嬌軀，退一步，淡然一笑道：「承姊姊多方援手，惠及我李青鸞師妹，盛誼隆情，馬君武鏤骨銘心，永世難忘。」說到惠及我李青鸞師妹，幾個字特別沉長。

白雲飛驟感如一支劍透心穿過，但見她粉臉上泛起來兩頰羞紅，嬌軀顫抖，目蘊淚光，深注馬君武，好半晌說不出話。

馬君武呆了一陣，才覺得幾句話傷透了人家的心，想起白雲飛的諸般好處，頓覺得惶然無地自容，反而不知說甚麼才對，佇立相對，彼此默然。

白雲飛慢慢的恢復了鎭靜，淡然一笑道：「你師妹愛你很深，你以後要好好的待她，她那樣天眞善良，是經受不起打擊的，就是她身陷危境時，仍時時以你爲念。」說完，轉過身子，慢慢的向前走去。

白雲飛走到了兩丈開外，突然又轉過身子，走了回來，到馬君武三步外停住。

祇見馬君武目光遲滯，僵直而立，一動不動，白雲飛一望即知，是傷痛過度，而又勉力遏制着不讓發洩出來，致使眞氣凝聚不散，時間一長，就要凝結成內傷，這是練習內功的人最忌的。

白雲飛武功精博，一見即辨識出來，纖手揚處，連點了馬君武「命門」、「當門」、「肺海」三穴，祇聽馬君武長長的吁一口氣，星目眨了一眨，身子微微一晃，白雲飛愛憐之心再動，更是難以自持，不覺兩手並出，扶住了馬君武雙肩，幽幽說道：「你已然情有所寄，又何苦爲我如此，我要不回來給你說話，你還要不要活？」

不管怎麼樣聰明的人，一旦陷入了情網後，大概總都是有點糊塗，不是想得太好，就是想得太壞，白雲飛深情欵欵的一說，馬君武眞個是無話可答，既不好否認，也不能承認，祇有長長的嘆口氣，垂頭不答。

白雲飛幾次輕啓朱唇，似乎是有話要說，但却始終沒有說得出



來，兩個人就這樣相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時間，突然，正南方叢山中冒起來一股濃烟，白雲飛陡的起身，躍上了一株巨松，張望一陣，直向谷底躍去。

馬君武看濃烟愈來愈大，心知必是曹雄所放的火，心中又是一陣愧咎，暗道：曹雄爲我，不惜他心愛寶馬，日夜兼程趕來祁連山中，現在我却獨自躲在這幽谷中，讓他一個人放火涉險……這一想，大感不安，再看白雲飛已是不在，叫了兩聲也無人答應，祇得急向谷底躍去。

進了那石洞一看，見李青鸞仍然在酣睡未醒，他本想到石洞後，叫醒李青鸞，叫她守在這裡，等自己去尋找曹雄，然後再一起出山，及見李青鸞酣睡神態，又不忍驚醒她好夢，一轉臉見放羊乳的大青石上，寫着八個娟秀大字：「不宜多留，儘速離此」，下面署名一個「黛」字。

馬君武心想，這個黛字，必是白雲飛的閨諱，不宜留着，因即隨手抹去石上字跡。

看到留字之後，馬君武已知白雲飛眞的走了，突然一陣惆悵，襲上心頭，不自覺走到洞口，四外張望，但見幽谷中景物依舊，可是玉人芳踪已杳。

馬君武急欲去尋曹雄，不再遲着山石的聲音，除了曹雄的赤雲追風駒外，天下恐怕再沒有第二匹馬能走得這種無路可循的峻嶺絕峯，立時氣納丹田，高叫了兩聲曹兄。

這靜夜中，兩聲高喊，直若龍吟獅吼一般，震得山谷回音，迴環盪漾，長鳴不絕。

果然，馬君武餘音剛住，正南方傳來了曹雄尖銳的應聲，在馬君武懷中沉睡的李青鸞也被這兩聲大喊驚醒，李青鸞不過剛剛挺身坐起，得得蹄聲已到兩人十丈以內。

馬君武一躍而起，曹雄人和馬已衝到身邊，祇見他一收轡繩，赤雲追風駒驟然停止，人未下馬，兩道眼神已落在李青鸞身上，他從頭到脚的把李青鸞看了一遍，才翻身下馬望着馬君武，笑道：「這白衣姑娘，可就是馬兄的師妹嗎？」

馬君武點頭答道：「不錯，曹兄見笑了。」說完，替兩人引見認識。

李青鸞望着曹雄一身奇異裝束，和手腕上套的金環，心中很感奇怪，不覺望着曹雄微微一笑。

金環二郎本是內外兼修高手，夜暗辨物形同白晝，看李青鸞露齒微笑，嬌美如出水白蓮，不禁心神一蕩，呆了一呆，才回顧馬君武，笑道：「果然不錯，無怪你差一點急瘋了心。」

馬君武道：「曹兄不要看笑，你怎會到了這裡，我們正要去那起火地方找你，走到此地，感到困倦難支，故而停住休息一下。」

曹雄笑道：「自從你騎鶴離去後，我再遇上了大覺寺的和尚，一言不合，動上了手，野和尚越打越多，我看情勢不對，又想你可能遭了人家暗算，這樣打下去，縱然傷得幾個野和尚，也是於事無補，因此衝出了他們圍攻，再和你聯絡，找他們的和尚廟去，殺他一個痛快。那曉得你却撇下了我，找你師妹去了。」

馬君武聽得心中很感不安，歉然一笑，簡略的說出尋得李青鸞經過。

曹雄冷笑一聲道：「那大白鶴還能騎人，倒是少見。」

馬君武聽他話風，心中仍對白雲飛存着歉意，知他性格是極難捉摸，多作解釋，有害無益，好在白雲飛已經走了，既無遇上機會，也就不再深說，腹中正感饑餓，借機扳轉話題，笑說道：「曹兄來得正好，小弟正覺饑腸轆轆，我們帶的乾糧呢？」

金環二郎從馬鞍上取下乾糧，李青鸞搶先接過，分出三份，一份給馬君武，一份自用，另一份送給曹雄，金環二郎一笑接過，又隨手放在一邊，却不食用。

李青鸞一面吃着乾糧，一面望着曹雄問道：「你爲甚麼不吃呢？難道你不餓嗎？」

曹雄點點頭，笑了一笑，索性把那一份乾糧，放入了乾糧袋中。

這時天色已到三更左右，三人經過了這一陣休息後，再抬頭望那火勢，祇見烈燄衝天，火蛇飛舞，較前時不知猛烈了有多少倍。

曹雄指着那衝天火光笑着說道：「那片原始森林，當在萬頃以上，這一場大火，一兩天內恐難熄滅，等到明天晚上，千里以內都可以看到那猛烈火勢了！」

李青鸞黯然一嘆，道：「那就不知道要燒死多少鳥兒了，咱們沒有辦法把火勢熄去？」

馬君武搖搖頭，道：「這不是三五個人的能力所及的事，你不要多想它啦！」

曹雄笑道：「此刻大火已成燎原之勢，就是三五百人，也沒有辦法可以熄滅，除非老天爺降下一陣大雨，再不然待那燎原火勢，蒸化了附近幾座山峯上的千年積冰，滙合成一股洪流，淹熄火勢，否則祇有待那萬頃林木燒完之後，才自行熄去。」

李青鸞正待再問，驀然聞得一聲凄厲刺耳的怪嘯傳來，這聲音難聽至極，但却長短有序，暗合節奏，似是由人操縱一般。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武林大會已產生了十名鐵牌、五名銅牌、兩名銀牌武士，尚未選出金牌武士。波斯少爺三人報了名，扶桑姑娘主僕也報上了名，挑戰對手是自己本國仇家史可拉、荒木三郎，雖然戰不過他們，但能全身而退，入選爲銀牌武士；假三老入選爲金牌武士，眞三老趁此機會，挑戰假三老，雙方都心知肚明……

# 女王蜂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名次已定　挑釁失敗

「殺！」

「殺！」

瘋道、痴尼、不老僧蓄勢已久，等待的就是這一刻，睹狀吼聲震天，疾迎而上，投入鬥圈。

一開始就是惡戰。

一交手就是絕招。

彼此都施出了渾身解數。

大家都拚足了全部功力。

打得狠！

鬥得兇！

殺機重重！

危機重重！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奇哉怪也，擂台之上居然冒出了加油的聲音。

加油的聲音出自阿牛、小秀才之口。

哥兒倆已取得爭奪金牌武士的資格，登上了金色擂台。

並非眞的想爭奪金牌武士，主要的目的之一便是爲三老加油助陣。

無二公子愕然一楞，道：「兩位替誰加油？」

阿牛好機伶，隨機應便的道：「替雙方加油。」

「鐵朋友雙方都認識？」

「馬馬虎虎啦，有的是新交，有的是舊識。」

「你幫誰？」

「中立，誰也不幫。」

小秀才翻了一個白眼，道：「這樣可以嗎？」

武林公子沉吟一下，道：「如果不是爲特定的對象吶喊助威，倒是可以增添幾分熱鬧，本公子不反對！」

阿牛道：「不反對就好，咱們兄弟姑且客串一次啦啦隊。」

「加油！加油！加加油！」

「加油！加油！加加油！」

哥倆好，寶一對，眞的幹起了啦啦隊，扯開大嗓門猛吼猛叫。

加油的對象自然是瘋道、痴尼、不老僧。

這一點，花和尚、騷尼姑、瘋流道士心裡也明白得很，恨得牙癢癢的，却又無可奈何。

唯一的發洩方法就是擊敗三老，揚眉吐氣。

偏偏，功力又略遜半籌，別說擊敗三老，連自保都有問題。

速度並非很快，戰況却極爲激烈，每一招一式皆運足全力，捨命以搏，任何一方只要稍有疏誤，馬上就會鬧出人命來。

前三招假三老尚可抗衡。

再三招眞三老便佔了上風。

後三招假三老敗象已現，岌岌可危。

「加油！加油！加加油！」



「加油！加油！加加油！」

阿牛、小秀才的加油聲鼓足了瘋道、痴尼、不老僧的鬥志，三人叫足十成的功力，呼！呼！呼！一口氣再連攻三掌。

快得無以復加，剛猛到了極點，其勢如濤，波浪壯闊，猛聽假三老相繼發出一聲悶哼，已先後挨了一掌，脚步踉蹌，向後退去。

只要再補一掌，這三個老魔頭就要血濺擂台，魂飛西天。

哥兒倆睜大了眼，閉住了氣，靜待這一刻的到來。

「住手！」

話出無二公子之口，一下子撲上來三個人，與史可拉、荒木三郎人隨掌進，掌隨人發，彷若切豆腐，劈乾柴似的，硬生生的把武林三老的掌力化解，將六個纏鬥在一起的人强行分開。

這一手不簡單，比拉住一匹飛奔的野馬還要難，沒有驚人的技藝根本辦不到，甚至還會賠上一條命。

不論台上台下，目睹之人莫不爲之一呆。

瘋道人勃然大怒道：「擂台比武，公平最重要，三位爲何要橫插一手？」

不老僧的話也不好聽：「無二公子，你身爲主持人，如此偏袒一方，如何取信天下？」

痴尼語冷如冰的道：「不怕武林王宮的威名受損，清譽毀於一旦？」

無二公子却一點火氣也沒有，淡淡一笑道：「本公子有言在先，以十招爲限。」

不老僧錯愕一下，道：「十招到了嗎？」

武林公子道：「十招已足。」

瘋道人道：「多切磋幾招有何不可？」

荒木三郎粗聲大氣的道：「時間寶貴，別影響了整個進度。」

史可拉的話充滿了挑戰的意味道：「三位若是技癢，錯過今天，本教主願隨時候教！」

規則如此，三老無話可說，爲了一探武林王的秘密，又不便在此時翻臉動手，恨只恨未能掌握先機，斃敵於十招之內。

阿牛道：「這樣，樵夫、漁翁、乞食婆算不算過關？」

無二公子道：「算。」

「金牌武士已經弄到手？」

「當然。」

「可以進一步爭奪武林王？」

「不錯。」

小秀才嚷嚷道：「該頒獎啦，別打馬虎眼！」

武林公子沒打馬虎眼，小秀才純屬多慮，一切行事如儀，親手頒發了獎狀、獎牌，最後朗聲說道：「三位要銀票還是銀子？」

老師太爽快的道：「要銀子，最好是碎銀子。」

阿牛大感意外道：「銀票好携帶，銀子不方便。」

小秀才也滿頭霧水的道：「三千兩銀子有一百八十多斤吔，不好處理！」

不老僧胸有成竹的道：「很好處理！」

* * *

是很好處理，將一籮筐的碎銀子拋入空中，三老還發數掌，立告四散紛飛，宛若仙女散花，更似天降瑞雪，白花花的銀子飄然而下，立刻在台下掀起極大的轟動。

「銀子從天上掉來啦！」

「快搶啊！」

「不要白不要！」

「不搶白不搶！」

哥兒倆眞會瞎攪和，大吼大叫，大嚷大鬧，將台下之人像炒豆子似的炒得四處亂竄，鷄飛狗跳，銀子的魅力眞大，秩序爲之大亂。

無二公子雙眉一挑，不悅道：「好啦，兩位朋友別再瞎起鬨，該……」

話說到一半，戛然而止，台下殺氣騰騰的飛上來兩個人。

一個是擎天堡主金剛拳司徒敬。

一個是乃弟司徒欣，人稱快刀。

二人脚步尚未站穩，便聞台下有人吆喝道：「啟稟公子，這兩個老小子私自闖關，並未遵照本宮的規矩來辦。」

武林公子的臉色微微一變，道：「想躋身金牌武士之林，請先下去，照着本宮的規矩辦。」

擎天堡主金剛拳司徒敬仰天一嘯，昂首傲然道：「本堡主不是來沽名釣譽的，更不會將娃兒的這點小恩小惠看在眼內。」

無二公子道：「那司徒堡主此來何意？」

「想問你小子幾句話。」

「說吧，本公子在聽。」

「那個自封爲王的老匹夫是誰？」

「現在還不能宣佈。」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

「本公子說過，因故未到。」

「到底來不來？」

「不一定！」

快刀司徒欣的性子比他老哥還要火爆，暴跳如雷的道：「豈有此理，撤下英雄帖，要召開武林大會，身爲主人的人竟然缺席，挑明了是個騙局，對道上的朋友更是一種侮辱，除非這個自命不凡的獨夫能馬上趕到現場，否則……」

無二公子截口道：「否則怎樣？」

快刀司徒欣咬着牙根道：「就拔掉旗子，拆掉擂台，火燒選手村！」

「你敢！」

「不敢二大爺就不會上來了！」

「你這是自找麻煩，自尋死路。」

「二大爺現在就拆給你瞧，拔給你看。」

可不是空口唬人，看字出口，人已轉身，衝向插在擂台左角的大旗。

老哥司徒敬也沒閑着，撲向右角大旗。

假不老僧突然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切勿魯莽，更不可逆天行事。」

瘋道、痴尼、不老僧的聲譽早就被假三老搞臭了，花和尚自討沒趣，被司徒欣罵得狗血淋頭，「放屁，你這個老混蛋早已名譽掃地，最好閉上你的狗嘴！」

那邊，痴尼老師太生怕司徒敬意氣用事，觸怒了武林公子，惹來殺身之禍，忙道：「司徒堡主稍安勿躁，別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言猶未盡，便被司徒敬的吼聲淹沒，「乞食老婦，無名之輩，少在老夫的面前大放厥詞。」

兩兄弟有志一同，動作好快，已將「武林大會」、「以武會友」兩面大紅旗拔下來，當場三把兩把的撕了個粉碎。

這還不算，又要準備拆擂台。

無二公子的鼻子都氣歪了，大發雷霆道：「你們知道與本宮爲敵的後果嗎？」

司徒昆仲同聲道：「有屁快放！」

「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死！」

「死？該死的是你這個臭小子，先殺小的，再殺老的，看誰還敢再騎在天下英雄的頭上耍威風！」

說打就打，一點也不拖泥帶水，司徒敬用拳，司徒欣使刀，弟兄倆先下手爲強，分從左右兩側攻向武林公子無二。

事出倉卒，變生肘腋，不論是史可拉、荒木三郎，或是阿牛、阿憨、武林三老，都來不及反應。

有反應的只有無二公子獨自一人。

「放肆！」

「找死！」

暴喝聲中，出手如電，分襲二人。

只見擂台之上閃過一道劍氣，大家還沒有弄清楚狀況，便聞慘嚎聲起，便見血光湧現，兩條鐵錚錚的漢子當場被腰斬。

上半身飛向台下，下半身仍留在台上。

無二公子手中的劍仍在淌血。臉上却流露出勝利者的微笑。

如何拔劍？

如何出手？

用的是什麼招式？

大家都沒有看清楚。

似乎，惡戰好像還沒有開始便結束了。

所有的人皆瞠目結舌，呆若木鷄，看傻了眼。

無二公子舉起了劍，在司徒昆仲的身上擦乾了血，還劍入鞘，乍然飛起兩脚，通！通！兩聲，將兩個半截屍體踢到台下去。

動作乾淨俐落。

神態從容自若。

這次，不是銀子從天而降，而是掉下了死人，有誰會去搶，紛紛走避不迭。

武林公子無二這時面無表情的道：「所有的武林人物，都要參加武林大會，都要參加擂台大賽，這是命令，武林王的命令，如果有人明知故犯，甚至存心搗蛋，司徒敬、司徒欣就是一個好榜樣！」

台上台下，一片肅靜，大家噤若寒蟬，都變成了啞巴。

* * *

一切都恢復了正常，問明身份後，無二公子道：「鐵朋友，王朋友，兩位選一個對手就可以開始啦。」

阿牛、阿憨在台下時，就已經和女王蜂計議好，另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鬥一鬥史可拉、荒木三郎。

勝負姑且不論，即使是犧牲亦在所不惜，只要能將這兩個超級魔頭的武功路數弄清楚，就算功德圓滿。

刁男則決定集中全力，打算對付黑旋風馬五。

於是，阿牛選上了史可拉。

小秀才找上了荒木三郎。

而且，先由一人上陣，另一人留在場邊，與三老一同觀戰。

先上陣的是小秀才，左手緊握劍鞘，右手握住了劍柄，已經做好了應戰的準備。

荒木三郎顯然未將眼前的這個毛孩放在眼內，大剌剌的往王八面前五尺許處一站，傲然道：「娃兒的膽子不小。」

小秀才瞪眼哼道：「什麼意思？」

「敢找本會長比劍，需要很大的勇氣。」

「哼，別狗眼看人低，你有什麼了不起！」

「等一下吃到苦頭你就知道啦！」

「少吹牛，拔劍！」



「進招吧，小子！」

刷！小秀才拔劍在手，一劍攻過去。

這小子是個鬼靈精，機警又狡詐，並未施展出瘋道拿手的「降魔劍法」，而是毫無章法的，亂七八糟的亂舞一通。

荒木三郎更絕，卓立如故，雙目緊閉，好似一位入定老僧，一概置若罔聞，根本不曾拔劍。

單憑這一份鎮定的功夫就夠嚇人的，武林三老不禁爲他捏了一把冷汗，阿牛小聲叮嚀道：「千萬當心！」

小秀才揮劍亂劈一通，是想誘他拔劍出招，如今佯攻無效，只好被迫玩眞的，亮出了「降魔劍法」。

「靈蛇吐信」、「百鳥朝鳳」、「流星趕月」，存心要給荒木三郎一點顏色看看，一出手就是絕招，一出手就是快攻，三招連成一氣，白濛濛、冷森森，瀉銀潑金般洒向荒木三郎。

不老僧的靈丹日服一粒，小秀才此刻的功力已非同小可，決心逼他出手，要他好看。

刷！大家期盼的一刻終於到來，空際銀光一閃，霞彩萬道，荒木三郎卒告拔出了劍。

噹！荒木一亮劍，爭戰立告結束，金鐵交鳴聲中，火星四濺，小秀才的劍一斷爲二，楞立當場。

荒木三郎則已還劍入鞘，退回原位，彷彿根本未曾發生任何事情似的。

一招！

可怕的一招！

可怕的荒木三郎！

震驚了阿牛、阿憨、武林三老。

也震驚了刁男、四花主、扶桑三女與波斯三男。

* * *

爭奪金牌武士的目的是失敗了。

不過，總算親自領教了扶桑聽風流的劍法，除了快之外，神乎其技，變幻莫測。

小秀才仍留在台上，他要觀察阿牛與史可拉之戰的實況。

二人已拉好架式，完成出招的準備。

阿牛故意跟他搭訕道：「尊駕如何稱呼？」

史可拉繃着一張臉，不苟言笑，簡短有力的吐來三個字：「史可拉。」

「那裡人？」

「波斯。」

「跟誰來的？」

「獨自一人。」

「向閣下打聽兩人好不好？」

「誰？」

「一個是萬惡人魔任獨行。」

「不認識。」

「另一個是扶桑女王蜂小洋芳子。」

「沒聽說過。」

阿牛愕然道：「這就奇了，這一對雌雄雙魔曾遠征波斯，貴教主身爲波斯第一高手會不知道？」

史可拉猛打馬虎眼，推得乾淨。「好像有過耳聞，惜未碰頭晤面。」

「那麼，賀西尼、達尼爾、卜拉斯你不能說不認識吧？」

「認得，剛剛才碰過頭，交過手。」

「應該說是波斯的舊識才對。」

「不，在波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哼，閣下說謊的本事原來也是一級棒，失敬！」

「鐵朋友，廢話少說，咱們該動手了。」

「請！」

「請！」

先禮後兵，兩個人皆表現出良好的風度。

手底下却辛辣異常，毫不留情。

史可拉一出手便施出了火雲掌。

鐵牛則以大羅神功全力迎戰。

雙方的暗力一接觸，拚命三郎便覺出有異，史可拉手掌赤紅如火，掌風熱辣辣的好似火焰，中人發燙，氣息爲之一窒，第一合阿牛便感受到極大的壓力。

好小子阿牛，不怕狠，不畏虎，心一橫，牙一咬，雖在逆境之中，依舊勇往直前，鐵掌連翻，又猛攻三掌。

「加油！加油！加加油！」

加油之外，小秀才還揮舞着拳頭，恨不能自己也加入鬥圈，助鐵牛一臂之力。

無二公子臉籠寒霜道：「你給誰加油？」

王文魁理直氣壯的道：「給雙方加油！」

武林公子嗤之以鼻。「原來王朋友說謊的本領也是一級棒，該到銀色擂台上去領獎啦，別在此干擾比賽。」

三招已過，阿牛敗象畢露，熱得他汗下如雨，氣喘咻咻，但却誓死不退，拚足了所有的力，叫足了所有的勁，「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法無邊」此乃大羅掌的三絕招，毫不保留的搬出來。

洩氣、漏氣、霉氣，三絕招尚未遞滿，史可拉火焰也似的暗力，挾着一團紅雲便劈頭蓋臉的壓下來，阿牛立脚不穩，當場蹬！蹬！蹬！的向後退去。

退一步一個脚印，深達寸許，連退七步，留下七個脚印。

眼看已至擂台的邊緣，再退半步就要摔下去。

阿牛不簡單，猛打千斤墜，再下落地樁，硬是將搖搖欲墜的身子穩下來，不曾摔下，亦未栽倒，果然是一條好漢。

四招，阿牛接下史可拉的四掌來。

這個數字，拚命三郎引爲奇恥大辱。

武林公子無二却不這樣想，一本正經的道：「鐵兄雖敗猶榮，若是換一名對手，有一爭金牌武士的機會。」

阿牛冷然一哂，道：「謝了，敗軍之將不言勇，告退！」

不待無二公子下逐客令，哥兒倆縱身一跳，輕飄飄的落在銀色擂台上。

＊　＊　＊

這是無雙公主的地盤，笑臉相迎。「恭喜兩位小哥，賀喜兩位小哥。」

小秀才猛吃無雙的豆腐。「喜從何來？又沒有討到一個像公主這樣的美嬌娘。」

無雙公主盈盈一笑，道：「不必費一掌一劍，便可獲得銀牌武士的榮銜，豈非喜事一件。」

小秀才揮動一下斷劍道：「姑娘說得倒輕鬆，寶劍都斷啦，差點要斷頭。」

阿牛瞄了黑旋風馬五一眼，道：「公主如果覺得有欠公允，再幹一架咱家也不反對。」

武林公主無雙道：「不必，按照大會的規則，金色擂台上淘汰下來的人，可以無條件的獲得銀牌武士。」

立即發了獎金、獎牌、獎狀，還放了兩串鞭炮，以示慶賀。

無雙公主本待要當衆宣佈，小秀才道：「算啦！既非洞房花燭夜，也沒有幹上武林王，不值得大肆宣揚，忙妳的吧，生意又上門啦！」

是有人來了。

來人乃是黃蜂教主刁男。

這也是事先計劃好的，刁男一現身，黑旋風馬五便想開溜，阿牛、阿憨橫跨數步，一左一右的坐在他兩旁，想飛也飛不了。

無雙公主循例說道：「請問芳名？」

「刁男。」

「身份？」

「黃蜂教主。」

「可有兼職？」

「也是綠林水陸七十二寨總寨主。」

「芳駕的地位不低啊，理當爭奪金牌武士才是。」

「過獎了，混一面銀牌也就於願已足。」

「準備跟哪一位較量？」

「黑旋風馬五！」

黑旋風馬五在黑森林裡那一戰早已嚇破了膽，聞言大吃一驚，道：「公主，馬某剛上任，經驗不足，是否可以改派他人？」

阿牛、阿憨、刁男所爲何來，豈會放他一馬，拚命三郎堂而皇之的道：「坐在此地的人都是別人的靶子，沒有權利拒絕挑戰。」

小秀才手指着金色擂台道：「那上面的三個老傢伙屁股還沒有坐熱呢，便跟樵夫、漁翁、乞食婆幹上了，你算老幾？」

無雙公主肅容滿臉的道：「挑戰者有權選擇對手，馬大俠非應戰不可！」

黑旋風馬五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聞言大爲光火，激起了他的萬丈豪情，怒沖沖的道：「刁男，妳這個婊子，除了勾魂大法之外，也沒有什麼驚人絕技，打就打，難道五爺爺還會怕了妳不成？」

呼地一躍而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眞的幹上了。

馬五很懂得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的道理，是以一出手就是一輪猛攻，意欲一鼓作氣，將刁男趕下擂台，甚至斃在當場。

奈何打錯了算盤，痴尼的十八玲瓏手乃是武林一絕，服下不老僧的靈丹後，少說也增加了二十年的功力，馬五自以爲得計，實則犯了極大的錯誤。

假使易攻爲守，打拖延戰，打遊擊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祇要能夠拖過十招，便可安渡難關，保住一條老命。

如今却正好合了刁男的意，稱了女王蜂的心，雙掌齊出，左右開弓，快上加快，狠上加狠，以雷霆萬鈞之勢逼得馬五喘不過氣來，第九招便將他打倒在地，仰面栽倒。

「納命來！」

刁男一腳踩上馬五的小腹，玉掌如鐵，照準黑旋風的腦袋劈下去。

「好！」

「好！」

阿牛、阿憨大聲叫好。

結果却正好相反，不好。

嬌叱聲中，被無雙公主强行攔住。

女王蜂刁男怒道：「十招還沒完呢！」

無雙公主道：「比武較技，點到爲止，不得傷人。」

「誰規定的？」

「本公主。」

「以前爲什麼沒說？」

「現在說也不遲。」

「本教主跟他有仇，這筆賬一定要算。」

武林公主的態度轉趨强硬，聲



音也提高了許多。「本公主早已有言在先，一切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待武林大會全部結束之後，武林王自有公斷。」

馬五命不該絕，總算逃過一劫，一骨碌爬起來溜之大吉。

人已經跑了，不答應又能怎樣，刁男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道：「好吧！姑且信妳一次，但願公主言而有信，幸勿食言而肥！」

＊　＊　＊

日已暮。

天將晚。

武林大會進行了一整天，已近尾聲。

參加的人各懷鬼胎，各有所圖，欲攀龍附鳳者有之，欲探隱索秘者有之，尤其司徒敬、司徒欣昆仲的死，給大家帶來極大的震撼與壓力，不論是自願，或是迫於形勢，二堡、三莊、四大門派，以及塞北雙兇、關中三虎、嶺南四煞等一干英雄好漢，俱已相繼登台亮過了相。

凡是具有一代大俠，一派掌門之尊身份的人，多數實至名歸，得到了銀牌，其他的武林人物則得到銅牌或鐵牌，而一些無名之輩，則大部份被摒諸門外，未能分得半杯羹。

得到金牌的人，至今仍然祇有眞、假三老六個人而已。

奇怪的是，身份如謎的驢面人迄未現踪。

世外老人乃大家希望之所寄，格外關切，阿牛、阿憨、刁男已離開金色擂台，與扶桑三女、波斯三男、四花主聚在一起，大家議論紛紛。

阿牛道：「這個老怪物會不會是黃牛啦？」

小秀才道：「是不是被史可拉、荒木三郎與武林公子驚人的武功嚇倒啦，吃下後悔藥，打了退堂鼓？」

扶桑姑娘百合道：「或者是被武林王宮的人設下重重埋伏，阻在會場之外？」

女王蜂刁男想了想，道：「驢面人不像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史可拉、荒木嚇不倒他，武林王宮的人也攔他不住才是。」

波斯少爺賀西尼一臉迷惘的道：「那他爲何遲遲不來？」

芙蓉花主忽道：「八成是鬼迷心竅，又在玩八卦遊戲啦！」

刁男一揚柳眉兒，道：「可能，太可能了，他已經走火入魔，迷啦！」

小秀才咬牙道：「迂啊，腐啊，可恨！」

阿牛跺脚道：「眞是個老頑固，可惱！」

突聞牡丹花主驚叫道：「來啦，來啦！」

循着她的玉手所指之處望去，果見驢面人在大家的惱恨聲中施施然而來。

眞是個怪物，急驚風遇上慢郎中，大夥急得跳脚，他老兄却邁開八字步，大搖大擺的慢慢走，老半晌才走上面前來。

小秀才道：「怎麼搞的，到現在才來，大概又去卜卦了吧？」

驢面人說話的速度也不快，慢吞吞的道：「是啊，是啊！」

阿牛道：「結果如何？」

驢面人道：「很好，很好。」

女王蜂道：「您老人家能不能把節奏加快一些，別再磨啦，快去打沙袋吧！」

世外老人還是那個調調兒。「不急，不急！」

眞的不急，一步三搖，八步路走了三分鐘才到達鐵架前。

也不急着動手，望着沙袋和各式牌子，彷若欣賞字畫或美女，足足看了盞茶工夫，這才懶洋洋的舉起來一隻手，漫不經心的拍向沙袋。

乖乖，看似隨隨便便，實則力道十足，沙袋飛起，直撞金牌，發出連串清脆的叮噹之聲。

小秀才道：「恭喜前輩，已取得爭奪金牌武士的資格，該上去啦！」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尤道士被七大護法圍得緊，龍在山突然出現，其父龍大海大爲震驚，眞相大白後龍在山才知自己被尤道士利用了，於是使出「狐殺」，但不忍殺害他，終於被尤道士用「五毒追魂散」脫身，龍在山反而中毒昏迷，醒時却在紅紅姑娘懷中，紅紅姑娘欲救無策，決定帶他找爺爺，替他消除體內的劇毒……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狐仙與我

在山返家　兄弟探牢

紅紅頓一下，稍加思索，又道：「我爺爺會說過，教了你武功以後，由你自己在江湖上混些時候，我爺爺相信你是不會恃武功而亂殺人，胡作非爲的，所以未叫我再找你的。」

龍在山道：「說來慚愧，我雖未把人殺死，却也殺傷幾個人，我……還是手沾血腥了。」

一笑，紅紅姑娘道：「並非你說的那樣，你是被逼的，也是被人利用的，你若有經驗，就不會上那個尤道士的大當了！」

龍在山道：「我以後不亂出刀了。」

紅紅姑娘搖頭道：「你記住，出刀在當出刀之時，至於甚麼『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話，我爺爺說那是至善人，可惜天下惡人太多了，有時好人壞人是很難分辨出來的，有許多作惡的人是放下了屠刀，但那隱在暗處的陰毒者，誰會知道呢？」

龍在山道：「我爹就是放下屠刀之士……」他看看遠山又道：「今天我爹出現，我才知道我爹當年也是紅蓮教七大護法之一，我至少已知我爹有十年他在洛陽是大好人。」

紅紅姑娘道：「人嘛，得了好處總會賣乖的安份一陣子，你爹不是又出山了嗎？」

「他是被逼的！」

笑笑，紅紅姑娘道：「咱們不提你爹了，我告訴你，因爲你這些日子未以武功亂殺人，所以我爺爺才答應我找你的，我爺爺也想見見你。」

龍在山道：「見我以後他會答應你將來嫁我？」

赧然一笑，紅紅姑娘道：「那可說不一定喲！」

龍在山立刻拉緊紅紅姑娘道：「那怎麼辦？咱們兩人在山神廟講定了的呀，妳一定要嫁給我。」

他托起紅紅一雙手，直晃着又道：「我想知道，我怎麼做才會令妳爺爺喜歡我！」

一笑，紅紅姑娘道：「你仍然純眞就行了，任何的虛情假意，我爺爺一眼就會看出來的。」

龍在山有些不自在了。

紅紅姑娘安慰的道：「你放心啦，我爺爺叫我找你，他已經對你有好印象了，你坦然就好了。」

龍在山道：「我如果令妳失望，我也失望，我還在心中想着洛陽城中的爹娘吶！」

紅紅姑娘道：「那麼，咱們就快些走了！」

龍在山不再問了，他心中不安的跟在紅紅姑娘後面往大山中走去……

* * *



一道長長瀑布自兩山的斷崖間萬馬奔騰似的直瀉而下，據傳說這是熊耳大山中最幽靜神秘的地方，那長谷狹窄，青山陡峭，巉崖垂籐中時而傳猿啼聲，令人直覺這世界有多麼的奇妙啊！

龍在山站在山崖一側看得直瞪眼，他訝異的道：「太妙了，神仙福地吧！」

紅紅姑娘道：「神仙不敢當，這兒的名字叫『福壽山』，我家就在山中間。」

龍在山道：「我怎麼沒看見？」

紅紅姑娘道：「你是看不見的呀！」

龍在山道：「所以有些事我就奇怪呀！」

紅紅笑道：「你應該奇怪的，如是我，我一樣的也會感到奇怪。」

龍在山道：「我最奇怪的是妳同妳爺爺兩人，爲甚麼對那狐狸被殺一刀那麼清楚，那麼關心，你們同那一隻金毛狐狸又是甚麼關係呀？」

紅紅姑娘道：「你很想知道嗎？」

「是呀，不明白的事擱在心裡不舒服，好像是塞了個疙瘩嘛！」

紅紅俏皮的一笑道：「那麼，你就繼續的不舒服好了，我才不管吶！」

紅紅姑娘大步的往山林中走進去，龍在山急忙在後面跟了上去。

* * *

這一段山路不好走，好像需要扭着走。

龍在山忍不住的笑道：「這是甚麼路，怎麼弄得我好像在跳舞。」

紅紅前面一笑道：「狐步呀，你施展狐步走，你便覺得輕鬆了。」

龍在山一聽，果然不自覺的使出「狐步」走，立刻覺得山道平坦多了。

龍在山的心中好奇怪，但他越走越順暢，宛似行雲流水一樣，再看紅紅姑娘，更是搖曳生姿，可愛極了。

* * *

這且不算怪事，因爲怪事還在後頭吶！

龍在山又走了半里，忽然吃一驚的道：「紅紅姐呀，那麼多狐狸呀！」

紅紅姑娘道：「你少大驚小怪了，快走。」

只見兩邊林中隱隱約約出現上百隻狐狸，大大小小的有走有坐，却又盡看着紅紅姑娘與龍在山兩人。

便在這時候，忽見六七隻大狐狸往這面躍過來了，龍在山一看，想起當初他切下的那隻金毛狐，這幾隻只不過略小一號而已！

只見這七隻大狐狸衝着龍在山低吼欲撲咬，紅紅姑娘已沉聲道：「回去，回去，他是爺爺客人，回去！」

七隻大狐狸一副不甘心的又退到林中去了。

龍在山道：「牠們咬生人呀，牠們聽妳的。」

紅紅姑娘道：「你瞧了，這兒多麼安靜呀，如果江湖上也同這兒一樣，人們就幸福了。」

兩人正說着，忽又見一隻大狐狸跳過來，牠好像認識紅紅姑娘似的，好親熱！

紅紅拍拍那狐狸道：「去報給爺爺知道，就說我同一位客人來了。」

那狐狸眞妙，立刻往林中躍去，刹時不見。

龍在山奇怪的笑道：「牠聽懂妳的話了吔！」

紅紅道：「我同牠們生活在一起呀，嘻！」

她這麼一笑，龍在山的頭皮都麻了，因爲他忽然聽過人們說的狐仙之類的故事了。

龍在山的心中想，可好，她八成就是成了精的狐狸精，要不然她住的地方爲甚麼全是狐狸？

龍在山半天不開口，他想着當初尤道士叫他潛去刺殺那頭金毛狐狸之事，當時只見明月如洗，一道極光自狐狸口中迎向月亮，那古景是出奇的。

龍在山如今長大不少，不似一年多前的少不更事，他這麼一深思，全身立刻不自在了。

* * *

轉過一道山脚，只見一座茅屋搭蓋在那道飛瀑一邊，茅舍外面，正有一個白髮蒼蒼的紅面老者，目光烱烱的拄着手杖瞧過來。

這老者上身挺得直，一副不胖不瘦的好身段，但多少帶着那麼一點瘦骨嶙峋的模樣。

甚麼叫仙風道骨，這老者就是，他青衫飄然，面露淡泊微笑，彷彿在欣賞風景似的，還微微點頭吶！

紅紅姑娘已自很遠處向老者奔來了。

「爺爺，爺爺！」

老者撫髯一笑道：「紅紅。」

紅紅已到了老者面前，她回身指着正自木訥而過來的龍在山，道：「爺爺，你瞧瞧，是他。」

老者直直的看着龍在山，直到龍在山站在他面前。

紅紅對龍在山道：「這是我爺爺。」

龍在山心中以爲是神仙，忍不住的「噗通」跪下去，道：「老爺

爺，晚輩龍在山給你老人家叩頭啦！」

他還眞的「噗噗噗」的叩了三個頭。

奇怪的是老人也就受了龍在山三拜！

一邊的紅紅姑娘拍手笑笑道：「起來呀，你見了我爺爺變成叩頭虫了。」

龍在山邊尷尬的站起來，那老者已哈哈笑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半百婦人自附近的山洞中走出來，十幾隻狐狸也跟過來。

那老婦人走到龍在山面前，她上上下下的看看吃驚的龍在山，道：「年紀輕輕的愛動刀呀！」

龍在山忙解釋道：「我不愛動刀子，我兄弟在水愛磨刀，我喜歡賭呀！」

婦人冷冷笑道：「還說不動刀，差一點出人命！」

她說的甚麼？龍在山自然不會懂，只不過更令龍在山懷疑他遇上狐仙了。

* * *

四人走進茅舍中，這兒的擺設也特別，只不過全是玉器的多，兩間內室相連着，龍在山到了老者的大門內，才發覺睡榻上盡是綾羅緞被，便床榻也是白玉的，有張桌子泛金光，幾張圓欖花玉面，牆上掛的兩幅畫，畫中盡是狐狸在追逐！

一邊有個煉丹爐，有香味自爐內往外溢，龍在山忍不住用力聞，精神便爽多了。

* * *

龍在山剛坐定，那老者已自我介紹，道：「老夫姓宋，宋百忍就是我的名。」

龍在山道：「久仰久仰！」

宋百忍一怔道：「你聽過我的名？」

龍在山楞然道：「沒有聽過。」

「爲何久仰？」

龍在山道：「久……仰……那是……禮貌呀！我不能說我沒聽過呀！」

宋百忍一聽哈哈大笑起來。

那婦人未笑，她直直的望着龍在山，好像在看甚麼，也好像替人看麻衣相似的，看得龍在山也低下了頭。

忽然，這婦人不按常理的問道：「就是你爲尤道士操刀殺了老金狐的大尾巴？」

龍在山膽怯的點點頭：「對不起啦！」

婦人忽又改口問道：「你喜不喜歡咱們的紅紅呀？」

龍在山立刻看看一邊嗤嗤笑的紅紅姑娘，然後木然的點點頭道：「喜歡！」

「哈……哈……」婦人笑着走出去了。

紅紅對龍在山道：「她是嬤嬤，她自小帶我長大的！」

龍在山道：「我以後也叫她嬤嬤！」

那叫宋百忍的老者再看看龍在山，他問道：「娃兒呀！你中了毒，對不對？」

龍在山道：「至今頭昏眼花，全身無力呀！宋爺爺。」

紅紅道：「我把身上的紅丸送他吃，要不然他早已斷魂在三尖山下了。」

宋百忍把過龍在山的脈之後，點點頭道：「還算幸運！」

他自桌上取來一個銀色小瓶，一把綠丹頃出來又道：「和水服了就沒事了。」

龍在山十分信服，當即接過紅紅取來的清泉水，一口便服下去。

老者對紅紅姑娘道：「去，叫他先睡一覺，等他醒來以後再吃東西。」

聽到吃東西，龍在山就覺得有些餓，不知爲甚麼不先叫他吃飽了再睡。

其實他怎知老者給他服的丹丸是在清洗他的五臟內腑，自然不能再吃東西了。

* * *

龍在山醒過來的時候，茅屋中不見有人在，只有幾隻狐狸正在門外的樹下爬匐着，他奇怪的走到門口，自覺精神極佳，好像比未中尤道士那「五毒追魂散」之前還好上許多，不由得令他大爲驚訝！

只不過當他走出門外瞧，側面那婦人過來了：「你已沉睡一天半了，過來吃東西吧！」

龍在山吃一驚，他怎麼會睡了那麼久，不由四下觀看，却又不見紅紅姐與宋爺爺。

龍在山跟那嬤嬤走進一處山洞，原來山洞是灶房洞，裡面除了鍋灶之外，還有兩個煉丹爐，宋百忍正在與紅紅姑娘兩人忙着煉丹丸吶！

龍在山坐在石板上，他接過一碗吃的，只見是一些玉米粉與豆丸子，可也香味四溢。

於是紅紅姑娘笑着過來了：「唷，你醒過來了呀，快吃了就更舒服了！」

龍在山道：「我睡了多久？一天半？」

紅紅道：「是呀，你睡得很好，自然精神就好了。」

龍在山扒着吃的也叫好，道：「你們吃的雖沒大魚大肉，可也比大魚大肉好吃多了。」

一笑，紅紅姑娘道：「吃過了還有山果，你喜歡甚麼就吃甚麼。」

龍在山道：「還有山果呀！你們……」他不說下去了，因爲他心中在想，如果他們是……甚麼狐仙……



龍在山還未想通，宋百忍哈哈一笑過來了，他老人家十分慈祥的對龍在山道：「吃飽了你同紅紅到我屋裡，我有話問你。」

龍在山忙點頭，他看着宋百忍步履矯健的往林中走去，不由問紅紅姑娘，道：「紅姐，宋爺爺去那兒呀！」

紅紅姑娘一笑道：「快吃吧，別叫我爺爺等久了！」

龍在山不再多問，匆忙的把肚子塡飽，雙手捧着肚子，笑笑道：「紅姐，我吃飽了，咱們去見宋爺爺。」

* * *

其實宋百忍走了並不久，但龍在山跟着紅紅姑娘却走了很久，才發現一處幽谷，那眞是百花爭妍，鳥語逗人的好地方，龍在山看得心頭驚訝，便忍不住的道：「紅姐呀，這是甚麼地方？」

紅紅姑娘道：「這裡叫『仙人谷』，這一帶叫『福壽山仙人谷』，你看這兒風景，不錯吧？」

龍在山道：「眞的好，此處應是天上有呀，人間那有幾多見！」

紅紅姑娘一笑道：「可惜這兒沒賭場，你是不會喜歡住下去的。」

這句話還眞令龍在山心中一緊，他無話可說了，因爲在他的心中，如果少了賭，那多麼無聊呀？本來嘛，人生本是賭一場，喜笑怒駡只在賭桌上便看出人生百態了。

紅紅見龍在山不說話，她只是淡淡的一笑。

兩人又走了半里深處，嚄，一羣狐狸過來了，只見這羣狐狸不下三十多隻，其中就有幾隻是金毛老狐狸。

紅紅姑娘揮揮手，只見狐狸們仰起尖尖的嘴巴「吱吱」的叫了幾聲，旋即又消失在林中荒洞了。

林中有荒洞，荒洞通山崖，宋百忍正站在一個山洞口遙望過來，紅紅已對龍在山道：「快過去，我爺爺在他的煉丹子洞口等我們了。」

龍在山立刻奔上前，這一回他又開了眼界，只見石洞中支起三個煉丹爐，那火炭燒得紅，丹藥的味道飄出來是香噴噴的。

紅紅帶着龍在山走到洞口之時，宋百忍淡淡一笑道：「隨我進來吧，今天正是我封爐的時候，一切還不會有甚麼妨礙。」

龍在山不懂煉丹這一套，甚麼封爐、火候、時辰，便甚麼也有分別。

龍在山隨着宋百忍進洞中，他吃一驚，有一隻金毛老狐衝着他齜牙咧嘴欲撲咬他，那老狐狸口中發出低吼之聲充滿了仇恨的樣子。

龍在山發覺老狐不友善，但宋百忍已拍拍老狐的頭，笑笑道：「是不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呀，哈……你別發火，他若一刀扎在你肚皮上，你早完了。」

果然，那老狐狸不再齜牙了，反而低下了頭。

龍在山道：「宋爺爺呀，我與牠有甚麼仇？」

宋百忍左手撥開老狐狸尾巴，道：「你來看，他這尾巴乃是我爲牠接合上去的。」

龍在山一看之下吃一驚，道：「果然是我曾出刀砍斷牠尾巴的。」

紅紅姑娘道：「我及時的把這尾巴自你手中贏回來，要不然眞成了無尾狐了。」

龍在山想起那夜三更天正當頭的時候，尤道士命他去殺這頭金毛狐，他一時手軟只砍了這狐尾巴，想着當時情景，他不由得問道：「宋爺爺，我心中迷糊了。」

宋百忍一笑道：「我知道你會奇怪，是不是這頭金毛老狐迎着月光口吐白光？」

龍在山道：「是呀，好像還有一粒光燦爛的珠子呢，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百忍一笑道：「孩子呀，仙丹必需仙方來配，我的這隻金毛老狐狸活了百歲，牠已有了靈氣，牠沒有甚麼珠寶，而是我在牠口中放了一顆夜光珠，爲的是由牠含了前去那個靈秀之氣的石頭上吸取明月精華，等到滿十二個圓月夜，那夜光珠子便可以用來調配仙丹，到時候人雖不能長生不老，可也增壽延年……」

說着，宋百忍自袋中摸出那夜光寶珠來，還眞的華光瑩瑩，一洞銀光。

龍在山還以爲他們是狐仙吶，便忍不住的笑了。

* * *

端坐在這香氣盈鼻的山洞中，龍在山感到十分好奇，他忍不住的向宋百忍問道：「宋爺爺呀，你說這狐狸已是百年老狐，你怎麼知道？」

一笑，宋百忍道：「單只與我一起已七十年了，老夫當年看穿江湖上你爭我奪的殘酷狀，想着人生本是戲一場，何不求個清靜，討個福壽綿長，是以二十七歲便入山來了，如今算來，年已近百了吧？」

龍在山大吃一驚道：「宋爺爺已近百年歲了吧，我還以爲宋爺爺多不過六十幾吶！」

「哈……」宋百忍笑開懷了。

那眞是開懷大笑，是的，人生幾多笑，人生盡是愁啊……

* * *

宋百忍收住笑道：「孩子，你可以說說你的家世了吧，我想聽一聽！」

龍在山道：「我家呀……」他想了一下，又道：「過去我知道我爹是在洛陽做生意的人，可是這一回我才知道我爹也是當年紅蓮教七大護法之一，只不過……」

宋百忍已冷冷道：「紅蓮教那一套，哼，他們很會叫人迷惑，難怪那尤道士把主意打到老夫的老狐狸身上，他太可惡了。」

龍在山道：「宋爺爺如此大本事，為何不殺了那個尤道士？」

淡淡的，宋百忍道：「殺人不能解恨，報復只不過一時快意，老夫已七十年不見血腥了，否則又怎能福壽綿長？活到百歲？」

他看看一邊的金毛老狐，又道：「不嗔、不恨、不懼、不貪，人才會心平氣和。」

於是，他要龍在山把家中事再說一遍，那宋百忍一聽之下，立刻對龍在山道：「你快回去。」

龍在山一驚，道：「你……宋爺爺趕我走？」

宋百忍道：「快回去，回去晚了難見父母一面了。」

「為甚麼？」

「你回去便知道。」

龍在山對紅紅道：「紅姐，妳呢？」

紅紅姑娘看向她爺爺，豈料宋百忍道：「她不必去，你自己快走啦！」

龍在山真想着不走的，他實在想在這兒住下來，但見宋百忍的樣子，似乎洛陽家中真的出了大事了。

他無奈何的站起來，十分恭敬的對宋百忍施了一禮，但他抬頭看看紅紅，有些不自然的道：「紅紅姐，咱們……咱們不是已經……說好了……」

紅紅姑娘道：「我爺爺知道了，你聽我爺爺的話，快回家去瞧瞧。」

宋百忍道：「孩子，我知道你喜歡紅紅，我不反對，只不過你得快回去瞧瞧，你至少也要盡一份人子之孝吧？你的父母、兄弟……」

龍在山放心的點點頭，他轉身往洞外走去，紅紅姑娘跟他走出洞外，兩人往林中走去。

兩個人也默默的誰也不開口。

就快走過山的另一面了，紅紅姑娘忽自懷中摸出三粒骰子來，她把那晶瑩剔透的骰子放入龍在山手中，道：「我知道你喜歡這骰子，拿着它，就好像我在你身邊一樣。」

紅紅姑娘又道：「我告訴你，這骰子也是寶物，只不過你如果賭，你會贏，也只能贏一把，第二把就不靈光了，記住啊！」

龍在山點點頭道：「為甚麼只能贏一把？」

紅紅姑娘道：「我爺爺說，寶物具靈性，切忌一個『貪』字，見好就收手，免遭禍殃嘛！」

龍在山收了骰子，紅紅已站着揮揮手，又道：「阿山，記住了，我在這福壽山等你，也許……也許……」

龍在山忽的拉住紅紅姑娘，道：「紅姐呀，我看嘛，你跟我一同去洛陽，好不好？」

紅紅姑娘搖搖頭道：「爺爺會不高興的，不過我會找機會求爺爺的，你先回去吧！」

龍在山還能說甚麼？他大膽的抱住紅紅姑娘，也把臉貼上去，道：「我會回來的，我這一輩子最愛的是妳。」

紅紅却一笑，道：「你呀，你最愛的是賭。」

龍在山一聽楞了一下，但忽的笑了，因為紅紅姑娘說到他心裡話了。

龍在山帶着些傷感的對紅紅姑娘道：「我愛賭我知道，所以我被爹趕出門外來，只不過自從我認識紅姐之後，我不但愛賭，更愛紅姐，我說的是心裡話。」

紅紅姑娘一笑道：「我也愛你呀，回去吧，回去看看你家再說吧！」

於是，龍在山走了，他好像心中塞了個石頭似的不舒服，不愉快！

不舒服那是因為他實在不想離開紅紅姑娘，不愉快便是他想着宋爺爺的話，他怎麼聽了自己的話以後，便知道自己的爹娘會出事。

龍在山初時走得慢，但當他想着家中，又聽過他爹叫他早回家，便精神又來了。

* * *

這夜月黑風高，冷清清的洛陽城北後街更是樹葉滾地沙沙響，巷道不見有行人。

龍大海推窗往外望，心中不知是喜還是憂。

龍大海回來以後把龍在山學得一身好功夫的事也告訴了妻子，夫妻二人自然高興，但想到走了尤道士，那可是個禍種子，不知何時會又帶來災難。

屋子裡傳來梅子的聲音道：「大海呀，關窗睡覺吧，已經二更天了。」

「妳先睡吧，我一時間也睡不着。」

龍大海的妻子叫梅子，也是當年紅蓮教中一名女頭目，自從跟了龍大海以後，她就未再出過頭動過刀。



此刻，龍大海站在窗前一聲嘆道：「這孩子怎麼還不快回來，難道他真的不想要這個家的嗎？」

梅子道：「如果我們的在山能不再賭，那也算咱們祖上有德了。」

龍大海道：「真奇怪，在水這兩天都住在店舖，他怎麼也不回來家裡，萬象的王元泰說，在水仍在磨刀，說他也不聽。」

梅子道：「只要在水不做壞事，就叫他磨刀吧！」

龍大海道：「上天這是對咱們懲罰，兩個兒子有怪癖，五經四書不去唸，盡搞些狗屁倒灶事。」

夫妻二人正在房中閒話着，院子裡傳來「轟」的一聲響，引得龍大海呼叫：「誰？」

「嘿……」這是冷笑，帶着那麼一些蒼勁的沉笑，聽得叫人不自在。

龍大海就覺得全身一震，他再吼問：「什麼人？」

立刻，院中又落下三條人影，這些人只一站定，立刻拔出背上的刀橫在身前。

這是什麼光景？龍大海一瞧便知道，這叫做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呀！

就聽梅子吃驚的道：「來得可真快。」

龍大海道：「抄傢伙，必是尤道士在弄詭。」

這夫妻二人分別取出傢伙來，就聽院子裡那人重重的道：「還不快出來受死！」

「彭」聲起處，龍大海與梅子二人已站在屋前，那龍大海極目一瞧，沉聲道：「尤道士的人呢？」

那人嘿嘿一笑道：「尤道士尤天浩嗎？嘿……他逃不掉的，他也得同你二人一樣的活不長了！」

龍大海一聽，不由更吃驚，他再細看院中四人，道：「朋友，可是手頭不方便？沒關係，朋友們盡管開口，多了沒有，有百二八十兩銀子還不成問題。」

忽聽一人怪叱道：「娘的皮，拿咱們姚家的銀子你充的什麼闊？」

龍大海一聽來的人口稱姓姚，立刻想到山西大同的姚家堡來了，十年前血洗姚家堡，怎麼如今姚家會找上門，這光景算日子，不可能是尤道士通風報的信，那麼，姚家人怎麼會找來？

龍大海看看妻子梅子，再看看對面四個人，道：「朋友，我聽不懂你在說的什麼話？」

梅子接口道：「咱們是老實的生意人，並不認識各位呀，你們是……」

忽聽一人哈哈笑道：「龍大海……」

龍大海立刻接着道：「錯了，你認錯人了，我不叫龍大海，我姓龍不假，但我的名字叫龍昇。」

那人嘴一撇道：「你叫龍大海，絕對錯不了。」

龍大海也火了道：「你憑什麼說我叫龍大海？洛陽城都知道我叫龍昇。」

忽見那人踏前一步，指着自己的面孔道：「龍大海，你何不仔細的看看我是誰？」

龍大海自屋中燈光看那人，他看了半天道：「朋友，我不認識你。」

「我認識你，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人的名字，你一聽必會知道。」

「誰？」

「大同縣捕頭三斧頭于占山。」

龍大海一怔道：「于占山，他同你閣下什麼關係？」

那人冷冷一哂道：「什麼關係？哼，關係大極了，于占山乃是我的師弟。」

龍大海道：「他是你師弟又怎樣？」

那人悍然的叫道：「就在你們血洗姚家堡的那晚上，我師弟他帶着兩個差役也在姚家堡，那夜他也為姚家堡出刀，可惜他還是被你們砍死在姚家堡的大院中。」

龍大海急於想知道面前這人是什麼來路，立刻問道：「朋友，你既一口咬定我是龍大海，那麼我請問你閣下又是什麼人物？」

那人冷冷一笑道：「當年我乃太原捕頭，今日我是帶着報仇之心找上你，嘿……你認了吧！」

「『大開碑』郭為艮？」

「哈……你總算間接的承認你是當年血洗姚家堡的紅蓮教七大護法之一了。」

龍大海突然一聲嘿嘿道：「聽人傳言，你在姚家堡那件案子以後，奉命專程前往大同去查辦，你……」

郭為艮忿然的道：「于占山乃我小師弟，我為此才自請前去大同的。」

龍大海冷笑道：「姓郭的，你却一無所得，你也為此案而丟了官？」

不料郭為艮却淡淡的道：「並非上峯撤了我的官，太原總捕之職那時我已幹了七年，為了姚家堡的案子，我辭官，我要專心的追查血洗姚家堡的凶徒。」

龍大海道：「你又怎知是我們七人幹的案子？」

郭為艮仰天一聲嘿嘿冷笑，那真是要把胸中積壓多年的一股悶氣一吐為快了。

就聽他咬牙道：「姓龍的，你真想知道內情嗎？」

龍大海道：「你大概潛在暗中

太久了吧？」

郭爲艮道：「你說對了，我是潛了許久，也花了不少的心血，總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終還是把你們七個人的躲藏之處一一的找出來了。」

龍大海猛的一驚。

郭爲艮雙眉厲揚，怒視着龍大海，道：「我奔進姚家堡，那景象眞叫慘，血流成河說不上，但血流得廳上院子幾無下脚之地，我那師弟橫倒在台階上，他死了，但他却以血畫了幾個模糊的字，寫的是『紅蓮教七殺』……我一瞧便知道是你們七惡煞幹的！」

龍大海的心中立刻出現那夜的情形來了。

郭爲艮又接道：「上峯限期破案，我極力擔承下來，但我尚未把人馬調動好，那紅蓮教教主尤化雲已爲官家捉拿立斬，一時間紅蓮教鳥獸散，我張網捉拿你們七凶的計劃隨之破滅，因爲我在一月限期內未能找到你們任何一人，我便辭去官職，專心尋找你們七人下落！」

他冷冷一哼，又道：「姓龍的，皇天果然不負苦心人吶，想不到我巧裝改扮成火工道士，潛伏在仙家道觀中，却遇上了尤天浩那個貪婪的紅蓮教餘孽，終於由尤天浩那裡把你們一一的查探出來了，嘿……」

他似是十分得意，他竟然是「仙家道觀」的那個啞巴火工老人，他不駝背了，他根本是裝出來的。

誰也想不到，駝背火工老人會是當年西北名捕「大開碑」郭爲艮。

龍大海聽到這裡，心中自是十分震驚，梅子也吃驚，這時候，另外三人中的一個大個子年輕漢怒指龍大海，道：「賊子，你們好殘忍的手段呀！姚家堡被你們幾乎連根拔起，所幸那幾天我們幾人出外販皮貨沒在堡內，不然豈不是都死絕呀！」

又一粗壯漢子吼罵道：「娘的老皮，今天你還想逃？」

一個年紀五十上下的老者道：「阿剛、阿正，你們兩人守住兩邊，二叔要掂一掂這姓龍的手段！」

郭爲艮伸手一掏，道：「二堡主，你還是忍着些，這件事我已出面，自然不會一邊袖手！」

忽的，却聽龍大海仰天一笑，道：「也罷，原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過個舒服的下半輩子，却也料不到那夜狂殺中竟然把大同捕頭于占山打倒在姚家堡中，姓于的既然以血書記着咱們七人動的手，我龍大海又豈能再加否認！」

他轉而對一邊的妻子又道：「梅子，至少咱們也過了十年的好日子，當了十年大商賈，是不是？」

梅子臉上一片寒霜，道：「不錯，這世上能快活的過上十年好日子的人太少了，咱們已無遺憾了！」

龍大海道：「梅子，有妳這句話，我已放心了。」

梅子道：「我們還可以一搏，是嗎？」

龍大海道：「全力一搏！」

夫妻兩人已至慷慨激昂了。

人到這步田地，便也只有橫下心腸了。

＊　＊　＊

現在，一切已明白了，甚麼樣的怨仇，便只有在手底下分個是非曲直了。

「大開碑」郭爲艮還眞的是個有心人，他竟然潛在道觀有十年之久，眞可說是擇「恨」固執，決心撼天了。

此刻，他半側身，橫跨步，雙肩聳動着，那一股無比的內力已貫在他的雙臂！

忽聽姚家堡二堡主姚上峯沉聲道：「郭捕頭，你對付這龍大海，那女人交給我了，姚家要親手報這血海大仇！」

梅子冷冷一笑道：「姓姚的，你出招，我接啦！」十年養尊處優，如今原形畢露，可也把幾個僕婦嚇壞了，紛紛躲起來不敢露面。

三男一女照上面，就聽郭爲艮冷笑道：「姓龍的，天理循環，你接招了！」

「咻」聲起處，郭總捕頭抖手間洒出一片極光罩向敵人，龍大海揮刀迎上，兩個人立刻捲進一片激流冷焰中，那郭爲艮每出刀便是吼喝不斷，氣勢厲烈，十分驚人！

龍大海夠潑辣，迎着刄芒有攻有守，一時間郭總捕頭並未佔上多少便宜。

另一邊，梅子出刀也辛辣，姚家堡二堡主姚上峯雖然報仇心切，看樣子兩人只不過是個平手局面！

於是姚剛姚正兩人出招了。

那姚剛對姚正低吼道：「兄弟，上！」

姚正早欲出手了，聞得姚剛的吼聲，立刻分自兩邊圍上去了。

梅子再是高招，如今姚家兩代三人殺她一人，沒幾招便陷於危機中，她發出母獅般的吼聲，道：「不要臉吶，你們三個打一。」

那姚上峯冷笑道：「想想當年你丈夫血洗我們姚家堡之狠毒勁，妳這婆娘生受了吧！」

龍大海不但聽到梅子的驚呼，他也看到了姚家三人圍殺梅子，他心急，但却毫無方法，郭爲艮的刀叢裡充滿了無限殺機！

就在他焦急難安中，忽聽梅子一聲凄嗥：「啊！」

龍大海一聽急得厲聲叫道：「



梅子！」

他這麼一驚又慌，左肩背上已被砍中，立刻鮮血迸流，痛得他轉身大罵，「你娘的！」

不料西北總捕郭爲艮並未再迫殺，他暴退，而且也喝阻姚家堡三人快退下。

姚上峯實在不甘心就這麼算了，尤其是姚剛與姚正兄弟兩人，更是氣唬唬的直瞪眼。

龍大海就在此時帶着鮮血撲向大腿濺血的梅子，他大叫：「梅子，妳的傷……」

梅子凄然一笑，道：「你也中刀麼？」

龍大海道：「穩住，梅子，咱們仍可一拚！」

忽聽郭爲艮哈的一聲冷笑，他對姚家三人，道：「這兒乃洛陽城，國有國法，不可在此亂殺人，咱們當初已是說定了的。」

姚上峯忿忿然的道：「郭總捕頭，姚某出一千兩銀子，買這姓龍的項上人頭，只求個親手砍他人頭落地！」

郭爲艮搖頭道：「不可以，官家已在外面等候，咱們在他兩人身上開刀，已是官家施仁了。」

他說着一聲叫：「程捕頭，你們進來綁人啦！」

他這麼一聲吼叫，立刻自門外擁進十八名當地捕快，其中一人龍大海當然認得，乃洛陽捕頭程萬里是也。

姓程的進入院中，立刻走到龍大海面前，他冷冷沉聲道：「太意外了，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聽，便打死我也不會相信洛陽城最大兩家綢緞莊的老東家，便是當年紅蓮教七大惡煞之一呀，你不叫龍昇，你叫龍大海。」

龍大海看看這場面，他深深一嘆道：「程捕頭，事到如今，龍某無話可說，走入江湖再難回頭，眞是至理名言，但龍某有一要求！」

程捕頭道：「你還有甚麼要求？」

龍大海道：「龍某有兩個幼子，他兩人與此事無關，只求官府網開一面，放了他兩人！」

忽聽姚上峯吼道：「不行，當年你們血洗姚家堡之時，可曾想到婦女幼兒？」

龍大海咬咬牙道：「老夫把兩家綢緞莊交還姚家，但求放過我兒！」

郭爲艮道：「姓龍的，那得由太原府裔判決了。」

龍大海一怔道：「太原府？難道不是在洛陽結案？」

郭爲艮搖頭道：「不是，你們七人，一個也休想漏網，郭某要親押你們七人回太原府！」

他頓了一下，又道：「十年老案，也該結案了！」

龍大海忽的大叫：「快，快爲我妻治傷吶！」

姚上峯冷笑道：「爲你自己操心吧，可惡啊！」

於是，龍大海夫妻立刻被程萬里一夥帶走了！

＊　＊　＊

郭爲艮與姚家三人並未立即走去，門口站了四個捕快在看守這座巨宅，郭爲艮對姚家三人道：「原本咱們不怕龍大海的兩個兒子，他們年紀本不大，只不過我在『仙家道觀』之時，發覺龍大海的那個叫龍在山的兒子，不知怎的學了一身十分神奇的功夫，倒是不可忽視！」

姚上峯道：「總捕頭，咱們等那小子回來，一並活拿，永除後患。」

郭爲艮道：「我就是這個意思……」他忽的提高聲音，吼道：「管家的還不出來。」

從側面廂房中奔出個中年漢子，他手撩長衫前襬，一副生意人的樣子，急步到了郭爲艮面前施禮，道：「大人，咱們只是下人，不知東家當年是……」

郭爲艮道：「你們不會有罪，自有官家開脫，我問你，龍大海的兒子呢？」

那管家道：「大少爺在山多日不見了，只有二少爺在，他在店中住着，不過他年紀不大，整天就會磨刀，別的事甚麼也不懂。」

郭爲艮道：「眞是報應，兩個兒子生下來不是正常的人，他們……算了，且等以後再說了。」

於是，郭爲艮和姚家堡三人也走了。

＊　＊　＊

龍在山急於回家，他早就想家了，尤其是他的娘最令龍在山思念，現在他奔回來了。

太原總捕郭爲艮把龍在山小覷了，他以爲只不過一個少年郎，不會有什麼後患可言吶。

龍在山當然不會成爲官家後患，但對於郭爲艮的行動，那是必然會產生一定的阻力。

＊　＊　＊

龍在山奔回洛陽城的時候，還眞巧，城門口他碰上了兄弟龍在水。

龍在水的左手拿一塊磨石，另一手中拿着刀，他一邊迎上龍在山，一邊還磨着刀，道：「哥，眞叫我把你等到了，我等你兩天了。」

龍在山還不知道家中出了亂子，他笑了道：「在水呀，咱們回家去，我先見爹娘。」

龍在水搖搖頭道：「咱們已經沒有家了，便是街上的綢緞莊也被

官家查封了。」

龍在山一聽大吃一驚，急問：「咱們爹娘呢？」

龍在水道：「被關進洛陽府衙大牢中去了。」

龍在山大驚道：「爲什麼？誰幹的？」

龍在水道：「聽他們說，爹娘過去是紅蓮教的凶人，他當年搶了人，如今被山西總捕捉去了。」

「總捕？什麼總捕？」

「我也不知道嘛！」

龍在山右拳砸在左掌心，沉聲道：「娘的，我知道是什麼人陷害爹娘的了。」

「誰？哥，你告訴我，咱們去宰人，這把刀我磨得最是快。」

龍在山道：「我對你說過，你不會武功，刀再利也不行，先學武功再用刀。」

龍在水道：「哥，當初我送你一把刀的時候，就說過的，等你學會本事回來教我呀，所以我在這兒等你的。」

龍在山道：「阿水呀，現在學來不及，我們先去見見爹娘才說呀！」

龍在水道：「衙門中那麼多捕快衙役，我怕……」

龍在水道：「你放心，咱們不是去劫獄，我們是去會見犯人的，他們見咱兄弟可憐，必會放咱們進去見上一面的，是不是？」

龍在水道：「我早就想去了，可是綢緞莊大掌櫃却叫我快找地方藏起來，他送我一把銀子我就走了。」

一聽銀子，龍在山淡淡的笑了，他對兄弟龍在水道：「跟我走，咱們去見見爹娘去！」

龍在水還有些猶豫，但已被龍在山拉着往衙門那條大街走去了。

* * *

龍在山先在街上買了吃的包起來，這些吃的全是父母最愛吃的東西，一隻滷山鷄，兩隻野兔腿肉，六隻滷蛋和十個肉包。

除了這包吃的，龍在山還在這包吃的東西之下藏了一樣東西，他是憑那東西才有把握去衙門的。

那件東西不是別的東西，乃是人見人愛的一百兩一張的老正莊銀號的銀票。

* * *

洛陽城中府衙也曾是六朝皇宮院，更曾是總督府，衙門前面一個青石鋪的大廣場，一邊拴了十幾匹健馬，門口兩邊四名衙役站着崗，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那模樣如同四尊門神爺。

龍在山拉着兄弟，手提一包吃的走過去了。

他兄弟二人尚未走到吶，就聽一個衙役厲吼道：「滾開，兩個小傢伙！」

龍在山道：「我是來看我程大叔的，我程大叔是你們捕頭呀。」

他這是用唬的，如果他說來看犯人，那準會挨揍。

這些天龍在山在江湖上混日子，當然他也學了不少怪招，如今他用上了。

那衙役一聽，怔了一下，道：「你們認識我們捕頭？」

龍在山道：「你不相信？叫他出來你就知道了。」

另外三個衙役彼此張望，好像也不知道捕頭認識這兩個少年郎，只不過人家既是上級，就不能不去傳一聲。

「進去叫人吶，捕頭就在二堂上。」

衙門有二堂，住的是三班衙役們，那衙役立刻奔過去，果然帶出個中年大漢來。

那大漢還未走出門，龍在山已高聲，道：「程大叔，我兄弟來看你了！」

來的正是程萬里，洛陽府衙的捕頭是也。

程萬里站在台階上未下來，龍在山一個箭步奔過去，他雙手托着一包香噴噴吃的高舉着，又把百兩銀票衝着程萬里露一半，那也只有程萬里看得見。

「程大叔，我們兄弟是特意來孝敬你的呀！」

程萬里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衙門幹了二十年，什麼事也休得瞞住他，平日裡有人想探監，五兩銀子是大錢，如今……

他打個哈哈，道：「你兄弟也太大膽了吧，跟我進來再說。」

龍在山拉着兄弟在水，二人怯生生的走進衙門裡，程萬里當先走進一間小房內，龍在山進去只一瞧，便知道這是程捕頭的小小辦公休息兩用房間，因爲一張床上有棉被，一張桌上有公文。

嗨！龍在水手上小刀帶磨石，他只差未磨刀。

這兄弟二人站在木桌前，程捕頭把臉一抹，沉聲道：「你兄弟就是姓龍的兩個寶貝兒子吧？」

龍在山忙把銀票塞過去，道：「大人，只求見我們爹娘一面，我們叩個頭就走人。」

程萬里道：「你這是……誰教你的？」他手指銀票，並未立即接過來。

龍在山心中吃一驚，難道是這隻貓兒不吃腥？

他期期艾艾一笑道：「大人，我才剛回來，這件事還不曾有人教過我，只不過我心中明白，大人工作很辛苦，花這……是應該的……」



程萬里一把接過銀票就揣入懷中了，他打個哈哈道：「我不能拒絕你們兄弟二人對父母的孝心呀，是不是？」

龍在山心中又想：「原來貓兒都愛腥！」

心中想的不能說，龍在山忙鞠躬道：「我兄弟倆好可憐，多謝大人成全。」

他回頭拉拉兄弟龍在水，又道：「我兄弟倆給大人叩個響頭吧！」

龍家兄弟要往地上跪，程萬里一聲叱道：「別叩響頭了，跟我來吧！」

龍在山兄弟二人心中一喜，忙跟着程萬里往外走，三人繞過一道巷道，轉而走入另一大院中，嘍，有犯人在牢中正哀號，皮鞭聲也清晰可聞。

只見兩排房子是大牢，鐵鍊子嘩拉嘩啦的響，有一處牢門外站了兩個扛刀的大漢不稍動，想是牢內是重刑犯。

果然，程萬里帶着龍在山兄弟二人走過去，也不知程捕頭對守牢的二人說了什麼話，便見一人自牢門往內叫：「老李，老李……」

牢內有個粗漢回應道：「什麼事？」

「開門，程大人進去。」

就聽一陣開鎖聲，牢門拉開了，原來這兒的牢有三層，他們這才走入第一層。

龍在山再往裡面看，裡面還有一道鐵柵門，再看牢的背面，嘍，石頭牆連個小窗也沒有，牢中黑呼呼的只看到有人影。

龍在山心中在發毛，想救出爹娘是不太可能了。

原來他的雄心不小，打算憑本事救爹娘，但此刻他是一片愁雲慘霧在臉上。

程萬里帶着他二人又進入一道鐵柵門，開牢的獄卒猛一怔，龍在山還未發覺吶。

原來這獄卒也喜歡賭幾把，他是在洛陽大街的「聚寶賭坊」認識龍在山的，只不過見龍在山跟着捕頭走進來，他話到口邊又吞回去了。

* * *

現在，程萬里站在一間牢房門外，他抬頭往鐵柵隔着的牢房看進去，沉聲道：「龍大海，我帶你兩個兒子來看你了，他們的孝心令我感動，你們談談吧！」

「嘩啦啦」一陣鐵鍊聲傳來，龍在山與龍在水二人已撲上去了，二人大叫：「爹！」

程萬里低叱道：「吼什麼，小聲叫喊！」

龍在山立刻把龍在水的嘴巴堵起來，道：「是，是，咱們不叫！」

程萬里道：「有話快講。」

「是，是。」

龍在山望向牢內，只見爹娘上了鐵鍊條，這更令他大失所望，要救出父母，只怕要落空了。

* * *

粗啞着聲音，龍大海對龍在山與龍在水兄弟二人道：「在山吶，你……晚了兩天來呀！」

就聽梅子也道：「孩子，想不到還能再見我兒一面，也算上蒼施恩了！」

龍在水已伸手拉住他娘哭着道：「娘，你們犯什麼法呀？」

梅子深深一嘆道：「別問了，兒子，只怪爹娘當年走錯路，你們出去以後，千萬要小心吶。」

龍在水道：「小心？小心什麼的？」

梅子道：「小心碰上大同姚家堡的人，他們會殺了你們的。」

一邊的龍在山道：「叫他們來吧，我不怕！」

龍在水也用力磨刀子。

龍大海道：「如果你在大前天趕回來，我們至少也可以逃命，殺出重圍逃命。」

龍在山大爲後悔，不該跟紅紅姐去福壽山。

他重重的道：「爹，娘，你二老會是個什麼罪呀？」

龍大海慘然一笑道：「死罪一條。」

龍在山道：「爹，我的本事能不能把你二老救出去？我出刀。」

龍大海沉聲叱道：「兒子，你獨木難撐大廈，獨狼難敵衆犬，千萬不可亂來。」

龍大海的話令這兩兄弟無奈，梅子重重的道：「在山兒呀，你千萬要記住娘的話！」

龍在山道：「是，娘。」

梅子道：「我想了一下，也許有希望。」

她的聲音放低，又道：「快去開封找『子牙賭坊』的鐵大叔，告訴他們快叫他們小心提防着，只要他們有地方躲起來，太原總捕郭爲艮就無辦法押咱們在一起回大同結案！」

龍大海忙低聲道：「兒子呀，最好你能把姓郭的收拾了，咱們就更有希望了。」

龍在山道：「爹，娘，我記住你們的話了，我先去開封城，再去南陽府，然後……」

他把一包吃的送上去，又道：「爹，娘，你們要忍耐，多保重，我們兄弟走了。」

龍大海點點頭，他接過吃的嘆口氣道：「也算養兒有回報了，唉，天可憐見吶！」

於是，程萬里過來了。

「時辰到了，要來下回再說吧！」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余心齋乃總捕頭，因乾旦「半天紅」陶傳芳三年前被殺，且被刖去一雙蓮足，爲破此案，余心齋暗中觀察「半天紅」的師妹龍粉，她的面首計有司馬龍、劉冲等。訪問了龍粉之後，始知尚有一位大師兄高翼，且與她二師兄關係彌篤，甚至被人誤會，其大師兄十四歲時便失踪了，後余心齋証明就是上官羽，疑點重重，似有若無……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半天紅風雲

懸案未決　自認兇手

余心齋自王大業衣袖中掏出幾枚假骰，還有牌九哩，賭友們大嘩。王大業怒吼一聲向余心齋攻出一掌。

余心齋閃了開去，「三手大聖」的「三手」是指他妙手空空，並非他手底下厲害。所以未出三招，就被蹴了一脚。

王大業一溜，劉冲也早已不見了。

余心齋追上時，那是在鎭外林中，翠翠被放在地上，身上的布袋已被扯下，一個人正在脫下她的弓鞋。

蓮足女人的脚，拾奪起來很麻煩，這也正是不能常洗而奇臭的原因。

通常是用裹脚布(長約一丈)裹緊，然後套上一雙鞋套，以白布作成，也有點像短筒襪子，然後再穿上了弓鞋，那種弓鞋也不像天足女人的鞋子往裡一插脚就成了。

這人先脫了弓鞋及套子，解脫裹脚布，立刻把玩撫弄，愛不釋手，另一手的中指戳入她的下體內活動。

余心齋正是在下風頭，他深深地吸了口氣。

好像漫天大霧陡然間雲消霧散了。

這人一手握着蓮足，眞有如數月不知肉味者拿着兩隻「風味無殊麟脯，色香倍勝鵝黃」的烤雞一樣。他的兩隻手享受着不同的樂趣和刺激。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由小而大，不久入林，原先雙手握着金蓮，似有望之垂涎，食之不忍的人，依戀不捨地離開了現場。

來人正是紀學聖。他的武功不很高，但他辦案却比余心齋還要細心些。

他沒有去追那個人，因爲他知道是追不上了。

天黑，林中極暗，他似乎也未看清是誰。

余心齋並未現身，他向那人追去。

只不過余心齋起步遲了些而未追上此人。

*　*　*

名伶龍粉並未躭誤登台唱戲，今天貼出的是「坐樓殺惜」，仍然爆滿。

可惜今夜沒有一個有心人來捧場。就連司馬龍及劉冲也未到，他們都怕惹麻煩。

翠翠受了驚，聲言十天不接客。她是「羣玉坊」搖錢樹，鴇母心痛，却又不便反對。

翠翠此刻斜倚在後樓床上，這「攬翠軒」是她的香巢，除了丫頭、鴇母或被允許的恩客，一概禁止上樓。



這工夫門帘一撩，探進一個頭來。

翠翠本以爲是司馬龍或劉冲。這兩人又都是走了一條「路」。眞巧，甚至又是司馬龍用强得手，而劉冲却是憑眞功夫博得她的歡心。

能博得歡場中女人的歡心，還眞不容易，半年前有一位客人會「性愛瑜伽」，雖已四十出頭，她仍然十分重視。

只可惜那個嫖客是商人，沒有戀棧，以後也沒有再來過，所以翠翠很在乎劉冲。

就像龍粉重視劉冲一樣。

「您是……」翠翠很不悅，只是她爲人隨和，沒有被嬌縱的紅姑娘那份霸氣。

「到這兒來的人還會是甚麼人？」

「小女子身子不舒服，十天內不接客。」

「姑娘不接別人，我這個客人妳可不能拒絕。」

「怎見得？」

「姑娘引狼入室，惹火上身，像司馬龍和劉冲那種人，我不甩他們，妳們成嗎？」

「你……你怎知小女子的事。」

「姑娘昨夜先躺在賭場中，作了劉冲的賭本，稍後又被弄到城外林中，有這回事嗎？」

「有……有，貴客是……」

「在下就是那個救妳的人。」

「請問，貴客是不是脫我的弓鞋、鞋套以及解開我的裹脚布的人？」

「不，不是。」

「可是昨夜送我回來的人，是位副總捕頭，他叫紀學聖。」

「我救了妳，却不願出頭，事情就是這樣的。」

「謝謝大俠援手……」翠翠下床拜下，道：「不知大俠可否告知大名？」

「順手之勞，何必言報。」

「小女子總要有所表示才對不？」

此人的目光傾注在翠翠的一雙蓮足上。翠翠恍然，甚至她也相信，昨夜在林中脫她弓鞋者，正是此人。

翠翠之所以要纏足，自是爲討人喜歡，世上的確有些「逐臭」之夫，特別偏愛蓮足女人的脚臭。

有人說是「去暑」，也有人說是能治「風寒」，而且是越臭越好，在他們來說，比鼻烟的效果更妙些。

「莫非貴客偏愛小脚？」

「對……對！在下太喜歡了！」

「那就多欣賞一會吧！」

「姑娘可否把鞋襪及裹脚布解除？」

「貴客，那氣味對您是很不敬的……」翠翠自然不喜歡脫，但這是救她的人。

是不是此人所救？不敢確定，果眞如此，此人的身手應該比司馬龍和劉冲高得多才對。

於是他拉了床角的絲帶，那是通往樓下保鏢屋中的警鈴。

不一會上來兩個，其中一人上樓時連樓梯都顫抖起來，這一會，一高一矮兩個漢子站在門外。

高的身高馬大，腰粗兩圍，伸手就揪住了這人的衣領，道：「辣塊！媽媽的！就憑你這鳥架子也敢來砸窰子白嫖？」

這人正是上官羽，淡然道：「奉勸你把爪子收回去！」

大個子才不信邪哩，甚麼狠角色都見過，用力一抓，本想像甩鼻涕一樣把他甩出門外，摔個大响，那知紋風沒有動。

大個子楞了一下，以爲用力還不夠，再一加勁還是差不多，這工夫蹲在床前的上官羽反手纏住大個子手腕，另一手揪住他的腰帶，挽了個花舉起向木壁上砸去。

「克察」一聲，木壁破了個大洞，人已在屋外了。

矮的那個連試也不敢試，把大個子拖下樓去。當然，這也是看翠翠的眼色行事。她不過是想試試上官羽是不是吹噓而已。

「貴客何必和這些人一般見識！」

「要是論斤計兩，他沾了便宜，不給他點顏色看，他那知天高地厚。」

「是啊，貴客眞是大力士哪！」說着已開始放鬆她的裹脚布。她知道，偏愛蓮足的人不一定都喜歡這味道。

才解了一大半，濃烈的氣味已經充塞於房間之中。

就在這時，後窗外突然射進二人，「卜」地一聲吹熄了燈。相距三丈左右一吹而熄，自然是「百步吹燈」術了。

這兩人一進屋，手中已各有一柄匕首。

也許這並不是他們常用的兵刄，只不過是因爲在室內動手比較不礙事而已。

一個人撲向上官羽，另一人突然掄匕向翠翠的蓮足斬去。

翠翠一縮腿，「察」地一聲，床角削去一塊。

就在這人想再次去砍翠翠的蓮足時，屋中又多了一個人。此人在黑暗中出手，好像不全靠視覺，而是一半靠經驗似的。

不一會這先來的兩人連攻七匕落空，被制住了穴道。

另一個對付上官羽也差點，但比那一個好些。其實這兩個持匕的正是司馬龍和劉冲，他們恨翠翠見異思遷。

他們以爲禍源是蓮足，所以他們要斬去她的蓮足。

上官羽和剛來的人合擊劉沖，劉沖怎會是敵手？

劉沖穿窗而出，窗外有人在等他，那是紀學聖。這時上官羽忽自前窗穿出。後進屋之人正是余心齋。

他追出屋外，向紀學聖打個手勢，意思是劉沖和司馬龍兩人要砍翠翠的蓮足，嫌疑重大。「半天紅」陶傳芳被殺而且被刖足案，抓的就是有此傾向的人。

余心齋却追上官羽去了。

余心齋追得很技巧，不使他脫出視野，却能不被對方看到他。最後，他追進了一幢民宅。

上官羽入屋後，並未亮燈，由於弦月光輝瀉入屋中，隱隱可以視物。他自床下小箱中取出了一個大玻璃瓶子，放在桌上欣賞着。

他想不到余心齋已跟了來，且在窗外窺伺。事實上他要不是全神貫注，也可能發現窗外有人。

余心齋最初看不清瓶內水中泡的是兩件甚麼東西，很久之後，突然明白了，那是兩隻蓮足，自脚踝以下切下的。

這雙蓮足不是白色或淡黃色，而是變成紫色了。也許是視覺不清之故，有點像佛手，或者兩支「三號左輪」手槍。

隱隱地，余心齋腦中映現了一些事物，和過去不同的是，目前大致可以把它們串連起來了。

串連之下，自然以爲上官羽是殺陶傳芳的兇手，蓮足是他切下帶走的。

三年前陶傳芳以「乾旦」及尤物的姿態周旋於一些貴胄公子及武林高手之間，入幕之賓只怕不止二三人。但武林中的兩大高手，却幾乎平分秋色。

正因爲如此，蘊藏了無比的殺機，兩大高手之一殺了他，另一個切去了他的雙足，如果他地下有知，對於殺他的動機，應不會太意外，對手切去他的蓮足，只怕無法釋懷吧。

「甚麼人？」上官羽終於有所警覺了。

這工夫人已入屋，道：「高翼，你還想抵賴不是殺陶傳芳的兇手嗎？」

「你是甚麼人？」

「捕頭余心齋。」

「你是找死，可別怪我……」在黑暗中，人影交錯，電光石火似的速度，居然在方位及角度上都能分毫不差。

如果任何一方身上中一拳掌，可能瞬間會中兩三掌，太快了，致驗着人類的視覺潛能。

一個是大捕頭，另一個是自幼學「銅錘架子花」，十四歲又投師學藝的人。梨園的紮基功夫，不全是花拳繡腿，像踢腿、彎腰以及吊毛翻滾等都是眞功夫。

這也正是他十四歲入師門，不過七八年光景就能成爲高手的原因了，他喜歡師弟陶傳芳，在未逃走之前兩人即有私情，上官羽學成回來後，又和他秘密往來。

上官羽和高翼這名字是極有關連的。

只可惜他回來和陶傳芳恢復舊情時，他却已經和另一高手有了那種關係了。

那種行爲大多數人嗤之以鼻，說是骯髒無比，不免因果倒置。有此傾向的人不一定一開始就爲了作那骯髒事，而是被對方所吸引。不能否認，世上有很多男人比女人更好看，甚至更有女人味。

五十多招，居然分不出高下，而且兩人似都不想出屋，要試試看誰更能適應黑暗中玩命。

余心齋厲聲道：「你爲甚麼要殺他，甚至還切下他的雙足？」

「我沒有殺他！」

「說謊！沒有殺他切下了他的蓮足？」

「切下蓮足一來是不忍見它化爲泥土，要保留下來，二來我恨他除了我還有一個！」

「那一個是誰？」

「就是找我對決，各被對方擊中一掌，雙雙落下絕崖的那個人。」

兩人說話稍一分神，加之屋內黑暗總是不便。「啪啪」兩聲，巧的是兩人「百滙穴」上都中了一掌。當然，以他們的內力，足能把對方的頭顱砸爛，因爲閃避過，所以都擊得不重，却先後倒地昏了過去。

約盞茶工夫，余心齋醒了過來，他甩甩頭，霍然坐起看看一邊的上官羽，意識突然開朗透徹了。在悲痛、反悔及激動中，他發出了一聲尖嘶，就在上官羽剛醒來時，「卡」地一聲，他把自己和上官羽銬在一起。

「你和我銬在一起？」上官羽坐起道：「對了！我記起來了，你就是……」

余心齋冷冷地道：「我就是殺陶傳芳而又和你在絕崖上對決雙雙落崖未死，却失去了記憶的人，我一直在找兇手，想不到兇手就是你，刖足的是你……」

此刻紀學聖已站在房門口，他全聽到了，這可能正是余心齋偏嗜臭豆腐和臭雞蛋的答案了吧！金蓮的味道，近乎這兩種臭食物的綜合體。

紀學聖亮起了燈，照着這位素日頗爲方正的大捕頭，眞是看走了眼，而倒楣的却是司馬龍和劉沖。



他們被窮追猛打，到處亂竄。

此刻紀學聖嘆口氣道：「捕頭，恕我職責在身，不能不逮捕你，你們剛才說的話沒錯吧？」

余心齋看看上官羽，兩人都沒有說話。

似乎他們都不能不默認，有殺人或刖足的重嫌。

紀學聖道：「眞的是余捕頭殺了陶傳芳(半天紅)，上官羽刖去他的一雙金蓮嗎？沒有錯？」

兩人用力去想，是不是他們兩人呢？

他們似也不能十成十地確認是他們幹的。

只不過他們也想不出不是他們又會是誰？

他們隱隱記得，一個殺了陶傳芳，一個刖去了他的一雙金蓮，只是有這想法，却也找不出非殺陶不可，非刖去他雙足不可的強烈理由。

既然並不是十成十地認罪，至少上官羽不甘就此認罪坐牢，在記憶深處，他們未找到犯罪的動機。

既無犯罪動機，又怎可俯首認罪？

紀學聖道：「我們走吧！」他掏出另一副特製的銅銬，要爲他們再架上一重，這是一件大案子。

紀學聖知道這兩人都非泛泛之輩。

上官羽忽然嘴唇嚅動了幾下，余心齋猶豫一下，兩人不約而同地一掙，「噹郞」一聲，銬鍊立斷，二人一躍而起。

紀學聖一驚，道：「你們……」

上官羽道：「紀學聖，我們未必是殺人、刖足的兇手，這件事還待進一步地印證。」

紀學聖大聲道：「捕頭主動和你銬在一起，已証明他是殺人兇手，而你這兒保存了一雙金蓮必是刖足的兇手，難道還要浪費唇舌嗎？」

上官羽道：「這件事很怪很絕，但我們以爲，的確不可能是我們幹的，至少我們要繼續弄淸。」

紀學聖道：「捕頭怎麼說？」

余心齋道：「我也有同感！」

「捕頭，你是執法的人，不能走錯一步！」

「對，正因爲我是執法的人，不可輕易認罪，必須徹底弄淸。」

「捕頭，你該知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知道，但我也許沒有犯法，我們兩人以半年爲限，去追查此案……」

紀學聖厲聲道：「余心齋，你還要不要這捕頭的頭銜了？」

「捕頭之職，暫交給你們代理，破了案立刻復職！」

兩人走了，紀學聖不敢攔截。

甚至上官羽還帶走了那個大瓶子。

人去屋空，紀學聖剛剛建立的成就感，瞬間就消失無踪了。

* * *

在鎭外六七里處，余心齋和上官羽停了下來。

兩人似乎心意相通，有很多話要說。

雙方互視了一陣，余心齋道：「咱們上次對決，到底誰高誰低？」

「好像差不多！」

「有沒有再來一次的必要？」

上官羽道：「似乎有必要。」

「嗆」地一聲，雙雙撤劍，上官羽又道：「咱們要查案，不宜玩命，點到爲止，且以五十招爲限如何？」

余心齋道：「就這麼辦。」

余心齋的劍術高於內力。

上官羽是內力高於劍術，當然，他們相差極微。

雖然點到爲止，要分出高下，是很難點到爲止的。

在三十七八招，余心齋踹了上官羽一脚。

但在四十二三招上，上官羽砸出一掌，也把余心齋震退了一步，看來余心齋比對方稍高些，也是相差極微的。

五十招兩人算是沒有多少勝負。

上官羽道：「這一脚我會找回來。」

余心齋道：「希望那一脚不會踢破了我們查案的默契。我想問你一句話？」

「問吧！」

「但如不說實話，你可以不回答。」

「我回答就必是實話！」

「試問，你昔年有無砍去陶傳芳的雙足？」

「好像沒有。」

「那瓶子中的一雙金蓮是……」

「如我問你有無殺死陶傳芳呢？」

「我以爲也許未殺。」

「這就是了！我們兩人要否定這個罪名，在目前都要加上『好像』或『也許』兩字。」

余心齋道：「你以爲，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人怕出名猪怕肥！是不是這樣的？」

「似乎是……」

「總之，鋒頭出大了，就會出岔子，我以爲這事和昔年陶傳芳身邊一些人物有關！」

「我也有此同感……」

「半年後，我們在何處見面？」

「半年後，也就是八月十五之夜子時正，在此林中相見。」

* * *

「富貴賭場」是百里內數十家賭場中的佼佼者。

這兒派場大，地方廣闊，資本也雄厚。

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些特別隱秘的院落和房間，賭客不願招搖，賭場絕對保密。

在那些特別院落及房間中賭，別人看不到，所以往往有些貴冑公子，達官貴人會來此試試運氣。

黃昏時刻，「富貴賭場」門外剛剛挑起了一串氣死風燈。

賭客已陸續上門。

這光景一位衣着華美，外表俊逸，氣度不凡的年輕人悠閑地負手進入大門，管事的宋慶眼尖，立刻上前招呼。

「這位爺……以前光顧過本坊……」

「正是……」

「非常歡迎，不知爺們要玩那一種……」

「玩甚麼倒也無所謂，有沒有特別隱秘的院落，以我的身份在此玩這個，只怕有點不方便……」

「這……」總管宋慶暗笑道：「是啊，爺們一定是在衙門當差吧？」

年輕人哂然搖頭。

「爺們必是附近地上的富戶大少？」

年輕人又搖搖頭。

是幹甚麼的？宋慶道：「爺們必是武林中的新秀吧？」

年輕人有點不耐，道：「有沒有隱秘的院落，清靜的房間？」

「有有，爺們請跟小的來……不知爺們的大名如何稱呼。」

年輕人道：「你就叫我余先生好了！」

「是的，余先生！」賭場前後兩進，三十餘間，在後進跨院有個廂房，很幽雅。

在這兒不但可以賭，還可以叫妞兒作陪。

在庭院佈置、室內設計方面，都十分不俗。

到這兒賭錢，一點也不辱沒身份。

「爺們先請屋中小坐，一會就有『搭子』到來。」

年輕人道：「請便！」

不久來了一個頭戴瓜皮帽，後拖着一條不太大的辮子，鼻子很大，眼睛却很小的年輕人。

衣着也頗華麗，看人却是向下斜視。

他大刺刺的在迎門椅上一坐，道：「你去弄些茶點來如何？年輕人要勤快點，不能死板！」

他叫別人年輕人，看來也不過二十五六，頂多比這個姓余的大一兩歲，姓余的道：「你要喝茶吃點心？」

「是啊！」

「那兒有……」指指院中西北角上。那剛來的年輕人探頭門外一看，不由色變，道：「那是茅坑？」

余先生道：「文明一點叫做『一步樓』……」

「你要找死？」

余先生攤攤手，愛理不理地道：「府上有沒有鏡子？」

這小子馬上現了原形，齜着牙道：「我操你姐！」

姓余的年輕人倚在門，人面向院中沒理他。

「噫？我操你姐，你也不在乎？」

「我爲甚麼要在乎？」

「你眞行！」

「我根本沒有姐姐，我爲甚麼要在乎？」

「我操你娘呢？」

余先生轉過身來，因爲誰都有娘，道：「收回這句話！」

「你有沒有弄錯，知不知道在和誰說話？」

「癟三……」

這小子撲上雙掌一絞，勢如奔雷，一掌斜切余先生左脅下，還眞不含乎。

余先生一扭身讓過，那小子第二掌又到。

居然是去抓姓余的青年人的「三大件」。

姓余的一哂，道：「你要拉皮條量個『則兒』？」

這工夫又閃過這一抓，第三次攻擊舒指戳到。

若換了一般的人物，能閃過這第二次，絕對躲不過第三次這一指，顯然這小子來自名人門下。

姓余的本想給他點苦頭吃，却又不想炫耀，一扭一旋，已到院中去了，背着身子道：「我可能認識你師父……」

那小子道：「你好大的口氣！」

余先生即余心齋，當捕頭要夠二十六歲，所以他詐稱二十六，事實上他只有二十二歲。眞絕。

「半天紅」陶傳芳三年前被殺時，他也只有十八歲。

他辦案不如紀學聖，身手却比他高出多多。

這小子不由一凜，這兩手果然比他高明，正要再上，忽然變了主意，道：「小子，咱們合作一下如何？」

「合作甚麼？」

「賭。」

「你行？」

「不但行，還是高手！」

「你老兄是何方神聖？」

「我叫毛樂天。」

「你是郎中？」

「至少也是個『花惑』！」(按「郎



中」是賭場中的高手，有一套傳統的手法，經師承傳下來，玩藝道地，不論是「文打」「武打」都行。文打是藥水牌，武打是利用手法。)

余心齋道：「就以骰子來說，試舉一種玩假方法說說看……」

毛樂天道：「骰子玩假的方法太多，莊家經常携有『拖車』，骰子多被他們改造過，例如以砂紙將骰子一面磨平，如要做『一』，便將六的這邊磨平，如此，重心則落在六點的一邊，骰子擲出，十之八九是一點，另外，除了灌鉛，還要加上手法。」

「『梭哈』如何？」

「玩『梭哈』像吃大滷麵一樣。」

「如果郎中作莊，如何作牌？試舉一例！」

毛樂天道：「作牌是一門大學問，郎中作莊在收牌時，已將各人的牌作好了，多半是爲『凱子』作大牌，爲自己作小牌，以便引他跟下去。」

小余點點頭。

毛樂天又道：「例如『凱子』發個AK的『富爾豪士』，自己最後則來個四張小8。計算張數，用手勢指揮助手跟與不跟，手放開是『梭了』，拳回是不要，其他如咳嗽、醒鼻及擦眼都有名堂，指揮助手跟不跟，牌有兩種用途，一種是由助手『作』牌，增加枱面的賭注，結果助手輸了，自己却赢了。別人不會疑心，另一種是計算張數，如果第四個小8在發第三張時才能輪到，但有四個人跟進，那麼只有叫助手打烊退出了。」

小余又點一點頭。

毛樂天口沫亂飛，續道：「至於作牌：『郎中』稱之爲『帶目標的牌』，一把牌發出去，他可以發給別人『富爾豪士』等等大牌，他自己最後可能是四個小8或小9，這技巧完全在收牌與洗牌。其秘訣如下：如八家打牌，郎中作莊時，他在枱面上收牌，先用快速手法順序將以下各牌先後收在手中：9AAQJAAQKQQ。

如此收在手中之後，再與其他的牌合在一起洗。

洗牌時兩疊要分得平均，牌要洗得一張壓一張。(此時牌已作好了)。只洗一次，叫上家簽牌，上家自然是助手了。

此刻助手絕對不能眞的簽牌。助手可以「派司」過去，或者用手法假簽。

實際上是原封不動。

此刻郎中便發了以下的幾組牌

第一家是K九。

第二家是KJ。

第三家是九九。

第四家是AA。

第五家是QQ。

第六家是AA。

第七家是K9(助手)。

第八家(郎中本人)是88。

以上各牌自然都是一明一暗了，至於第一家及第三家的9，都是雜牌洗進去的，K9及四、六、八家的牌都是「作」好的。

此時第一家也許會下注很大，到第四家一對A時一定會反砸。第五家會跟，第六家也許會反砸。到第七家助手時，以郎中的手勢看情況是反打或打烊，助手多半很少反對，給郎中說話的機會。當然助手也有時反砸，其目的在打下四家去，在此情況下，一二三家一定打烊。助手不久也跟着打烊，就只剩下了第四家的AA，第五家的QQ和第六家的AA以及第八家(莊家)的88了。

在第三張牌繼續發下去之後，除了莊家又是一張8之外，其他各家都是一些不相干的牌。此刻郎中或釣或梭，其他三家都已被綑打了。

小余點點頭道：「勉强及格！」

「什麼？勉强及格？」

小余不答反問：「今天可有什麼『凱子』要來？」

小毛點點頭，因爲這工夫有人來了，却又低聲道：「可以說是個大『凱子』！他的銀子不弄白不弄！」

是什麼大「凱子」，余心齋當然不知道。

只不過他此刻進賭坊却不是爲了過賭癮，而是找人的。

只見總管宋慶哈着腰，顚着屁股引進兩個人，爲首這人三十多歲，頭戴「壽」字瓜皮緞帽，身着寶藍夾袍，醬紫坎肩，儀表平平，却是一副養尊處優的樣子。

身後一個長隨，三十不到一點，看來是個練家子。

「爺，要玩什麼？這兩位可以奉陪，搭子不足的話，小的還可以湊湊……」這工夫院門外又走進一人。

這人走路很特別，步伐很小，有點弱不禁風。

只不過衣衫華麗，面貌俊美，看來二十多，只怕不到二十五六，宋慶道：「夠了！四位不論要玩什麼，也都湊合了。」

毛樂天以「蟻語蝶音」對余心齋道：「那個三十多歲，看來養尊處優的人是個郡王，剛剛襲爵不久，在『宗人府』當差。」

余心齋當然知道此人，有點印象，他也以「蟻語蝶音」道：「後來這個年輕人是甚麼來路？」

毛樂天道：「不知道！」

宋慶叫下人上茶點，還端上了








水菓。

這種房間等於雅座，桌椅都是上好木料製成。

座墊是湘繡，墻上還有名人寫畫。

一定能使與賭之人賞心悅目。

郡王提議賭牌九，另外三人不反對。

郡王要作莊，後來的年輕人道：「這位仁兄要作莊，試問賭資可充足嗎？」

郡王笑笑道：「今天在下未帶多少，只有三十萬左右，可以嗎？」

那年輕人道：「如果以賭資多者作莊，尊駕同不同意？」

郡王也很隨和，道：「理應如此！」

那年輕人對余、毛二人道：「這二位……」

余心齋道：「在下有四十萬左右。」

毛樂天道：「我只有二十六七萬。」

年輕人道：「區區有六十萬之譜。」

毛樂天道：「那就是你作莊了！」

年輕人毫不客氣，把骰子及牌九取過來。

牌九以九爲大，十爲小，稱之爲「閒十」或「癟十」。

以骰子點數分牌，有一套歌謠：所謂三七上天，（天門），二人冒煙（左右兩門），「五在手」挨門送等等。

三十二張牌各有其暗號，也可以用藥水作暗記，視其質料而定。推牌、開門及送牌都可作手脚。

大牌九是四扇的，需要配牌。

莊家有時手中扣着牌去翻別人的牌，旨在換牌，要換牌當然要換助手的牌。

助手會把「天」、「地」等大牌放在前面，莊家可用快速手法調換。當然，遇上老油子就可能吃癟。

小牌九「兩扇的」技巧在開門、送牌和擲骰子上。莊家是在別人下注後才擲骰子，所以下大注的往往拿不到好牌。

郎中並非把把通吃，他們會技巧地吃大賠小。

郎中如不作莊，照樣有斬獲，因爲他們認識牌，算好「死門」、「活門」，也能穩贏不輸。

那個俊美的年輕人作莊，小余是「天門」。

小毛是「末門」。

郡王是「出門」。

宋慶這時已經離去，這房間中只有這郡王的一個長隨在一邊。

小余和小毛各押了三千兩，第一把先探探路子。

郡王押了五千。

年輕人抓起骰子打出，他的手很修長白嫩。

「五在手」又稱「五自手」，就是莊上自己拿第一把牌。

小余是前六後八點。

小毛是前二後五點。

郡王是前七後九點。

莊上是前三後六點，除了小毛，莊上通賠。

第二把郡王押了五萬，小余和小毛各三萬。

結果莊上是前面大「十」一對，後面「地」一對。

這種牌很少能拿到，此人的手風很順。

小余和小毛互視一眼，他們此刻是乾瞪眼。

因爲事前他們未能充分交換意見溝通。

如果他們想贏，非作莊不可。

連輸五把，他們的賭資丟了一大半。

小毛去了一趟厠所，枱上的賭資又多了十萬。這一把，余心齋小贏，小毛又輸了。

就在這時，一個虬髯如戟的中年漢子衝了進來，道：「小子，你剛剛在我身後走過，我就少了兩張銀票，一共是十萬兩。」

小毛不由小眼一瞪，道：「我操你姐！你敢訛我爲賊？」

「你少來，十成十是你，喏！就是這兩張銀票。」他指指毛樂天枱面上的兩張銀票。

余心齋心想，原來這小子是三隻手。

這工夫郡王和這莊上的年輕人都以懷疑的目光望着小毛，八成也以爲他有嫌疑吧？

小毛面不改色，道：「好，咱們躭會再算這筆帳，試問，你說這兩張銀票是你的，可有什麼記號？」

這人道：「我的票子，作什麼記號！」

「我的票子却有記號，你是說這兩張票子沒有任何記號？」

「沒有。」

「我却以爲有記號。」

「什麼記號？」

「這張六萬兩的背面有點油垢已變黃，這張四萬的左下角破了一塊。還有，『憑票祈付』的『祈』字以下一些字的墨比較淡了些，對麼？」

對方却回答不上來。

一般人手中有很多銀票，又怎會去注意這些。

也許有極少數的人會注意這些細微之事。

此人答不上來，小毛讓衆人看了一下，果然如此，他得理不讓人，離座而起道：「現在我要算這筆帳了！」一掌插去。（未完・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